牛首山志二卷

〔明〕盛時泰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牛首山志二卷》提要

牛首山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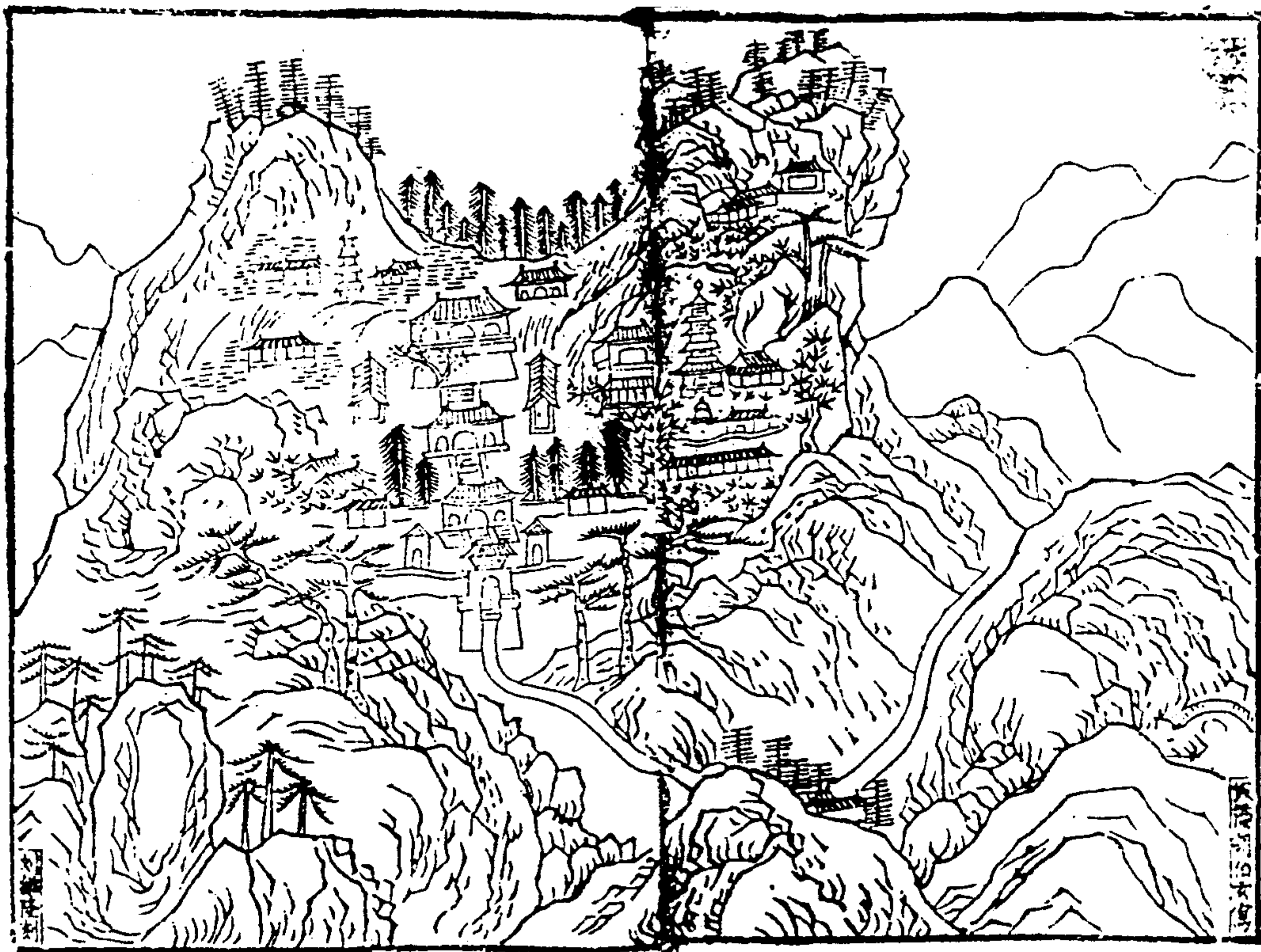
昔秦皇帝表南山之顛以爲關漢氏因之故蕭相國獨營北闕西京賦所云夫以終南是也牛首南鎮不能當終南然爲京之陽雙峯交映晉人狀之天闕豈以其毋庸人力表崢嶸乎跡斯以論茲勝可觀矣始泰末帝時徙處西晉詩人已各其所有詠之故曰有條有梅有紀有堂孫孫矣迄今建都江左非一姓矣而是山巍然作表不殊終南又有日云、武皇帝南巡清□以所經迴顧獨令其巖泉之美草木之秀曾不得與條梅紀堂齒此盛仲交氏所爲慨然志與有謂是山詩不少志似贅者抑豈知夫古今事殊有難並論乎且自采詩之典廢世之作者散在四方其人不恆存其詩未必皆傳孰與輯爲一書可要之久遠哉至若其中雅俗燕狀略無刊奠仲交蓋曰世微宜尼請俟來者始將稱是使天下曉然知是山所有若而巖若而泉若而草木哉志成其友始安

張鳴鳳因推叙天闕之説〻令終南獨當

奉表云

萬曆五年正月三日

余交天闕山其名肇自晉王丞相盛仲交輯山志二卷但採近代詩文而晁朗若作縣未及収至于仲文自言因稍〻景茨高素迪劉子高皆有刻集亦不見傳文禍東至解春而吳範菴集俱不能損是山仲交家〻所藏〻草〻摘目前所見者而録之譬〻之三家村設籌〻大會動輙串備甚矣著〻書必資于博雅〻〻必〻於載籍耳予兒有言癖行經吳〻見〻縣之正在除夕之前客邸閒細爲披閱澂識

崇禎戊寅七十翁徐興公書

牛首山志上卷

淨信居士盛時泰撰

江南佳麗實多名山鍾阜毓秀雄踞玄
關徼僻東陬莽蒼翳蕪詎匪然紘維者
多西粤是牛頭可遊以遊雙峰雲發兩
洞潭幽梁宮宋蹟者不可即悠悠遐踪
寄名於迹撰山名志
畿輔群山多以形似稱肖龍標蜿蜒之儀
鷄籠擬岑巔之狀其他閒騾維茲牛首厥
類均馬按新志山在城南三十里週迴四
十七里高一百四十丈一名天闕又名仙
窟遠瞻則千林聯隱近睇則雙角昂霄蓋
自王丞相指以示人融禪師坐而道遂
紹法雙峰標雄江表矣
又總志云山北與獻花巖祖堂相連其實
當通爲一然今不志者以其支也且又各
有寺宇陳太僕公已先爲獻花巖志予惟
志此亦足以括之矣
天下山以牛頭稱者五二在秦一在蜀一
在閩在秦者一隷洮黌即姜維大戰處一
隷漢中有精禪師在蜀者隷梓州乃少陵
賦詩地在閩者有徽禪師
山形勝象山直前紫巖托後花巖左帶獅
山右拱前亘修途騎輿追逐
山中舊事應有可紀然多散逸其見於書
史則小長老以折倒兆吉帝輦以敬伏
取勝此固的然可信惜無全文故不備述
至於文章中稱贊則陳佐公有假天闕於
牛頭之銘何子季有三老欲樹雙闕之奏
唐宋人氏以來恨未多得惟方麓谷有牛
頭峯下老人詩云九十前朝老說夢憶升平二語
按南史何胤既居若邪雲門寺徵太常及
太子詹事俱不就職矣而梁武帝踐阼乃
欲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
之以手敕諭意胤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
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因謂杲之曰吾昔
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三者欲樹雙闕世
傳晉時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
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
懸法於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

猗與巖洞停流攸鍾故鄉靈岳頓是前
崇孰謂牛頭可易以紀雙洞均各一般
特起載笑載眺遂賴並隋半陽凡方康
嗚失雄爰抗幽蹤鎮茲心賞雲夾露濕
肅資撫掌撰巖洞志

兜率巖一名捨身臺在東峰之陽由石磴盤旋以上壘石爲浮屠遊人旋繞之云當得福臺下有殿殿傍僧寮一楹爲憑虛閣面視無蔽倪文毅公領客來遊次沈僉憲詩云祇今誰是高歸客西華巖登此未勞十里松蔭蒼雪亂半空鍾聲白雲高來遊一客侶乘鸞背入定僧加坐鳥巢我行尋君共醉臨流清影若爲擇又次汝選部云夾澗松蘿次第琴遠尋佛窟[illegible]山間化人騁望泛春劉[illegible]禪盡月開最愛間關鳥占巧却情殘[illegible]孫聚十年始得丁丁閒馮窮賢何妨[illegible]後書右二詩乃成化庚子三月望日[illegible]文沈僉憲仲律汝選部行敘同遊牛首山登兜率巖即席和二右韻以付寺僧心亨者弘治丁巳正月之望復至寺中觀詩尚存而元亨下世久矣其孫乙重錄所作附後詩以識之王鎮和云[illegible]知勞躋空平地山真小身近[illegible]星淵壯秋看龍歸石洞同僧作月宿雲巢西[illegible]其傷頹沫頗多獨是南大憑了倪劉師與三公有聯句[illegible][illegible]下有應真阿羅漢碑僧多詩鐫題字不能盡述

文殊洞在兜率巖右容可一二人舊有屋覆其間今僧易爲重樓名文殊閣檻外巨樹一兇欄坐眺則清影蔚薈翛無人跡時見飛鳥翔鳴而已正德丁卯顧璘並王貴裴了和朱應登升之陳沂魯南都穆玄敬自兜率巖登此升之魯南潛卧洞中口烏烏作吟聲諸君共挽出之聯詩書壁上今也不存

辟支洞在西峯前廣踰文殊之一高倍之洞前有級級內石佛形製甚古級左石方塔是宋僧德裕同郡人高懷義造長干閩然大師普照有文誌之今嵌石壁右壁有如愚塔上詞及于修塔記鈴聲斷續時揚者風雨寒夕雜以清梵尤爲[illegible]心洞左修竹短楯墻外松篁蔽虧遊人[illegible]林

面下者望之如画戸外正對花巖大峰綿
連谷岑蓋西峰最佳處也山西刻紫巖公
有同遊京兆東朵費學士鍾有陳司業舉
溪以十月二十六日約遊牛山睢出聚寶
門午至寺晚遊辟支洞詩云發月始妍蕭地當鷄常通閣樹蒼在石木啓重城鑰寶塔聳開四向光好景定非容易得浮生安用斗多非高情地主燕京北騰鴉江山入錦裘又有一題云孟春之吉
予拄杖來從牛頭強登兜率巖旋至辟支
洞小甚偶得一詩錄留洞壁以紀歲月天闕浮雲列翠屏望中樓閣有憑陵江分楚水淮流遶地擁鍾山王氣騰六代衣冠煙靄[illegible]海天界凭欄清眺襟懷淵老我難與而一登不知何人所作

野猪洞在辟支洞右路險而僻知至者鮮
予易名安礿并為記曰時泰數至牛頭欲
窮巖壑陟奇經阻尤恐未淹今年嘉靖甲
寅季秋望日自長干衝雨至崇因兩宿而
至入山日逢無碍智公同與遊山壯稚坐
野猪洞洞前三山對浮大江傍繞曠視不
蔽故是山之佳勝處次日復與爾尋趺坐
竟夕歸至禅室誦法華經至戒行品心悛
豁念默言此之茲遊意在聞法然忘離依

敢律儀未纖猶之此洞徒有虛派而無美
號于是擇僧中安住礿法之言名曰安礿
蓋欲洞因我易稱我因洞發行以歸於清
淨也遂乃書貽智公俾告來者
鼎洞在安礿洞右深入窈窅上聳巨壁傍
度一石遥望甚隘近視則側有如龕狀可
藏一人予與三際禅師明通攀蘿尋之他
遊者罕也

圓杅方軸融結成章山蹲淵注并者斯
臧況此池泉漁而相得秋苔漫雲春蘋
印月于以浣漱祛是塵襟俯仰玄穹
暢退心孝矍眝肬濯纓汲雪頹謝泥汚
以齊甘列撰池泉志

飲馬池在山上兩峰間遊人自後來者所
經舊傳梁昭明太子遊山時飲馬於此故
今以昭明呼之然未必實白龜池在天王
殿左欄楯有銘是成化七年修者虎跑泉
在白龜池右稍後有欄楯仆棄于前上亦
有銘乃至正十一年立書最佳泉味極清
冽故老云昔草衣文殊講授時龍女送水

雙虎爬得之泉前有金剛會碑唐咸通五
年居士丁遵等所造樊文蘊撰文今已剥
裂稍後有姚少師撰造佛殿碑二池一泉
一在山顛二在山麓流其中虎爬人尤多
汲然其名不經山僧聊以愚遊者故遊者
亦時有詩戲之其尋詠如鈎玄流應奇句
云虎井冷冷味波在龜池寂寂對雲浮又人有句云兜率巖懸三界
雨虎爬泉瀉一天秋者可詠
地湧泉一名感應在兜率巖下數百步泉
自石坎中出深二尺許纖涯縷浸色味俱

絕俗以龍王呼之蓋神其事也壁上有地
湧泉三大字傍多梵書又有元貞四年等
字消泐常盈注而罔涸故是山中之標撰
僧有賦感應泉詩刻壁上今已剝落泉傍
有僧廬其地在山中爲最勝蓋以坐堆中
則仰聯巖峰出戶外則俯領泉水故也
錫杖泉在東峰頂大不盈尺亦坎石也
太歷泉在兜率岩石壁下應城何考功所
題名其傍狀大學士南郡陽峰張公詩什
深嶺碧齊亞跡破殘雲與轉農一帶江光遠百折萬仞天闕此雙峯林光絡繹觚陀

一石臺殿崖懸古洞於巖上蓬來臨絕頂共乘玄鶴覓仙蹤公名鉞字崇
象是時爲太宗伯來遊故有此作又有濮
陽李蒲汀公詩直從閣閣壯亦市雙前裝然對嶽花山木江流紫作
帶樹迷僧寺欄成傍苔頭甚日明今傑澗口香雲護石芽見說南朝遊址在睫米烟
雨濕袈裟
世尊經行相方建剎帝釋標華悟茲正
法剏地琳宮孰謂可崇然而罔覆風雨
斯躬秪園既開石蹬爰起戶修陶埏惟
人之庇厲堂耀日鵲宇凌雲期超灰劫
必也其文撰殿廬志

凡寺在原隰者殿閣雖極偉麗然皆碁布
平衍遊者易陟其他倚巖結構又多簡率
不稱惟茲山宇域山門在峯之麓進門由
石坡以上左右列二牌亭翼翼相向左乃
沙門道遐撰程廣平所書內言劉司空既
創寺仍以餘貲集錄佛經道書內外諸史
醫方圖籙凡數千百卷總以七藏奉之惟
謹融禪師托迹幽棲時嘗從抄閱碑亭上
爲金剛殿殿後石級百層稱白雲梯甚峻
整有闕人張煒所書扁初至者望之甚駭

遊人多飲於杉楠之上莆田康宗伯太和有夏日同肖泉林公九山全公遊牛首山白雲梯待月詩歷遍峯巒日已西移尊酒暮更相將淨看天宇翠澄形漸見冰輪樹杪齊夜靜笙歌傳野寺山高咲語發雲梯一時清景難描盡總付詩人入品題又五陵陸長庚夜飲白雲梯云一曲清致月滿山都忘身在人寰不許走馬風塵客得賜招提半日閒陸此詩其襟期雖不敢仰望諸老然善於自嘲盖亦醞籍士也

大雄殿前左爲觀音右爲輪藏前有石欄最開曠右銀杏樹在欄之下大雄殿後爲毘盧殿左右各翼以小殿曰伽藍祖師爲月是而後寺之址盡矣

寺之前後殿宇內諸佛菩薩莊嚴端好皆前朝時所雕塑其纓絡幢幡爐瓶几杖絕非諸山可及所可惋者獨山前左右舊有西壁今都不存若有盧居士張將軍見而聞之或者其可復乎

精藍所在近市則易囂僻處則苦寂惟牛頭介二者之間故僧之杖錫者聽約堂主晨鍾暮魚持誦闍闍披衣而魚次展單而龜息六時有節終宵靡亂是諸方之所無者也其居盧者雖不能及然亦攝心十念稽首諸方衣絮茹蔬逐資唯謹焉其盧舍則自山門正道外左右各有路以便登陟左門麓下有僧盧一號文殊菴上爲臥佛閣閣在天王殿左閣上列像莊嚴甚都下塑臨濟二十二世南磵白像閣上有倪文

毅公留詩西窓正與白雲梯傷修松相對詩是公遊牛首山次都景章韻者老僧方丈本蕭條地占東南景色饒天際孤巖藏尊霧雲間髮塔倚晉霄石潭過雨魚龍躍松經經春燕雀嬌畫日流連志部辭東風送晚洒物消公又有和鄭司徒遊牛首詩山饒奔成木繞溪媛州如林樹如迷巫成古苔茨空卜景愛長松出澗奔蒼色撈簾知日近乾陰過檻覺雲紙老僧方丈清如笄不見宦深落燕泥其傷之有南原王當詩香毫懸百磴飛徹俯千岸徑繞雲岩橋門栽靈嶺松山光開霽景嵐氣擢秋客古塔留題處今看第幾重出臥佛閣左稍前有房一號東隱菴今僧閒相構修因堂李比部載贊題額周聊有

居士顧源過三際和尚故居云西風挾雨晴溪頭疋馬衝寒作勝遊樓閣半天臨日近岑巒千疊倚雲浮上方香藹曇花發下界鐘聞石徑幽見說山僧呼不起誰將衣鉢紹前修自此入長廊有僧廬
二近辟支殿是僧洪普洪燈所住于自始
遊山時即主於安今其孫又即居後地爲
層樓內有文博士彭隸書紹隆三寶字
自辟支洞三折至禪堂禪堂者僧修靜處
也是處雖有而茲山則特悠水間佛則晨
昏之香燈靡間尋山則冬夏之酒榼常携
戶外正對象峰日中時見江水若加以炯
雨尤更奇絕詞客題詩至不可紀然主者
不在文墨故雖有吟咏多就湮廢其他一
二可留者今悉載之如陳侍講沂同羅侍
御鳳自辟支洞過禪堂禮佛云雙峯幽澗接諸天洞裡神僧老有年叢菊秋深花未發禪房夜靜月常娟楞伽聲度前山晴纓絡光凝寶座妍十載舊時栖跡處此心常憶白雲巔又寺僧明智禪居自詠云深閑山房學懶融不知身在寂寥中每閒野竹林開呼時有高人年外逢雲斂長空春日暖香消晴晝法堂空坐禪漫點清幽景走筆題詩思轉慵
自禪堂出至祠堂堂內所祀是創祀功德
主寺僧言正德末武帝南巡時曾於此駐
驊令翠華雖遠而碧蘚尤斑紫氣未終而
青苔常滿故有與王華之謠起僉並之詠
者矣
由祠堂而下有二三僧廬然皆近山門右
最下一廬是王襄敏公祠公名以旂字士
招官至大司馬有墓在北山與寺相近故
其子即廬以祠公焉內有碑文諸詩詞
山中僧廬士人從來無以之肄業蓋其地
多遊侶故也惟少宗伯殷公邁爲舉子時
曾讀書其中今所居近地湧泉猶稱殷白
野山房公平生耽心竺典不以世味爲尚
嘗誓欲入首楞嚴境近時嗜佛者惟公與
巴中趙公大洲華亭陸公平泉知名於世
爲方袍所仰
靈草嘉樹高山憑依靡以衆夥獨珍厥
奇惟茲牛頭萬木森列修杉雲崇閩楠
蓋揭文杏實材匠者徜徉與則雲雨任
斯棟梁二木毓秀乃寄空山往蓮齊蔭
祈保歲寒撰草樹志
山多松栗兼饒薇蕨樵採雖繁培植亦廣

獨白雲梯傷夾植杉楠亭亭肅肅千蔽霄日遊人暫憇於下若張幕焉

文杏在大雄殿前石欄下圍可三四人輪根高幹叢枝密葉寺僧說曾經劫火而不爍故今燬痕猶在百餘年來老於樹傷者都未見其實嘉靖戊申陡結六株人咸異之謂有徵應後鄉人趙文達果登三第行宮於山椒嘉靖癸丑七月望予爲母張建孟蘭盆齋時憇坐於下品其材以爲在祈濘之次栖霞伯仲間因爲賦詩今太宗伯洞山尹公遊而愛之命齊雲巖僧拓秀蔭古今四字俾刻石嵌欄壁弘治中陳大聲有秋日遊天闕山詠銀杏樹詩（此樹何人種重至遊古臺川高蟬噪滿月黑烏飛闕盤錯歇十抓珊瑚蝕蘚苔絲爲廓瀰落戶說是尋十）陳名鐸以詞曲鳴今世稱秋碧樂府者是也是時黄美之爲錦衣豪而好客每遊牛山則從以名士賦詩寫画間以新聲少後又有金陵八逸豪于詩酒皆可稱山中當侯

山多竹是處遊客皆有題名久之漶漫然蝌蟲書鳥篆不能過也予於林簿間見有句云（青并萬竹朝霞合綠繞千山夜月浮）又云（修竹一方閒宅宇寒松半疏掃浮翳）者皆人寶境

每春暮夏初時松陰欲午則寒氣襲衣時人來遊曾得句云（松棚寒生雲未去石樓人靜月孤懸）者最善描寫

山多甘菊春時生滿岩谷僧採以餉客即陶隱居所謂根枝花葉皆可餌者好事人移植欄檻則經年彌茂是時吳莽初至汲淵泉烹而啖之因爲二絕

山多蘭每春深則人掘以入城然皆一莖十數花惟近時始有一莖一花者葉少而潤每莖嫩殼包之如笋籜色碧香細初春即發名曰春蘭比鬻於市者先月餘皆傳得之山中云

笋盛時僧以供客是時當春夏之交漸近浴沸含櫻正騣城內外茶會極繁而山疎寮中又自有幽閒之趣坐青樹之新陰聽黃鸝之間語雖未割茲塵網亦足愜此曠懷

夏時遊客較春初秋仲爲稀然山中栗陰亦自徒人加以槐停粉而畫午蕉分綠而多陰麥飯莧羹自堪怡悅故時有往山中結夏者免都人日之爲飛錫客矣

中秋重九秋之仲季是時種蔬發枝黃花紅葉蓋淒然動人爾鷄冠花盛滌亭劉萬鎰句云老楓染盡紅深樹鎰疏菊花開香滿谿字蓉甫即集牛山中詩者老而貧病相仍寓碧峯寺予嘗題其像云竹閒花閒獨此瀟鬢髮漸成絲誰知牟山青袍客曾道神仙對著裝者幾希似其人

白雲樹邊石楠最古自春入冬葉不零落對月則清影堪怡經霜則紅陰可把五峯文伯仁有云探奇直過嶺岩西十里青山送馬蹄此處禪房更清絕石楠當戶亂禽啼者可謂寫生矣然文實優於繪画今其圖本多留山中

僧素不藝菊以去城遠苦無佳本此時朱職方潤身近山寺搆大關山房從王田盧先生分種故僧房多因以供佛香生盂水削爐減薰根留壜盆夕苔破色遂使人棄潭奐而不珍抛籬枝於不把矣盧名璧字

風賢性嗜菊著東籬品彙家有萬花草堂每過蘇則一遊山寺

入冬山中少梅獨一二處有古幹如鐵者可三四株然去寺亦遠廣緣寺有山茶不在寺封內獨春時桃李盛開則紅白迷望是時風雨晴霽無不堪遊而士人之耽於吟詠者蓋不可勝賦矣予嘗誦王右丞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之句謂差足以當之

兹山演法肇自融公枝分六葉派紹雙峰丹陽既來建初爰起乃有博陵皈心真諦石遊朝訊寶座夜叅虛往實來開此四三報緣將盡鳥獸哀號獨此問荅現白王毫撰法實志

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

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

起豈用佛教今
閉目不見色境處乃便多色既不關心
境從何處發
閉目不見色内心動處多幻識假成用起
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
有相轉鳥去空中真
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
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收心還爲覺所覺
從之隨隨去不爲生滅際
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
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
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從念不
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迹逐飛禽欲知心本
性還如視夢裡譬之六月氷處處皆相似
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境中像心
從何處生
恰恰用心時若爲安穩好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
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
無心處不與有心殊

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
合則萬倍乖
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淡還
從空化造無念爲真常終當絕心路離念
性不動生滅無乖悟谷響既有聲境象能
回顧
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無前覺覺後覺
并覺有三心
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無覺
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
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
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
復關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
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
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
相生風來波浪轉欲淨水還平更欲前徒
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
星散穢草摧縱横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
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
顯覺如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

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裡事
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
不在心外
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應心暗昧
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
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揀即真擇得
闇出明心應者心真昧作心把功行可論
智障難至佛方爲病
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帖自非用行人
此病終難見

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
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紀第五
解脫名第六等真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
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
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
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
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帖
無處安用行何能決
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
復道有中無同証用常寂知[illegible]

用心會真理後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
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
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
求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
別有証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
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
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
勞巳求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
地于彼欲何爲
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

看心有羅縠幻心何待看况無幻心者從
容下手難
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
即達于真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
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
不令失正道
法性本基業受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
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愍群生託疑
廣設問抱理内常明生死幽覺微毀譽心
不驚塋老顯分荅法相媿來儀豪發群生

藥還如色性爲
融禪師生於延陵隱於茅嶺栖於牛山設
於建初定於鷄籠始唐貞觀歷永徽終顯
慶同時參問者則有博陵王與邑宰蕭元
善盖其話言雖少而實啓一枝故六葉之
外猶有可紀者焉
按五燈會元融禪師自受四祖之法後首
傳智巖智巖傳慧方慧方傳法持法持傳
智威智威傳慧忠自融至忠盖經六世所
謂六葉傳芳者是也自玆之外尚有一二

自宋元以至近世所傳者宿雖不敢上擬
諸祖然實法門之秀容可使其湮泯耶故
予聊爲着其槩焉
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廻六趣海無見
出長波
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
波當自止
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
還歸空處坐
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

泛般若舩
人法俱淨善惡兩忘直心眞實菩提道場
牛山六世之外鶴林大師名玄素姓馬氏
故人以馬素稱之素傳大覺禪師名法欽
劉中山融大師新塔記所謂一爲牛頭宗
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
爲如來之別子者正指此言
僧中文字莫盛於唐如此山中融師碑乃
劉夢得所撰而李華李吉甫又爲鶴林徑
山作之自宋入元都未及搜閱而洪武以

來乃有永傑諸僧焉
青城僧永傑字斗南 國初時住牛頭山
日惟默坐會仁宗出獵時見而問之傑乃
起身畣論後人問之曰見 天子不言更
待何時耶 仁祖許他日爲造寺與之回
宿甞率巖者一夕後不久化去遂不果余
曾見二詩在僧房云月在水中撈不上幾
回戳碎水中天夜深山寺開心坐月自飛
來到面前掃盡空堦雨後苔月明遥憶獨
徘徊已知明日非今日轉使情懷撥不開

書字亦佳
漢安僧潵少爲隷後舍俗參禪有悟說法
都下叢林仰之久居牛頭後遷太陽繇善
寺感山神讓地所著有雲巢集潵有影相
自贊云荷蒙鳳沼陞猊座說法圓融天上
播諸佛感儀此日與凡蓮幾感　皇恩大
蓋爲戒壇宗師時所撰
秣陵僧文曉頗以文學馳名嘗和山居詩
又欲買船往來秦淮新林者船居詩內有
一首詩性舵心篙體是船隨波逐浪自安
然裝風載月無窮盡納聖容凡有萬千歷
遍無爲真靜海衝開有象妄情川開來泊
在菩提岸壓碎蟾光水底天最後又欲買
牛自騎牛角上掛二卷從来城市未果世
壽八十五卒

牛首山志上卷 終

牛首山弘覺寺今將本寺原設碑記并
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在卷五家墳山
弓口畝數抄白開票
計開
戶部爲乞
恩事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南京內官監內使阮昔題照
得南京
勅賜弘覺禪寺坐落應天府江寧縣牛首
山先於洪武年間本寺名爲佛窟禪寺
原有山塘田地七十二畝專一耕種收
租採斫柴薪供給常住彼時有住持僧
李行琛係本縣安德鄉三啚人後於洪
武十九年還俗至二十二年本人因見
本寺荒廢遺下山地無人收管私自占
入本戶管業至永樂二十二年李行琛
男李真義男張福果思得前項山地原
係本寺之數却行轉還本寺僧斗南管
業後僧斗南住持本寺已後退院因見
山地與本縣長泰北鄉大戶李拆家毗

近不合誑記在李昪戶内收租採薪以
此本寺僧含忍不敢具告給至正統七
年造冊李昪與僧斗南將山平分至今
各自管業臣係已故太監王瑾名下宣
德八年本官到於南京公幹爲見本寺
荒廢自備木料磚瓦倩工起蓋佛殿山
門廊廡及寶塔一座完備正統年間
勑賜弘覺禪寺一向命僧朝夕焚修祝延
聖壽及南京城内本官原有舊宅一所景
泰二年十一月内欽蒙
勑賜改爲承恩禪寺命弘覺寺住持僧福
寬兼住掌管臣思得二處寺院俱是一
處常住供給僧衆數多別無分毫田土
如蒙
準題伏望
聖恩憐憫乞
勑該部明白給照舊撥
賜本寺永遠供給僧衆實爲便益俱題景
泰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戶部掌管事太
子太保兼本部尚書金濂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準他與等供給戶部知道欽此欽遵
抄出送司案呈擬合通行除外合咨該
部煩行南京禮部轉行南京僧錄司着
落該寺住持照依
欽依内事理欽遵施行
景泰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右
勑賜牛首山弘覺禪寺山塘田地週圍共
計二十一里零三十步與寺焚修供衆
計開山塘田地四至
東至白石坑　西至文殊嶺頂
南至趙庫村　北至太子嶺脚
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手本原開五家
墳山共計十二畝
留守左衛指揮劉　墳逕過二十八弓
横二十一弓　計二畝四分
李謙墳逕過二十八弓　横二十一弓
計二畝四分
府軍右衛指揮馬　大墳一處外小墳
一處共二畝四分

王南墳遥過二十八步　横二十一步
計二畝四分
陸元泰墳遥過二十八步
横二十一步　計二畝四分
應天府江寧縣爲乞
天恩典例免差粮事據牛首弘覺寺住持
從懐告稱
皇恩於景泰三年蒙
欽賜田土額該馬草三包伍分歷經
九帝並無粮米坐落在安德鄉三啚四甲里
民蔣子成下入冊僧名到今無異近因
丈量不知何縁加裁飛米二石七斗四
升切思給領由帖蒙　恩蠲免生死受
惠此因近奉
聖壽香火尚且素守清規況茲山崗薄土
難以妄認乞准宥豁等情據此隨經吊
查黄冊實有民官田地山塘一頃九畝
五分七厘米訖
欽賜字樣難以憑信續拘該啚里老蔣子
成等審據執稱本寺

欽賜山場立有石碑見在査款隨寺僧人
執業侍奉
聖壽香燈今漸丈量前項田地山塘共丈
一頃二十九畝八分六厘內虛里背供
作民間一例科粮在由平米四石一斗
二升三合五勺五抄本僧不甘具詞告
擾等情據此隨査在冊官山七畝民田
二十五畝八分四厘地三畝九分六厘
山塘七十二畝七分七厘照依功臣田
地一様起科每官山一畝勸米一升五
合民田一畝勸米四升民地一畝勸米
二升山塘一畝勸米三合共該勸米一
石四斗三升六合一勺一抄外有丈出
餘田地山塘二十畝二分九厘四毫内
該田一十三畝九分二厘七毫地三畝
三分七毫山塘三畝六厘俱與民間科
則一例科納粮差共該粮米一石二斗
一升五合一勺一抄二項共止該粮米
二石六斗五升一合一勺四抄比先免
米一石四斗七升二合三勺一抄査將

各首歸戶冊內算出餘粮如數扣補俻
具申
欽差巡撫右僉都御史張　　參批如議造
入會計等此參此擬合就行為此合行
給帖本僧收執本寺在冊田地山塘斥
新丈出餘田俱照帖文內科定粮米數
目每年依期辦納粮差亦不許親管里
老等役仍前紊亂嚇詐等情其田地除
豁粮差聽本寺焚修香火并逐年刊刻
各公登遊牛首勝境詩集俱無遺錯取
究未便須至帖者右給帖付弘覺寺住
持從懷准此
萬曆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送止菴任上人住持牛頭山弘覺寺序
今城內外諸精藍自四五大刹建自
朝宁者則設有善世諸官而凡山寺之在
遠邇者各有住持一人以領袖諸緇使
晰夕禪誦遇時序則諷唄殿庭而諸緇
皆得轄之然寺雖有住持一人以轄諸
緇而其去留惟在大宗伯以陟黜之大
宗伯官既尊崇遇諸寺缺住持以轄諸
緇者則寺之衆緇各以名上而大宗伯
即其衆中以遴一人名既定大宗伯俾
屬曹以行而其劄則又出於善世之司
近時善世既已久歷其名而覺義以次
當司其篆者則為劄以與之住持之秩
本與覺義不甚懸遠而諸寺之住持一
受其所為劄則凡相接時名雖為諸寺
住持而實與諸緇無異惟大宗伯前於
所遴中特有獎異則自給劄使得同於
司篆諸覺義而其寺與諸精藍建自
朝宁者同則其秩雖在諸住持列而其位
㒒翕翕在諸住持上此非其人[illegible]

誼通內外諸書典文雅而好事者不易
能也今年秋牛頭山弘覺寺之住持缺
大宗伯見海翁公以天界之僧能住往
牛頭在金陵為勝剎住持在牛頭為僧
所仰而大宗伯之劄與住持者自弘正
來始一二見海公以文章德義為南
大宗伯不輕畀人一字而一見獨以劄
與住吾知住之行誼有以孚於諸緇而
通內外諸書典與其文雅而好事者不
待言可知矣住本京都士人子幼而受

經菴毓瑆公瑆為天界覺義時以行誼
見稱于諸縉紳先生而住日侍于左右
得以聞其內外諸經典而文雅好事綽
然有瑆之遺風予自嘉靖丁未讀書天
界即與瑆公往還而因以識住比瑆公
既謝世予方悼其後不振而住乃為牛
頭住持又得大宗伯之劄以異於諸寺
者則其行誼信有孚於諸緇而其通內
外諸經典也益信矣其文雅好事將著
於山中而其繼瑆公也其在牛頭不譜

則在天界耶允予在天界即遊牛頭而
其遊牛頭也又有誌二卷予將入山以
志謀于住而住之友人周時時弟聘與
陳樞聞之祝予為文以贈住住之賢雖
不假于予予之文而其事之難得則不可
不顯故予不辭而為之序以見見海公
之能知住也

萬曆丁丑八月二日大城山樵盛時泰
書

贈雪齋上人住持牛首山弘覺寺序

都城之南三十里而近有山曰牛首雙峯翼然如犄焉以是受稱而盤礴崷崒其為勝地則此中之靈鷲也山之上有大招提中則有窣堵波以倒影而著奇命名曰弘覺又牛首之祇陀園而牟尼法所傳演處也諸耆宿學人禪棲于其所者以百計四方問道之侶往來一歲間者以千萬計住其山住持鴻教而足為三輩四衆之所皈向鶴林鹿苑之所仰藉自非軌行峻特識悟圓通外之嚴毘尼之守而内之入三昧之奥者無足以當之也先是住持其中者多尊師其人迺則教弛綱頽摽法幢而弘滅度者亦曠之久矣于是大宗伯王公鄧公詞部將公思得其人以張勝業迺集諸山苾芻騰高而行著者較而試之擇其尤以往而得雪齋上人以為度門首出[illegible]是寔良上人則擔經振錫舍舊棲之[illegible]脉而新蓮坐于刹地焉不能不以覺[illegible]而自肩任矣昔者達摩之西來也所為傳其法相宗襲至于今則由二祖慧可而二祖得傳其法則由立雪沒膝之故至于雪山固釋迦苦行之所也而論者乃為謂六法成就能以口[illegible]吹[illegible]雪山夫雪山而可以口吹乎則以于法既成苦行斯斷而果位以能仁此其彼岸也若上人者法器如可以苦志為勤修依向我文佛而成就乎六法廼其精進以雪命齋其中則可具見矣乎茲具以嗣法為上首而持鴻教于勝地將以其峻特之行而俾脩毘尼者得有所持循將以其圓通之悟而俾窺三昧者得有所闡發真乘法印自上人持之而勤求秘實者咸得入甘露之門而登大智之途矣剎題弘覺其真弘覺哉刹上人出家從師即居西天寺而結精舍于中部人士之欲脫纓累而詣覺路者樂從之遊如東林白蓮之社者久矣謂上人為避持而心本無所住以是受名名非其實

然而以白牛為本以方便大覺乎衆生
寔其弘頴而茲山茲寺吝有待而設于
是為上人各發歡喜心而于其祀立律
之為言詞以當衣裓之贈乃用屬余而
余亦樂上人之為教魁也于是乎書
時
萬曆二十年歲在壬辰季冬朔日之吉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雲南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奉
勅督理粮儲兼管鹽法右參政與竹王橋
撰

賀雪齋上人住持弘覺
貝葉龍文百萬函遠尋玄旨廣求參燈
然寶樹飛花雨薌散優曇蔭石嵐妙藝
祇知歸淨域禪心頓覺憇幽龕西天衣
是多重譯今古禪宗淂細諳
時
萬曆壬辰季冬吉旦
賜進士出身前大名府知府知四川嘉定
州鳳麓姚汝循書

牛首山志下卷

淨信居士盛時泰撰

遊人覽勝畸士探奇心悅秋斬日元春
莫故惟淨域可以情寄水石含輝松筠
同締矧茲牛頭自昔所與挍擲指樹雨
注雲蒸不有編摩誰其可紀聊爲我栗
用標嶔崟撰遊覽志

縉紳先生凡官遊南都者每于政暇有豐
芑之思焉故於牛山尤欲得一陟其址或
登高而賦則以宋玉為大夫或對局而弾
則以支郎為坐隱君非目覩已多耳聞靡
及者盖未有不摳衣攬轡者矣洪武中若
宋君劉宜當有詩然不多見當時里中之
士則上元周湞句曲孫炎雖皆以著作稱
而恨無留詠其同時袁景文高季廸以迨
劉職方林祠祭又都有刻集亦不見傳至
今者今惟一統志載有胡金二公詩再後
有楊東里解春雨魏南齋吳匏菴諸名公
久遊南都亦不能獲至正德中喬司馬以
勲庸而兼遊詠至今山中僧尤知名姓比

入嘉靖乃彬彬多人士矣
中山王諸孫徐京字與京貧而好客亦解
詩律與吳興施峻平叔爲之交友時同
在省署者姑蘇皇甫汸子循武進薛應旂
仲常樂清侯一元歸安茅坤順夫德清蔡
汝楠子木晉江王愼中思道臨鐃而出則
徐治具諸公各以詩貽之予初遊山時猶
見題名在題今已不存其在各集者當爲
收入後集中
内江趙大洲先生自謫所起爲南銓深耆
禪理多所訪問是時嘉州毛起元善實應
朱曰藩子价嘉興陸光祖仁和王子卿原
宋華亭何良傅叔毘南海黎民表惟敬先
後俱在郎署而雲谷老禪住攝山圖溉號
曰古佛菴時入城則群公各迎於家或與
同遊牛山清談雅論雜以詩句予李叨竊
往來亦一時之盛
南都風上士人出遊多乘輿騎較之吳杭
泛舟者雖少頓然亦無二處之靡宣德來
生人在玉燭中前輩風韻雖不可知而敎
朴雅質則山之老僧猶能道其一二成化
後人文漸盛最多布素之士若隴西賀確
仔誠淮南蔣主孝宗倫者俱有隱操賀與
倪文毅魏文清周文安諸公倡和每風日
勝出遊多在牛山頗有吟咏今集見存已
收別錄
正德初史忠廷直載大帽着布袍簪花髮
間乘小肩輿來往山中繪圖索句翛翛如
古仙人一時王孟仁汪孟文林景初皆佐
佑之其後攝泉老人許彥明者名陞多與
里中故老及吳下諸名士遊每文徵仲方
九逵來京則治具而邀聯詩以去
吾鄉前輩白洪末以至今德行文章勳庸
節槩著見紀集者恨予生晚不及盡知其
耽情水石則往往有人牛山自倪文毅公
題詩紀於兜率崖者予初遊時猶及見之
今已不可復得其他若閻華陽欒進士以
耳疾歸貧而好遊每至牛山則動淹旬月
有松筠軒集金靜虛爲南康守有別業在
華嚴寺左右其山曰翠屏家居自泉所嗜

年曰洞天十友杞棚菊徑清森瀟洒類山居道人年餘九十策杖遊山隨處詠詩寫書吳珵字元玉亦能詩事丁鑄字□儀工詩稿名石巖皆清修好學以牛上人同時又有黃搗之梅一之二公皆黃能晉書梅長古文供多從牛山中往來至嘉靖初則顧司寇陳侍講致政家居數來牛山於時祝禧寺僧福全崇明寺僧宥無毋隨之一時鄉中後輩若許太常仲貽謝布政應午陳參議羽伯張侍御鳴治及諸名公皆以文章供几杖間以四方詞客若山陰陳鶴杭州沈仕姑蘇王寵黃省曾華亭何良俊良傅陳侍講有句云相隨一童子作伴兩山僧

牛山毎春抄秋初及浴佛臘日則都城緇素擔杭荷秫者動以百十各投所經處以栖止或宵而合掌三尊或夕而執役千衆故往事山僧多不能記

凡緇素裹糧施衆斛稍弘慈跋陟岩門絡繹途路者雖勞頓不以爲倦又有投誠淨域普設無遮之會皈心寶座同醉有漏之因者僧則爲之披衣持誦以法受施梵唄之聲時滿岩洞

三春鶯花調簧布錦九秋松菊綴金散朱毎于斯時携陸羽之新芽則香生空谷荷劉伶之名醞則味溢芳筵至於詞客載毫幽人曳杖或留咏蘿軒或調神石室是雖韻寂殊蹤濃枯易轍然皆仰名山而興心望靈豪以動念者也

靈山所在毎多奇迹況茲牛嶺寧無異聞然予未之多見故於仙侶之躡劍擔簦者無得紀之清源觀道士唐景虞住雨花臺傍與高座釋道叙菴交往山房中種竹藝花以待遊人一時清雅之士多與之遊其來牛山賦詩云名山突兀雙峰秀仙侶濟夜空韓涂抽定性然塵世隔頗令心地亦無遮者乃近時羽流所僅見

四方布素來遊者在成化前不可知至弘治中則姑蘇沈周有登牛頭山詩秋至無所滴午嶺期峻攀携手扣魚丗極力麥屏顛東至岦咳郭北至葑江闕凉風振木末桀㬉中種閒館見行於人役役往復遥如我二三了逍遥意自閒其中有達德高誼濟雲山

此乃石田和陳末之韻頗極懷慕足以觀
胥中丘壑矣而正德末黄省曾勉之以諸
生來遊見知於喬司馬公公乃餽以法酒
又命武士導之省曾夜宿僧舍賦詩有德知
西省客懷我白雲邊之句是時司馬公負經畧之才
有登覽之興又且輕身下士雖韋布之賤
待之以禮則才名若黄者誠足以當一顧
乎
黎民表字惟敬與吳旦字而待同以才名
起嶺南每來金陵則必遊牛山水流挪子

稱作清供予與姚淛余孟麟數陪焉淛字
元白家有市隱園饒水竹麟字伯祥能詩
父古峰先生典試廣東旦即所舉士
由冬入春則元日以後便多遊客自試燈
至清明無一日無抵牛山者其豪爽淒楚
穠纖雅麗各有詩句紀之至中元日諸寺
雖皆設盂蘭盆以薦祖而亦以茲山稱盛
長至前後則素輿纍纍蓋不知雙峰蘭若
下視古壯切爲何如矣
山寺入冬則僧寮疎寂遇雪尤無行客十

頭雖間有尋梅者然亦難多得嘉靖甲寅
逼除予自崇因兩宿斷背崖踏雪至山中
賦詩明年乙卯冬買田耶利廬次楔自滁
縣來謁陸儀曹子邀遊東山宿田舍中談
牛山雪後之勝又賦詩及昨予過滁次楔
沒久矣爲詩傷之然而牛山猶夫故吾也
空山聽雨昔人謂是人生得意事牛山一
遇雨則四時無不可意而乏趣者謝燕岑
寂惟山東許用中有句云滑燕若磴辭驕愛王驄泥可
謂深於趣矣又有一絶云雨後看山絶頸奇萬峯嵐翠
依依等閑賴借登山展竹爲松陰短杖隨亦自有韻其他故尚
多
山高月小此語極佳牛頭遊人遇月夕則
倍有幽思若又佐以蘿烟松籟間以茗椀
爐薰則雖鯨吞牛飲抑又何羡然而詩律
專言者少嘉善沈科有云鍾罷僧初定詩成句未安登臺
明月滿齋磴宿雲殘高出二十界危凭十二欄淡然忘夜久松露濕衣寒又有
句云數峯孤枕上片月大江西者亦可紀
志稱宋大明中移郊壇于山之東峰從人
於西峯石室見一僧趺坐門首倏忽無有

但遺錫杖爐鉢後神龍中鉢弃寶公簽取入長安杖失所在此則感化一時遺蹤千古未足深駭也昔無著親覩文殊於五臺清涼身感岳神於座下將非此類乎然亦無以之入吟咏者

塔影在禅堂右傍門隙内倒射供佛几紙圍上陰晴俱有

山僧心習禅定身遇熈皡四恩三有無以仰荅諸天九衣四儀但知俯酬十地然而大或浩劫所經微亦青運所歷盖有不能逃者焉嘉靖中海夷偶作城内外諠闐騰沸而山中僧侶皆負衣持鉢聚於後麓之廢洞邏見島人横肆殺戮其被傷而歸者枕籍寺門人無全體此盖百年所無抑亦半生始遘者也因附載之以資談塵

伊是名區實多遺鐫夫何兹嶺獨鮮瑶篇唐砰能皴宋碣星見他雖實多而無藻艷及兹盛時琳琅始富裒者其誰空兹鼠竄我爰摟剔擇其鳳毛騏尾可附

用托頡毫撰麗藻志

劉禹錫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初摩訶迦葉受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爲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峰信公雙峰廣其道而歧之一爲東山宗能秀叔其後也一爲牛頭宗顔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爲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燦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群書既而嘆曰此仁義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晁旼逢掖而緇之徒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惠力感通故旱麓泉湧以神功示現故皓雪遣生巨蛇摧伏群鹿聽法貞觀中雙峰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於無言同躋至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爲天人師者皆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絶龕座未歸夫

豈不思乎盖神期冥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閏百爲大備尚禮信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聎人者而于真實相深遠焉嘗謂大師象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歸重造大龍像大會諸天聲香之藴如見如聞即相生敬幽明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子志之夫上士觧空而離相中士着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爲無爲也

李華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道行無所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現滅而覺照圓明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爲不二之門其定也風輪駐儀其慧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泉利物三者體備誰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聞法華而涌出湛兮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寥焉以遠近思惟而不窮知德皆空爲真實際大悲恒寂遍撫群迷月入百川之中佛匝千花之上修而證者玄同妙有應而起者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歟適去他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横恣人天無怙崎命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銷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玄素字道清崇高紹興於法位胄緒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厭患葷肉長至之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異安靜既齓稽首父母求歸法門即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剃度隷江寧長壽寺即進具巳戒光還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像之頓除羅鎖末之比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毛際臉口若方冊目不顧聆聲佇扣王入南牛頭山事威大師撞鍾大鳴入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大師亦斗藪塵勞聞一知十未

聞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踰金剛之最
堅比獅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慧
風吹雲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
正法待汝興行命於別位開導未學於是
驅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獻果明化之
均也接足右繞百千人供大師悉以菩薩
呼之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
而可隨無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
吾當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雙極懇求
心要于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定耶吾無
修問智慧耶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
壞帝釋輪終爲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
既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內珠
雖隱猶作來因藥草無殊根莖等潤貌和
言寡饑至飽歸或有問導稱而還善現色
身而獨得我無示念道溥慈圓食不問鹹
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飽蚊蚋之饑渴
道離人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怨親是法
乎等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
而不拒齊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府無爭

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密請至京口潤州刺
史韋銑灑掃鶴林斯爲供養有層者慈刃
積駭如山刺史韋銑聞大師尊名來仰真
範忽自感悟懺伏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
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衲衣跏趺未嘗
出戶公侯稽首不爲動搖至是如其懇求
忻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
仁皆同佛性無生無滅無去無來今濁流
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
中揚州僧希玄密請至廣陵便風駛帆白
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度江梁宋齊魯傾
都來會津塞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
若丘陵皆委於所在行無住捨禮部尚書
李憕時爲揚州牧齋心虔謁爲衆倡首望
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
下塵沙之數皆超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
移牒踰月均吾喜捨成爾堅牢無非道場
還至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
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
生八十五年起京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

江而莫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幢
幡蓋細光蔽日月以是月二十一日四衆
等號捧金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像法也
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衆申哀江湖震
悼襄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倚
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祗借動天
地晦暝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梯慈烏覆野
靈鶴廻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初達摩祖
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曰融
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信大師就而

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
義無差別群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
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實皆成汝能惣持
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爲此宗融大
師講法則金蓮冬敷頓錫而靈泉湧溢東
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受嚴太師
嚴受方太師方受持太師持受威太師凡
七世矣真乘妙緣靈祥嘉應僉具傳錄有
於人世門人法鏡光中上首是也門人次
欽徑山長老是也槪言普門文殊佛性

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
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構軒楹時惟海
公求報師訓廬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世
異人同法然長慕僧慧端等咸栖樹皆
得身香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
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
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使潤
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
故潤州刺史韋同禮故給事中韓賓故御
史中丞李卅故涇陽縣令萬齊融禮部員

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
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大夫也洗
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
理評事楊諳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忘之所
至無不聞知曾史從告况乎傳信其文曰
濁金清境在爾銷練磨之瑩之功至乃現
宵漬灶然光明外適陽升律應草木皆變
啓廸瘠贅惟吾大師息言成教拾法與悲
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因心寂道與人隨
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無垢云何淨除

身心宴寂大拯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知
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適施大千無同無異
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泥槃時至
我無生滅隨世姻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
寂寂露塔涵涵逝川恒沙劫壞智月常圓

李吉甫杭州徑山寺大覺禪師碑銘

并序

如來自滅度之後以心印相付囑凡二十八祖至菩薩達摩紹興大教指授後學後之學者始以南北為二宗又自達摩三世傳法于信禪師信傳牛頭融禪師融傳鶴林馬素禪師素傳于徑山山傳國一禪師二宗之外又別門也於戲法不外來本同一性惟佛與佛轉相證知其傳也無文字語言以為說其入也無門階經術以為漸悟如夢覺得本自心誰其語之國一大師其人矣大師諱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身長六尺色相第一修辭進敷方曰如丹凝焉若峻山清孤泊焉若大川游上故揖道德之器者識天人之師焉存戒一十有八將就賓責途經丹陽雅聞鶴林馬素之名徑申款謁還得超然自証如來密印一念盡傳王子妙力他人莫識即日剃落是真出家因問以所從素公曰逢徑則止隨汝心也他日遊方至餘杭西山問於樵人曰此天目山之上徑大師感鶴林逢徑之言知雪山成道之所於是薜松藉草不立茅茨無非道場於此宴坐之久邦人有搆室者大師亦因而安處心不住于三界名自聞于十方華陰學徒來者成市矣天寶二祀受具戒于龍泉法崙和尚雖不現身意亦不捨外儀於我性中無非自在大曆初代宗睿武皇帝高其名而徵之授以肩輿迎於內殿既而幡幢設施龍象圍繞萬乘有順風之請兆民渴灑露之仁問我所行終無少法尋制於章敬寺安置自王公逮於士庶其詣者日有千人司徒楊公綰情遊道樞行出人表大師一見於衆再三目之過此默然竟無示說楊公亦退而嘆曰此方外高士也固當順之不宜羈

致尋求歸山詔允其請因賜策曰國一大
師仍以所居爲徑山寺焉初太師安居山
林人罕接禮及詔赴京邑途經郡國詹若
優曇一現師子聲聞睎光赴嚮若穀響有
摩投衣布金者丘累陵聚大師隨而檀施
皆散之建中初自徑山徙居於龍興寺餘
杭者爲吳東藩濱邀西境馳軺軒者數道
通濱驛者萬里故中朝御命之上於茲往
覆外國占風之侶盡比奔走不踐門閾也
如瘖聾而大師意絕將迎禮無差別我心

既等法亦同如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十二
月二十八夜無疾順化報齡七十九僧臘
五十先是一日誡門人令設六齋其徒有
未悟者以日暮恐不克集事大師曰若過
明日則無所及既而善緣普會珍供豐盈
大師意若辭決體無患苦謂中宵跏趺示
滅本郡太守王公頹即時表聞上爲咨欲
以大師玄慈默照負荷衆生賜謚曰大覺
禪師海內伏膺於道者靡不承㴑叩心悵
惘號慕明年二月八日奉全身於院庭之

內遵遺命也建塔安神中門人之意也嗚
呼爲人尊師凡將五紀務唯一床衣止一
衲冬無纊髭夏不絺綌遠近檀施或一日
累千金悉命歸於常住爲十方之奉未嘗
受施亦不施人雖物外去來而我心常寂
自象教之興數百年矣人之信道者多㣲
異於罪垢愛見於莊嚴其餘小慧則以生
滅爲心垢淨爲別捨道由徑傷肌自瘡至
人應化醫其病故大師貞立迷妄除其愆
真破一切相歸無餘道乳毒既去正味常

存衆生妄除法亦如故故嘗有設問於太
師曰今傳舍有二使郵吏爲刲一羊二使
既聞一人救一人不救罪福異之乎大師
曰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性大師性和言
簡罕所論說問者百千對無一二時證了
義心依善根求度者道豈遠人應度者皆
無雜味日行空界盡破昏癡珠現鏡中自
然明了或居多靈異或事符先覺奇若彼
迹不害遇疾不醫玄鶴代鬧猶爲藹者
此昭昭於視聽者不可備紀於我法門皆

爲妄見今不書尊上乘也弟子實相門人
上首傳受秘藏道揚真宗甚乎有若似夫
子之言庚桑得老聃之道以古前運塞當
代歸依釋流伴筌難名旗背無積其詞曰
水無動性風止動滅鏡非塵礙塵去鏡徹
衆生自性本同諸佛求法安禪坐禪心淡
如來滅後誰證無生大士密授真源湛明
道離言說法潤根荄師心是法無法修行
我體本空空非實性既除我相亦遣空病
誓如乳毒毒去味正大師得之斯爲究竟
何有涅槃適夫他方教無生滅道有行藏
不見舟筏空流大江蒼蒼邐山成道之所
至人應化前物皆覩報盡形滅人亡地古
刻頌豐碑永存澗戶

如愚居士滿庭芳

吾乃當途棄儒奉道遊行聖海多年已踰
三紀截滅六塵緣因業習自磨度日未嘗
謁見豪賢般若力掀翻煩惱世獨脩然
來斯十四載裝鑾佛相塔宇盡光鮮造巡
勝石道直至水磠邊都係東脩已皺捨爲
助道安碑知慚愧了無所得本覺性明圓

金陵牛首山弘覺寺重修辟支佛分塔記

夫理示真詮本無生滅相緣離設愛行莫
與昔如來普度衆生既以自理而導其後
以顯相而示教此窣堵波之建所自有也
維茲牛頭山弘覺寺者定文殊衆之地
辟支證果之勝地故有磚塔一鋪代修
於宋矩形鎮領規製凌霄風鐸振响術說
夜滑于白燕乍鶩其將圯今歲七月望求
母張請用設灌臘之處以報資冥之福見
有三際禪師明道者系出太原世居何曲
幼而割愛長遂遊方杖錫來茲班弘增飾
仰祈十衆用紹厥功慈悲所孚乃得常住
何公首施鏹貝繼而至者衆湧川隨因其
所來資以經度金錢布施揮[illegible]有以如道
鏐楮蓋蔡視銖毫而罔利積決[illegible]旬[illegible]後
卅至仰瞻俯瞰惕以易觀昔玄度建寶閣
于再生事昭龜史潑空瀉金[illegible]於[illegible]次結
紀鑑編以師方之蓋亦同轍故爲勒之貞

砥用傳有未底觀者知所自起示衛前往
持僧洪背令崇懷領仙諸方贊佐之地常
事僧洪燈居近崇裝力弘其事有未護心
得不轉力者也法得備書故辭然及大明
嘉靖癸丑中秋日上元淨信居士盛時泰
仲交甫撰幷書

喬宇遊牛首山記

予至南都聞牛首山之勝暇日命輿出南
郭三十里至山山形兩峰相峙如牛角然
故名又名天闕從山背東折而南始見寺
之浮屠與虛閣據峰之高處從麓又西行
而北乃入弘覺寺寺內石級百磴而上古
杉連抱夾磴而直入天王殿後又磴百級
列木而上石檻環陛中有銀杏一株枝覆
數畝乃經僧居修廊緣石而登至浮屠躋
其顛題名又從修廊出懸磴數十級至觀
音閣閣之後有崇岩之上有佛足跡儼然
半臨若在半空閣之下有石壁谺谺如覆
曰兜率巖從微徑西行入一屋屋後有石
窟曰文殊洞遂從山背觀兆昭明飲馬池
登二峰下至辟支洞乃還

都穆遊牛首山記

金陵多佳山其可遊者稱牛首山爲最山
據城之南初名牛頭以其雙峰並峙若牛
角然佛氏書所謂江表牛頭是也晉王丞
相導嘗指以語人曰此天闕也後又名爲
天闕山云丁卯七月二十有三日吏部主
事顧君華玉治具與予約客爲中山之遊
時如約者戶部員外郎黃君子和朱君升
之國學進士陳君魯南而予兒元翁侍焉
遂共出鳳臺門南行十五里至灣塘其中
荷花尚存下馬玩之有僧舍隣于塘共入
啜茗又南行十里度嶺予馬逸幾墮又三
里抵山舍馬而上升之獨乘魯南騾疾去
予華徐步尾之二里達弘覺寺門內二井
其左曰白龜池右曰虎跑泉後僧以其險
更甃爲井而虎泉尤清冽寺衆咸汲于是
躋石級庭中銀杏一株圍可二人入方丈
午食食畢登浮屠至其顛有聯句詩經修
廊東行緣石魚貫而上登觀音閣憑欄擲

視第見浮屠之尖再上闢有捨身巖及辟支佛足迹以峻險不及觀下至兜率巖宮洞下突出如壁列席小飲久之至文殊洞升之魯南潛卧洞中口烏馬隋吟峰其稅出之前有屋一楹衆後聯詩詩壁上既而登山之背觀瀟昭明飲馬池徑可丈餘冬夏不涸下而西至辟支洞廣差勝文殊石浮屠立其前辟支舍利所藏處也老僧言少嘗見舍利放光今數十年矣浮屠有石刻二其一宋皇祐二年紀不著撰人名氏

中戴誌公答宋明帝語云昔辟支佛冬居于此其一如愚居士滿庭芳詞字絶類黃太史孫七末詳何人殆隱逸之儔歟西下經禪堂傍室闔其扉有竅如錢日光射浮屠影倒挂佛案紙上不可曉也夜宴方丈予以倦聽去衆作詩角險至鷄號乃罷二十四日早食出寺而南山路斗峻馬屢乘屢卻時雲霧四興咫尺莫辨遥視山足則日光在田禾黍映之繚黃縈碧如僧伽黎衣咲語三君以爲不知身之在人間世也

五里至獻花巖石益奇麗中虛可十步儼若堂宇相傳唐高僧嬾融嘗坐其中有百鳥獻花之異巖因以名山故有幽棲寺今已不存成化間山東僧道興至其地堅坐不動有財者樂爲之施寺由是復與今名花巖巖之南曰留雲亭衆以觸熱解衣小憩又南曰芙蓉閣閣嵌巖石登其上群峰攢簇悉在目捷山之最佳處也衆共飲焉北下僧廬其前曰無邊風月可坐眺遠又下有軒曰無塵仍飲賦詩又二里出山

顧璘遊獻花巖牛嶺記

牛頭山與獻花巖對峙並金陵勝地在郊南二十五里許陳氏孔彰居相近故主予輩相是遊自春凡三易約乃定於四月十有二日曰雖雨必往至日晨風颯然繊雨斷續策馬出郭門徑趨花巖時避雨道傍農舍比至寺雨益急侍御王君士招行後五里假蓋野人乃獲至衣盡沾濕南旹守羅君質甫先宿方山別墅濘不得至時孔彰食具亦阻于途予三人躡屐登芙蓉閣

高倚空際雲霧生自下方疾風横過開闔明晦倏忽萬狀木葉滴瀝懸澗泉落四壁峭然莫聽人語相顧嘆曰霽遊者孰知此奇哉下飯僧寮孔彰始携一子覓尊罍至欣然共酌夜分乃已遂連床卧談古今且寤且寐不知倦憊之去體雨竟夜有聲参枕皆潤薄寒襲人殊異城市其實身卧雲霧中也晨起宿靄林半峰間遠望巖嶂如人新沐出露情采與不可遏遂乗馬沿嶺背爲牛峰遊至則殘雨復落不可登陟小飯天闕丈室徘徊睇望神逝萬峰之間乃誦杜工部詩曰盪胷生層雲決眥入飛鳥殆爲今日設乎雨且止日亦且暮遂別主僧出山夫茲遊値雨爲勞然情景奇勝亦復相稱乃知憂樂之方得失之跡固不可以意校也

呂柟遊牛首山記

牛首爲金陵鎮山每登城中高處輙見山之雙角如牛狀往時僚友陳魯南數言其勝且言獻花巖尤奇示所撰志祗南且年未能一至四月十九日雍里顧子有牛首之遊明日南橋李子有獻花巖之邀予喜謂同僚曰二美恐難幷得或風雨炎暑之阻亦不可知他人聞之亦爲予憂夏且半暑已盛多不能遂也及期予先出門過承恩寺憩僧白雲方丈白雲即出諸公卿詩卷兼以已作中有心未了之句予問曰年幾何曰八十五曰年已如此何事未了曰自覺尚有未了處已而雍里至予問壁間懸詩何人所作僧曰自作爾頃又言其太監者已亡可惜寶玉家貲盡爲他人所有予謂雍里曰此僧未了者名利心耳既又曰僧先住梅花水是時無水住十日祝佛水即出且洪大懸流有群鳥來翔自爲鄰太監所邀至此向將水閘今亦減少曰白雲來此幾時也曰二三十年曰亦有此異乎曰無曰住梅花水十日且有出水鳥翔之異二三十年于此乃無一異何耶曰僧悔至此耳曰然則爾心未了者雖謂之此可也已而五山雙山在軒郭山皆既返乃

行再行里餘山益陡峻輿夫力罷予與五山下輿令吏扶持步行少息輿夫因訪識樺樸二木于五山然輿夫遂長往不待雙足刺刺脫脫不能舉武使喚輿夫輿夫始候乘因曰因佚道使民雖上山亦易也比至弘覺寺即古佛窟寺也皆行有當先至者自下而指之曰其爲文殊洞其爲兜率巖其爲捨身巖予視之高幾千丈壁立峻絶決不可登舊傳高一百四十丈周四十七里者豈盡然耶在軒曰尋當至是耳比入禪林大門過天王殿石磴百層如鬆壁然予又躡足攢眉恨不能登于是會兩皂撤從一吏引袂而後上有長杉數十章並占松夾植過金剛殿階磴亦峻嶒陡絶其右有虎爬泉僧云草衣文殊講授之時有龍女送水雙虎爬地而得此泉味甚甘冽然此或僧神其水而以之名也上大雄寶殿其月臺有銀杏一株曾被火焚其身復生枝幹而身畔燒痕猶存然可五六人圍兼步蔭被揮砌雙山曰此樹當時火焚其幹其根未傷故有此巳而雍里遂舉酌于銀杏之傍在軒獨登文殊洞兜率巖自山顛松抄青巾白杉揮翁而下衆共詫之至席遂談巖洞之幽勝而五山雙山郭山皆意興飄然起觀塔影去矣於是予同諸君止石磴瞰辟支佛像出憑石欄遠眺見萬山之間來牟巳黃稻畦方青予曰此果江南之樂土也有山可薪有陂可田遂西至文殊洞懸石礧番不可入而五山雙山邀予坐其中五山摩文殊之肩曰爾知吾輩至此耶又令從者移去洞口香几遠眺江山畢見出洞予足巳跛矣雙山五山又邀往兜率閣捨身臺予不能去二君躍然往遂登其巓而在軒雍里郭山亦自他岫去予遂引一僧還至碧雲方丈前屏遂書一律既而諸君了還雍里乃洗酌碧雲堂上而五山在軒各言所見之勝在軒曰兜率巖之上是何物五山曰予手浣佛脚之水身臨昭明之池予嘆曰二君所見雖有不同然大界皆巳到山頂上矣視予全未[illegible]

者可奈何是時佛前麥燈一拄石山詞適壯來途中見收麥甚辛窮氏是亦已矣郭山曰見男婦勤苦場作又用石磙甚可愛此江南所無自此至江壯盡然耳適見此不覺與鄉思也是時五山與極高遂同雙山分榻於碎支洞西而在軒亦宿萬山拱秀方丈晨與雍里郭山因及爲學之事予曰竊謂自古道統之傳無過好問好察舍巳從人耳蓋非克巳者不能也遂同二君往問三君宿處先問在軒而五山雙山適亦下巖來憑軒南眺見群山羅列如揖如踞皆在目前而青雲紫露或流山腰或冐峰頂在軒雙山又恨此障予曰此本山谿所能且其粧點變化精神具在正可細覽若赤日特照則焦土頑石並見又何足觀耶五山亦曰然既茶而出乃自下瞻望良久而南橋亦城中五更起至矣蓋日昨爲太夫人忌辰也雍里復至碧雲方丈共飯五山又欲予同觀佛脚泉昭明池然予足不能上矣遂止西觀龍池龍池白石爲坎泐力數尺水清見底冬夏不竭其傍皆石崖壁立高十數丈穹窿幽險石山詞此正龍起處是行也微凉有凉颸雨夜中作遂霽

羅洪先冬遊記節文

三十日盛啟二子先別歸余與尚山及盧子同遊牛首自鳳臺門出西華使人邀至萬歲寺午飯飯罷同步至視稜寺脫覩楞伽經十二月早僧一巷設齋供畢西華別去余三人跨馬逶迤循山而行有頃抵牛首至峻級處姑下馬古杉喬松蕭森屏列循街而上至住持方丈中熟睡睡覺飯畢從方丈左折登塔殿壁後依石壁左角有小徑緣石而上從石穴中出上有小石塔石兩傍方平僅容人行名捨身崖余與尚山次第登之盧子股栗不敢上坐少頃復從石穴下由殿外左折登憑虛閣又折而上入文殊洞出洞憑簷廊立久陽倒射廊中天光下臨遠近嵐煙映罩林木遠水横帶暮鳥分歸大奇景也出廊西右折橫過

山腰有僧結茆菴獨坐與之語亦稍知自
謀者究復而西觀辟支洞洞甚小且傾亥
下至禪堂已昏黑則聞龍溪至矣遂出相
迎龍溪乃與吳若溪陳紀南趙尚莘同來
飯罷同至禪堂分榻而坐已而三人皆分
宿各方丈余與南山龍溪連卧禪榻上因
論告子義襲之旨龍溪曰學問識得真性
方是集義不然皆落義襲矣余因請曰兄
覯弟識性否龍溪曰全未因與南山嘆曰
如此則非集義終日作何勾當可不省哉
因各惕然自惺初二日早起與諸公就禪
堂前石室中閉門觀塔影塔影從門孔中
入倒懸向下無問陰晴皆得見之已而轉
方丈中飯適楊水田吳前峯陳五山朱拙
齋張東濟張甘節相繼至飯罷各乘輿登
眺而予與盧子從石徑上山頂觀佛眼水
水在石孔中甚清潔深數尺許而足石皆
有鉛鐵光盧子恐怖不敢近視余盤跚坐
其上俯而下視崖石千仞少頃登絕頂坐
盤石上龍溪亦至壯望鍾陵烟雲蓊其下
獨露山頂若螺髻然週迴四顧廣漠無際
龍溪咲曰可謂下視入方矣方欲長歌而
諸公使人邀下就席遂下山[illegible]諸公置酒
為餞飲罷諸公皆别去惟龍溪獨留余乘
肩輿過獻花巖而龍溪南山先入祖堂余
與盧子觀諸嵓洞登芙蓉閣及視牛首山
樓閣秀麗若画凭欄久之嵓僧邀宿以龍
溪使人相促復由山左轉入祖堂至則二
兄以迷道下山適至寺寺僧海天延入方
丈設齋供畢同入禪堂觀諸僧煉魔皆數
日夜始一休因感悟自己悠悠處歸卧禪
榻夜半請問善與人同之旨龍溪曰善與
人同是聖凡皆是平等如今纔說作聖便
覺與人異若看得聖人與愚夫愚婦稍有
不同即非大聖之學矣且曰天性原自平
滿今汝縱是十分回頭用力俱湊泊作平
滿作平滿便是不平滿矣此皆機心不息
所以至此余嘿然領受初三日早飯罷同
視嬾融洞洞中一石書佛字乃四祖點化
嬾融處余三四人依石而坐適有道人當

道詞皆警世語令人心思泠然出洞觀無
梁殿乃海天所創歸方丈復設齋供罷各
跨馬過嶺復入獻花岩二公登陟余止茅
菴中已而同下至禅堂中各占一席設禅
衣熟睡睡覺由翠濤軒玩竹又從寺左下
磴下至方丈中茶畢各上馬去是日恐天
雨不復入祝禧寺遂由紅石山經馴象門
而西趨華巖寺至則天復晴朗

鍾繼英遊牛首山記

金陵諸名勝甲江南而世傳牛首山爲最
余客冬抵都下公務叢集未暇思而遊焉
是歲九月校事稍閒乃八日叅軍懷石費
君偕其僚王陽鍾君三山陸君走柬邀予
予甚躍然期各以早至余是日五鼓罷即
乘肩輿出郭門十數里天乃昧旦余則舍
輿乘騎容與而至山下山下路故高迫不
可馬復以輿抵山門有一僧迎輿而前余
將麾去輿從躡彼而入少頃群僧出迓披
登雲梯已而上法堂馳步方丈時懷石暨
諸君俱未至余則命僧導遊登覽凡所謂
文殊辟支洞兜率崖憑虛閣龍王泉與夫
昭明太子飲馬池塔影諸勝地莫不曲折
下上而環歷之是時御睹朝轍則由是而
巳矣尋復方丈借僧榻少憩焉假寐聞報
懷石君至矣乃整冠迎之則又相與躋攀
眺視至憑虛閣側榼一觴須臾三山君至
又須臾王陽君繼至懷石君各飲以數大
觥謂其爽約而來遲也咲語歡呼酬酢移
刻則又相携臂扶還餉於方丈中盤桓而
出相與獻花崖若在几席然余興未已復
策馬問道前驅懷石君驢而從之王陽三
山兩君仍乘輿獨相後數十武盤旋山曲
楊鞭交騖余遇嶇仄處輒下馬捫附而走
懷石君則緩轡疾馳若不經意比至崖下
寺僧則引登大觀閣稍憑欄一望即覩所
謂牛首山者而浮圖天倚梵宇屏張其景
象尤爲奇勝時日色漸西歸興勃勃懷石
王陽兩君復出山門飲余數盃乃別顧問
三山君則謂業已擁輿行矣懷石王陽兩
君期往宿幽棲寺中余則還樞都署云余

惟士君子之探奇選勝而遊也豈偶然已哉必乘可遊之時偕可遊之侶而後其遊可樂也余與二三君子出當明盛之世又際時之暇豫而志同氣合以故得歷覽名山靈窟以舒發其性真之趣假令四郊多壘王事鞅掌跡蹤南北而燕越焉秦華當前琪宮貝闕森列於其側欲寄一俗徉焉胡可得已余固樂今日之遊且以嘉所遇也因筆記之

董越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嶺晏別分韻得翠字

何處望鶴原牛嶺曉分翠十年風雨牀牢落彭城對新陽轉鍾律章夢催姜被結駟出都門衣冠樂嘉會麥岐正分隴挪條初醮水老衲驚前騶出候山門外松風發天籟閉鈴振珂珮雲鎖峒幽深石燕潑霜巖離離地布金藥葉經翻貝三生話不窮一飲都忘醉移時報天闕雲際分靉靆爲恐雨催詩倉皇戒征旆主人情未已絡繹使羞饋屢言會不常況此遊非易隔林聞伐木炫日看棠棣二盟倘可尋吾當重附驥

楊守阯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得嶺字

龍蟠虎踞江東境牛首昂然兩峰並表裏山河真　帝都佳麗韶華正春景藍輿兩兩出郊行林麓逶迤田井井陽氣方蒸動土膏新穉已發榮枯梗爲呼曰峻感農耕此日春遊即春省牛山拖尾不回頭路轉禪關得要領仰攀石磴幾百層俯視雲山千萬頃攬犖巖高松檜寒碎支洞窅無音冷九層寶塔與齊肩一脉芳泉深汲綆欲尋前代拜郊壇但見顛巖有平頂導行童子各持香倦坐僧房即傾茗杯盤小酌重開筵細雨催詩醉還醒休文兄弟競揮毫平原主賓誇脫穎獨慚乘蹇逐飛黃謬把康瓢雜周鼎永懷　聖祖此開基景運遭逢一何幸却憐異代虛谷翁昇平夢說牛頭嶺

陳璲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得香字

野燒初青柳半黃都城正是早春光平明騎馬來南郭乘興尋僧到上房兆率巖高星斗近辟支洞古石苔荒山堂半日陪清話坐盡金爐柏子香

沈瑜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得臺字

天風吹我上崔巍絕頂高寒逼上台古寺千年開佛窟青山四面繞樓臺雲中孤塔亭亭立天際長江滾滾來滿座詩人吟送酒何人絕似二蘇才

陳璚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得出字

城南群山何屹嵂牛首一峰尤傑出長風吹散嶺頭雲萬里青山卓雙筆仙人借我九節筇拄上層崖看兆率浮屠百尺凌太虛寶地千年開佛窟洞門寂寂鎖烟霞宮殿煌煌映天日遠公倘肯別陶潛欲傍香爐營斗室

馮廷用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得半字

牛山鬱蒼蒼屹立倚霄漢上有青蓮宮金碧何炳煥蹇余阻真遊終夜發長歎故人有好懷邀我共登玩西瞻鳳凰臺北望鳷鵲觀雲中寶地開日下慶雲爛人生期百年嗟我已過半浩浩陰陽移悠悠時物換安得謝樊籠凌風遊汗漫

沈曦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得天字

不到城南二十年重來林壑尚依然神遊佛國三千界望近蓬萊尺五天坐愛松風吹酒醒聯成石馬遇詩仙歸囊不惜黃金盡贏得珠璣幾百篇

沈曦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分韻宴別重得翠字

牛首之山緲何在大江東畔王畿內亭亭兩朶青芙蓉壁立中天削寒翠僧房結構千巖中佛殿高凌九霄外群公乘興共邀遊曉出都門擁車蓋悠悠檻外度鳴騶欲歙花間穿小隊攀蘿直上最高峰手摘星辰餐沆瀣仰攀月窟仙桂枝俯視滄溟大

鵬背我生醒愛支遁詞公等寧慚許詢輩
烟霞巳愜謝傅懐風雨更作彭城會遁詩
留與好事傳他日相看同一慨

沈聥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重得天字

牛山聞説巳多年今日來遊豈偶然南國
獨誇多勝地東風况値早春天雲開鷲嶺
瞻雙闕花滿瑶臺醉八仙愧我弟兄非二
謝夢回池草不成篇

陳璚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分別分韻重得嶺字

金陵自古誇形勝一統今逢國家盛石山
虎踞左龍蟠牛首前臨兩峰並我曹雅抱
丘壑懐未敢躭遊荒旋政玆當春月東作
興例督農官出郊首司空兄弟况好奇[illegible]
簡分伻煩造請肴輿戒曉出都門十里[illegible]
腸穿曲徑塵霧逞辭車馬場烟霞直入招
提境萬壑松杉帶雨濃半空樓閣憑風迥
北望都城日月高西瞻天塹波濤靜山寺
殘酌羅浮春石鼎香分陽羨茗詩就逍

翠石巖酒酣漱齒寒泉井興闌長嘯下山
來白日悠悠墮西嶺

陳鐸詩六首出月香亭稿

宿牛嶺寺以唐人絕頂新秋生
八字散入句中賦十四韻

到寺萬緣絕蕭然宿峰頂蒼蒼野色新淡
淡秋烟瞑相期許三生夜坐石根冷微涼
入虛欄老鶴語桐井支郎翻經處松子落
古鼎白露下高空滋雲壁幽境披衣問姮
娥霓裳曲應聽翠極巔崖前寒雞耶村逕
詩久明月來照我天地靜半生緊虛名江
山負真泉自汲石泉水同僧瀹佳茗天風
在林木空翠散復整一乘演微機開悟自
慚省疎竹何蕭蕭雲房亂燈影

寄牛首輝上人用坡韻

馬蹄遠送過山村野日遅遅下石門多[illegible]
一秋蓮尺牘相思幾夜夜詩魂久知前[illegible]
傳心印敢假金鎞療眼昏早晩雙峰[illegible][illegible]
眺邇來懐抱不須論

登兜率崖

古跡喬林山下路萬崖蒼翠擁牛頭來遊我有淵明意結社僧同支遁流俯檻忽行明月上借來還爲白雲留十年碌碌紅塵答一咲微名到此休

自牛峰經祖堂古刹

探奇直過斷崖西十里青山送馬蹄大闢幽栖皆古刹碧雲紅樹漫新題偶逢開上重留宿空想神僧一指迷此處禪房更清絕石楠當戶亂禽啼

宿牛頭方丈次銘菴王先生韻

虛堂剪燭坐寒宵茗罷茶香細細消身倦暫眠松下榻耳清真厭樹頭飄秋來白髮偏與感老去青山每見招喜遇少林宗裔在細將遺跡問前朝

自牛峰同

遍尋古寺留三日處處雲林興味長病骨不妨騎馬倦閒身翻咲爲僧忙千峰落日樓臺迥十里微風草樹香更喜袈裟遠相送虎溪高誼不能忘

黃喬棟詩一首出青溪社稿

同山人黃吾野遊牛首山

自古名山因地勝或以與人名轉成茲山之名兼有之千百餘年誰與[illegible]上有雙崖壁立之雙峰下有[illegible]洞窈窕之[illegible][illegible]辟支文殊身尚存相對似真還似夢春[illegible][illegible]遊雙峰頭飄飄若共飛仙遊大江渺渺天際去四顧欲盡十二州峰頭坐愛秋風清醉把茱萸還後傾下山偃卧老松側錦鱗刺落蒼龍驚溪君長占山林好世上[illegible]花徒自縈

黃克晦詩二首出金陵遊稿

八日牛首山道中同淵[illegible]仲分韻

出郭㕛逢寺尋山屢過村夜來溪上雨橋下水流渾野曠先知冷嵐深易得昏崖僧欣有客鳴磬啓松門

夜宿雙峰方丈

雨暗風蔘月松濤撼倒山一燈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榻薜蘿間栖鵲寒移樹行僧夜叩關從來心不住清夢向誰還

余夢麟詩一首在方丈

清明日同朱海峰登牛山大黃上雅

對客空堂閉四禪隔稀夷客變諸天燈傳
白馬殘經後竺倚青蓮猶前東山風
迷梵影入簾雲氣雜爐烟同來怪前千
事花落花開一悵然

蔣主孝詩一首出樵林摘稿

遊牛首山暮還叙志

夙昔抱奇氣遨遊山水中山水豈不佳而
心自忡忡丁今老將至遨遊與無窮青天
倚絕壁白石懸孤桐時來小紅車朝西森

復東登牛頭峯浮雲繞蒼空楊柳落晴
壑桃李吹春風斜陽下鳥道野雉藏高蓬
偶逢碧眼僧呼我贊世翁即之不從語綸
首看歸鴻

顧璘詩一首出山中集

牛頭山和湛宗伯金陵八詠

天開雙闕定神京羅立千峰拱衛成形勝
金湯誇百二紫烟長傍日華生

陳沂詩三首出拘虛集

經牛頭山寺

落日牛頭寺攀緣嶺七盤鳥聲林藻暗山
影石溪寒清梵空中聽川樓畫裡看洞門
僧不見松桂滿秋壇

登牛首山寺

碧障凌雙闕丹梯逃四天松門心出世蘿
洞足安禅谷静鐘沉應山明塔影懸滄江
萬里外一望極風烟

從牛首緣山過西風嶺尋寧海寺

花宮何處是峰外更高峰細細雲中路陰
陰石上松見崖知佛窟禮塔得禅宗一任
經灰劫青山未改容

嚴嵩詩一首出鈐山堂集

牛首寺

絕嶺雙峰天闕開禅房幽洞鎖莓苔崖巒
路轉孤雲近松栢風生萬壑哀當日峯準
臨曉殿千年威鳳起層臺細觀惟有雲林
樹歷盡人間劫灰

紫惟道詩一首出玩梅亭集稿

登牛首山

崖屼峙天闕飛閣凌層空峰巒森迴互静

邑遠宾濛磬聲落崖谷梵唄飄虛風景符
九秋後影翳千樹紅靈寶自天設塔影旋
神工碑板盡滅沒徑草披茅荇人徙緬
邈曠世緲難從搴蘿挹幽爽穿林閒忽靄
是身忽若遺神理超無窮求愜謝公趣岸
必安期逢

何良俊詩一首出何翰林集

春日牛首山作

遙披翠巘禮空王傳是融師古道場曲磴
穿雲天闕迴寒泉拂樹梵源長年深不記
啣花鹿地遠猶存化石羊無奈浮生多爾
厭暫來此處得清涼

安紹芳詩二首出芳草編一

同盛仲交諸公遊牛首山聽蔣生吹
簫

結駟朝來謝世氛亂峰深處俯江濆千尋
慧塔遷春望百級丹梯入暮雲清磬林中
迸悲遠碧簫聲裡對湘君桃花山下堪逢
路劇飲何妨到夕曛

醉卧白雲梯上爲盛仲交贈錫生

虢國承恩舊是楊仙姬今復麗新粧白雲
畔裏桃千樹盡命裁將作舞裳
名花爭説蔣家芳又見風前解語香莫訝
近來聲價重新詩題滿碧霞纏

金大車詩二首出金子有集

牛首山

牛山隱隱插天高瘦馬衝寒氣益豪禪室
倒懸層塔影新泉遠引大江濤身隨飛磴
凌空界手籍名香襲縕袍獨坐山堂僧臘
穩霜林長聽夜猿號

十年不到牛山上臘日衝寒此重過古佛
三生疑夢寐舊題半壁翳藤蘿碎支洞口
香燈暗天闕峰頭虎豹多欲學無生逃世
網齋心常得對維摩

金大輿詩一首出金子坤集

牛山逢楊伯海

我生瀟散樂疎曠城市羈栖苦塵鞅秋来
躡屐牛山中愛此群峰散奇狀坐對青林
成主賓幽禽野鹿時相向半壁俄驚長嘯
哀諸天飋飂秋風來蘇門林木動亦紛鸞

音鶴唳空驚猜舉頭見是楊北海頓令孤悶生歡懷楊生世系出關西生綃絹素画且題雄詞健筆凌雲覓幽探採藥凌丹梯讀書夜照懸青藜楚人不辨連城玉龍泉太阿空塵泥我今與爾俱落魂斫地悲歌有餘樂放棹長江泛碧流振衣高嶺看紅藥江海逍遥不繫船雲霞潇灑看孤鶴蹤跡聯翩山水鄉百年人世任倘佯何時共逐蘆敖去結屋天台跨石梁

朱曰藩詩一首出山帶閣集

望牛首山贈石城太常

城南雙闕門嶙峋編置宣州恐未真謝眺自吟窓裏句許詢曾是景中人禪關夜叩鐘鳴後法座朝參塔影新洗耳莫嫌牛渚近巢由何愧外朝臣

王問詩二首出仲山詩集

遊牛首山歸與寮友宿天界寺

看山遥在萬峰西歸路亭亭江日低散吏自堪携伴侶閒心猶得住招提經壇露滴天花落塔院風清谷鳥啼長習跏趺

寂亦知虚幻此生迷

牛首山贈別楓潭諫議

郭外花飛春已残鍾陵雨色動微寒今宵共結山中夢明日獨看江上潮在節度岳明主聽旅情新阻故人歡南都暇日重過此千里思君漫倚欄

皇甫汸詩五首出司勲集

夏日登牛首山徐公子席上賦二首

愛客謝王孫相邀欵法門林間皆幻境花裏即迷源萬壑江流轉雙峰雲氣繁寄言河朔興今夕在祇垣

出郭紆京蹕尋山隔世緣鴈番珠戶塔龍起石巖泉法雨穿花外慈陰憩樹前寧知禪寂處曾是聖游年

秋日思牛首諸山因寄海天上人

坐憶空山路青林去不遥齋關閉秋雨寒磬落江潮雅自依龍藏憑誰問虎橋塵心報支遁何日晤言消

居雲席上憶牛首之遊

坐憶雙峰賞神驚五載還林猶青嶂外路

即白雲間舊客皆彫喪佳朝可重尋
風景在感泣似牛山
歸自牛首同諸君攜酒訪徐公子
青山別後毎思君獨卧朱堂絶世氛共載
酒肴逢好事淹留車馬爲論文幽泗新水
鳴殘雨隔院芳陰入暮雲公子從來能愛
客無言不醉逐離群
鄔佐卿詩一首出芳潤齋集
賦得牛首山送周山人遊金陵
帝城何處可支筇誰信乾坤有此峰冊壑
忽看青靄合玉梯長借白雲封龍銜雙石
開天闕鷲老千山隱梵鍾岩桂幾叢依上
策月明猿鶴待周顒
劉世揚詩一首在方丈
遊牛頭寺次石亭韻
寺開緣勝地山迴失諸天庭樹能存古
雲不住禪白𨌺遠江出青擁疊岩懸未盡
停車路荒村起夕烟
顧大典詩一首出南省集
牛首山
剎擁牛山勝雲疑鳥道連振衣當落日江
氣遠浮烟塔影垂蘿幌鍾聲清梵筵談玄
捬小品因叩辟支禅
鄭善夫詩一首出鄭詩
牛頭山
周才甫詩一首出南游續稿
同方子及陳廷玉二計部宿牛首
雙峰猝不盡孤鷲已斜曛塔影揺冊壑香
臺擁白雲松巔春逕合鍾磬曉天聞一榻
禅棲寂脩然出世氛
方沆詩一首出南游續稿
同周山人宿牛山
十里禪扉靜危嵓夜榻高春雲懸塔影落
日起松濤佛意空中悟浮名醉裏逃冷然
回客夢青磬滿林皐
周廣詩一首出恭肅公集
偕顧刑書華玉登牛首山次韻

高風仍舊里初日度林丘爽氣浮天闕寒
江帶石頭屹山遭畫史特地接詩流料理
花時事重來續舊游

黃省曾詩二首出五岳山人集

予遊牛首山大司馬喬公䭨以法酒
兼命武士導之夜宿僧寺

雨徑探雙洞雲房酌兩泉牛頭吟古寺兜
率醉高天夜榻流僧梵春巖受客眠應知
西省客懷我紫霞邊

憶昔高皇帝春山轉翠旗龍顏開遠眺天
筆賞新詩八代無停咎羈人有獨思不眠
牛首夜偏動冉湖悲

蔡羽詩一首出林屋集

秋日牛首

入谷還出谷倏吟屬麗清初程日出海嶠
朧落景明倦憩雲端臺緬眷霞際城背炎
千年檜飛蝠懸條鳴花落陰洞開逝叟上
琤琤岩前馴猛獸壁上鬪蜺鯨地虛心滿
暇恍惚[illegible]指期宿前巘徒豢息斂征

殷邁詩三首出家藏集

同史沱村李羅村萬兩溪劉又洲諸
寅長遊牛首值雨二首

輕陰布林谷草霧隱諸天携榼逍遙好談
空悟宿緣寶華雲外落紺閣鏡中懸勝遊
何必遠此地可逃禪

峰疊幽巖瞑花明古寺春鳥邊聞梵磬木
末見行人雨過雙青出雲歸萬綠新山靈
亦好客先為滌行塵

牛首山閱楞嚴夜坐

一軸楞嚴閱未終四山風靜暮林空忽逢
華屋身能入自得神珠道不窮樹影欲迷
雲度處經聲遙聽月明中共傳鹿鳥春深
後猶向烟蘿禮法融

盧守益詩一首出滁陽盧氏集

牛首山遇雨宿本空上人房

梦剛嚴壓務山行忍所惟轉林谷微雨向
夕棲巖端巖危若欲墮境險意愈安念無
息繁響孤眠生夜寒明當掃雲去峻遊騎
飛鸞

黃甲詩一首出家藏刻集

龍鈍詩一首在止菴旁

初冬偕鄧滂陽陳紹龍二首丈遊牛首

爲探塵外勝載酒恰初冬逛曲可盲插山深知幾垂晚烟迷古木寒月出高峰一望諸天近雲端起暮鐘

張世則詩一首

杪秋同鄉南皐李修吾二首丈遊牛首

早起登牛首奇觀愜素棕雲梯高百級或闕峙雙峰林高寒煙障棲閣……僧下塌逸興自從容

謝城山堂集詩十一首讚一首

遊牛首山

融師蘭若俯峭崙客到參禪繫馬嶼爾林鍾磬雙峰靜繞屋松杉一逕寬忘臨春鎖村烟合庵對青蓮塔影寒自愧塵途羨客恩博遊今始適楠檀

同斌公遊牛頭

當年古佛此棲禪爲說金章建寶筵空裡樓臺明法界夜深松栢下諸天許詢不負遊山約支遁都忘在世緣共坐題詩對明月蘿軒涉逛湖孤烟

牛頭山修盂蘭盆齋薦母張夫人

孟秋佳氣應望日兔魄圓迦葉貽玄規慈風迦八埏嗟我予不祿遽失慈觀撫拔血淚滂集陟岵心悲酸緣山建寶刹法界清石筵薦念人共往皈心予獨遊整駕越十郊肅趨臨絳闕轉誦鍾磬襍梵唄嚴容連千華晉淨現五核流鮮妍曉燈對川影多香飄青烟四恩諒難酬九地忽易偏慈航引輕舵愛河割塵愉暫歷恒沙劫未歸金

色天

月下詠牛首山文杏

婆娑此佳種植根向雲岑當茲秋月净布影在中林虬枝拂寶剎鱗葉披幽陰已蔚棟梁用未遇匠石尋歲月歷已遠水霰詎能侵游子或寓目山僧時齋心只須當求夕獨伴騷人吟

同朱子价兵曹遊牛頭山詩

夕郎結駟有幽期載酒雙峰共賦詩竹逕花關通翠微香匙寶鉢薦青葵洞拋錫杖經時久岩隱金毫出現遲遙憶林端馴虎迹當年曾自識融師

復磴重欄繞共凭寒烟空翠晚難勝雨聲夜半聞山鼓塔影天晴倒佛燈不爲浮雲掩省騎欲將初地問山僧懸知把筆臨風嶠書滿藤蘿第幾層

牛頭山答王原泉廷評嘲予攻佛

何顛貪佛昔曾傳愧我那能息妄緣偶同法筵參半偈敢言寶地皆初禪清齋[illegible]常持戒學道終年未護詮若識[illegible]

[illegible]微即今惟有右參賢

白眾塘伯氏新阡還過幽棲寺獻花巖至牛首山宿

瘞玉崇岡閱歲年白楊風起思凄然天邊不見秋鴻字池上空餘春草篇。遲遲[illegible]牛嶺接九幽應藉佛燈懸登臨曾是同來處把酒那堪望落田

自牛頭山過獻花巖小憩

簷外松筠翠色開風吹鸞磬起晴雷諸天不隔人間世清興今還濁酒杯蘭風似從巖下度江流如向掌中來同遊況有嫦娥在櫓枝何須更一催

春日遊牛頭山聽歌因送安氏婦還常州

春山古寺桃花紅客來下馬初聞鐘鍾聲只在白雲裡岩迴響轉如千重寶塔凌空寒影吊半天飛鳥臨風照美人半醉酒力酬自把洞簫和長嘯泉聲幽聲辨游蛟松風颯颯來天滿不辭酌酒凭高檻一枝蒲萄任滿瓢茲遊信是多奇絕相逢還惜明

[illegible]別音氣於君信自多臨岐背信輕抛折
廊中[illegible]例在千金要試平生一片心書君
細看芦容色風雨時時護夜以[illegible]
多携酒予在城山相憶否江中應有通潮
魚頒把音書寄魚口

同新安朱俊甫遊牛頭山宿方密僧
舍晩把[illegible]椿誦主不遇

黃葉飛來拗山僧出未歸空餘岩石上坐
見白雲飛

寶旛讚并序

萬曆戊寅仲春之望草莽臣盛時泰遊牛
山於時慧日朗耀慈雲流布桃綃凝嚴拂
研空谷松風似絃禽聲勝呂得以伏恭觀
皇太后所賜寶旛旛在大殿佛座前正綠
色上織成金團花小鳳背以紅金之錦縣
以赤金之鈴鈴大小共一千三百六十又
八皆綴於旛傍小旛之上其前又護以中
旛六幅炫耀耳目悚悖心志實不可名狀
臣時泰不勝惟忭謹爲讚以讚之其[illegible]
佛力弘被慈恩廣流乃遣中侍來貢牛頭

維此牛頭古名佛窟曾駐翠華未經玄沐
煌煌大旛施從坤維僧衆共覩今古罕期
光生進龕庸祈福祉祐我海隅聞陵未貝
臣虔作讚以貽山堂願言慈壽萬祺無疆

牛首雜詠五首

石磴依山轉招提出半空杏林疎彩日閣若宿香風世界峰隂外諸天塔影中下看城闕晚歌吹靄濛濛

雲榆春氣上觚處遠青浮好相從誰定禁聞亦此遊塔花光倒影水月晝分流高鴐淹牛首熒熒見白牛

落日青霞逈香臺隱夕鐘片雲生斷障疎雨過深松塔駐空明影堂飛滿月容凉宵雙闕上星漢欲淙淙

淰淰花岩路霏微對雨看幽香浮澗晚遊翠落峰寒大地雲標遠諸天日氣殘素心長此映空色竟誰安

紫氣葱蘢上川林香靄中祥光沾草露仙梵落松風鳳闕天門曉龜泉地脉通皈心悵何許玉舍在江東

天闕懷古十四韻

靈山起都甸覺地隱崆峒塔影遊僧漢鐘聲落便風千松白雲上雙闕紫霞通虎遊傳清實龜泉下遠叢玉盂形瑩滿石鼓[illegible]

穹窿岫影江華遠堂標嶽鎮雄郊壇湊峻極星壍奇才爲出世多皇覽清時亦梵宮望應疑化出登高入雲冲建業心猶拱宣揚氣不同辟支遊洞裏兜率向天中斗建花岩北雲生段石東靈池標太子仙窟寄司空今夜文殊月熒熒照法融

正德辛巳臨川酉唐山人湯懋昭書

山志作於嘉靖甲寅乙卯間藏篋中二十餘年萬曆丙子始與張君羽王偶江上始序之後於張璁檢閲游覽詩編入雖搜採稍廣而精與較抃或減假吾公甫周君吉甫見而欲梓之先子戒以未脫稿辭至戊寅秋倐有大故竟未及正

會

祠部李公　遊山中訪志命住山僧住卒之時不肖方襲大事荒迷閣覓原稿不獲遂以應命而　李公遂使入梓

守備留都喬公　後捐貲助焉不肖事不獲已及首夏住手一編過我而[illegible]成矣驚咽淒斷不忍視尚忍言哉然諸公之盛心住公之勤懇不可忘也懇綴此於末簡嗚呼感今悲昔恨求得終天擴寶存凡功聊當乎謀野與者尚其諒之可爾

萬曆七年孟夏廿六日不肖孤敏耕泣血稽顙謹跋

牛首山志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盛時泰撰時泰字仲交江寧人嘉靖中貢生牛首山在江寧城南一名天闕是書首志山名次志巖洞池泉殿廬草樹法寶遊覽麗藻其文頗近遊記不盡沿志書窠臼其藝文多著山某書亦明人所難惟地畝寺口一條全錄稟帖批詞首尾不加刪削殊失體例

爛柯山洞志二卷

〔明〕徐日炅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爛柯山志二卷》提要

青霞里人徐日炅闇仲甫巻

郡誌

爛柯山在縣南二十里一名石室下有石橋道書謂此山爲青霞第八洞天爛柯福地晉樵者王質入山伐木見二童子對奕質置斧於坐而觀童子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局終童子指示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已及百歲無復同時人

舊誌

柯山舊名青霞第八洞天爛柯福地又名景華洞天在縣南二十里高餘千尺周圍十五里其址二百步穿空彌亘下得平處可數十步因名石橋又名石室今石室在橋之右五里按太平御覧云一名空石山唐刺史陸庶記云巨石横

空橋如鶩龍崪屼劃折除於穹崇常光輔記云晉樵者王質入此山忽見橋下二童子奕就觀之以所持斧置坐二童子以一物與質食之甚耳頓忘饑渇棋畢童子謂曰汝來已久不可更住又指示之云汝斧柯爛矣質乃隨雲出山迷失歸路沿溪累日至舊居見鄉閭半爲丘壟質與弟貴復入此山不知所終或謂其弟兄咸得道云下有梁大同七年所建寶巖寺宋景德二年賜額石橋

爛柯山洞志

廣輿誌

爛柯山府城南一名石室道書謂青霞第八洞天晉樵者王質入山見二童子奕質置斧而觀童子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局終示質曰汝斧柯爛矣質歸家已百歲

記

柯山石橋詩刻記 嗣江王李禕登石橋尋王質觀棋作五言後刺史韋公王之外孫刻其詩於橋下故有是記

唐嚴綬

信安郡南三十里有峻山幽谷含異蓄靈兩崖崪屼中墜呀黑巨石横亘作爲洪梁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其内也須洞箴谿穹隆圜聯岩巘垂翼隔閡日月其外也嵚崟揭孽鰲據鯨偃如企

爛柯山洞志

如口口口口口口口裏異狀觀視駭慮原夫造物者將有意乎其間不然何詭異之至是昔晉代有樵人王質于石橋下逢二僊奕棋偶閲終局柯爛而返已時移百年斯實神怪恍惚何可詳究曁有梁開國崇尚佛教乃立爲梵刹以旌厥異自是之後代爲佳境塵世之士得遊造焉聖唐開元中天枝信安郡王再臨斯郡王太宗皇帝子吳王之次子自天分胄維嶽祚靈蘊禮樂

於生知以甚難爲已任十年分閫塞馬不嘶羽儀南宮位副端揆其始至也以初封江王發軔於此其再臨也以勳烈崇異改封信安遭奸臣貝錦出就歸藩之儀前於此也美茲清幽親口藻思雅什在壁八音淒愴後於斯也根其靈蹤將示口實乃斵木爲局雕木爲偃對奕森然若峙真侶可謂開張道樞發明蒙晦者矣王之次三子梁國公峴醞液元化弼諧義軒功成身退

復臨斯郡今州牧常公光輔郎王之外孫又分符以續嘉績紹王繼公甘棠未凋膏雨相接卓絕當世焜煌高門簪纓舉爲清論簡策編爲典故公次兄光憲貞元二春拜運山牧將欲之郡迂道以會於信安交隼旟於虎符之前連鴈行於熊軾之上寒景初霽棣華獨春人或有榮鮮若斯之備矣懿茲靈府齋虔同遊山答鳴鶚雲隨露冕過披曩跡備閱真趣想徽容之如在愴

年代之空移王先題詩在橋上危樓之東壁風雨所交曾無將誤恐或隳落湮沉德馨公乃勒於貞石以傳不朽惟英王播芳於昔惟哲孫繼躅於今輝光暉聯前後相躅不發揚於頌述何彰示於將來以予口前大理評事嚴綬曾恭文進載筆從賞乃命爲記以旌盛烈

柯山石橋記

唐陸庶 刺史

爛柯僊躅圖諜譁矣觀夫巨石橫空矯如驚龍崒屼劃折際如穹崇南走群峰北控遐陸不遠人世宛如蓬瀛得非權輿之初俾宅眞僊而幽賛人民脫籠檻於茲地不然者優優塵跡瀟灑靈踪高步遐矚相瞬而致則樵夫之遇二僊其所以示化歟何玄造無朕而壺中之日月可得

而窺矣庶牧於是邦迨茲五祀政惟自守人亦安止乘春多暇爰契心期㝠搜信宿機籟如洗顥然性復眞於天地之萬類吾生之憂樂將不介於胸中矣心境相得不知吾之遇靈境歟靈境之遇吾歟元和元年三月十八日

爛柯山記

明留文寘 郡人學導

爛柯山者衢之勝地也去城南二十里其山不甚高大而景極幽邃往來好事者以為遊觀之所按志書在昔晉時有樵者入山見二童子奕因以所持斧柯坐而觀之童子以一物如棗遺之食而不饑局未終童子指示樵者曰汝斧柯已爛視之果然乃下山歸而家人已易世矣嗟

夫神僊事有無渺茫而山川勝槩自古有之今郎其地則郡山盤迴一逕深入丹崖翠壁輝映林麓屹巨石而偃蹇駕危橋以橫空俯而視之則清泉流澌旁出巖竇天造地設誠有可觀者而藥爐丹竈陳列其中石磴湫枰遺跡猶在曾不知安期偓佺王喬赤松輩果曾盤桓於此否乎何其歷歷在人耳目為可徵也歲月遷改僊凡迥隔碧桃已謝瑶草不生招黃鶴以無憑問

青鳥而音斷徒令人俯仰遺跡想像嘆賞而已
且夫天地之間名山勝境無處有之其終南太
華匡廬武夷誠天下之奇勝而桃源天台與人
世相接且不能必其無況蓬萊瀛洲曰爲僊靈
窟宅非人力可至又孰得而造之邪騷人墨客
往往喜談而樂道且爲之題詠賡酧不過寓其
興於風賦云耳於是感而爲之記

青霞洞天游記

明胡　翰 金華人

道書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郎晉王質
觀奕棋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恒願遊以乏
同志不果今年夏與郡守龍泉章公三益會諸
生出城南門輿行十里至武坪又數里渡沙埠
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
巖觀曰仙集棟宇皆剥陊道士除道遂循觀右

拾級而上飛梁横亘通趾頂背石蜷如蝃蝀其
下劃然可居得地如坻者東西深百餘尺廣半
之巨木蔽空飄風泛木葉虛徐漫衍後先不絕
涼滿襟袖如坐碧雲蒼雪間求遺刻得唐宋以
來陸庾錢覬徐霖游釣諸名輩往往可識然惟
庾碑最古余與客旁緣石磴登山之脊出所坐
梁石上四顧皆林阜溪流虵行野中東南諸峯
矗立蒼翠掩靄則紫微也問道士故梅巖精舍

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悵然有懷質與余皆東陽人書石曰闕逄執徐之歲有晉樵者之里人胡翰入山與客共飲未醉輒去翰記

爛柯山紀遊

明胡來朝 贊皇人 太常卿

丙午春鹺直指爪代李官當境上別時何君士抑曹君寅提張君禮所黃君惟聚黃君彭池後先繼至而余亦貂續其間念三抵江山江山有江郎三石直揷天表欲着鞭往會雨不果歸取道衢州邑大夫揚君濟美極道爛柯山勝狀晉王質樵於山會二僊對奕啗以桃不饑回視柯已爛矣余少亦聞其事令過之而不一至終爲闕典遂以請諸君子咸報可惟聚以有事先還明辰齊發聚奎亭地平坦可輿惟路傍水氣蕭森凜凜有秋意山麓三松狀如虬龍昔人題曰戰龍松以其似故名折而南則浮圖老氏之宮與松竹掩映令君已先至待焉謁大士畢令僧前導歷石砌百餘級始達石梁梁上下皆石中[illegible]

非有鬼斧神工疑不及此眞宇宙大觀也壁載唐宋以來詩賦傍有僊人像棋枰在石上半顯半滅柯果爛無覓處周覽徘徊念萬化之皆空悲人世之非我相與欷戲者久之彭池踴躍而起吾縱不得飛擧乎異日戮力王室汗青千古此亦長年不朽之事他何羨乎士抑日功名幻泡也蕭曹房杜今爲塵土况未必蕭曹房杜耶吾儕携卅寵而煮白石不願人間萬戶也寅諟

爛柯山洞志

進前大詫之予以僊蹟爲實錄耶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皆好事傳會之說不足信若然則今古元會之數只坐間數局消之神僊亦夭折甚矣两爭不下以質於余余曰天地大矣未可爲儒者管窺之論如蜉蝣朝生暮死吾之所謂百年也焉知僊家一局不猶我之視蜉蝣耶衆以爲然時餞欲就飡僧言上有一線天亦奇捫藤蘿而上有塔丈餘刻

國朝登科姓氏豈倣古鴈塔之義乎以置之空山茂草間殊不可解冉進路隘僅可容足巖邃處果有一線透天不可迫視下望骨酸慄臨深履高意尋悔之囬登絕頂視吳越山川若彈丸眼界頗濶倦極藉草藐棄禮數野無戲具曺黃各出琥珀扇墜以試草離合爲勝負負者如金谷酒數酩酊有醉色矣日景漸夕復過石梁繼戀不忍去俗歲旱鄉人舁僊禱雨遍行村落禮

爛柯山洞志

所聞而苦之與其僊而勞不若凡而逸也固牽之下令君於方丈設酒醴鼓樂大作私念山行飲酒顧以之爲優戲場乎濟美曰不觀爛柯不知世事如局不觀優人不知人生如戲悟局悟戲而英雄進取之志始澹然矣衆又以爲然于是笙歌迭奏幾盡淳于一石嗚呼今日之遊樂矣群賢畢至觴詠交錯何殊蘭亭故事而醉中之醒名教之樂未知晉人孰爲過之千百載而

後安知無牧豎相傳謂明有六七貴人來遊酒罷冠蓋俱爛騎白鶴而上也

柯山日遲亭記

明維西瞿　溥 達州人郡守

三衢多靈山如九僊太眞紫霞白石諸勝夙稱神僊隩宅然皆窅窱幽邃履齒罕及惟石室以爛柯㝡著去郡治稍近輶軒時至余初握符旁午未暇頃檢郡乘知岡巒面内嵬然峙見者南山也已而登眺天門劃開目舒神曠若飄浮上騰而臨雲氣至止山刹則傾圮寖落風雨莫蔽乃心又愍焉因捐俸葺之以其贏建亭三楹翼然於巖上經始於仲春丁酉閱月甲申工告竣取昔人春遠日遲之詠顔其亭亭無欂櫨節棁之華以蒼厓碧嶂爲藩垣白雲青霞爲堊飾八牕洞啓吐納萬象茲山若增而麗焉方其初陽未晞浮露猶集引睇块莽綣懷北極風日既美煙霞澄鮮舉尊相屬眉宇嫣然迨夫考俗相方觀稼問織穜穗被野機杼盈室彼饁南畝而歌

甌窶者聲滿巖谷不必金光拾玉髓吸慕王子之遇真尋斧柯以問奕登斯亭者而樂可識也何者寓內名勝在浙之東西不一而姑蔑届越上游僻遠淳茂不爲穠華點染山川風物畧似秦餘蒞茲土者壹以平易宜民民安敎令而含醇飲穌無煩苛急簽得從容四體相與於化日之日昔人有言氣煩則慮亂䀶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

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則茲亭之有裨於治不淺匪直山靈之點綴而觀遊云庠哉余因縉紳寮友宴而落之爲記作亭之意如此萬曆戊午歲仲秋上浣之吉

日遲亭記

徐可求 邑人 太常卿

柯山石梁所從來矣繇晉王質而始名至明瞿維西公而始亭亭成於萬曆之戊午則公守衢之明年也山川四映風日宜人可以息勞可以攬勝可以傳觴可以忘歸山如故也址如故也前豈無人不作此舉而公始刱之事如有待則山靈之徼幸於人有甚於人之呵護山靈矣余

不慧時作喧寂之想去山不數里先子之宅在焉故取涂於山未嘗不登眺登眺未嘗不竆日日窮而促歸未嘗不悵懣於不滿志私心焉於此誅茅作室便可與王子傳問奕譜如積薪當年故事而公爲之矣築基伊始將作官程昆約余畧商高下躊躇良久神悦先告風雨欲來徘徊未去謂程子曰人若心中無事何必作牛馬走生活即此靜坐直一日當兩日矣程曰公解

辦此何必非王子後身余曰固然不有瞿公誰爲發宇宙之清曠遺俗子以寬閑我華食此未有報耳則程子百稽首曰敢報之以不苟簡於首事圖永奠於方來徐共言別日尚虧山載閱月而工成公忘余之不慧屬爲名而記之余且憶斷碑之章曰洞天春遠日行遲幾點星殘僊子碁樵谷爛柯人換世碧桃花影未曾移逸而雅婉而多風不必侈言僊去恍已若在羲皇之

上者公所不委瑣於世局自公之暇一再涉此會心不遠日衎且遲已因顔之曰日遲亭公諱溥別號維西四川達州人成萬曆丁未進士

序

遊爛柯石梁詩序

宋葉清臣 南陽人 太常丞

爛柯石梁信安聞地王質之遇著於圖誌唐文皇諸孫嗣江王禕嘗茲遊目作詩紀事中間于侍郎邵盧御史士年聯珂犄裳咸有賡賦後劉司業陽鄉李史君長夫士遠與謝劉年滔相高雅尚繼爲成集乃有冣高頂石梁僊人棋石窟

二禪師四詠深湛清壯格派韻遠誠足以目色奇壤粉澤僊儀來遊來歌式永佳躅元和中刺史薛君戎始刻五君子之詩於石因抒藻思亦踵前題且慨諸公之游俯仰陳迹又爲感舊題三韻以刻其左薛君又往以汔于今逾二百年音響不嗣後之宦衢者固不計其幾十百人意急吏理而外賞託耶或颷韻俗而才調卑耶豈斯文之盛獨前於元和耶何寂寥濶希若是之

遠也寶元初年秋八月予剌此部明年夏五月始絕淛而東觀察有條循行昭遍登車攬轡來興獨詣六月己巳憩于茲橋披苔拂塵周訪遺刻雖人代之殊絕固神心之交怡臨風吮筆思彼爲徒弃感舊之解屬成五詠勝文近野傳信匪誣始使芳杜發榮白雲增氣資使者之餘力補後來之墜簡噫又不知綿幾甲子復有好事賦詩携酒從容其下古人不見信無恨於張融

靈境有遇蓋自同陸庶云爾

柯山覽勝詩序

明　閻　鐸　馬邑人　太守

郡城南廿里許有山岩嵬葱菁上有洞曰青霞蓋晉王質觀棋爛柯處也成化七年季秋余偕郡丞魏君通守衛君郡節沈君刻日定方出郊省歛適重九南行便道經此竊效故事一往登焉騁目四顧禾黍盈野既秀且實私相喜曰不謂之有秋可乎爰憩蕭寺飲焉頃之致仕秋官

員外郎吳君亦邂逅即席賦詩更唱迭和既題寺壁各錄其一命勒諸石以垂有永噫茲行也民務既飭勝事斯舉載觴載詠以賡明盛夫豈流連光景者哉后之君子尚鑒於斯

青霞社草叙

方應祥

司馬相如楊子雲詞賦玅天下而蜀都詫自太冲山川毓粹奮爲人文不獲身食其毓文之報此亦作者之慊也吾郡環山而治靈巖名蹟副諸掌故不一而足青霞石梁踞郡南偏僅二十里輶軒之所徃來不乏紀勝之什其鳩都士而以青霞社也則自今日二三君子始也輶軒之

言在焉後先撰結而標目靡殊猶之乎社也客儘左方而生于斯者齒以相次以明讓也主者行采而識焉都人士之咏謳與四方徃來之譜述燦然霏暎紀牒之間山川毓文之報可無慊于作者矣夫山川之勝無窮也稱詩焉之情之境亦無窮也太冲之賦得玄晏叙而楮爲踊而逸少有未盡之嘆文章之難爲定論如此矣子美諸什出頌者何彯彯也文彩閟發時則爲政而實存乎人二三君子選勝詞未見其止盡發吾土山川之奇以光昭掌故之盛麗吾且取螢弧于子美以竢云

賦

爛柯山賦

明葉秉敬

躡姑蔑之城南兮望遠山之綿延循流水之潺湲兮帶環佩以周旋穿茂樹之晻靄兮履阡陌以流連忽阮籍之途窮兮問舟人而不前斷三十里之紅塵兮瑩數萬斛之流泉得虛舟而跡彼岸兮掃濁世之腥羶望三松之戰龍兮蔽白

日而霏煙步崎途而宛轉兮漸山路之幽玄似別有一世界兮洵可集夫群僊爰至爛柯之山兮俯塵境而超越山之絕頂兮開一線之天山之腹裏兮彎上弦之月雲生五色兮如看鏡花雨灑千枝兮如梳曉髮風來六月兮如雪之飛霧罩朝昏兮如日之沒當水漲之秋兮垂橋梁以渡迷津適雨霽之後兮吐虹蜺以繞天闕於是徘徊山際兮覓訪僊踪昔有王質兮樵此山中未動斧柯兮忽遇僊童不問伊何人兮惟見對奕之從容久侍側而忘疲兮咲遺棗而腹充訝斧柯之已爛兮視棋局之方終忙舉步而言歸兮數世代之不同客有疑於斯事兮探淵微於葉子曰之行天兮西沉而東起計一日之時兮不過二六而止何僊人之永日兮縮千載如彈指天豈有二日兮胡長短之若此善哉茲問兮正可破世之迷予不能窺僊之傳兮姑自吾

儒而推惟吾儒之神無方兮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若有晝而仍有夜兮依舊不通而隔離必永晝而不夜兮通知之道可闚若晝而必待夫日兮日落而夜又相隨惟晝而不待夫日兮心天之晝甚奇心天胡爲而長晝兮在聖敬之日躋戒不覩而恐不聞兮神常聚於希夷惟闇然而能日章兮見乎隱而顯乎微聽紅輪之西墜兮有心燈之常輝一日而千年兮于爛柯乎奚疑

一線天賦

人間望天天在長空大易言天天在山中山中有天誰見其面今入此山天開一線一線之天其天匪虛當前了了不動如如伏羲之一畫依此而始倉頡之一字倣此而書時當早起晨曦未昇碧天纔曉綠岫微暝留宿雲而輕帳垂薄霧以斜扃染蔚藍兮增翠天開一線之青時當亭午昆吾正中纖塵刼掃障靄辭空爇石壁而

如熾薰草色而若烘駐陽烏兮吐燄天懸一線之紅時當日暮蒼茫山邑幾點星明一天霧塞烏斂采而已沉兔捿雲而尚匿鬱黮霿兮朦朧天藏一線之黑時當晴夜雲開山脊銀河可盥星辰可摘豔桂影於深林闢廣寒於山宅夜作晝兮空明天描一線之白時當春曉淋漓露濡草舖茵濕汗滴胸酥弄緗荷而輕濺照驪頷而自娛兮星連兮雲綴天穿一線之珠時當秋凜

碧瓦霜侵翠枯荷沼錦謝茂林橘巳老而皺面菊方嫩而開襟閃黃光兮曠朗天鏤一線之金時當歲窮山秋如沃篋霞斂緋凋林掩綠蔽長空以同雲明寒夜而如燭結凍雲兮銜冰天裁一線之玉時當日暖草木露芒綺分丹壑花發雲房蘭繽紛而微吐蓮瀲灩以高揚扇輕風兮入鼻天生一線之香世間有線出自何方折麻之筋抽繭之腸紡成一線錦組七襄惟天之線

不縫衣裳專在人間縫此心腔惟人之心形藏影蟄線雖欲縫何自而入良由此天之隱隱雖百變而不泯本以心而縫心又何難乎合縫嗟世人之陷穽苦嗜慾之纏綿悲正氣之衰颯每局蹐以拘攣有此一線牽之而前忠幹砥柱義浪滔天嗟世人之慷慨爲客氣而眩瞀輒揉戈以相向屢攘臂而作鬬有此一線挽之而後悉波投淵輕雲歸岫嗟世人之情志見竹素而昏

冥任萬緣之皆玅惟誦讀之無情有此一線救
之而生朝編漂麥夜案囊螢嗟世人之入聖悵
捕風而捉影性命之學凋枯率修之功灰冷有
此一線喚之而醒千聖同堂一天長烔嗚呼噫
嘻至美至奇吾衢士民來游於茲止知僊境不
悟聖師謹攄忱以作賦用對越而歸依

日遲亭賦

應　臬　鄞縣人　文學

西川瞿使君守衢之明年自公多暇擷芳攬
勝躡屐爛柯山吟眺之餘大邑厥抱洞門西
偏石骨隆起狀若覆敦上有灌木一章扶踈
蔭芘使君以爲此可亭也經營不日欄楹宛
然與寮佐鄉紳稱觴落之太常徐公歸美使
君摘取日遲之義藹乎使君之春育也已未

秋余與孝廉徐君闇仲作數日山行因得盤
礴亭上使君故闇仲知已因命余日子雖流
寓此土然食土之毛何者非明德之賜盍爲
我賦諸余惟滕閣之役闇公雅望爲洪都地
主子安以黃口之夫不速而來泚筆揄揚迄
今以爲盛事余不文安敢望勃但茲亭之槩
不容已于述也遂抽毫而爲之賦
夫何東南之洞壑儼僊子之清都山涉入以無

盡逕紆廻而盆孤抉雲竇之杳渺啟松門之畫
圖于是石磴鱗鱗千盤而上捫蘿冐葛褰衣信
杖草木掩暎煙霞滉漾霓梁橫亘洞天虛敞帝
座通于呼吸世界失其俯仰借隙中之倥偬標
人外之颯爽闍仲指而示余曰此王子遇僊之
所局未終而柯爛蹟已陳而可想余是以適然
驚飄然徃也迺布席亭下灑酒山靈感滄桑之
變態悲時代之屡更必如贒達之輩斯晋不朽，

之名譬之習池可醉峴首可銘一經指點便覺
清泠假非前人之善作吾與汝安得徘徊于此，
亭試質闍仲日暹之義何居闍仲對曰詩不云
乎春日遲遲采蘩祁祁亦有舊勒春暖日暹夫
高秋窮冬嚴促之氣象也青陽惠風迂緩之化
機也民不聊生閭里黯淡敝國之日短也適此
樂邦宇宙清泰治國之日舒也此不關乎砦刻
遊賑而關乎有主者之司牧使君以西川豪傑
承命出守甫及下車問民疾否視饑溺乎由已
任拯援兮在手勿翦之棠徧野兩岐之穗盈訟
使君嘗自盟曰治道去其太甚斯民還其固有
訟庭絶兩造之奸胏石無長繫之杻郡閣晝閒
卧理已久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登臨豈妨乎公
事姑以寄高情于山藪維時露冕行春于澗之
濱陟崔嵬之鳥道友深林之鹿群喦花迎笑谷
響留賔松嵐客織竹靄輕匀振衣長嘯呼起僊

人是山川之奇得使君而再新也猶以爲猇國
之素面天然刻者京兆之眉膴不廢描寫與其
擄石而散茵不若几榻于亭下況夫翠葉青條
朱暈碧尾風日交韵飛籌弄斝郎瞬息已幾乎
百齡而何有于塵途之車馬每記古云山靜太
古日長小年此但紀山中之樂未及乎命世之
贒孰有如使君龍躍鴻冥順其自然此非胷中
有素賑之丘壑僊籙有夙締之清緣胡能薄書

琴鶴簪組林泉也爾其游騤歌飛盖徹山景霽天光恍上層巒之百仞吹洞簫之一闋何土非丹丘何亭非貝闕又何必期廣成之至道訪赤松之遐轍固已厝四民于熙皐保一身于明詰矣余聞閭仲之言爲之起舞而擊節山李倫池臺有無年叔子峴碑明滅信風流之在茲邈千載其若接于時罡風下吹淡烟忽暝桃華源口迷漁父之舟爛柯山邊空樵人之影惟茲亭之

翼然長屛峙乎真境舐筆和墨心怡神騁敢云組織而成聊因詮次以請

疏

脩建寶嚴寺題疏

葉秉敬 邑人 叅政

石室三衢地最勝浙東青霞八洞天擅名海內照生雲竇北倚姑蔑之城苔淨石梁南涉周源之水誰謂層巒萬壘方顯奇蹤只緣琢玉一彎實標殊相乍開寶匣露來半面金光微映朱袍斜倚環腰玉帶仄覩團圝影見恍惚濂溪太極

圖遍觀橫亘勢長依稀牛女天河遶日來閃爍人看弓掛扶桑月到徘徊共喜鉤懸簾幕騎肩輕笑語響動雷門揮汗亟登臨涼生風穴天臨紫闕地通冊簃應題沈約之詩未雲何龍不霽何虹堪入杜牧之賦聲敲石磴千年僊子棋殘眼染煙雲百歲樵夫柯爛恨蓬萊隔弱水輒引船迴笑太華拂天星便投書去何如此山妙境看來只在人間靈運雅好登臨展齒可著安石

放情丘壑音樂可隨清不顭於天台永斷溪邊
之惑利閈同於佳處可辭捷徑之嘲况乃一線
天低洞開羲畫加以雙松龍戰捧出驪珠振衣
高岡看城郭如三十里藏春錦障甚身窈岫覽
奕局如二十八列宿珠連宦遊至此停車方許洸
去千重塵賦士顭從茲握管繞堪吐出萬丈文
光雖云景物天生無煩粉黛要使遊觀人到須
藉惝慒寂寞煙村但見落日吊山鬼蕭條寺舍

誰看古屋畫龍蛇蘚壁蟲生往往風吹印字龕
燈灰冷淒淒猿識經文雲迷洞水出門耿滯之
歎宜矣訪古碑探幽路項斯之咏悲哉念此山
靈虛空之刼已過欣茲福地陽春之脚方來
西蜀瞿公東土懿德下車太末噓五邑以風清
解網衢山潤千家而春暖三旬繞度百廢俱脩
聽鶴撫琴嘉清獻爲知己捫蘿拾級喜柯岑之
可人寒露滴杉梧孤燈風裏亂雲堆石砌疎磬
雨中旣扼腕以咨嗟遂奮臂而興起聿新畫閣
並石梁以高聳大展經臺共棋聲而叶韻神來
常住賓至如歸當使僊子重逢拂局塵而淨洗
樵夫再集噉棗核以留芳神人之所共懽雅俗
於焉齊暢第以舉須衆力事非獨成廣厦閎開
雖足爲寒士之庇靈臺高聳應必待庶民之來
爰奉德音謹勒疏語

爛柯山疏

徐可求 邑人 太常卿

爛柯山者晋王子質觀棋證道處也石梁天竅幽深靜渺每一眺臨便欲飄然僊去故軒輶之使多搴幃以攬勝躭寂之士亦望氣而追踪不廢玄賞所從來矣獨其山境蒙茸人煙幾遠支治山下者止得一寺一觀觀已夂頹寺亦不振遊人達士即欲暫憇其中弗蔽風雨矣余每嘆

鄉人殊不好事若使此境移去虎林金閶不知作何點綴者適

郡侯瞿維西公過而心動乃命僧 崇佛莊嚴另新舍宇以壯麗山川之色甚盛舉也蓋昔者歐陽永叔來治滁陽放瑯琊而適焉因搆亭醉翁以自爲記至今樂傳其事人與地共爲不朽吾儕小人沐

侯維新之政廢墜次舉含哺自如化國之日幾比羲皇倘其耕鑿之暇陰陽不干一問道於石梁仰探僊窟偃卧林刹借浮生之半日寄清夢於黃粱拜明公之賜樂太守之樂其所愉快可勝道哉而又烏得漠漠已耶是役也靡費金錢尚未可計視緣力之大小爲庀徇之廣隘願善男子各生懽喜以襄善事福且無量又法門之廣大也布金給孤不以爲侈一爪一髮不以爲細同是善因即名佛果諸善男子其共成之余

雖不敏敢以爲倡

脩飾三寳佛像開光疏

瞿 溥

伏以

地顯靈柯邀僊風之若接天開名刹朗佛日之重暉敎闡西乾勝標南國茲者寶巖之寺夙在澂水之陽剏自梁陳屆居吳越千嵒萬壑眞人時馭八極而偃蟠虬貝闕璚樓開士曾演三車而安龍象奈滄桑之易變况風雨之弗常黃鶴

不來人隨柯以幻化青蓮莫喻法與象而俱湮某出典三衢來遊八洞既爾乘春訪俗無之采勝尋眞問取僊機悵荆榛全封玉局拜瞻法相訝塵土半掩金莖傷哉鞠草之悲展矣刼灰之感用是鳩材庀石梵宇聿新飾玉塗金慈容增麗載占拾壹日之吉適過僧臘將啓王春開㸃光明奠安趺坐暘清華于滿月照徹無方騰鍐鏈于曇雲蔭垂有象詎惟靈境相依而僊踪不朽政使含生無外而福祚靡涯莅斯邦生斯土者同興覩日之思瞻佛面見佛心者如對拈花之笑

啓

長至後請王直指遊柯山啟

鄭懷魁 龍溪人 兵憲

代天省方借豸威于虎觀應星執法瞻鷺羽于烏臺問俗九巖得公暇逢辰小至邀懽八洞祝新禧與晷俱長恭惟德涵潞國之精才擷壺關之秀化權貯相視草制以論思風望端公立花磚而啓事蓋稱南床之栢府元資天下文章而

分東壁之黎光足鑑宇中流品是以張掖酒泉臂郡業倚長城吳山越嶠省藩仍勞肅彈先沾客汭遂及姑封彤輪指而瀫水清白簡飛而崢嵐彩小廡大法歸五陰太史之罏錘味淡聲希際一陽初長之橐籥在天時宛其嘉淑況地勝堪以夷猶半空架出虹橋絕頂狀如蟾窟通天一線桃花影下枰開閱世千年棗核啖餘柯爛恍神僊而易郎無良美以難忘某稟約束于下

風未皇臨眺會巡行之竣日敢擬隨遊乘時非重夫物華卜晝喜添乎紋景衮衣所過懸知望幸于山靈椽筆可徵庇使增輝于石室齋心鵠跂引領懸來

請韓鹺臺遊柯山啓

鄭懷魁

侯封萬里之貴不如識韓齊州九點之觀莫踰登岱惟執鞭所忻慕願託乘以馳驅恭惟先生大人生也泱其海風仰之儼若山斗歌弦襲練神明起威鳳之聲攬轡三吳勁直冠行驄之選初迎露冕百千宦業已心飯再按霜稜十八州更爲氣肅會觀風而偶暇喜伏日以微涼堪暫

探奇因無問俗茲册府在三衢境有青霞名八洞天半空架出虹橋僊奕度挑花之影絕頂狀如蟾窟樵柯得棗核之遺某 兩叨陪狩于代天一擬追隨于勝地山靈望幸紆省歷之煩襟石室題詩灑澄清之雅韻豸光其賁鵠立以需

請鄭兵尊遊柯山啓

王德乾 湖州人郡博

高風滌暑商意澄人方看月湧重輪海面披開雲障况有天通一線山頭架出虹橋良矣秋宵美哉古洞 金門方朔枉史伯陽按節得閒情勝境勝遊聊適行時乘爽氣素辰素韻相宜當九十之平分邁三五之圓朗敢請巡斯石室酌彼金罍中央如躬嵌蟾宮絕頂能手攀兎窟

省秋問俗直追夏后之觀卜夜題詩應陋唐人之碣幽覽借公名而轉重醉歸無吏影以俱清告桂醖之初成肅苔痕之預掃

請瞿太尊遊柯山啓

徐日炅

景星臨婺野快瞻福曜之光化日麗僊源欣逬陽春之腳六千歳琪桃方實歌赤芾以侑萬年三十里錦帳含輝引朱旛而麾五部溪山待幸卉木增榮恭惟

台臺絳闕上眞清華極品朝來爽氣高標巫領之雲天半靈襟晶映峩嵋之雪蚤看花於上苑

既晁花封載剖竹於三衢爭迎竹馬風行水上渙宇内之至文天在山中畜人間之大德是以政成泰灝民樂華胥萬壑千巖時勖褰帷之興雙溪八洞何妨問奕而來惟仁者愛人且國士遇我不遺覓覺得與陶甄感共切於二天慚虛瓔報情與伸於寸草敬庀芳辰掃霞洞以嗽尊祇僊霧而夙駕清涼一片石堪尋樵子之柯瀟灑五枝松如偃大夫之蓋望螭乩移來三島承珠玉迸落九霄淑景初開噓桃李於蹊上刀圭一點舉鷄犬於雲中效野人芹雖止二十七種菜爲諸侯庋願收三十六宮春

請戴四尊遊柯山啓

徐日炅

春滿僊城聽鳧鷺駕言北海花穠野館看桃李
省識東風乘時令以攬烟霞藉山靈而邀杖屨
峯翠依稀望幸嵯冊取次留題恭惟
臺下采蔚鳳苞秘宣鴻寶傳經優聖域文章不
數大蘇秉鉞壯呈猷兵甲貞思小范寄棲枳棘
廣闢新標秋水精神騰秋毫允推水鑑陽春化

育嘘陽谷並納春臺屹然爲人間柱石宗遐哉
動天際真人想生等夙陶大冶同鑄神工二天
徒切于懷寸草未知所報穡風拂拂雖夭喬亦
爾向榮暖日遲遲在照臨寧忘覿德莛僨芳醑
籌擁名山洞古閟青霞挹紫芝遥分蓬島梁虛
凝紫氣引青牛暫憇函關天開一線之奇印兹
心畫石顯三生之異徹彼玄機刻竹筍成班擬
薦芹于野老適桃華初泛堪問渡于漁郎佇迓
星軺醉延曦馭風生四座傾天外之珠璣冊熟
九還待禺邊之鷄犬

爛柯山洞志卷下

青霞里人徐日炅闇仲甫纂

詩

五言古詩

宋謝靈運 陳郡人 臨川守

清旦索幽異放舟越坰郊苺苺蘭渚急藐藐苔嶺高石室冠林陬飛泉發山椒虛泛徑千載崢嶸非一朝鄉村絕聞見樵蘇限風霄微夜無遠

覽總笄羨升喬靈域久韜隱如與心賞交合歡不容言摘芳弄寒條

唐李 禕 江王

別有經行所迥跨重巒側粤因求瘼餘條想尋真域放情恣披拂杖策聊自適□□□□□□□□□□亂幡霧中見鴈塔雲間識薄烟迷遠郊遥峰沒歸翼仙橋危石梁幽洞乘古跡□□□□□□□□易測二教無先後一相平而直冀茲捐俗心永懷依玅力

明李 遂 豐城人 少保

石梁架層空純無斧鑿痕地維賴以立太始爲之根下有二童仙無言相對奕不意闔闢機乃爲樵者識傍觀坐終夕渾忘斧柯爛朝隨白雲去到家世已換我來乞仙方壽民幷壽國翘首面穹碑徑畈存手澤豁然爽心目一舉而兩得

胡 愚

王子爛柯返海桑已更變奕仙跨鶴去遊客徒瞻恋恠石架危橋空山園古院盃中竹葉浮天上清暉見假若百千春亦猶一霍電欲求駐紅顏安得丹砂便

柴 惟道 江山人

平生山水僻不與城市便胡然世累拘頗乖性自然青霞塵外境屢阻幽探緣朋舊靡由集獨往影翩翩芙蓉沿溪紅遠近疑桃源樵牧指囬

岡松虬冠崖巔層林落丹楓藤蘿埋雲煙秋風
起鐘磬澗谷餘音傳一洞廓虛明日月杳壺天
飛步玉虹橋便作空行仙吾心自長生焉論世
上年王子安在哉舊迹俱成堙

林烴 莆田人 尚書

信安有仙山勝蹟聞自曩承乏忝是邦探奇何
由往使君從北去璽書雪疑枉簿領有餘閒聊
訂山泉賞侵晨出郭門形神覺開朗暑雨值初

晴新秋天氣爽阡陌暫巡行田疇欣大穰禾稼
蔚如雲筐筥更相餉林花爛熳垂野樹扶疏長
南行十里餘原隰何沆茫微微遠寺鐘泛泛清
溪漿山徑轉逶迤禪宮靜弘敞高閣翳松杉層
岩披草莽石梁際天橫磴道緣雲上崢嶸神鬼
工縹緲仙靈想蒼苔餘故坪素壁存遺像茲藝
纫所躭祗徊猶技癢砰訇鼓吹震颯沓岩巒響
千仭可振衣福地言非罔賔主更勸酹對酒意
慨慷鳴蟬聒夕陽棲鳥催歸鞅當時一局終城
市已丘壤木槿與蜉蝣人世堪悲愴何當營丹
砂高舉謝塵網

嚴調御 餘姚人 文學

驅車出南郊尚羊步平田清溪遶阡陌嘉林鬱
前川春風吹衣袂微雨亦交扇青霞亘天末俯
眺千山寒爛柯撫遺跡懷古邈難攀形骸非金
石安能遂神仙且盡遨遊樂取暢終百年

四詠

唐劉 迥 司業

白雲引策杖苔逕誰往還漸見松樹偃時聞鳥
聲開豁然喧氛盡獨對萬重山 最高頂

石橋架絕壑蒼翠橫鳥道憑檻雲卻下顧陽日
猶蚤霓裳儻一偶千歲長不老 石梁

靈境偶一尋洞天碧雲上爛柯有遺跡羽客何
由訪日暮悵欲還晴烟滿千嶂 仙人棊

繩床宴客久石窟絕行跡能在人代中遂將人
代隔白雲孤峯上非欲待歸客 石室二禪

李幼卿

拂霧理孤策薄霄眺層岑迴昇煙雲外豁見天
地心物象不可極遲迴空永吟

巨石何崔嵬橫橋架山頂旁通日月過仰望虹
霓迥聖者開津梁誰能度茲領

二僊自圍棋偶與樵客會山家異人世俄頃千
年外笙鶴何時還儀形尚相對

石室過雲外二僧儼禪寂不語對空山無心向
來客作禮未及終忘循行舊跡

李 深 刺史

尋源路不迷絕頂與雲齊坐引群僊小平看萬
木低雙林春色上正有子規啼

敧空橫洞天磅礴倚崔巘宛如虹勢出可賞不
可轉眞與得津梁抽簪永游衍

羽客無姓名僊棋但聞見行看負薪客坐使桑
田變懷古三怡然前山早鶯囀

稽首期發蒙吾師豈無說安禪即方丈演法皆
寂滅鳴磬雨花香齋堂飯松屑

謝 勮

獨凌清景出下視衆山中雲日遥相對川原無
不通自致高標末何心待馭風

宛演横半規穹崇翠微上雲扃掩苔石千古無

人賞寧知後賢心登此共來往
僊奕示樵夫能言忘歸路因看斧柯爛孫子髮
已素孰云遺跡久舉意如旦暮
僊僧會眞要應物常淵默唯將無住理轉與信
人則日影淸江中可觀不可得

年　滔

步登春岩裡更上最遠山聊見宇宙間遂令身
世閑淸輝賞不盡高架何由還

爛柯山洞志　其五

石梁聳千尺高盻出林領亘壑躡丹虹排雲弄
淸影終期訪道客游衍空井井
採薪窮冥搜深路轉淸暎安知洞天裏偶坐得
棋聖至今追靈跡可用陶靜性
沙門何處人携手俱滅跡深入不動境乃知眞
圖寂有時歸羅浮白日見飛錫

薛　戎　刺史

登巖已寂寥絕頂更岧嶢響像如天近窺臨與
世遥悠然罔心目萬慮一時消
聖遊本無跡留此示津梁架險知何適遺名但
不忘只今成佛宇化度果難量
一僊行自適日月徒遷徙不語寄手談無心引
樵子蒙分一丸藥相偶窮年祀
僊山習禪處了知通李繹昔作異時人今成相
對寂便是不二門自生瞻仰益

宋葉淸臣

爛柯山洞志　其六

登山不窮高何以遠四望青蘿摩木末白蹬履
雲上刦視橋下人猶應未淸曠
危虹造物恠刳雲洞山腹旁絕上分天中虛峭
如屋獨坐愛淸風高吟答空谷
黃金可變化白日自逡巡纔終局上刦已換城
中人冷風了無覩使我慚負薪
幽居畏不深鑿石作口口道合跡自親無改名
未泯山河與天地由來共茲日

明維西瞿　溥

渴虹奔滄溟天腰亘橫影萬壑松濤生蒼茫淩
倒景惆悵嵋巖下群鰐怒方逞
巨靈劈地肺一玦通空冥來遊儼蟾窟僊風度
清泠赤城㡭標起時見山霞青
山靜苔蘚深僊踪半明滅兀坐憺忘機楸枰空
對設伐木何處聲丁丁雲外徹
偶然適古洞煙蘿覆層臺紛紛木葉脫寂寂山
爛柯山洞志　十五
花開此中足禪意休驚猿鶴猜

七言古詩

唐盧　襄侍郎

巨靈擡手擘華山山痕斷處蒼石頑秦王怒撼
驅山鐸山色無由侵碧落武夷剡腹初云奇至
今慘淡風雨悲爭如此地烟霞窟天半飛梁青
崒屼初疑地母從此漏洩元氣胎又恐倏忽當
時鑿破混沌骨不然山中清氣成苦寒僵死王
虹長不沒神僊之說多好誣爛柯此事端有無
爛柯山洞志　下
何爲秦皇漢帝徒區區不及巖下擔樵夫胡不
逐琴高兮騎鯉魚胡不携弄玉兮乘鳳雛嘯撫
雲和燕天姥醉擘麟脯邀麻姑奚爲終日守棋
局而與樵者鐺脚居當時多有隱君子往往此
輩友不愚晉人墜穴初不死亦見圍棋二僊子
坐來更獲飲玉漿因問張華始知此固知此說
眞不虛松檜插天青有餘不然安得秀氣至今
在可與嵩少終南俱予生本亦出僊胄避秦博

士家姓盧恨身所乏靈氣爾也欲買山來結廬
移家都向煙雲住笑指巖前採樵路有時巖下
見樵夫便欲從渠採樵去樵夫土偶元非眞元
坐看棋春復春棋中究竟識不識莫誤後來來
看人

馮熙載 學士

昔遊龍蟠之御室碧落洞天分甲乙飛泉萬斛
如鎔銀直瀉山腰逗巖溢一泓百尺璃琉青中

爛柯山澗志 十九

有片石削砥平地炎蒸石石生乳石乳滿岩懸
佩瓔僊風逼人有僊氣夢魂幾年騎鶴行今有
爛柯之石橋石橋雄傲仰碧霄兩山直立作橋
足天柱突兀撐天高日晶下襯赤光起屹然金
背窮靈鰲雲埋霧銷雪色淨白虹貫天横玉腰
鯀力未能平浲水浩浩襄陵曾到此砠山洗出
石中泥露出骨格驪龍峙秦皇東欲遊蓬萊神
人鞭趨何崔嵬不然巨靈奮高撐擘破氣母胚
腪胎上通人度鳥道峻下視絕壁龍門開天成
地造勢欲墜險恠可逼神談詒陵谷已變舊淵
實無復異物掀風雷南山諸峰高摩天一削萬
仞芙蓉顛東西烏巨最奇絕上有樓閣排金僊
北山偃蹇雄插地旁掩群山若拳礪虬蟠虎踞
不飛動脈起一峰軒翠氣掀眉環視如指掌堂
堂直上天門敞彤霞瑞雲幾斷奇皓月清風兩
明蕩泉石花草不足數豈顧闕宮排銀牓宜乎

爛柯山洞志 下十

羽人開奕枰一子着破千年情無弦琴上彈啞
曲豈以黑白分死生樵夫浪遊亦到此所以心
醉忘其形嗚呼石橋吾家山二十七年人世閑
王龍在手不稱意聊復爾耳猿鹿間人生窮達
貴自適古書濁酒開朱顔凥輪神馬時一到瞎
風十尺青琅玕橋前老松作龍吼橋外古剎鐘
聲寒夢清俗耳攝僊氣息黥補劓完雕肝收羅
萬象付毛穎豪氣一洗相如慳何須窮荒訪碧

落石橋石橋吾到難

明 何三畏 華亭人 節推

曾聞爛柯事今見爛柯處凌空聳石梁僊駕憑
風御樵叟值圍棋坐石還蹲踞柯爛經千年看
棋不歸去當時歸去已無家子孫朋舊皆非耶
一局靈棋天地老恍惚徘徊住蓬島世人俗眼
那識僊僊人只在洞中天洞中隱隱通一線奇
光閃爍流輕霰寸念飛騰兩足前黻身直上山

「爛柯山洞志」 下土

之巔山巔石磶勢縹緲草樹蕭踈雲繚繞讀罷
科名姓氏碑衣冠塵土景物移不如山下一樵
叟弛擔息肩空所有頑然對奕臨清風袖手傍
觀勝負否吾曹携遊來此山爲言僊跡有無間
昔人尋僊萬餘日半日云何任往還無奈腰懸
尺寸組將迎奔走靡歡顏試與諸君問行徑官
者誰如奕者閑

黃廷試 南城人 節推

爛柯者誰子傳說山之樵捫蘿緣徑入不爲厭
塵囂幽巖偶逢手談客兩兩席草駐雙局面
應殊人世間旁有山童遺棗核鄉心頓起肯暫
留歸家倏忽易千秋亟向此中尋舊侶落花滿
地啼鳥愁從來僊俗相懸絕居諸不待芳華歇
秦皇漢武何其愚空向雲途嗟力劣我今與君
飛躡最上層翩翩把酒恣憑陵神僊冥漠不可
見碣來長嘯學孫登

「爛柯山洞志」 下土

張其惺

明空石棟千年杳柯爛青山跡何考閒雲冉冉
生我衣古樹蒼蒼語幽鳥當時已識一着先此
日猶勞清夢繞吸盡僊瓢玉露英松風滿徑秋
花老

宋 珏 莆田人 文學

石寶洞天最有名病起呼朋結束行肩輿出郭
看山穩漁艇沿溪渡水輕秋涼樹樹颯風雨郊

店炊烟日將午彈棋那見舊時枰伐木猶聞遠徑斧危梯百尺生綠苔恠洞千尋神鬼開油油雲氣巖中出習習仙風天際來摩崖直上窺天線一隙通明看乍見拍掌大叫稱絕奇傍觀汗落心驚戰更陟其巔窮縹緲足已二分垂樹杪欲挾飛仙與翱翔自唉塵緣猶未了山查滿路仙人菓手握一把食且坐兼飲靈源自不饑歸來捫腹皆言果野日荒荒纔移晷不知甲子今何是回頭遥望青霞關隔斷紅塵萬丈矣

徐　升 長洲人 文學

柯山十月行人絕太末城頭洒晴雪霜空木落灘水寒泉響沙波互明滅嗟余夙負向平致二十年來不得志裹糧南去問仙山宰尚絃歌邑稱治坐來三日令君香美人爲政指河陽同學少年今已貴相聞倒屣一沾裳定情抵掌歷山水猶自般懃問小史飲酣搖筆爲誰狂笑指柯

山作知已衝霜載酒甫游輪十里旗亭五里津渡頭立馬呼艇子望望青山絕四鄰捨筏循灘問仙墅莽蒼百折穿雲樹行盡沙陂不見人振衣千仞探靈嶼何處飛來片石横明霞爲洞玉爲屏樵夫舊曾傳姓氏仙童還對奕棋枰呼酒爵君君再奕願觀一局飡仙核立殘斧柄幾何時歸來猶自臨卭客

五言排律

唐耿湋

深溪人不到杖策獨緣源花落尋無徑雞鳴覺近村數翁皆藉草對奕復傾罇看畢初為局歸逢幾世孫雲迷出洞處水引入山門惆悵歸城郭樵柯跡少存

明鄭懷魁

谷鶯春宛轉驛馬日馳驅喜結青霞侶懸探碧

洞奇寺樓浮地矗峰磴倚霄危竈冷丹疑伏天深線許窺梁無台嶺峻世共武陵移火棗無僊核雲松有晉枝鴈飛常遶塔龍變迴留碑成毀看柯斧榮枯辯局棋悠悠千載事脉脉一心知誰信樵逕客乘風訪鍊師

顧隱之蘇州人

僊源纔廿里磽确路非難貧稱荷衣短行貪草屩寛聞禽皆入韻得友盡為蘭凍雪遥生白晴風不送寒吹笙邀子晉采藥問劉安逖聽窮幽響旁求驚遠觀雲深封玉笈洞暖閟金丹暗隙斜光漏陰崖斷蘚攢塔懸香象繞樹徒出龍盤絕磴虹梁豁豐碑鳥篆刊雙鸞經去久一局看來殘日暮躭餘醉烟霞興未闌

七言排律

明　金忠士　休亭人　侍御

戰龍松徑理遊纔除夕來尋八洞天屈曲廻還山磴盡玲瓏一線石橋巔忽聞靈竅非人力繞到摩巖薄世緣堪摘星精盈尺近恍躋月窟半規圓當時野鶴青霞去但見長虹碧漢懸孤塔搖風鈴韻落四峯拱剎樹光連似摽神島輿圖外未讓危梁鴈蕩前顧盼已清塵吏想追陪況復長官贊同鄉同榜玄心契明日明年樂事偏椒盤獻處窺金井竹爆聲中採玉田丹竈數堆經宿雨楸枰亂點入寒烟駐聲棗核方殊秘移影桃花句尚傳問俗公餘欣撲茂搜奇此地息樊牽共君賡唱昇平世過子嵩呼壽千千

爛柯山洞志　卜十五

萬曆丙午除日偕吳大參同遊柯山因題碧漢長虹賦得排律三十韻　丁未元日書鑴貞珉

徐日炅　邑人

填海鞭山事若何人間片石接明河擬將瀛島黿鼉湧分得天台蝃蝀過寶塔矗烟廻鴈度瓊樓駕壑與雲摩天鏤蟾窟靈光逈風梟龍松爽籟多灝氣凌虹舟的歷神工飛鷲碧差峩蕋宮銀榜真人駐芝檢琅函鬼物呵本爲塵鞅開福地故教僊奕幻樵柯雙丸晝夜驚翻局七日滄桑嘆逝波我亦乘閒問消息秋來扶筞到巖阿

爛柯山洞志　卜十六

雲霞明滅罨圖畫斜斜微茫翳薜蘿火暖竈頭然白石雨餘展齒印青莎何緣中散逢沆瀣聊學孫登發嘯歌窈窕無人麕跡亂嚶鳴隔嶺鳥聲和鶴歸渺渺棲華表鴻去冥冥絶網羅恰笑枋榆誇斥鷃還悲蠻觸鬪群蝸欲呼帝座應非遠彷彿天風散珮珂

五言律詩

唐 項斯

步步出塵氛溪山別是春壇邊時過鶴棋處寂無人訪古碑多缺探幽路不真蹤疑歸去晚清世果多晨

孟郊

僊界一日內人間千歲窮雙棋未變局萬物皆爲空樵客返歸路斧柯爛從風性餘石橋在猶自凌丹紅

宋 趙湘

僊人與王質相會偶多時落日千年事空山一局棋樹高明月在風動白雲移未得酬身計閑來學採芝

張羽

昔聞二僊侶對奕此高峯日月推移外乾坤勝負中冥心孤鳥過撫掌四山空應有傍觀者深憐着意工

明 余鍧 德興人 太守

彩虹落天際銀河橫鵲橋僊人鳧舄杳處士鹿門遙柯爛千年石松生萬壑濤錦筵來舊句歌吹入雲霄

毛愷 江山人 尚書

寶巖何所始卓錫自蕭梁僧有新支遁心同古定光結菴鄰白鶴煑石當黃粱試問王僊事棋經指上方

邵夢麟 少叅

城南僊境逈小隊早春過人世憐棋局風雲護斧柯地偏塵事少晝永鳥聲多便欲從茲隱山靈許借麽

共覽危橋勝僊人不見過祇因山下石曾見舊時柯往跡千年後浮生一着多劃然長笑發王樵今在麽

夕陽不肯任催人村市過無由便吏隱何必問
僊柯樵響下山杳棋聲入夢多醒來如有悟國
手果誰麽

徐萛 郡人沛令

雲去巖如洗鶴來松倍姸初春登上界大地出
真僊塔影穿雲杪棋聲絕耳邊登臨延竚久無
限好山川

爛柯山洞志 十九

徐一檟 邑人通政

爲苦塵囂染山中暫息機梵松巢老鶴玄圃長
新芝石室千年古浮生一局棋幸逢赤松子願
此結茅茨

午晴雲氣薄緩步扣僊扉雨久溪流急林深客
到稀青牛方睡穩白鶴正歸時早悟玄關訣飛
昇定有期

楊世勳 江陵人邑令

爛柯名勝地春日此閑行古寺山腰跨危梁石

洞横百年消一局杯酒勝浮名為語傍觀者知
誰負與瀛

朱朝望 武昌人郡丞

乘輿來僊境尋源幸不迷洞扃玄霧窅梁與白
雲齊仰覺諸天近遥看萬象低長生此地得何
用色絲携

吳之鯨 錢唐人舉人

洞敞天光迥梁虚秋氣過清閑一片石蕭散五

爛柯山洞志 廿

枝柯不是松濤落如何野韻多捫蘿雙屐健還
有最高麽

如此真奇絕誰人不解過霧凉新覆局石老舊
擔柯地僻千崖杳天空一線多僊裾彷彿動爾
我試看麽

秋月凉如洗群僊子夜過但携筇竹杖不帶採
樵柯道我塵心少還嬿慧葉多秖今除結習肯
許看棋麽 爛柯山舊有斷碑止存寒烟羃遠郊遥風没歸翼二語相傳是僊詩萬曆

戊戌八月廿日武林吳伯霖同友人程仲文門人徐明卿華遊此因記前句所成詩三章不足辱山靈也

譚禹謨 餘姚人 文學

着屐凌丹壑風雲足下過人如天上坐物改晉時柯林靄千層碧溪流百折多高吟空萬里入眼定誰麼

鷲嶺天邊矗鯨鐘雲外過落霞浮白螘神物護丹柯機少鷗鳧狎山幽麋鹿多只今秋磴上僊奕可看麼

閔文逸 休寧人 山人

天籟笙簫合僊靈鸞鶴過無緣留俗骨未許問樵柯洞古青霞迥梁虛紫氣多當年楸局散觀者似他麼

六言律詩

明徐一麟 邑人 山人

尋幽問渡清溪携壺與客扳躋境僻渾然世別蹊深每爲花迷塔陰高矗雲上橋影斜連漢齊一自棋殘柯爛來今往古頻題

細路穿蘿屈曲虛梁映日玲瓏松際孤巢老鶴雲端隱度疎鐘洞含重暈霞彩林醉千章葉紅何必桃花流水秋山吟眺堪同

徐日炅

謾詫生無金骨白雲偏屬儂家峰頂天窺一線巖前樹擁三華地迥棋消永日詩豪酒汎流霞此入天台不遠清谿好待胡麻

仄嶺烟迷鳥道飛泉雨迸龍湫筇杖醉擕度險葛衣冷不禁秋洞古凄迷丹篆闕虛彷彿青牛石上一枰猶在山中七日堪留

七言律詩

唐 錢 顗

春郊雜沓擁紅旌爲訪僊踪笑傲行雲徑直從深崦入石梁宛在半空橫巖邊瑶圃新開出洞裏芝田舊種成羽客一枰無復見青山留得爛柯名

宋白玉蟾

擘破紅塵覓紫烟爛柯山上訪神僊人間只說

爛柯山消志 下廿三

無閑地塵裏誰知有洞天竹葉影繁籠藥圃桃花水暖映芝田吟餘池上聊欹枕風雨瀟瀟吹白蓮

趙 抃 邑人少師

賢庚九日去尋山牽俗毋由得附攀換世昔傳僊局久登高今喜使車還平原豐稔農歡勸犴獄空虛吏放閑從此爛柯聲價起爲留佳句落人寰

毛 友 邑人學士

自古稱傳石室山浮生遐邇往來攀雲霞縹緲真僊境歲月清閑不世寰棋局靜中涵道體洞天深處蓄心丹賡歌酣醉忘懷處帶得清風兩袖還

陸 游

籃輿訪客過僊村千載空餘奕局存曳杖不妨呼小友還家便恐見來孫林巒巉絕秋容瘦樓

爛柯山消志 下廿四

堞參差暮氣昏酒美魚肥吾事畢一菴那得住雲根

趙汝騰 尚書

清溪繚繞樹蒼茫中有虛無廣莫鄉可笑僊官分黑白不知人世幾星霜今朝携我遊霞洞他日須公作石梁此是晦翁之九曲武夷精舍盍商量

范 冲

石梁傑出望南洲登覽從公破旅愁棋罷未應消一日人歸無奈已千秋塵纓自喜臨流濯車轄仍逢好事投莫恠神僊近如許當年此地絶深幽

秋風吹上景華天醉夢醒來一灑然萬木林泉招我老百年風雨復誰憐頓除熱惱初無病剩買安閑不用錢尋得青霞是歸處謾修巖穴小乘禪

爛柯山洞志

王士熙

神僊玄妙詎難量瞬息人間白晝長一局棋殘天不夜百年塵刧海爲桑石虹駕霧靈鼇湧羽觀尋眞舞鶴翔政有郡矦多好事滿山風月盡中藏

王　瓚 陝州人 龍游尹

僊界無人藥草肥白雲鎮日掩柴扉不逢僊子敲棋局猶見樵夫上翠微曲徑嶢岩龍背轉寥天空澗鶴群飛海桑變幻眞閑事且對芳樽謝俗機

明　閻　鐸 馬嵬人 太守

露拂雙旌曉未乾斜陽駐馬一追歡青山不雨雲皆白緑樹驚秋葉半丹落帽客來空吊古爛柯人去漫興歎巖花休笑登臨晚倉問民間稼穡難

吳　錫 開化人 員外

爛柯山洞志

名山不與衆山同此日登臨眼界空曉色凉分瑶草露天香清散桂花風明時誰謂無高士雅量爭誇有詎公四美二難難再得何妨終日醉顔紅

張正和 南昌人 太守

洞雲深鎖望中冥萬里風烟接玉京人去棋殘僊蹟遠水流花謝墅光清層崖帶雨多增色芳草長生不記名回首索然風景暮尋無分討慰

平生

林有年 莆田人 太守

寒雲飛翠落輕袍石磴攀天疊疊高鶴舞晩風迎洞主花含春意笑詩豪宦遊不減青山興問俗應憐赤子號鄭重柯山今日會深杯何厭醉僊桃

徐霈 江山人 布政

流水桃花夾岸開戰龍入路即逢萊石根蘿月

爛柯山洞志 下廿七

棋聲遠天上松風僊子來千仭長虹橫碧落五雲佳氣擁銀臺考亭一泒還方寸雪液黃芽空浪猜

梅魁 參軍

遠上柯山石逕迴凌凌慧窟白雲偎長虹倒掛千岸古疊巘橫穿一洞開柯爛棋邊經世幻花飛石上幾春回僊人跨鶴歸何處惟有松陰帶月來

諸鐈 學博

僊人奕後歲千秋訪勝因過此地遊翠壁倒懸佳氣合白虹高跨亂雲浮榻中樂事今何在溪上胡麻可復流假爾一枰更数代何如塵世且優游

鄒察 邑人

春晴覽勝入山遊僊洞寒松翠影浮遶徑桃花剛半吐傍岩瑶草復新抽林中鳴鳥供清聽石

爛柯山洞志 下廿八

上殘棋醒醉眸戀戀有情忘去路披雲鎮日卧丹丘

趙師聖 建昌人 學士

姑蔑城南問爛柯籃輿踏翠晩來過岩前雲擁杉松老席上棋敲日月多四野秋光浮澹蕩半空鐘韻遶嵯峩僊人去後餘殘局風雨山深長薜蘿

胡來朝

遠寺微茫淡晩烟尋真共結碧山縁孤峯斷處
渾無路一線開時另有天莫恠靈棋能爛斧須
知朝露好求僊人生婚嫁何時畢却恐回頭是
暮年

曹光德 黄岡人 節推

古洞陰森草似烟侵衣翠色隔塵縁漫譚棋局
能消日却羨雲霞可接天碑斷苔深微辨字山
空僧老郎爲僊由來楚客傳招隱肯使浮名誤
大年

劉巨安 紹興人 都閫

僊人何處弈爲歡此地空餘石洞寒虛塔高標
蒼樹杪飛梁横跨白雲端柯隨節杖成龍去徑
滿松花飫鹿餐最喜明時容吏隱不妨長嘯躡
層巒

吳鉞 南海人 郡博

姑蔑僊人去不還空留石洞在人間樓臺縹緲
雲千疊岩壑縈紆水一灣極目諸天同悵望側
身塵界阻躋攀依稀似有尋真路傍晩松風響
珮環

物外相逢喜盍簪萬峯松竹動春陰斷柯去日
空成夢遺局于今似可尋閑向洞中消俗慮豈
隨塵世論機心悠悠往事餘千古落日長風思
不禁

陸德漸 鄞縣人 邑博

誰把青天一線通寰中日月自晴虹靈槎倒挂
飛雲度磴石層穿碧霞空夢落棋聲迎梵響酒
醒柯影接桃紅遺枰自是千年色可覔僊樵嶺
樹東

王德乾

乘興探幽事可論逍遙一局出雲根洞中日月
人難老世上輸贏客自奔岩實有天通一線烟
笱無地長群孫棋枰柯斧俱成幻今古惟知片

碣存

陸應陽 松江人 文學

人代滄溟一局看洞門雲樹望中寬殘星半落秋枰老絕壁孤懸鳥道寒天外送青來片石雨餘飛翠濕層欄勝游可更山陰伴酩酊斜陽興未闌

徐日嚴 邑人 太學

天涯萍聚即交歡況復携壺上翠巒絕壁嵯峩

霞氣合長松縹緲籟聲寒僊人尚爾留殘奕王子何緣得大丹我亦探奇興不盡夜深秉燭更盤桓

孔聞音 邑人 博士

登高直上翠芙蓉絕勝龍山興自濃試問樵柯何處是不知僊奕幾時逢太虛一點天通竅下界雙壇風送鐘把酒酣歌忘落帽盤桓賦就撫孤松

程 暦 邑人 太學

松杉夾徑草蕭蕭況有香風逐野樵百尺危橋懸洞口千年古寺落山腰斜窺石蹟疑天近細數谿流覺地遙一自對棋人去後誰將日月此中消

鄭上進 邑人 文學

九日登臨古洞偏洞門深鎖薜蘿烟白衣貰酒孤雲浦黃菊窺人一線天絕磴留連恣遠眺荒

碑磨洗認前賢不須更覓王樵斧兩腋清風便欲僊

余敷中 邑人 舉人

飛虹迴迴石爲門烟雨霏微晝尚昏苔濕故應連礎潤林幽常自帶雲騫我從榻下交徐稺僧向籠中識李藩缶壑於吾原不惡薜蘿深處正堪捫

僊橋秋色俯氤氳短褐相將隔世棼刼後碑尋

飛載字吟邊鐘落萬峰雲何年石室留丹檢幾處籃輿入紫氛更擬重來分一壑多君爲勒草堂文

應臬

紅樹青林宛轉通洞門高敞亂雲中蕭森已覺非人境開鑿渾疑是鬼工落落數星殘局在寥寥一鶴碧天空獨憐下界凡夫骨縱有神僊豈易逢

袁繼愈 邵武人 龍丘令

天開靈洞少人知王子逢仙事亦奇棋局尚存柯已爛曆蓂何限坐來移樵踪得度雖云巧雞犬飛昇未可期古刹重新歸德遠峯回池淨兩相宜

王紹科 邑人

長日看山信杖藜到來靈境合幽棲猿聲響竹風生谷鳥道連雲石作梯彩筆尚淹迷洛社青蓮已踰證菩提啣杯笑指蘿林月清輿冷然出虎溪

林雲鳳 吳縣人 文學

青霞洞古白雲連尚說王樵此遇仙背倚遠峰如鳳舞面當高阜似牛眠房廊寂靜惟聞瀑竹樹陰森不見天靈跡有無何必問閒叅老衲醉中禪

徐升 長洲人 太學

丹梯千尺引仙源忽駕飛虹敞洞門一局春風彈甲子半醒歸夢失乾坤坐移松影敲殘月閒取桃花指斷魂不信滄桑元是幻幾回清淚續啼猿

方文烈 邑人 舉人

何處神鞭疊石橋摩穹紫翠鬱山椒虹光亘嶺垂千仞塔影凌虛逼九霄槎泛不妨遲客問筇支自合去人遙五年塵土須教洗累月山行伴

牧樵
盤廻丹磴矗虹梯洞裏尋眞客徧題沸石澗喧
流上下絆松藤拂影高低經研柱史玄訪妙論
出蒙莊物始齊何處霞披汎青靄桃花千樹武
陵溪

葉秉敬

曉出城南舒遠望柯峯未見巳開顏到來隔岸
桃花夾渡過深林柳葉般半里樹中十里月一
重巖上兩重山祖洲喜與家鄉近何事樓船去
不還
山從崇梁翠拂烟若爲不掛碧溪邊虛浮世外
疑離地接引人來直到天舉步躋攀閶闔近回
頭斷絕葛藤纏祇今便是蓬壺路莫復聽碁亟
問僊
晨與霏雨點春衣浸眼明暉翠色微遠見細眉
彎月影近知高洞跨雲飛寒生草滴珠薕隆峻
撤烟開玉帶園靜聽巖中僊欲語故教閒寂鳥
聲希
徙倚巖前步武寬笑談連袂倚闌干虹隨雨合
晴猶在風到春凄夏更寒寂聽無聲翻玉局倦
行有草代蒲團會心禽鳥親人處遠憶僊都路

渺漫

徘徊澗壑數新花芒屩逶迤帶白沙春雨度林千百樹閒雲流水兩三家雙松龍戰聲無住線天開淨不遮寂對冥眸賞適遍輞川圖畫謾相誇

披烟向日出寒村石碎蒼苔屐齒痕山寺孤峯清伴枕玄庭空沼冷迎門風吹高響雲間調露滴清香月下樽莫道經秋彫落後細看秀色滿

乾坤

步出郊關紫氣濃厲深揭淺躡仙蹤來時驚聽風生虎過處方知松戰龍寂坐洞中留暗月高擎杯底浸寒峯依稀鶴背疑相似却入深雲異王容

深澗青迷野草鋪高低山徑滿樵夫翻雲秘局聲猶在坐石低攢聽得無清露濕簾朝唳鶴細霜寒枕夜啼烏刀圭應向黃庭覓澤畔追風苦

瘁癯

一來山畔便忘塵瞬目揚眉意象親巖樹謳呼聲切切碁枰指點味津津聽經虎宿林前月悟法狐歸葬後春物類尚堪言外悟參徹應屬個中人

莫道仙機久寂寥殷勤度世意偏饒黃粱夢向碁邊醒赤壁烟從柯畔銷更遣清風涼刺骨還邀明月照通宵英賢只理登山屐痛殺當年王

子樵

塵世紛紜變易頻千秋不朽是何人自將定性參天地聊借翻碁遞主賓秦鹿漢蛇柯斷滅莊鵬鷃鶴局常新試看石洞枰還在閱歷山間幾萬春

誰將妙著問仙翁不與塵凡鬬智同對壘開盤如面壁弄丸敲石似談空涼炎變易寒山外今古銷沉冷局中一自樵夫柯爛後癡兒抵死決

雌雄

登山蒼翠好婆娑嶔鍪乾坤醸太和霧下虹蜺蟠玉刻石銜烏鵲綴銀河與傾玉醖千杯少氣吐文光萬丈多追想僊樵成四友西山日落且高歌

盡日徘徊意未灰夜深還臥碧雲隈有情花偎行邉盡無數烟巒夢裏來月浸羽衣高跨鶴風生棊局暗鳴雷清宵寂寂聞天籟轉盼東方曉

色開

共喜巖前翠染衣誰知山下逗僊機低憑苔石從天降高仰虹梁挾雨飛夜月遠描青錦麗曉風吹送緑雲肥若逢樵叟仍相問棊罷何緣更欲歸

蓬萊絶世屹㵞蹤迥隔塵凡未許通愛爾山靈親鄙俗引他樵子作僊翁雲横眉彩分雙月雨帶腰圍現兩虹靜裏反觀清遠甚不須遐想御冷風

鳥雀無聲野翠叢奕棊清響動松風已拋生死乾坤外肯鬬雌雄白黒中爲破世情休苦戰故將僊局示真空當年樵子堪玄悟不語傳心頓發蒙

登山共想僊人至政使僊來識者希盡掃萬言懸妙訣獨拈一着度僊機無心樵叟凝眸是有智高賢轉眼非千載還丹何處覓空山惆悵倚

斜暉

十九路途紛逐隊三千世界碎微塵僊人掌上翻星斗樵子山中識漢津政就局邉搥破局肯令真裏溷迷真無端世眼重添夢還向殘棊往問頻

僊着從來喧宇宙問予何事却棊枰但看山水琴中出不似烽烟棊上生腰下樵柯寧再爛橐邉塵核漫留情丈夫獨抱回天力肯與棲雲雞

犬爭

許國誠 晉江人 憲副

共登玄室愜清歡誰信炎蒸氣轉寒虛席洞天如有待爛柯僊子杳無端坐依松石臨風嘯盤薦蕈葵向日飧栗興更從層塔望漫題詩句付高巒

陸 律

福地人傳自昔年出郊騎馬爲探玄梁横白石

千尋磴路入青霞八洞天爛斧殘棋空想像夕陽流水尚依然浮雲世事從今古磨洗苔碑認昝賢

胡應麟 蘭谿人 孝廉

布襪芒鞋興未闌天風吹客上層巒僊山七日柯初朽人世千秋局未殘塔影半摇蒼靄暮鐘聲微度白雲寒龍肝食罷知難老咲揖群真駕紫鸞

日遲亭詩 有序

葉秉敬 邑人 叅政

日遅亭者吾郡太守維西瞿公之所創也公下車政清民化暇日登爛柯山喜其清幽爲樹一亭以代石坐亭既成拉郡丞若木劉公别駕謙所鈕公共爲主而招吾鄉四泉余公觀我徐公毓華葉公并不佞共爲客飲于亭之上晨而往晡而歸此亦一時勝事也爲賦

詩以記之

洞天寂寂淨無埃雨掛虹邉石徑苔一自僊人騎鶴去更無樵子看棊來高冠映日飛雙旆長袖翻風倒百杯誰似使君頻弔古翠亭新築撥雲堆

風清化洽倘閒庭滿志躊躇秘發硎 已芾甘棠供召茇還撐大厦庇山靈青添石壁雲棲棟綠點珠簾雨上屏五月落成堪避暑可無百里聚

賢星

余國賓 邑人倅政

亭畔徘徊花正濃俄看旌旆向雲衢溪邊野渡
人猶蟻道上高車馬作龍後路兒童爭擁竹前
山僧寺驟鳴鐘到巖徒步相携手遂使山夫盡
樂從

角巾野服喜偕行倦倚新亭語笑清一盞香爽
春後雪兩行歌吹柳邊鶯午風習習林無暑暮

爛柯山洞志 下四

雨霏霏花有情盡日追隨忘去路孤舟一任水
邊橫

徐可求 邑人

促席銜杯意味濃清談把臂笑從容明開雷閃
昏時晝瑞靄風和夏日冬冷徹翠茵憑短石暖
噓絲管伴長松亭高不礙斜陽駐悲谷頻催到
下春

爛柯人去已千年野草山花一旦鮮五馬却迎
僊駕到三台共喜泰階連舉杯高吸雲端月倚
檻低憑樹抄天賓主勸酬成勝事提携陪列竹
林賢

葉其蕃 邑人廉憲

日凝洞口色朦朧石壁亭開照碧空崟織松筠
關翠雨朗開擋幌度疎風牽衣低語襟懷別把
盞高吟意調同慚愧木瓜無以報習池歸借醉
山公

爛柯山洞志 下四

閒亭高起碧山秋却似元龍百尺樓水捧謫仙
輕頖面墨淋草聖重濡頭日傾欹嶺雲爲屋風
動深林山作舟興盡下坡相送處樹聲清逼虎
溪幽

日暹亭詩

西蜀瞿溥 郡守

翠疊崔嵬玉砌通花濃松逕拂蒼穹山銜半璧輕雲外樹繞長虹細雨中洞冷僊風傳笑語句殘明月下長空最堪吏隱纖塵淨丘壑多情伴醉翁

公餘野望愛冥搜舊蹟覘恢勝景幽古寺尚華天日曉新亭春靄洞雲浮披襟曳屐行還住撖

爛柯山洞志 下四二

席摳衣去復留回首巫山何處是暫將石室作并州

廬陵劉以昱 郡丞

訪俗因過玉洞邊群公載酒共留連雲深片石松筠老地迥雙林日月偏置奕逡巡追往事忘機耿邈懵塵緣何年試跨緱山鶴飛遶靈巖一問僊

幨帷十里度郊坰況復新開巖上亭拂檻雲光高下白飛觴霞朵往來青陰陰松蓋浮僊幄歷歷秋枰伴使星漫許謳聲動幽谷一天清籟總堪聽

松陵鈕明綱 別駕

洞門雲鎖碧苔橫會合僊樵出世情龍虎贵逆甞火棗烟霞窟裏聽秋枰山空鶴去杉松老草閣亭開鐘磬清相對一樽傾日暮披襟兩腋欲風生

爛柯山洞志 下四三

漸看世外有奇觀僊徑登攀興未闌絕頂八風來席上青天萬里入眉端連雲石壁臙脂濕掛月松筠翡翠寒澡浴紅塵清不滓笑談饒得大還丹

初夏徐鄭諸孝廉招遊爛柯山

七閩戴熿 節推

蠟屐招携度翠岑石梁汱滲共登臨苔封斷碣無窮事花落空枰有賞音迷樵一瀠秋月冷爛

柯千載洞雲深等閒世態如棋局此日烟霞愜
夙心

懸崖窈窕覆玻璃石乳當年誰刷剤洞裏僊翁
烟裊裊亭間太守日遲遲泉流曲澗疑聞唄鳥
哢幽林似詠詩看取問君還幾着白雲如幄自
猶臾

四詠

吳安國 長洲人 兵憲

直攀絕磴倚高空萬疊芙蓉在掌中恍聽鸞笙
來上界只疑鶴馭引罡風蒼茫自與人寰隔呼
吸真看帝座通搔首忽驚雲霧冷欲從何處問
鴻濛 最高頂

僊界雲扃路可捫洞天銀牓舊曾題空濛室閟
烟霞古朗豁門臨日月低松壑遠吟千籟合蓮

城晴擁萬峯齊何須採藥天台去流水桃花過
別溪 青霞洞

削壁誰橫百尺橋中開石扇倚山椒虛傳白鶴
歸華表獨見丹虹駕碧霄兩腋清風乘汗漫一
尊涼月對逍遥蒼烟古洞空僊蹟人語深山半
采樵 石梁

半榻松陰局未移立殘樵斧不多時不知人世
千年刲消得僊翁幾著棋塵夢且隨蕉鹿過機

心猶怕海鷗疑秪餘片石傳靈境閒拂蒼苔讀斷碑　僊人碁

屠　隆　鄞縣人　主事

振衣絕頂頫長松下見溪流瀉石淙穴逗青天纔一線路通紫邏引千峯煙中落日明秋磴木杪罡風散暮鐘彷彿僊音呑靈籟不知石髓幾時逢　最高頂

虛敞人間此福庭坐來神骨覺清泠青霞盡日

封千尺冊室何年鑿五丁不見金童來洞府曾聞石匣隱僊經願携床竈雲中住白木長鑱采木斧　青霞洞

突兀飛梁倚太空聳身步步入雲中虛疑上帝開銀界實有僊人駕彩虹秋入松風生颯爽夜深岩月吐瓏璁渾如採藥天台路海色蒼茫認梵宮　石梁

僊奕難同凡着論樵人應自有靈根星辰數點盤中落日月雙梭局上奔觀罷俄驚爛柯斧歸來何處訪兒孫幾經刼火都無恙千古空山片石存　仙人碁

五言絶句

局上閑爭戰人間任是非空教採樵客柯爛不知歸　宋朱熹

局棋空勝負世事幾浮沉斷碑踈有字老衲久無心　明鄭公奇 興化人 進士

僊界一日内人間百事非何如棄柯斧袖手坐觀棋　徐慶雲

爛柯山洞志 下四八

上上空山石于焉採靈藥世人萬刼塵洞僊棋一着　江樊

爛柯山勝神遊數載前僊踪不可覓習靜且逃禪　李德

古洞嵐烟濕蒼苔石徑崎山僧時出定爲語客來稀

無心軒晃趣有意探幽奇絶勝棲眞處盤旋不計時

舉步塵寰遠禪房語寂寥機眞隨證果無語對嶕嶢　程元錫 興人 學上

洞裏方觀奕人間巳刼灰僊凡無異術都是此心來

爛柯山洞志 下四九

爛柯山志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徐日炅撰日炅後改名日曦浙江西安人天啟壬戌進士爛柯山在衢州府城南三十里因晉樵者王質遇仙觀棋於此因以爲名日炅居與山近因纂輯晉唐迄明詩賦襍文以成是編

東天目山志四卷西天目山志四卷

〔明〕張之采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天啓元年杭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西天目山志八卷》提要

修天目山志序

余嘗讀山海經穆天子傳洞冥大荒諸書竊謂神奇恠誕郭子橫東方曼倩其人詼諧欺世語乃以余所聞如龍門禹穴鴈宕天台四明五泄粵之羅浮蜀之峨嵋楚之衡齊之岱洛之嵩燕晉之太行五臺名嶽勝區雖遊屐未理每一展卷芒鞋剌剌欲動眉宇間未嘗不雲煙栩栩也至於吾閩山之勝有武夷水之勝有九鯉夫亦童而習之矣今

守杭杭有西湖六橋三竺列在几席徑山而外東西兩天目飛舞而来佳麗鬱葱瞻睇匪遥治事之暇披輿志以玄對比於昔人卧遊藉用為快西湖志近似太備徑山志戴禹航稍稍點定

東西目志尚多簡略而西志又刼於火天目既為錢塘祖山龍盤鳳矯厥維本原探奇者旣名乘之湮而問守土余無以應矣因是次第增緝其闕遺寧弟樹色山光溪流刹影滿目菁華即

石骨碑版墮崖卧碣恠禽奇藥斗折蛇行苔蘚之所蒙叢鬼物狐祥之所宫窟畸人散木之所材不材而金中之金心中之心非非反反之流變洗呵殿鼓靈鼉鴐霓旌飛鯨石署書顔額坐

桐着句躡長庚眉山之逸蹤縮率更南宫之極筆收拾且盡山水固奇夫亦有因之而愈奇者子横東方曼倩而在其所稱述應作何觀千秋臭味設有與同微當把臂入林則卧遊於天目

之嵐篁葑渚間領翁斐潛渺之意不直余一人之為快也而守土之責愈知免矣是役也相與綜校余同寅徐司馬公田仲陳司理公維立檢閱諸學博孝廉暨郡邑弟子員蒐獵獻公仁和生張之采有專委焉庚申之冬至辛酉之季秋及朞而告成

閩中孫昌裔子長父書於

郡齋之雪堂

東白山志序

浮玉西山以名刹著聞散見野乘西浮玉遊屐競往紀載紛披東浮玉諸勝僅附見邑史從無專志蓋兵燹之後梵宇琳宮盡於灰燼即有古樹奇巒雲根丹竈若滅若沒黯淡於榛荊蕩莽之區境緣情移騷人閣筆至使問奇者憑吊咨嗟采俗者頋瞻靡據如黃寓庸公縣志叙有同慨也夫峰頭瀑布洞口

流泉帝子分經乃有天目設令東西偏舉兩目之義何居且捫蘿躡磴徑山一帶懸而弔之安石蕭遠坡老山谷與佛印左許諸人記臂入林一特奇語千古風流山光水韵亦自入火不滅寧遂遠遜西山哉人亦有言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如紺宇珠宮特絲竹屬耳烟巒瀑雨中名流風韻彷彿與偕則泠然清音也會心

自遠尋問山水頗當索莫幽寄豈敢為政隨人品題況王跡肇興名賢輩出臨邑霧區甲勝它治予蒞斯土心竊向往之東南半壁要與西北並垂不朽天地缺陷尚須吾黨補苴其冥之也爰屬諸生裒之參稽纘其概復與二三友人亂次訂校亦既爛爲成帙付之剞劂昭示來茲清音玄賞計必有與吾共之者矣旹

天啟甲子歲上元日西湖守
汶陽李燁然文若父書
於有美堂

東天目山志序

山川草木蔚皇其精英之性而光怪幽奇踴躍而見于世大都得之紀載所傳至傳而不盡傳有可傳而不傳此其間可遇而不可強其必遇東西兩天目不知開闢來幾千百代代不知幾名履亦須幾名守遊焉而一再涉則已矣予不佞守杭惜西志之簡脫

而又滅沒于火也耶而增輯之蓋傳而不盡傳者也東之雲巒烟樹不滅于西而志則絕無有可傳而不傳視不盡傳者又一境界矣與張生方

謀為合志時當入覲不果春來復有治水之命幸嗣予守者崔汀李年兄朐盱二酉筆搖五嶽成未竟之緒而一日千古豈伊異人任哉纫同事

諸公扶節若纖操翰如林試起而佐其筆墨之華嘗令山為高川為深草茁木芳而亦青亦黃林光為蕩左右映而樂也融融不異步虛經臺之

上臨流瀑巘之前徐而跂立玉徐而眺西方徐而引盼于香爐玉柱翔鳳紫霞之巔一展卷而得之矣雖然予尤有進焉紫陽赤石之姿湖上嵐

巒之色徑山雨竹之韵與兩目並稱轄内奇勝庶幾合併一志更足千古噫嘻予不佞纔一言之而雲霞光怪已拂拂爭鬣眉宇矣是所望於寉汀年兄者不獨一天目之東峯而已也

閩中孫昌裔子長父書

東天目志叙

嘗思吾黨自髮燥俛首授書晤言一室千萬里外之山水千古以往名公之詠題神往而口誦之如東西兩目一行爲吏鞿屐麈生則畏此簡書詩人若爲余解嘲也向同陳維立年兄與西志之役煙巒之色繚繞衣袂至東志孫鳳林公有其意適鶴汀李公嗣守敦然纂輯得未曾有夫兩目之勝雖一朝夕其間豈乏鍾青之管足發靈異而志乘

久害且兩目新裁必須兩名手而始成後先搽節究然合轍余兩人亦復兩際其盛不可謂非遭會之奇矣東目撓刹總由貽明帝子與西山大半相似已略盡西序中第西多點綴得之人工東幸本真寔維鬼斧絕頂見日初出瀑布噴雪晴空東之勝西兩者為家其他洗眼池冷々沁骨東西各踞其一分經臺止剏於東昭明庵則西之增設非其初制也古今標識如白樂天蘇子瞻百代罕儷風流太守至今有西方美人之思然兩先生皆以刺杭著名山水譜牒尚遺我公豈兩先生不欲獨擅風流俟後來之雋嗣徽遺韵乎因知湖上諸山不第生於斯者人以地傑即繫籍領郡夫亦庚越擘倫余兩人從事一方與公更迭搽舩進視蘇白領郡時出遊拈句未聞寅屬與偕不似邀為寡儔乎則信乎吾黨遭會之奇矣

謹序

天啓甲子歲春日海陽徐文龍

田仲父書於如水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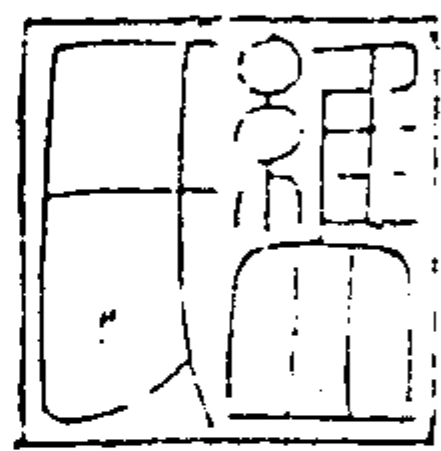
東天目志序

古今山水佳勝抒寫于文人之筆花墨韻一一可按而知也是故滕王閣以子安之序而傳戲馬臺藉宣遠之詠而著永州雖勝厥有柳子赤壁固奇曰得坡公山陰脩禊于右軍采石噉杯於供奉代有名流增勝弘巨茲者臨水之有東目視潛陽之有西目一山兩峰靡容軒輊西志燼於火業已重脩而東志未有特刊霍汀李公委命蒐獵爰責

梨棗一然已寒之灰一樹未建之幟雙眸并開萬象並闢一時逸事千古勝緣青葱雲樹若公為之點染攢坑鷲嶺若公為之蹠鑿瀑雨流泉若公為之淋漓金碧梵剎若公為之藻繪而揮雲無天排海無地者又若公為之振衣為之擊楫僊々乎為之泳游而長嘯玄都茂林洺公揮灑精華頃披銘鐫競爽文人筆舌間神工鬼斧若假之靈煥為雲霞燦為星日而川之光岳之秀應接不遑余不佞雖夙有筆墨之興而大雅在望雄篇載陳欲言若捫而已勉附數言仰酬

明命

天啓歲次甲子花朝陳懋德維

立父書於思過署中

東天目山志小引

天目兩山自昭明帝子分經得名實始於東而西目點綴勝之遂有刋志一修於阮于厚再修於潛陽徐父三修於鳳林孫公東目兵燹之後僧寮絶少好事者仍增飾於西而不復加盼睞於東況紀載不備山水之奇韻

不見湮沒於荒煙積蘚間宜矣邑侯黃調吾嘗修邑志東山巒刹附見什之二三時予把玩亦謂差快迺崔汀李郡尊甫下車慨西志之既成而東南半壁望之削色爾委張友去浮衝寒雪入山廣搜獵獻之公所余聚族而謀凡有聞見手錄而投之奚囊以歸未幾志成但見葱葱者巖巒潺潺者流泉金碧散耀者寺刹芒鞋紛錯者游屐據梧坐桐而短咏浩歌者逸客之與騷人種種奇賞皆昔無而今有讀罷而爽然失訝然而驚且喜可知也昔王岵雲公祖有言東目志乘脫略峻極幽槩之致爲西山所壓制

炯炯兩眸人故抑東而昂西山覊之不平如此吾爲紀平之嗟嗟公有平之之心徒托諸游紀而志乘之脫略猶故今得崔汀公創獲之兩山之不平自此而平雙飛並舞較之兀突孤聳不更奇也哉

甲子春邑人兩目高金體書於

石鏡山房

修東天目山志述

東西天目並峙競爽鳳林孫郡師既修西志仍有東志之命而崔汀李師嗣守吾郡適觀成屢申命有加夫李師天縱異才壯之以筆墨高妙之氣復飽之以墳籍瀉蕩之以煙谿雲樹棐牘既清據梧寫照琴聲鶴韻兩兩倡酬斯亦千古絕調矣么麼小子猥堪驅策乎辱命之及敢不急承甲子歲春日策蹇往臨安既易孺約同行不果青山遇濟中張五禺於途把臂道故流連旅次遺以二詩晚至臨見婣臨父寄榻化城寺寺僧靜虛師徒蕭貧有禮骼遂升志其字讀書

藏經閣邑雋也相與夜飲次蚤謀為天目游矣天目夙稱浮玉東浮玉在臨安之辰隆鄉去西浮玉二十餘里脈相聯峯相望也西自天目村入由昭明庵登山東自青嶺橋入由紫陽宮李村登山俱會於山麓之第一亭迤邐而上六七里皆砂雜土而成路相距里許各有小亭至山之半有亭曰觀瀑對山飛瀑幾百丈二行俱下遙見噴薄縣崖潮虹莫可名狀自觀瀑亭而上兩有石磴左右亦復松楸森秀拾級數十為垂虹橋別有瀑飛數十丈若霧霰亂落侵人襟袂再上數十步古杉高十餘丈大幾十圍與西目山中

爲火災者類聞此杉亦相繼而災兩山神物若有影
響非偶然也再上入大寺山門爲大雄寶殿矣時特
建輪奐殊異殿之兩楹原有藏經閣焉殿內鉅鐘鑄
自宋屢易不就一女子適來投金環於爐遂成去不
知其處人以爲大士所化鐘旁兩耳仍有環隱隱亦
大奇事大殿左有祖師殿奉寶誌公禪師像殿之下
千佛閣唐銅佛千尊大半爲遊人挈去右伽藍殿禪
堂方丈向亦楚楚可觀萬曆間盡付一炬低徊太息
山寺之興廢厥維人造先代名公題詠剝落殆盡摹
榻無由怏怏爲甚殿東折登岡轉下爲黑驢庵相傳

希大師持修是庵病卧不起止一黑驢與俱遠近化
齋以驢至其門皆知從師所來也負糧供師卒以爲
常夫畜生具佛性人顧頑冥毀律後身甘受泥犁可
勝浩嘆南有平溪庵過庵漸崎嶮不堪杖履又一二
里有玉澗泉泉水清澄可鑑鱗石幽然雜篠叢棘之
中而趣韻自遠又南數里則觀瀑亭所對三瀑處也
瀑各有池皆可攀蘿而至踞池仰瀑濺沫撒沒如銀
河倒瀉聲如雷色如雪即烈日如在重陰而晶光的
爍可喜可怖予猶記游九鯉湖見瀑此爲差勝第不
知匡盧頂上赤城霞起處視之何如又不覺仙仙乎

神往矣再上西殿殿制軒厰中有白定佛三尊北宋
接引大士一尊皆宋元物色西上爲普同塔又上爲
煉丹池池上爲分經臺昭明帝子分經於此臺上三
松鼎立各高廣十餘丈蒼鬱偃仰如虬龍嘗蟄起風
雨中二株拔本飛去其一僅存一見乘時變化一見
歲寒貞操予因之而重有感焉庵以上三仙頂相距
各二里許無復松椒亭構之觀與西峰頂大略相似
然而無西目之巨石似障似屏似鍔裂似虎蹲獅吼
亦無西目之奇松怪石巒巖院塔勝築名梵點綴蕭
但至於東峰之高於西山迥踰百尋杳然天際凌晨

扳頂見日初昇如脂輪出海金光萬道天界忽開俯
揖東山則安石公殘碁折屐風韻宛然轉顧大滌由
拳天柱葛仙玲瓏諸山則東坡山谷之奚囊佛印之
卓錫左元放許邁之藥爐芝釜依稀叢篁落照間蓋
東目未嘗不奇也況瀑布晴空飛瀉西目所少而雲
容霧態山頭瀚海東西之勝又難爲伯仲一日之登
涉千萬年之志乘與千萬人之卧遊在此役矣鉛刀
小技謬代匠斲唯名師進而教之乃可遠垂謹述

虎林張之采去浮父述

凡例

一東目從無特志張友去浮秦委來敝邑探討幽秘不佞鐙復博訪遠稽不遺餘力若夫塢工視成則邑令事也

一東西兩目景物大同題咏互見向時修西志者期于點綴山靈多以東目之勝并入遂令考核無據茲去浮別白其槩而斷斷在東目者仍入梓中其可已者略芟一二不欲觀者之誚其複耳

一題咏得之郡邑志諸名公文集及寺僧壁間士大夫詩卷扇頭或郵筒見及未有不急錄付梓此外即有佳什非耳目所及以俟嗣刻

一叅校學博孝廉茂才皆與校西志諸公間有邑中一二名儁不復載恐不盡載反滋同異游屐題咏次序一以來游之先後爲次一以得詩之先後爲次兇書工數手較難畫一年商爵里槩不及問

一志稿一一奉郡尊諸名公閱訂方刻悉如張去浮刻西志時奉訂于孫太尊也並不敢以意增減是在諸名公鑒原

令華亭姚　鐙識

東天目山志

志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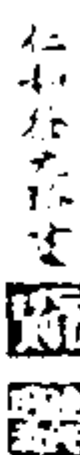
圖考

張之釆曰嘉陵山水駈來道子之毫秦洞桃花幻入陶家之記故按圖撫景則萬里非遙據籍徵奇則三山若披讀張子偉之疏錄敵宗文少之臥遊良不誣也惟玆東日頦映由峯峯巒上出於星躔欵嵜異態淵壑下積於地軸歷落殊形飛瀑鳴風怳鶯虬之千丈分經沈棘惟走鹿之數羣自非呵護有靈能無剝蝕都盡以是冥搜遺乘確訂新圖縮重巖於尺幅挾之則客杖可尋壽剞墨於名山藏之則地脈不朽從來人傑能顯地靈藉手史氏之三長遠垂名區於千

祁郡尊爰志圖考

仝華亭姚　鉉識

東目總圖引

東志竣按圖僅尺幅不盡巖壑澗谷之奇與賓友徐田仲陳維立謀總圖之外取佳勝處分款寫照倩筆繡鐫而志亦復增繪合刻蓋兩目原是一山況俱餘昭明滑名不知世人孫為之分而謂予巧作之合遂為古來未有之創獲斯亦足愉快矣

汶上崔汀李𤏡熙識

觀瀑亭山隱張瑒和先生題又呈語
虹亭來自峯頂布瀑如白虹下垂派雲泉雪浪濺冰壺康州羅先生絕句千尺飛吳破空白雲堆裏寫長虹崔汀李公亦有題句銀濤濺沫穿青塢冰萬花珍嘆赤城兩花遙肖　右瀑布垂虹
為垂

海陽徐文龍田仲父識

東田分図一

東田分図二

杳廻光房里餘竹木淺西
白雲往來作藤蘿名曰
白雲窩
悟道松
森秀層疊晝長
樓雲凝露
山痺沉霞韻崇窺
右雲窩深瑣
常熟宗奎光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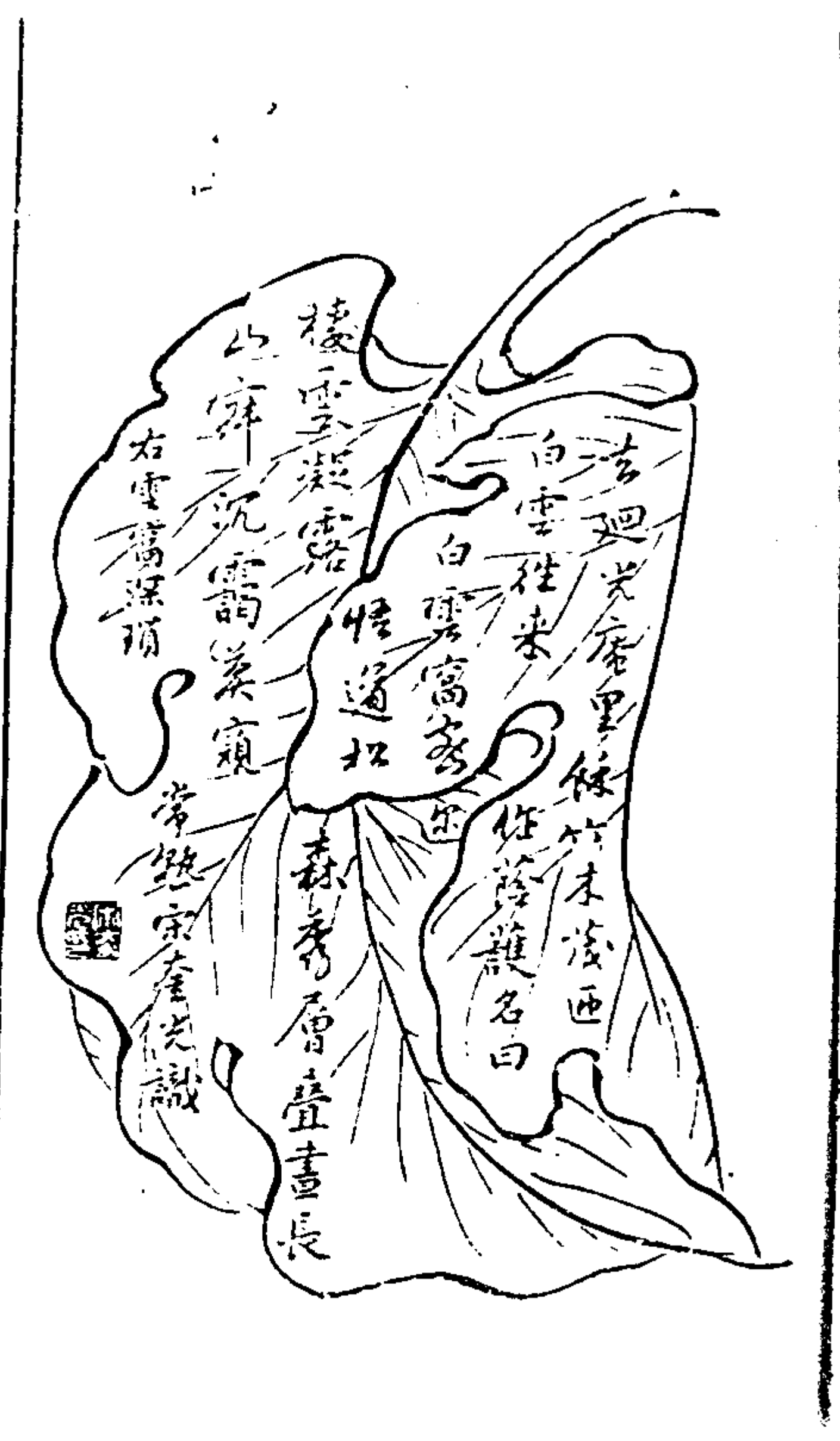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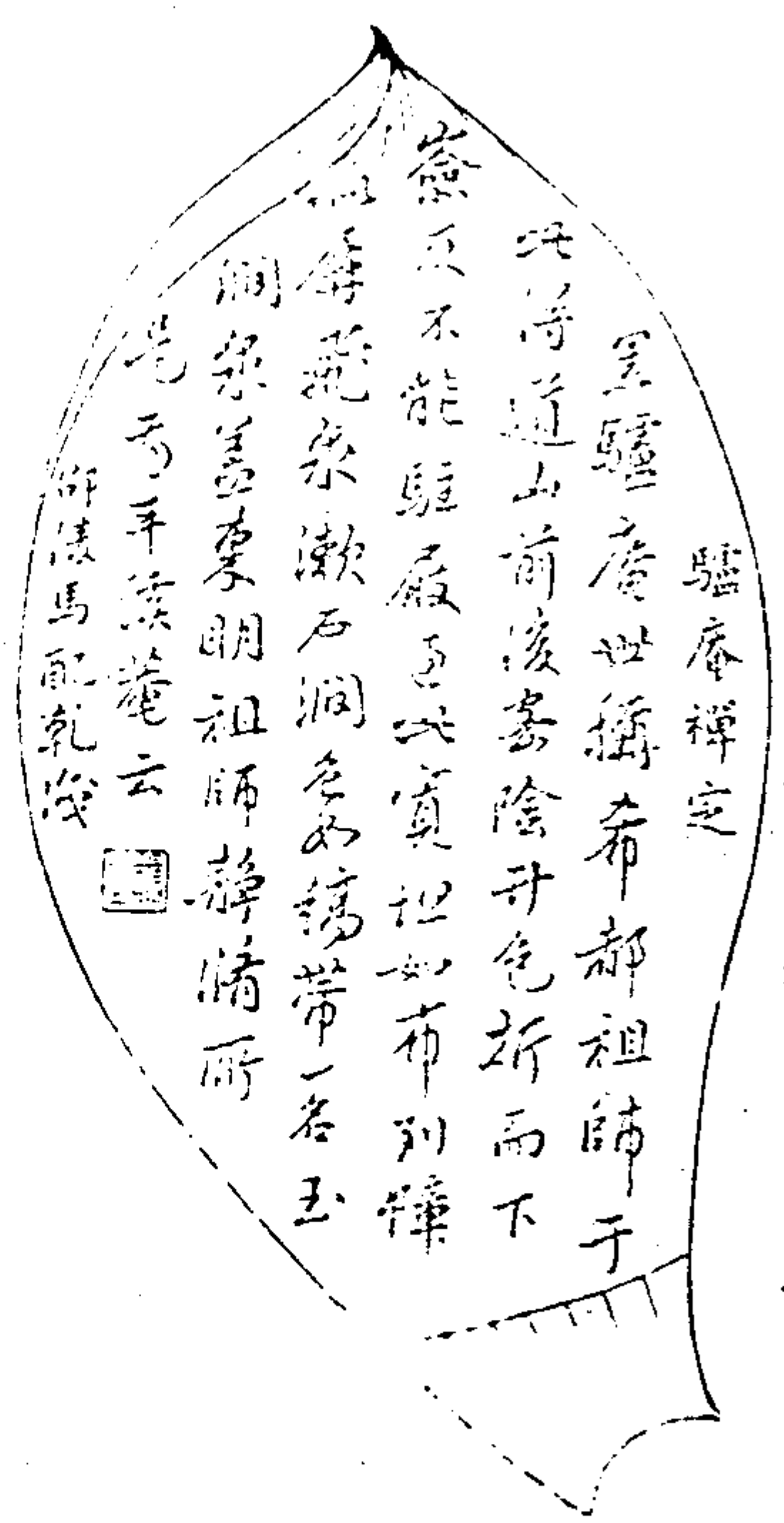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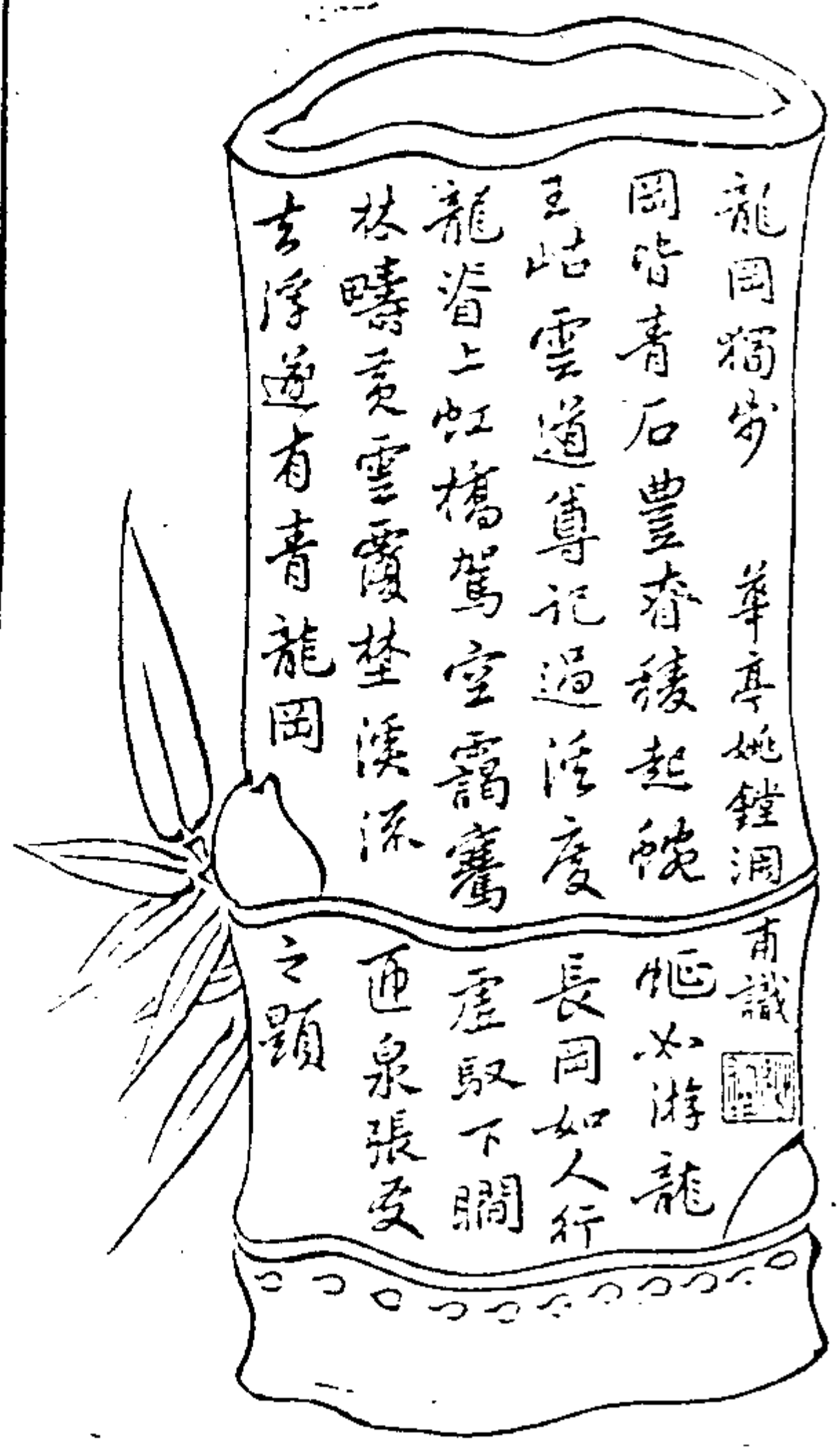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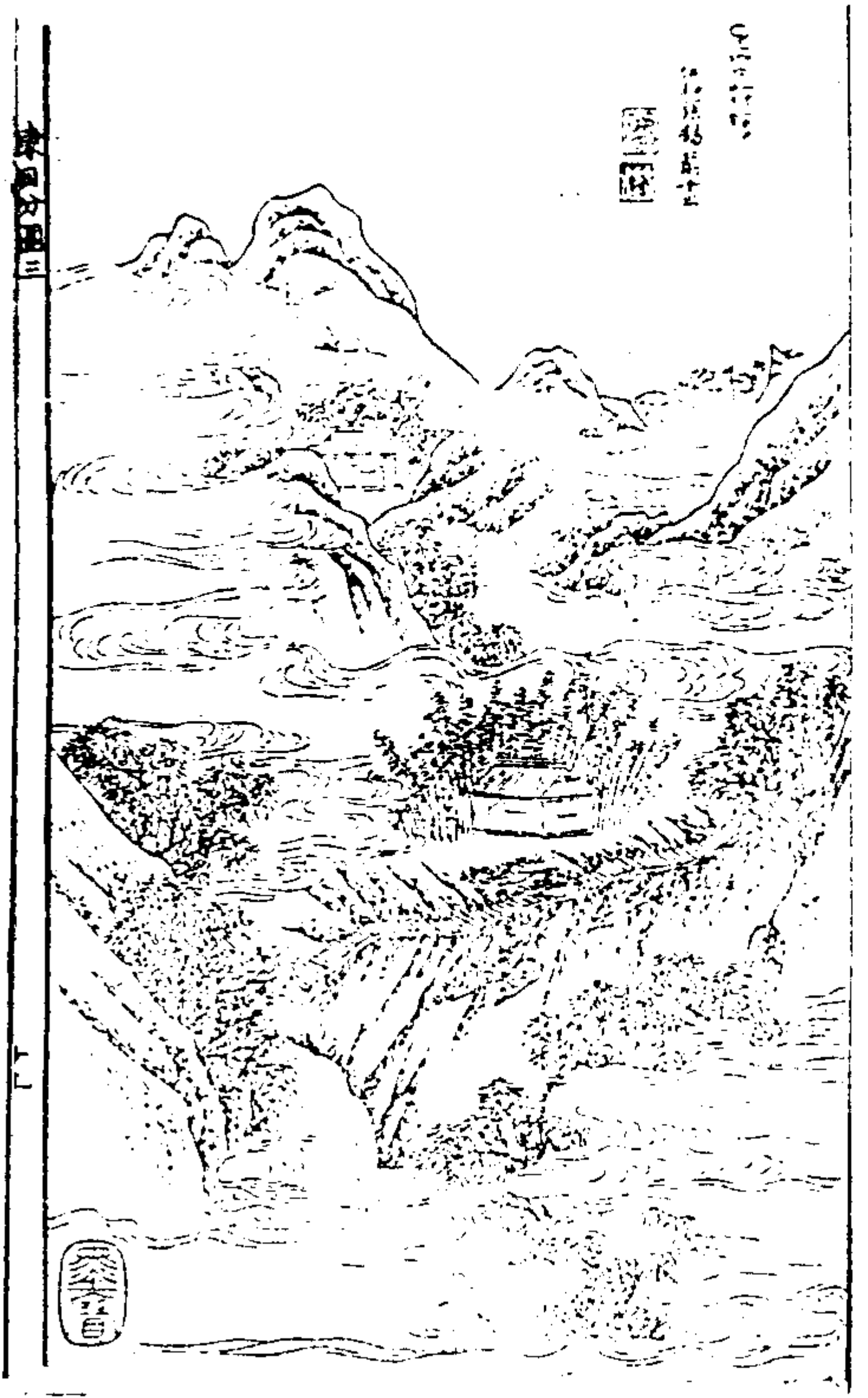
東田分圖三

龍岡獨步　華亭姚鏜洞有識

岡背青石豐脊稜起饒㠘如游龍
互峙雲道尊記過渡度長岡如人行
龍脊上虹橋駕空霸騫虛馭下瞷
林疇覓雲霞埜溪深西泉張受
去浮道有青龍岡之題

東田分圖四

驪磨禪定

冥驪磨世稱希郝祖師于
此浮道山前後嶺陰升色祈雨下
蒼天不能驅嚴互代貢担如布列禪
繼舒藏泉漱石澗色如綉帶一名玉
澗泉蓋李明祖師靜修所
是千年霖菴云
郁儀馬配乾識

志以類事圖以寫形既總列其概復分
析其凡試一展卷不異扶筇躡磴寓屐
臨派則諸鄰師之懿摹也

甲子上元仁和張之釆謹識

西湖守李燁然文若父輯　　郡丞徐文龍田仲父
司理陳懋德維立父　校

考

按去邑治五里遞東爲五柳山峯巒秀拔上有平原俗傳陶淵明居此八百山以彭祖壽八百得名十五里爲靑山東南爲獨山琴山鶴山公山姥山大滌山道經爲二十四洞天名曰大滌玄蓋之天其麓爲九鎖山再上爲聚仙亭爲洞霄宮朱文公熹俫李丞相綱神主俱在焉循爲道緣石吞則大滌中峯許眞君

於此上昇再南爲黃山乃洞霄宮之祖治南爲功臣山以錢武肅王塚得名轉東爲由拳嶺西南爲葛仙翁山錢嶺山玲瓏山卽東坡山谷佛印勝游處琴操墓在山之肩上經石門有醉眠石三字乃坡公筆轉南爲剡借亭玲瓏西爲九僊山玲瓏北爲九州山垂霤山晉許邁嘗築精舍遞西爲保錦山西山鳳凰山蓋飛翔衆拔肖鳳軒翥虎頭諸巖皆祖天目山雄石屹峙麓則有昭明庵東目始此鐘磬堂龍王祠則次第而見稍上馬公亭且止亭將軍峯碎玉坡碎石堆又上觀瀑亭瀑布泉垂虹橋昭明禪寺千佛閣定觀臺洗眼池悟道松棲雲殿分經臺煉丹池黑驢庵平溪庵白龍池池上有飛橋池外有寶珠峯夜光臺龍鬚嶺仙掌山井戈山扊嶺治北五里爲玉壘山集賢山宋元間出進士十八人故名東山卽謝安石高臥之處極北爲大山黃山東北爲鳳笑嶺勾山徑山通天目之東北峯分東西兩徑多野竹間以靑松陰翳可人右轉爲靈雞塡卽聽端禪師說法者繞之崇巖環嚮名勝掩映奇人逸士之蹤鳥篆蝌文之秘在在寫靈峯峯生韻蓋不獨天目一山突兀稱奇而已

掌故集云東西天湖從臨安入疎谿可行高峯和尚

道場在焉山中寒氣早嚴先冬而雪山僧九月卽不敢出二月後可通行

高僧傳云天目亦名天眼其高與天柱廬阜等相倚匹上有二湖謂爲左右目登陟險阻數日乃到嶺頂而東嶺更高

太平寰宇記云山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水因山曲折東西巨源若目故云天目東出臨安爲大溪溢東流而爲苕溪西趨於潛爲紫溪合桐廬之水以滙於浙江

唐子霞云天目山亦名浮玉山上有兩池若左右目

連亘杭湖徽寧閩三千里有養生之藥著草先花
皆名著仙經山有銘勒石在龍石東銘曰列岳霞表
羣峯霧裏翠滴峯巒名不可記所著有天目山真境
錄
吳興記云天目山極高峻嶺上有泉水甚潔東南有
瀑布下注數畝
蘇子瞻表忠觀碑云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
萃于臨安
王十朋東坡詩註云李堯佐云天目山在臨安縣西
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圍八百里乃神僊所居

大明一統志云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爲道家
第三十四洞天山下兩峯若左右眼
薛應旂天目山志天目山在臨安西五十里高三千
九百丈周八百里亘杭宣湖徽四州道書謂此爲第
三十四洞天有東西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如
目左屬臨安右屬於潛東西二瀑布濆注爲池名蛟
龍池又有上中下三池池上有潭如仰箕曰箕潭箕
潭溢而入者曰上池懸崖五十仞上有石壁如門其
環流而下者曰中池垂崖三十餘仞噴湧如雷懸流
而下注者曰下池其深莫測溢於大徑口小徑口又
西南流過於滸會於苕溪經紫溪踰七十二灘會於
桐廬以入於浙江
敘曰禹杭以山川名勝甲吳越開而山發孕於天目
水濬源於苕溪嘗陟大仙峯之巔岫雲兆雨揖見步
蟠天竺諸山氣朝西湖六橋波映沃衍錯繡亦大偉
觀云
記曰宋趙以全天下依錢氏一隅錢氏實以臨安一
旅闢之錢成而趙敗杭屢受兵燹而臨安屹然無恙
天目雄峙東西至今稱爲郡邑發祥之地
張之采曰昆崙爲兩目祖山司理陳師敘爲天目大

宗黃山爲小宗良然表忠觀記云龍飛鳳舞萃于臨
安苕水出焉此指東目無疑蓋嘉湖諸水皆由東目
苕水又名霅水臨安故老謂陽水爲苕陰水爲霅又
謂水入太湖者爲霅故太湖有霅湖之名及細查蘇
子瞻外紀註云苕水出浮玉山大率一水二名總之
苕溪四水之一名耳四水合爲一溪曰苕曰前曰餘
曰霅合而有聲曰霅要之子瞻必無誤并記之
又聞高兩目先生云五代陳武帝霸先仕梁封陳王
竟代梁有掾在東目山郡邑志不載燬復滅沒無可
蹤跡姑記之以傳疑可也

仙釋

張之采曰舍利光滿祇林瑤草清分縣固駕慈航者菩薩馭瑞鳳者眞人異喆若非高僊靈鳥簡知擇木惟茲東目景占勝場分野托於越都紀名見於道藏故繚繞雲中常五色且紛披香外散千花仙侶由是誅茅僧寮因之寄榻藥爐丹鼎澗邊流芝草之葩寶塔晶宮月下翻琉璃之影照明洗眼而池始於東帝子分經而臺肇於此其他名鉢代有玄宗或卓錫而關掩空山或下捧而獅吼絕壁五燈交映佛國之日月重開八正流傳異域之乾坤再造故縣匡睿谷在

在侊鳳沼麟洲即莓蘚苔斑宛宛瀉玄津甚雨郡尊爰志仙釋

今華亭姚　鏜識

仙

籛鏗

即彭祖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爲大夫善內視採補之術商王慕之令宮女侍璽受其術遂棄官去隱山中享年八百因號山爲八百山其墓見存鄉人建廟於下後子孫去竹爲錢氏武肅王鏐其裔也

左慈

字元放東漢末人有仙術奇幻莫測仙傳多記之嘗游天目諸山至九仙山修煉丹竈具存

葛洪

字稚川號抱朴子嘗至玲瓏九仙南山等處棲遲又至東天目坐松頂上號悟道松分經臺側有煉丹池至今在焉

許遜

字叔達一字遠遊句容人太和間入臨安遍游諸山茹芝辟穀丹成天降白鹿下迎而去

徐五眞人

兄弟二人號大徐五小徐五大曆初於東天目山學道上昇梁乾化建大清觀即今紫陽宮又

在石室嘗見陰靈怪氣生於白晝乃其修仙煉
丹之所

徐仙姑

徐五眞人之妹隱於東天目山北有石庵與深
坑相鄰形若道家輪藏中有柱至地四面環空
姑於此成道冲雲而逝

釋

蕭統

字子雲武帝之子五歲能遍誦五經好讀書著
文天監六年立爲太子以葬母丁貴嬪被宮監

鮑邈之譖不能自明遂懸憤不見帝與其臣崔
張歷天下勝地來邸安東天目山禪修取金剛
經分爲三十二節心血以[illegible]書目俱瞽禪師誌
公導取石池水洗之一日還明復於西目山取
池水洗之雙目皆明不數年帝遣人來迎兵馬
候於天目山之麓因建寺爲等慈院後請封於
貴池縣卒於昔遊十二年壽三十五謚昭明

寶誌

梁大同元年蕭太子統來東目山修煉請誌公
住持今東目有誌公堂

希都

方外僧也宋乾道間來東天目山誅茅築庵於
北嶺峻坂下數百步

東溟

善詩文有戒行展聖僧也自北來東天目山築
庵於平溪

法鎧

毘陵趙姓生穎異稍長棄舉子業獨理無生之
旨後至武當山遇異人指令習止觀法一日有
省歸謁達觀禪師於皖山師深器之與落髮取

名命閉關於東目分經臺拾橡栽雲號澹居與
本如湯霍林兩公時與之倡和

張之采曰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千巖競峙而以與爲
標萬壑爭流而溟渤爲滙是以問水必窮其淵藪山
必求其祖今此古杭風推與行重岡複嶂環海襟江
波疊兩湖夜吐蛟螭之霧雲迷千嶂朝飛蘭桂之香
爰迺地維實由天目三潭映玉雙嶠侵星峯則有仙
掌寶珠兼修垂虹雲霧水則有煉丹堆玉更誇瀑布
龍池懸崖構塔截壁爲梁巢雲會見梵雄拔宅代稱
玄俏林光晝翠巒靄朝青皓鶴喜霽而爭翔玄猿苦
寒而共嘯矗立者東南半壁縹緲者雲水洞天仙觀

霞在人間勝境不殊方外非是落紙繪煙霞之色何
以展卷覽流時之姿藉手名椽彙成寶籙郡尊爰志
巒泉

令華亭姚　鏜識

天目山

郎浮玉山大藏經謂宇內第三十四洞天名太
微玄蓋之天太平寰宇記山緣水曲析東目巨
源若兩目故曰天目舊志云梁昭明太子分經
此山目瞽洗眼於泉明一目後歷西山又以泉
洗之目悉開故庄曰雙清東目屬臨安去治五
十里

馬公亭

去麓三里昔令馬叔芳建因以名其亭

且止亭

馬公亭上三里行人暫憩焉取行行且止之句

青龍岡

自亭上山十數里青石一路委蛇曲折中稜立
起望之如人在青龍脊上行張之采至其處因
題其名云

將軍峯

峭壁數十仞如蹲踞又如甲冑而鷹揚健武雄
如冠軍在且止亭上一里

碎玉坡

散日耀之作蒼碧色亂玉飛花陸離光映

碎石堆

將軍峯上一里石如豆如拳如豕如碽堆積如

小品山頭

觀瀑亭

遥見噴礴勢如飛虹亘天建亭跂望聳人毛骨

張陽和先生題

瀑布泉

高倚斷崖下臨絕澗泉自白龍池瀉疋練來空

眞珠亂灑名曰東崖瀑布

垂虹橋

橋架兩峯泉自峯頂瀉下白虹倒飲亘天入澗

匉訇砰湃聽之神爽大是奇絕在觀瀑亭上數

十步名曰西嶺垂虹

洗眼池

泉出石竅冽而甘地窊竇合閉宛若斲成昭明

分經眼障以此浣去一經洗濯千秋著名

煉丹池

在分經臺旁葛稚川煉丹處流霞擁雲茹松飡

芝自非凡境池之水潦深不滿尺大旱不涸仙

人是處者靈異有以也

大仙峯

由分經臺緣崖攀蘿而登十數里則天目絕頂

也四望浩森江海吳越一覽間躚躚然欲仙矣

雲霧山

大仙峯頂平衍壘石數十處名仙緣石將登雲

霧窈冥渺茫不辨昏晝恍疑身在天際

白龍池

即徑山白龍讓地於端禪師避居此池下有洞

兩旁石室可容百餘人中有龍池深不可測興

雲作雨雷電作隨旱禱輒應

飛橋

四面皆峭壁危崖懸橋架空似仙人飛駕瓊軿

玉澗泉

在飛橋下泉流出瀑碎玉濺飛藍田難種碧水

澄映名曰玉澗飛橋

寶珠峯

圓靜秀媚環視青林黃葉綴丹點碧如珠如璣

燦爛峯頭光可照乘

龍鬚嶺

山產龍鬚草虬鬣飛動宛欲騰去故名

仙掌山

相傳有仙人隱此既歿而壁裂指飛昇夜從空而墮故有上下板村今名板塢然掌之爲名張之采曰應是山尖銳出如指立云

井戈山

舊云蒼嶮陡絕以行者如負戈入井之難故名張之采曰必里諺也意者山峯支戟縱橫如弋深陡窈奥如井耳去西北六十里交安吉州

墁嶺

十里交於潛通西天目又開一洞天矣靈勝玄都千載雙美此嶺脈絡如環

寺刹

張之采曰匡廬雲霧猶存六代之林句曲煙霞尚存三靈之宅千年黃葉寺多在名區半版白雲扉常開勝地豈伊浮玉乃乏精藍縱無桂棟蘭橑瑤瑗亘自成法界何必金甍翠瓦施寶座即有慈雲象侶晨參儼恒河之見岸鯨魚夜吼驚覺海之生潮下隨磬之巢烏來散花之天女聽經雛子皈依紺目容前持果雁王宛轉白毫光內鐙傳薪續不妨宣大教於西來月熾慶昌亦可纘法眼於南土幸今宰職前代空王選靈光在共筆端寫勝刹出諸掌上梵宇弘開洞天

再闢都尊爰志寺刹

令華亭姚　鐣識

寺剎

昭明庵

昭明始參禪處遺像儼然去望天橋數百步登兩目者於此取道

鐘磬堂

在滕槃亭上堂湮既久山人猶時聞鐘磬纍焉有聲亦仙蹤也

龍王祠

宋淳祐間禱雨立應御賜額雩祈公廟俗傳每歲秋率一日風雨如車馬旌幢隱隱雨冥中謂山神與江神會云

昭明禪寺

由石梯而上古木森羅中開數畝忽開寬爽圓祿巳久臨安黃令創緣新之左誌公堂右方丈禪堂募疏議建未就寺原有閣閣中銅佛千尊現金色相宋元時物寺災而閣無害亦大靈異

定觀臺

去寺數十步僧守心建於潛令康侄林自化令吳之瑗題

廻光庵

以洗眼池得名兩目迴光千山普照題出山陰張陽和手

悟道庵

庵廢今止有一松名悟道頂平圓如蓋昔與人葛稚川所棲至今森立路旁

棲雲殿

去迴光庵里餘竹木茂匝白雲往來時作蔭護嘗名曰雲窩有磁大士一尊色相如生人可愛可禮

分經臺

即昭名分金綱經處瀑飛月夜宛宛帝子往來臺上臺有萬年松三一爲雷火所摧二柿立臺後靜室數間澹居師修道處

黑驢庵

宋乾道中僧希都建養一黑驢甚馴出入與俱僧病驢募緣供之忽爲虎噬僧檄召虎羣至噬驢者伏罪僧叱曰死者巳矣貸汝後毋再犯至今臨有虎患山獨無

平溪菴

永樂中僧東溟建巖泉錯瀉滙於小溪至此有

石如砥砌布平流風行如縠

夜光臺

此臺若對寶珠峯而言則掌中熠爍林光夜曉若對廻光庵而言則雙眸炯炯照且使星山中十八景其一也古多題咏今廢

日觀亭

在仙頂最高處曉起見日出海底脂輪乍飛光華萬狀張之采曰此亭向來遺蔵予聞之高兩山先生因往觀焉識其處并列其槩名勝峯頭廣添倍生精采矣

物產

張之采曰培塿撮土不生松柏之材里井塵囂豈蘊璠璵之質地靈者物昌氣厚者產良所繇來已東目絕壑千尋縣崖萬仞深林叢薄蔽日遮而無光瑶草奇花瑞霧滃而不去欺人豺豹白晝常蹲負氣蛟龍青霄每出永絕樵漁之跡時廻隱逸之車間或運斧茂林萬彙之叢生無烖張羅澤畔五死之孳息愈繁夫且騂牝三千不止桑蔴萬頃嗚乎見苗茂於春田殖大兕於沮漆況瓊芝瑤草直擬玄圃之芳朱雀青鸞冥弋琪林之翮倍足發皇靈秀更將擅美東南郡

尊爰志物產

令華亭姚　鑨識

黃汝亨 寓庸江右督學游岳太守錢塘人主事
李燁然 鶴汀杭州太尊汝上人修東川志
沈朝煥 太玄少參仁和人
阮子孝 弄予南京武科給諫錢塘人
徐文龍 勉念杭州郡丞休寧人嘗修東天目志
陳懋德 雲怡杭州司理崑山人嘗修東西天目志
張　淶 文東十四歲舉孝廉錢塘人
張京元 蟄山江右學憲廣陵人
沈大綬 雲石太守會稽人署邑學事
張汝翼 但蒼嚴州郡丞仁和人同四子之采之標之禮之杰遊之采因有青龍岡之題

黃象鼎 調吾邑令閩人嘗修邑志
姚　鐙 虞廣邑令華亭人爲工部輯目山志
宋奎光 爲霖孝廉常熟人
嚴　錫 允丞孝廉歸安人
商維濬 半埜光祿會稽人
閻啓祥 子將孝廉錢塘人
馬配乾 益吾於潛令楚南邵陵人
陳堯典 成宇於潛令廣西人
呂胤礽 自檢孝廉於越人
龔五鉉 華茂仁和庠生

張　墉 百常錢塘庠生
阮貞道 易齋庠生於潛人
趙元會 明卿選元與高茂高同房於潛人
俞昌祚 茂叔中龍同康生士陸讀游仁和人
張之采 去浮仁和諸生以修志來游

凡游無詩者不及查載有詩不經游者不載有詩而游不識字號里宦者不載本邑人非遠游不載其後游者俟嗣載

令華亭姚　鐙識

詩文

張之采曰游子忘歸弄清暉而寄歎幽人獨往欲升升以裁詩迺因景而益舒詠以情而倍麗是以金繩玉柱豪生五色之花雲嶺虹峯望切九仙之境不有墨妙幾負山靈粤惟天目之東允矣人寰之勝文章韻領時載筆以來思禪侶儒紳恒蹐躡而至止或臨流命句或坐石寫懷或望遠寄吟或升高騁翰豈後先之合調實今昔之同情故雖若劍銀鈎錯落蛟龍之字塵封玉笈沈埋蝌蚪之文尚堪掩映林泉自爾邪回星月藉如椽之筆垂巨麗之觀不第一時自可

古郡尊爰志詩文

令華亭姚　鏜識

東天目山志

西湖守李燁然文若父輯
郡丞徐文龍田仲父
司理陳懋德維立父核

詩

嚴休復

瀑布

剡剡長空白晝寒林光開合逐流湍無端泉落驚飛霰電掣風馳碧玉谿

白樂天

東目

宵向西山看月明東山游屐幾縱橫隔溪樹樹餘秋色巖得煙霞名利輕

蘇　軾

游東目諸山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常如憶舊游更欲洞霄爲吏隱一庵閑地且相留

洪咨夔

東目過西山有感

西山許邁無人問只說東山有謝安富貴光明貧賤晦世情從古兩般看

又

折屐碁邊情易厲持螯箏畔淚難禁何如拍手招元
放玉室金堂深更深

張爽

東目望蛾眉峯

天目本自佳橫眉清更好不效越蛾顰不因漢時掃
嫣然麗儀容誰能妬其巧宮中好爲圖見此應絕倒

顏廷渠

大仙峯

浮玉東峯雲作梯到來但覺衆山低葛仙丹穴池長

滿帝子經臺路不迷風落松花堆鶯嶺泉垂虹影入
若溪琳宮如傍青天伴夜半金雞海底啼

王亮

大仙峯

大仙峯頂足煙霞乘興爭隨博望槎天創名山開兩
目海當勝地獻千花會無客子凌孤巘恰有毘盧誦
法華欲取丹泉瀹仙茗蓬瀛何處是吾家

許讃

臨安道中望天目

天目雄西北回頭勢若臨翠岑籠紫霧白鳥撞青林

十錦風光麗三吳樹色深路人頻指點王業久消沉

劉紹恤

送友登天目

九日初逢菊未開不須重九卽登臺憑將天目千山
色故起中原二子來白鴈欲過霜葉滿玄猿常卧洞
雲隈遙占劍氣雙龍合豈愧相如作賦才

羅萬化

東目

駿馬勝空碧玉浮白雲携我上峯頭江遙百里煙波
澂松護千巖翠靄稠觀瀑亭前銀漢合廻光庵外崇

虹收醉來夜臥依星斗絕勝乘槎博望游

瀑布泉

千尺飛泉破碧空白雲堆裏駕長虹此來莫惜躋攀
力須信天關有路通

分經臺

千年寶刹枕山腰帝子經臺路轉遙趺坐談玄風正
寂夕陽斜趂下層霄

宿東目峯下

靜聽松風奏夜琴一樽傾倒歲寒心朝來日煖堪歸
咏時得流泉助好音

張元忭

秋日訪友登東目

誰道西巖獨擅名最憐東目逼人青千峯過雨浮空翠一徑穿雲入杳冥月色正逢秋夜好琴聲况有故人聽老僧乞我留遺墨到處鐫將石上銘

觀瀑亭

蒼崖千尺白雲垂噴雪驚人八月時却憶年來觀瀑處匡廬天目兩稱奇

迴光庵

法眼由來徹九旻無端知見自沉淪而今更洗天池

水萬刼何緣染一塵

白雲窩

峯迴遙見白雲飛又傍松蘿過嶺西試問白雲何所似隨風到處是禪機

馮夢禎

東天目

一徑排空遠應憐最上層參差峯翠立隱見海波興天逼風尤勁地寬雲更蒸鳥飛應不到長嘯對山僧

昭明禪寺

羣峯行不盡天半識禪扉古木陰垂地高雲冷襲衣山僧能款客鉢飯亦忘饑帝子遺經在淹留恣夕暉

分經臺

帝子分經處荒臺儼未傾三松寒作蓋千嶂鬱爲城白日齊梁遠浮雲旦暮生人來明月夜彷彿見吹笙

下東目送友人先歸

悵悵東峯下胡爲風雨歸萬山看不厭一水忽成違寂寂倚春盡依依逐鳥飛西天初夜月不得共徘徊

蔡懋孝

東目

萬峯歷盡路重回一逕遙從天上開瀑布淙淙來上

界白雲冉冉出經臺煙嵐遲日乾坤變草木先秋雪霰催閶闔可通吾欲問酒星何日謫三台

楊鉉

偕友游浮玉山

浮玉煙含無數峯追隨叔度不支筇巖前翠靄千林鉢杖底深藏萬壑鐘臺列分經開菡萏虹垂瀑布暗芙蓉况聞佳句同坡老恍在巫山十二重

徐桔

徑山來觀瀑亭

攀蘿躡蹬上雲岑風景撩人興不禁石送飛泉晴作

雨龍噓涎氣晝生陰懸崖絕壁千山隘翠竹蒼松一徑深行到峯頭最高處恍然爲我洗塵襟

安希范

垂虹橋

飛流萬丈界青葱疑決星河瀉碧空迸散寒光珠映日飄飄素影練含風靈源已辨若溪出勢遠應超震澤中支策石梁看不厭呼童携酒亂雲叢

高㦿

游東天目和月龍韻

迂道野蘿縈荒雲斷午風聽溪環耳肅避石屐痕重

日溜空中色山多入倒容層危逢絕處榛徑又斜通

又

預摘天香入好詩樓臺清冷鏡空時斗噓㟝氣文章潤畢度流波草木滋直上五雲風袖大倒歸三舍玉驄遲斯文擬與同光國巖壁魚吳勁采思

游東目仝袁文榮公游和韻時年十八

白雲扶我上天目助我靈光看萬峯絕壁捫蘿懸赤脚際天摩日倒長虹高中有像黃封在崖斷無聲金磬空平崗鳳舞隨龍去兩翮秋風一望中

馮大綬

東浮玉

天目東峯倚太空秋深躡屐御長虹琅槳亂噴青天雨珠箔橫翻碧海風勝地自應棲化鶴高蹤誰不羨冥鴻同來詞客俱陶謝賦就明珠落掌中

分經臺

日暮棲遲處分經臺上松吟風聲細細龍月影重重鳥下窺遊客雲歸帶晚鐘探奇吾未厭煙際採芙蓉

王㦸

觀瀑高處望凌霄峯

高登喜雨坐僧樓共語茶杯意更幽萬丈龍潭飛瀑

倒五峯鶴樹叢雲收碑含御製侵苔碧經啓曇雲花拂勝秋還擬凌霄好風月海門東望大江流

沈大綬

登東目同張太史宿禪房

壯游從勝地東日擅山城半落垂虹影雙聞瀑布聲月明林轉翠風靜鳥偏輕暫借峯頭宿同留太史名

又

清秋便登覽正喜故人來拂袖穿嵐徑傾尊飲露臺琴和山水契話久虎猿猜變幻看雲月浮生總自裁

從天目游華石山

一派來天目縈廻到華山幽巖連水碧疎竹點溪斑
淪茗無煩鼎冰心可作丹正宜清白吏吸取共雲間

徐　渭

瓦觀音 俱誤刊西目志今改

鐵羅漢已燒成塵瓦鑄觀音又一新見說前村披木
葉青裙夜降紫姑神

古杉

赭鋏青銅凌紫煙能爲人語向人間二十年事說不
盡夜夜青溪勞往還

又

斷壁孤杉四十圍不關風雪陰霏霏柯南一國痴螻
蟻長恠曾無白日飛

袁宏道

千佛閣爲玉輪上人

千佛閣中千箇佛眼底諸君皆髣髴傍邊突立千佛
巖綵朱剝落千年物寒風十月枯青嶂短尾錢猴跳
枝上毘盧帽子茶褐衫道是堂頭老和尚

孫昌裔

觀瀑亭

小築深山好亭亭傍水涯憑虛飛疋練倒影亂流霞
泯自天邊湧寒因夜半賒徘徊遲月上匡頂未須誇

禮昭明禪寺

靈境杳然入虛堂落照微池留清眼水枝挂定僧衣
般若心常寂分經願不違高蹤應仰止花雨自霏霏

鄒德溥

東浮玉

疊嶂鬱嵳峩琳宮鎮薜蘿懸崖穿日墜飛瀑瀉天河
世遠炊煙少山深宿霧多不逢獅子吼何處問禪那

吳伯與

觀瀑

扳蹬看懸瀑蒼波日午寒玉龍飛若緊銀漢瀉疑殘
響徹驚過鳥陰連滯急湍幽期殊未已欲去且盤桓

杜喬林

同友游東目

密樹危峯合深流幽澗通經過名勝地疏鑿自神工
瀑雨翻珠海巖花吐藥宮到此舒長嘯因君意氣雄

沈伯龍

游東目

舉蘿入天目遠眺謝塵襟疋練翻青嶂長虹跨碧岑
雲林初下榻月夜共聽琴謾說西巖勝騷人試此尋

馬用錫

東天目

春風吹我入天山僧舍棲雲白日閒月下笙簧猿欲
和一宵清夢出塵寰

言有時

同張太史游東目

遙看天目白雲生覽勝偏從絶頂行一澗垂虹連古
木千峯浮玉映新晴琴聲入座塵心遠月色當空夜
氣清佳會人生良不偶况逢此夕二難幷

陳繼疇

瀑布泉

雲莫𨻶篩下碧霄山僧相送過溪橋爭看疋練隨風
舞忽訝晴虹出峽驕細剪冰花寒拂岫倒排銀浪暗
通潮不知底事忙多少欲赴滄溟萬里遙

大仙峯

斗畔雙峯斷復連褰衣百折倚危巔乍飄空翠林光
合忽捲晴嵐黛色鮮震澤飛濤天地外錢唐雪浪女
牛邊夢游十載還成夢擬趁罡風到梵筵

過西化成寺望天目

不淺登臨興籃輿傷晚行村村皆竹色日日是山程
屏列雙天目林標兩化城春風如有意吹偪百花明

宿那明庵與耶溪談經

暝色合宵景征車暫一停齊心依老衲彈塵了殘經
灝氣浮窓白晴嵐壓岫青猿啼清夢斷彷彿對山靈

早發天目暮抵東化城

十日山行盡依然入化城授餐賢主意下榻古人情
擁衲高僧臥爭巢亂鳥鳴漸看新月上偏照客窓明

李犨然

瀑布泉

冷冷照眼野泉清瀉作懸崖疋練明飛岫穿雲龍欲

下寒林噴雪鳥還驚泥濛萬古開青塢珠玉三天映
赤城底是銀河恣傾倒深山夜夜海潮聲

大仙峯

振衣最上欲凌霄望望憑虛世轉遙半壁夜合江北
雨孤峯時見海南潮煙霞一縷因風落檜柏中林帶
月飄九轉信能生羽翰雙鳧冉冉聽吹簫

湯賓尹

却寄蓬觀

何年携策去偃臥不知春萬劫開雙目孤雲伴一身
入山初得道乞食少逢人亦有塵中客悽悽共爾貧

訪濟居天目山

訪舊還山又一年花開葉墮思諸緣將無夢我驚難定勿復談時臥益堅月上松臺依白石雲移竹筧護丹泉也知慧遠能開社種芋環庭踏擬蓮

王在晉

登東天目山

海日初升曙色紅祥光旋繞上皇宮天顏有喜開晴霽神目無私普大同地湧百靈通遠近山圍翠玉合西東恭隆萬載當重慶默贊昇平仗帝工

又

翥鳳翔龍擁帝宮珠圍翠繞玉玲瓏高懸神鏡三千界徧照廻光六合中轉輾玉皇消尺電輿哀吳越徹重瞳兒孫萬壑皆臣服護衛鑾輿拱上穹

又

莽氣飛揚不見山翠盤高聳水流潺煉將青白和雲碧點就紅黃葉作斑江海襟期開地局昊天宇宙出塵寰玄穹咫尺開閶闔吾亦翹瞻望玉顏

觀瀑

銀海潺湲永不消傾盆走溜柱林標冰消飛瀑千重瀉珠沫翻飛百尺橋石鼓槌風雷震烈凍龍驚蟄雪飄颻莫言散髮纓堪濯硯磊胸中亦可澆

董其昌

送僧還東目

自謂人間世勞勞不暫閒越江堪濯足天目就登山芳草無愁色桃花有笑顏窮途三十載感激未東還

黃汝亨

昭明禪寺

丹梯高倚石崚嶒短屐鉢衣愜共登萬壑飛濤秋響切千峯沉靄暮煙凝臺荒帝子留殘偈錫卓高僧朗慧燈寥寂東來誰共賞孤松巔際白雲澄

分經臺

松孤葉落意如何尚說經臺事未磨三十二分歸寂後香風常住白雲窩

徐文龍

觀瀑亭

巖花遙向望中紛倒瀉銀河蕩積氳濺沫晝飛千樹雨凝寒夜鎖幾峯雲頹崖噴浪深千谷平地承流湧似潰此際憑欄看不厭孤亭蒼蘚落斜曛

遊東浮玉

片石從空散翠微參差樹影競朝暉僧攀石磴雲歸

臥客座流泉雪到衣明月作懸諸界出實花欲[illegible]一

山飛應知不惟登臨癖幾遍琪林便息機

陳懋德

東目

望望層崖迴還憑幽磴扶月來千嶂曉磴見一龕孤

鐘磬僧寮榻煙霞羽士爐何當尋勝賞菜令倩飛鳧

讀東目古名公題石

蕩磴晨鐘過遠村一天花雨散朝暾捫蘿徑轉雲光

冷倚石風高木葉翻謾讀殘碑摩蘚跡好賡奇句動

吟魂與來忽作蘇門嘯月下泉聲祇自繁

姚　鏜

瀑布泉和　崔翁李太尊韻

萬壑風濤沁骨清塌來一望眼能明晴飛雹雪人方

訝忽擁虬龍我亦驚似灑楊枝清濁界更懸朱幔護

會城塵心消盡塵緣薄肯戀絃歌自里聲

觀瀑和　劬翁徐二尊韻

經時案牘困囂紛喜對清泠洗俗氛流去仍膏千里

澍飛來不借一些雲恍然界破青山色忽爾掀翻碧

落濆我亦當年孟東野掯顧寧敢惜斜曛

瀑布泉過昭明菴和　雲翁陳四尊韻

野性𢮦奇愜名山取徑深琮琤晴湍雨幽[illegible]

坐訝花飛袖行疑鶴在陰分經懷帝子弔古一沉吟

分經臺

分經傳帝子片石護煙霞勝蹟留千禩孤松是萬年

花貝陀身雨磴續遠公蓮髮鼻如如現真空已了然

煉丹池

一從冲舉後笙鶴了無聲碧澗空遺跡澄潭自白雲

避氛宜洗耳弔古欲離摹那敢嘗勾漏深山倘見君

飛橋

澗上飛橋接太空白雲丹磴兩溟濛孤節不怕蒼苔

滑可道無山着此翁

廻光庵

棼棼五濁帝所厭萬頃清麥向空瀉南陌紅塵高蔽

天百年誰是廻光者

立春見雪和張去浮韻

菜甲爭喧羯鼓聲同雲六出尚飛英忻看律𡐪回幽

谷媿鮮歌絃誦武城書著青山堪作古詩成白雪總

難賡清秋月朗芙蓉鏡拭目凌空一鶴橫

張去浮以修東目志來却寄

訟庭寂歷蘚苔生却喜高賢蓋共傾賦就三都才八

斗吟成七步韻初更春來得雋須張鶩老去忘年屬
正平好繫白駒桑下宿看他紫氣滿江城

僧 詢

禮昭明寺

青山無數石崚嶒轉憶當年帝子登瀑布倒懸秋水
至流雲斜渡曉陰澄清浮列嶂飛黃葉寒落孤巖積
翠冰寂寞一燈來自遠峯頭紅寺可傳曾

分經臺

秋色秋風路更長崔嵬浮玉薄清凉登臺試問諸天
女花落分經第幾行

張 淶

東浮玉

浮玉森然嶽勢尊願將萬里對崑崙蛟龍負氣青霄
見豺豹欺人白晝蹲千觀似浮煙霧出九天誤指日
星都何當跨鶴黃雲上戲與仙人叩八門

沈朝煥

洗眼池

一勺寒潭片月清誰知慧眼自分明我將清白看人
世笑向山僧歌濯纓

張汝翼

游東目

斧削危峯插斗傍躋看日出逈扶桑林花欲笑千山
樹海氣疑分萬井光橋渡垂虹晴自舞池穿洗眼夜
生涼當年帝子今安在祗見分經卷幾行

駱文盛

洗眼池

洗眼池中水更清千年遺跡舊昭明我來一洗塵中
眼絕勝滄浪幾濯纓

李應徵

黑驢庵

誰言山徑險下有平溪路深林無猛虎莫自出山去

平溪庵

誰言溪流平飛橋在其下白雲從空生秋濤此中瀉

張兆行

瀑布泉

愜性就丘壑行行路轉深危橋連絕澗飛瀑隱重林
鹿子銜花曉猿公嘯樹陰坐來超世想扣石寄長吟

黃鼎象

昭明庵

帝子登高始問禪定庵遂卓茗溪邊生合白馬西山

慧自結黃金祇樹綠寒洗谷池朋雨眼經分諍宗洞
先天游遍卓錫蹤眞處可是心冥不寄筌

鐘磬堂

蒸雲石壁作冰崖帝子開壇墮雨花日耀碧金滄海
湧風敲鐘磬赤城譁谷神不死梵無村大種猶存佛
有家山色原來供好客可堪祖祠滿煙霞

龍王祠

紫陽宮外古龍潭潭底龍王鴐法驂久嘆長天炎作
若忽看赤日澍隨甘額懸華表中書字經衍高齊老
佛曇畢竟浮生塵世夢何如此際學和南

垂虹橋

鳥道斜穿積翠連兩峯中斷一橋懸慢亭巳見浮虹
彩渡海空勞策石鞭矯矯蒼鯢低入澗垂垂碧蝀遠
凌天逢僧開處知誰是未易丹青乞筆傳

洗眼池

水心應與道心同涓滴淙淙石髓中未把餘甘寒半
頰先將微冷潤枯瞳澄波近照金盆色定沼平涵玉
鏡空迴光却憶分經日始信慈悲念可通

棲雲殿

西來山色遠微茫笑指白雲帝子鄉悟道蒼松盤作
頂慈悲苦薩石爲階寒生虹嶺波搖碧紅墮經臺葉
滿牀回首東風樓閣暮老僧敲鼓送斜陽

煉丹池

茗水天開目作山仙家晝永白雲閒即看丹竈煉金
冷更有玄池漱玉潺怪石生香龜出曬松楸古色鶴
飛還分明留箇長生訣何事縈縈歎髮斑

黑驢庵

入定高僧世久疎劈茅獨結臥雲居巳從洞裏參玄
鹿復向齋頭飼黑驢虹嶺策歸貝葉後飛橋閒步曇
花餘只今馴虎還山麓一水悠悠野衲虛

陪道尊王岵雲觀瀑

曾開天目賽匡廬百尺飛泉練不如豈是石牙開游
沆祇因溪路入清虛老僧洗藥虹橋下仙吏採珠罔
象餘捧讀登高詞賦罷已知霖雨濟川初

馬配乾

白龍池

招尋天目勝濯濯白龍池臥待轟雷起飛將霖雨推
林光耀鱗甲塔影動虬螭坐嘯青坪上天風猛欲吹

洗眼池

底是分經能瘴明一池秋水信清清靈臺不染纖毫

罪滅罪行行慧自生

張 翊

自西目至東目憩瀑布亭

極目雲天西亦東兩山尋勝與何窮凌空噴薄千峰白恍是銀河接玉龍

呂胤礽

由觀瀑泉登千佛閣

披襟當曉吹散步攬煙霞瀑急芙蓉冷泉飛薜荔斜捫珠傾萬斛法雨散千花欲證三生果燈前轉法華

寶珠峯

浮玉山頭七寶區夜來的的燦衣珠人間十二乘能照曾是摩尼掌上無

宋奎光

東天目瀑布

惟得雲松護碧巒玉龍十丈出巖端試評石鏡千峰雨何似懸崖噴雪寒

悟道松

果得西來意與同石點頭法雲摩頂後香雪化身留古骨宜寒歲禪心已幾秋我來根下坐直覺萬緣休

昭明臺

帝子游蹤滿吳越此山留滯是何年風流千載入青瞳芳草三春空暮煙荒徑湯愁稀客到清音不斷有鳴泉最憐日落停杯後片片松雲濯雨鮮

分經臺

萬松秋月出千嶺夕陽開隨他窮兩目無如此一臺携酒依雲俊扶筇逐鳥回誰能編竹簡猶自獨徘徊

嚴 錫

游東目

一自青山去深林暮靄生凝眸澄月色洗耳入泉聲竹外煙嵐遠雲中雞犬鳴滄浪清可濯吾亦欲投纓

周應昌

游東目

探奇此際與偏賒回首珠林日欲斜覓得靈芽分九鼎何須丹訣聚三花翛邊拔巒還題石野外留連且弄沙應是靈山堪寄與煙霞滿袖故忘家

吳 煥

贈張生去浮來東目

一泉飛瀑布鎮日送潮來沫散珠爲碎寒餘雪作堆不禁風更急相對正銜杯愛客臨邛令應須作賦才

汪若極

悟道松

根穿石骨歲寒深悟道何人樹得名不信冰霜能忍
葉危崖孤挺故森森

俞昌祚

初登東門

山是何年闢游應誰氏先年來疑海國萌人許盡天
丹竈煙霞護青林風雨連經臺翻塔影飛瀑落峯巔

高鎮

洗眼池

心似澄潭徹底清星眸不拭亦常明三千大界總觀

過又向高岡獨振纓

黑驢庵

曾聞白馬傳經卷此日玄驢解募緣果是禪師能伏
虎深山應得任來還

大小龍潭

徑山天目有龍池自是僧奇龍亦奇若令龍潭歸佛
地應時霖雨舞蛟螭

張遂辰

冬日張去浮東目見懐却和

夙昔躭名勝茲游與有餘遂輕雲外路却寄雪中書

杖到從無跡詩來轉起予臨邛方重客賦筆近相如

高宗舉

觀瀑亭

夫去一亭遠飛飛疑散花沫濺八月雪䨓動五雲車
濺碎瑤池玉光分閬苑霞莫驚銀漢倒半壁瀉無涯

張墉

洗眼池

悠然一掬自澄清不信凡眸洗便明試向翻經臺上
過靈光濯濯拂塵纓

阮貞道

飛橋

名山處處赤城標携杖臨流意自饒巖上落歲疑問
渡溪邊飛葉忽辭條數問松舍塵氛冷百尺丹梯瀑
布遙底是徘徊難遠去瓊軿霄外若爲招

張希栻

冬日過東目訪雪菴于綠猗山房

銀窠錯認是藍關六出花飛片片寒回首瓊樓凝望
處滿山惟有玉琅玕

龔五徵

洗眼池

泠泠勺水爲誰清聞說梁朝此受明堪嘆世人空具
眼滄浪端不解投纓

趙元會

登東目上頂

天開雙目倚雲邊東見浮圖半壁懸草樹尚含梁殿
雨巖巒遥帶越江煙瀑濤夾峽翻銀浪塔影叢林裊
紫旃直上峯頭看落照恍疑身是地中仙

潘紹姬

游東浮玉

曲逕穿林迴廽光冰鑑開聞泉疑入谷見瀑欲登臺

荒徑峯前度嵐煙樹杪回却從超世侶深夜且衔杯

王克家

禮昭明禪寺

深山寂寂叩文殊寶刹空王複道紆遶塔風旛摇碧
漢高峯雲樹隱浮圖分經是處千花落噴瀑緣崖乍
雨驅只訝諸天常不夜摩尼隔水粲衣珠

姜子沐

贈張去浮往東目

前谿暮雨歇鳴橈望裏名山混碧霄大滌雲深多樹
谷溪清鐘徹泉靈朝瀑飛濺夜瓊花落月影稀微金
梁飄仙吏招携良勝會此中疑似虎溪橋

高宗舜

東目遇張去浮

天目東來勝槃桓此屬君冬仍三頂雪日換一溪雲
野色侵衣媚濤聲入坐殷勝緣應不偶深夜尚論文

方九叙

登天目

勝地傳浮玉前朝此布金龍湫懸雨急鳥路入雲深
萬仞鐘靈泰三秋愜素心塵緣促歸路回首戀東林

陳謙光

登天目

蒔蕞投蘭若傳言帝子宮山深時見雪僧老不鳴鐘
竹暗清溪月松吟靜夜風蕭條成異代悵望思無窮

孫文龍

游天目

天柱峯高高半空雨山對峙鬱蘢蔥雲迷夾兀疑無
路響激巖巒信有風翹首可將吳越數朗吟直與帝
閶通分經慢說昭明恨二日重開已自雄

又

一路看山興轉賖白雲深處有人家松濤沫噴千峯

兩竹徑香聞一縷茶玉柱白分蒼海呈石子淙紅映[illegible]
城霞煙波極目家鄉遠且向招提學結跏

張之標

伯兄去浮游東目過琴操墓有詠同和

只怪紅顏不耐寒西風寂歷曲聲殘千秋麗有蘇公
在山水清音是處彈　弟之標和

指下分明絕世彈色空半偈失追歡風流不盡黃昏
夜翠竹因風落珮珊　弟之楷和

青塚叢中玉骨寒不禁衰草點斑斑亦知聞偈琴心
冷忍聽枯桐還再彈　弟之杰和

附游東天目詠　天啓甲子之秋奉李太尊命遍覽[illegible]目乘遺隨地吊古不惑參入諸名作

別寫一帙

張之采

偕臨父姚虞澹登分經臺

岧嶤危閣倚雲栽帝子分經月滿臺青眼已隨泉水
淨白文還向雨花開相攜仙令揮毫過更喜高僧飛
錫來三十二分何處是從來喝下絕疑猜

往東目見山谷與東坡佛印題石　志云僧嘗于山間得三先生遺像

見公筆陣矯如龍更愛詩才老愈攻月下談禪來佛

印虔開掃塵觴坡翁玲瓏山下成三妙翰墨林中肇
一空遺像至今知箇似還憑臥碣識宗風

游東目過謝安園基處有感　山中有集賢峯天寶峯

落子聲聲應遠山來然折簡捷音還未須秉鉞推先
著已返兵機一局間片石集賢方穩臥幾峰天寶忍
高攀只今退虜渾無計轉訝東山舒嘯閑

瀑布泉見坡公題　公嘗有公事了西湖之句

是處名山杖履新不知公事可羈人千秋逸與無能
似瀑布崖飛月下塵

雪中見迎春和姚令公韻

放得梅花游屐聲夜殘爆竹旅魂驚處處簫鼓迎春
谷一道春光入錦城飛雪滿山人畫瑞和冰簫寺句
爲廣漫疑巖有雲霞骨可是槎頭牛斗横

天目懷張卿子

纔入青山徑仍懷白社盟病依僧榻夜詩寄故人情
巖瀑飛寒雪江城放早晴不禁歸思促游屐滿山程

自西目游東山有感次宋元貫先生萍社紅字
韻

爲愛名山西亦東霜飛落葉水題紅功名不信煙霞
外物色誰同石鏡中坐聽僧魚來夜月更聞清嘯越

長風無端囊底青萍劍躍躍龍文政自雄

修東目志訪高兩目先生

爲問佳山水因知有主賓功名輕五馬聲價重連城
解組娛親老縈懷眷　聖明只今多事日泉石遠深
盟

賦行

林景熙

自天目往徑山

古洞絶人寰一徑聳天柱自從兩目來望見洞天古
奇石千萬姿元不費神斧帝勅守六丁山變孰敢侮
白晝中冥冥遊者必持炬或約若偃鼓或磨若蓋鼓
或豎若旌旛或懸如鐘鼓或虎而爪踞或鳳而翔舞
異類分獻酬清音起擊拊不知金堂仙恍惚在何許
褰衣下側徑層嵐結瑣乳巡極辟韓深幽潭蓄風雨
少容童豎入恐觸蛟龍怒凜乎不可留長嘯出巖戶

湯賓尹

懷天目鐘公

我昔交子時子髮與我齊行路各有適志意無參差
子別忽超悟我別轉沉迷悟者入深山祝髮以全笓
迷者走長安揭來空于思東目最高層雲寒虎亦嘶
多子閉幽關歲月其中棲拾芋親作糜糜絶忍朝飢
深雪凍不僵中夜念阿彌生死細事耳一了了百疑
別茲功與名視之如醯雞濁漉一以判爲得不東西

又

得路者得路住山者住山大道割恩親骨肉俱棄捐

而肖此之湄以喚彼之鐘自我鶩南北夙義嬲周旋
其時有髮人軟美逃相前我適遘怨象一鼓萬喙搼
風厲桀辟柯須臾分臞然葷怖無脚跳存問一羌偏
出山赴千里不出巳三年六載不相聞相聞急難間
重圍萬樹中一棒置身潜挈我廣柳車飲之清冷泉
頭顱安可知衝波走鰷鰷半世刲肝腸宿命得君權
乃知削了髮聊以完我鬚除渡不除舟我存子復還
天目有與無我目以歷天

白門送澹居歸天目

去年我訪君與君抉天目今年君訪我與君住天界

人生到處可逢天底事宛親仍有債二十四番風變
態桃李無言楊柳拜投君聊爾撚春花不道看花君
不耐憐予獨往少茅廬笑爾空行鉄布袋今朝燕子
差差飛昨夜蝦蟆喀喀吠行行語語總無情寺中僧
竹常常對

黄汝亨

從天目登徑山次蘇長公韻

擾擾不耐塵爲客夙昔愛看名山色朝登東目夕西
目處處秋林見山骨徑山石上層雲蒸凌霄樹月如
秋鷹風吹萬竹聲冷冷欽師慧老嗣明燈徑山和尚
知我至迎問東西目何似我言千丈巖前獅子吼秋
色長空絶文字

達觀

分經臺

震旦世界東南缺陷百川奔之積而成海尾閭盈虛
陰陽呼吸潮汛生焉故東南居人恒受其蕩逿浹
渡無論天目霍林湯太史以南渡名菴鍾比丘頌之
走金臺靖老人說偈曰東南富水多聚魚龍人受其
厄願登千峰千峰之中天目最隆鍰子居之渡南主
公

李應徵

東目歌

夜宿昭明庵早尋昭明寺精藍雖一名巖壑條巳異
陟磴觸昔游俯險若夢墜白霧冒層崖散作秋雨至
靜志飛瀑喧怪覺古松稚陰晴變朝昏雲日互相遲
樹密出徑難筇短到空易懷故討祇洹含辛感成毀
三災廷東林一閣獨南視懸壁忽斜傾絶頂尚孤峙
緬思繙經人精意祕幽邃青松巳焚枯空筌竟何寄
願言寫夙心落葉響山岎

分經臺古松歌

分經臺畔三古松翠蓋倒偃東林峰虬枝交屈鐵幹折霜皮慘裂蒼苔封二十年前憶經此白日蕭森風雨起人去猶疑塵影隨夢著只在空山裏近年却被雷火焚蒼龍骨枯翠蛟死重來無復一株存但見虛石盤艸根豈無黃葉落他樹只少翠色沉松門此物似有山靈護胡爲翻屬鬼神怒帝子遺蹤不可招冥冥那得知其故怪時疑滅山川秘一朝摧毀豈無意君不見艸堂擁拔櫟社老奇姿安得長美好

紀游

王在晉

游東目紀

繇從山憩無垢寺晨起望西逦行林間白道盤旋若蜿蜒團圜山色翠屏環列風行莽蓧簌簌作秋雨聲策馬向前飛鳥來狎艸蟲互答蕭瑟動人時秋色將深林木青黃斑斕交錯嵐光晴霽秀媚如濯行盼高峰雲生腰跕似洪鑪大冶吹氣飛揚從半空而發亦從半空而散高不及頂上下青葱白雲中畫如珠圍玉遶高髻雲鬟斑斑排列問屬何峰輿人曰此東天

目也山足橫大溪水溜石滑虬木交纏低可容步下車徐行兩奚童左右掖過溪登麓以筍輿縮肩緶組而上行里許亂石犖牙撑戟昇者不能前則又下車徐行騶從盡逬鼓吹不聞聲捫蘿拄杖跬步次且魚貫而上踵相躡也而以一手按膝一手牽藤不移時而喘息汗流從者皆然而余爲稍健益時人以爲若而余以爲樂樂固能定志志自能帥氣耳行過嶮巇登輿度長崗平嶺如行龍脊虹橋跨空露潺虛馭下瞰林疇黃雲覆野溪流匯匯泉聲涔涔清虛𧣈逈塵喧都絕老僧雪頂長髭而迎馬首東西指點此爲某

峯爲某嶺山頭諸勝盡獻其名目過而神行矣山限
有可階亭居嶺坳平砥下臨深澗東折爲亂石坡山
崩石裂纍纍疊疊如被天公提擊成粉傾摧剝爛硃
不可解按咸淳四年甲戌山一崩圯豈即其處過坡
瀑飛度嶺細爲玉筋散爲疋練浮游飄揚不舍晝夜
未幾行次石仙里人曰垂虹百丈。山頭萬斛流泉湧
空傾注如三峽倒流銀海無底山勢彭湃搏躍過顙
轟雷砰礚水鼓亂鳴不聞人語時或石激迴流洄湍
盤漾又似玉龍矯健猛烈崢嶸噴珠吐沫近之拂面
遠則沾衣此可作清淨觀亦可滌煩惱靡徘徊驤首

久之不忍去去而之三橋古杉大可十圍亭亭森發
清陰覆道三橋爲天目寺殿宇傾頹法象金容剝落
山僧伐木新構而物力不敷椽楹仍爲風雨所
侵蝕寺右百餘武有迴光庵洗眼池取水淨眼帶目
能明爲昭明遺跡路傍有平頂松枝如結束再上爲
白雲窩舊名西寺竹徑絕佳窩有磁大士獨立相傳
大士葬形成夢欲得名山居之冶人以移此山中大
于人像山至白雲窩繞坡而上枳棘橫生苔封薜滑
嶪岌參差未易攀躋臨安令黃君謂昭名分經臺只
尺宜過歷遂于茅叢樹莽中覓路望之居然在目行

二三里而猶不可至至則亂石一堆磊疊如盤而已
臺有三松一爲雷火所摧餘且立稿昭明分金剛經
三十二劫火不能滅所餘募丱沙磧敬歷松枯石斷
疑有龍神護持無庸俗人輕踐下臺爲葛稚川煉丹
池池水滴瀝不甚清瞬以上則山愈高路且絕聞此
中境界更奇然無如此坎坷傾側何乃轉折而東下
爲黑驢庵祖師時以黑驢往來爲虎食師爲之山至
今無虎毒過菴循故道趣昭名寺僧粥麻已熟時
日且昃遙望西目而奔飯設而不浼盞巳餘入寺巳
飽臨安尉傳矣東目爲臨安所屬而志乘脫略如大

仙將軍寶珠諸峰瀑布泉白龍池平溪諸勝不傳于
紀載而崔嵬峻極幽麗清超之致乃爲西山所壓制
夫上穹之炯炯分畔也左之右之豈故抑東而昂其
西山靈之不平乎爲山靈平之爲作東山游紀以昭
告于黃石室彼吳天鐘瞪水可得再起而鳴于東山
方丈否

王 堯

登東天目山記

余林臥靜觀企此山久矣是歲長至之月過桐廬抵富春渚邑令管君觴余于樓中下瞰胥江銀濤萬頃山月吐吞撫景懷人飲至夜分余謂君曰今夕之景勝矣第聞天目非遙仙山希覯獨奈何登臨之屐已敝而煙霞之想未厭明公其假我輿人乎管君許諾詰朝走牛肩嶺望衣錦之營則臨安古縣也宰褚君倒屣迎余余轉喜曰山川錯繡迤輿湍飛而地主亦復明詣茲游可酣暢矣昧爽從者少長咸集直走西

鄰二舍許抵紫陽宮山之陬也敗垣頹屋古殿三楹一道士踉蹌迎謁夕宿曲房中日高三丈由宮畔登山迷失道一沙彌負笠懸瓢拜於崖側遙謂余指途上可十里許至馬鞍山橫青臺香爐峰皆像形而名之者又前數武則山磚石無數片片如花瓣然呼爲亂石坡余曰此境頗奇而名不雅易之爲多寶坡云東西二山爲東百丈西百丈莫測其故東峰石筍植立名貼龍頭其下爲瀑布泉飛珠噴玉倏忽異態此山中第一龍池也稍折而上爲垂虹橋橋當兩山之罅下巖溜橫披如白虹臥波然亦大奇絕矣由橋而

登立崦嵫之坂和雲霧之隈緇流數人執香立導余而前又數步古木蓊鬱中見一招提即昭明寺也蓋昭明太子修禪處寶誌飛錫居之禪堂塑二像色相自佳其東爲千佛閣其西爲方丈一老比丘導余登右角半里許精舍一區其後爲洗眼池流出巖罅狀如龍鼻池僅數尺霖潦不盈枯暘不涸相傳昭明掬此水洗目障翳忽開蓋仙跡也天目之池此其二矣西數武拔崖而上爲白雲窩山深景幽諸峯可把玩又上里許平坡百步竹屋數楹一僧自閩中來居之誦法華經數千卷經歲餘矣風雨不蔽破衲之外都

無長物蒲團禪座燒竹以敵寒威余趺跏可晷正如江北之熱擴然耳亦吳越中希覯也其別爲分經臺臺上三松大數把狀若龍餅信千餘年物循臺而西一泓澄澈則藥音禪師煉性處于掬水飲之清冽殊常山中池此其三矣改望絕頂尚數里衆僧辭曰勝遊至此已足奇探過此而進則鳥道凌空不可以步余笑曰若輩業以離塵遠俗不聞勇猛精進之旨緊緋芒鞋此禪關第一義也奈何跬步遂阻仙源耶輒命蒼頭闢艸萊剪荊棘取道而登折旋數里爲二仙峰山多奇石如金蓮萬朵中有石壁上豎如舒霞障

顧游踪罕到未經品題余呼山僧名之爲蒼玉字詩
大泉曰善哉挾余椅而登又數里許始陟大仙峯大
目山最高處也北望長與決決震澤兩廊巨壑直走
巖灘東眺錢塘長江映帶西楻宣徽齊雲高舉千餘
里一指顧間矣余憶登華頂時寰宇大觀東南巨麗
比問玆山亦吳中雄望也較之萬八峯頭差少讓顫
西峯並峙尖秀侵雲雖躡屐未躋而青霄在望則又
天台山中所無也又望仙人基久之萬叠千巒應接
不暇而夕陽已銜兩涯矣策杖下山循故道而西山
僧遙謂余曰此景復自佳可請觀之余索途而往則

一圓石巖踞石磬之上下臨不測之溪余呼之爲夢
鉢巖云俯視飛泉如小銀蛇宛轉叢箐間按石而坐對
將軍峯鐘磬堂清風朗月之夜時復簫管琴瑟之響
如天樂浮空然是夕宿寺中善知識白余談飛橋之
異云東溟禪師居山中數十年矣一旦欲驗境東去
白龍獻爪現其全身師遂回山余聞之矍然因轉和
諸善知識曰昔聞有黑驢庵其意云何在西攔宋時
方外僧希都居之乘驢出入僧病驢爲募化給養餐
焉余曰咄咄怪事若支公喜乘款段又安知非其後
身也越明日握衣索途登一峻坡弔異釋之遺蹤覽

素蚪之幽竪蒼雲滿袖紫霧霑衣踰嶺而西一崖窩
中黑驢菴在焉長松夾道吟風脩竹盈袖拂面而菴
之背巨石冠山中復空洞瑩徹且現爲鳥巢之狀源
公請名余呼之爲鵲巢峯稍平處一敎中路可憑爲
几余名之爲蹲獅石五石恭布可列坐而參禪余名
之爲蓮花座少間呼小沙彌淪茗飲之循危徑而出
里餘爲平溪庵東溟道場四山環抱一峯特朝靈氣
所聚崗阜之上有輿山禪師故址其碑尚存寶珠峯
之下有華光臺古名梵所據與跡也稍前爲白龍池
蓋當年獻爪處深窨無涯水從石澗中流出幾尋丈

色如素瓊呼爲玉劒泉又百餘步則飛橋在矣孤崖
峭壁中有履痕若有若無時乎時反僕夫詫曰可若
何乃鼓勇先登作余氣者剛上人也諸大衆前攙後
推僅容半足如猿猱升木目轉神悸汗浮淫然下蓋
路逾險巘境逾譎怪蒼翠忽來如是者三里許始見
平麓余却顧僧人曰登山之與何如因吟一絕云萬
仞懸崖看玉劒一聲長嘯度飛橋復前數步連亘三
泄白雲從潭中起剎那間便瀰山谷余瞋目喝一聲
曰神物作態如此豈向余炫奇也已而忽霽道傍復
有一洞天斗室中石牀可撫而臥余與二僧入洞中

趺坐啜茗三椀挹潤而出剛上人前揖余曰山中向有香爐峰多奇徑怪石又有大龍圍時現豪光數丈特絶徑未由躋扳耳余曰此神靈所瞀也似此勝游亦生平奇覩矣上人白余言曰明公一念精專何患不臻彼岸余撫其背曰斬鐵煉金與吾儒能仁之旨一也若曹勉旃異日者得超苦海吾當遣慈航濟爾矣諸大衆生歡喜心善哉善哉合掌作禮而退

黃汝亨

東目紀游

六日朝自昭明庵飯上東目行望數里有片石時蒸雲氣人呼爲白衣石又躋蹬里許經亂石峰又上爲石壁横數丈許僧言入冬寒則縣溜成冰如簾幕下垂風石相擊作鐘磬聲目耀之作金碧色大奇余欲書冰崖二字歸之又上爲觀瀑亭山陰張陽和先生題前邑令有可階亭三字甚俗可削去又里許爲垂虹亭泉自峰頂布瀑如白虹下垂流雲浪雪洗漾冰壺坐聽之令人形神俱汰其前萬山合障空濛間織

煙浮碧與虹光雪瀑相映射他山未有具勝境也轉而上則昭明禪寺矣此山爲梁昭明太子翻經處兩目皆以檀勝殿左有寶誌公像又有昭明像朗秀絶倫旁爲千佛閣從東目轉下視羣峰在煙雲中回互昂伏如海水浪浮大爽人意寺後爲昭明洗眼池一名廻光菴即陽和所題謂昭明分經時一眼受障以此池水得浣去云從池而上爲白雲窩舊名西寺竹色亦佳又自松徑上爲分經臺即昭明分金剛經三十二分處四面無竹樹皆砂磧草募臺有三松一爲雷火所摧存其一俱枯立樹瞀一線如畫臺亦殘夷

已盡余笑謂明宗師當戶大佛力爲辟門刊落文字障與霜葉雲根俱墮耳臺右靜室少坐爲題一偈而下臺旁爲葛稚川煉丹池池水小涸不及洗眼池甚遂從此折而東下爲黑驢庵世稱希都祖師於此得道時以黑驢往來後爲虎所食師受囑此山至今無虎山前後密陰竹色頗嘉又折而下二里許砂石險仄不能駐屐過此寬坦如布又四圍列障如屏飛泉漱石大如靈隱山之廻龍澗澗色如縞帶一名玉澗泉蓋東溟祖師靜修所是爲平溪庵逆而上仍趣昭明寺時夕照既下初月犨犨出松頂上又寺前有大

杉數樹高廣可垂蔭千步清冷之氣相過而來與明宗師酬逆片語遂笑而起

張京元

東天目紀游

信宿徑山殊盡雨竹雲巒之勝二十三日同周公朔張去浮往天目取道西麓迤邐而下朝露甚濃行十五里黃板橋爲餘臨交界兩邑父老焚香送迎蓋余視兌時轄下嚴糧里不費一文也又數里經一荒寺臨安具午餐飯畢行萬山中重重廻合一曲一迷前睇不見出處後顧不憶入處人家隨高下作田塍參錯如繡溪流清駛分合激注不可名狀約行五十里暮雨淙淙秉炬始抵昭明庵主人問雨行良苦趣行

酒優人演曇花作劇觀閻羅殿追訊姦邪髮盡上指余平生直腸快口不諳時俗願質之冥冥不須掩覆因笑世上曲心人瞞人瞞已不能瞞閻羅老子與受身後泥犁何如任生前毀謗邪宿小樓夜雨不歇次日早決意登山出庵東行一二里由小徑上泥濘石滑行甚危慄雨止霧迷對面不相辨與行空濛中但聞泉聲如雷響出與下想飛天仙人雲擁足端風生耳後視人間茫茫盡如白波景界當如此否每行二三里輒有石亭度四五亭杳無所覩余心默禱忽然開朗千山盡出與人藏獲皆歡躍叫呼小憩觀瀑亭

下視流泉亘如白練余謂瀑宜仰觀妙若銀河下瀉
若從上俯觀與溝渠何異諸君首肯登輿行左崖右
澗路甚陡絶向來十里皆然幸以霧塞至此始覺險
峻人世間惺惺不若懵懵大都然矣又上兩三磴石
橋跨澗澗深數十仞左壁懸崖如削飛湍奔下洸珠
濺玉望崖顛崩騰浩渺若不可測余未識廬山赤城
兩瀑布幾以此爲夜郎王矣過橋望昭明寺夾路松
杉大皆合抱樹外種茶清芬襲人寺殿新燬左得千
佛閣飯焉寺後廻光庵庵有昭明洗眼池謂昭明以
分經故一眼受障掬此水廻光余輩因相率洗眼興

來生毋敵文庵西轉數盤一靜室舊名西寺今稱白
雲窩內奉大士松疎竹密萬籟寂然又自松徑西上
旁臨陡崖泉聲亂鳴下流即最所仰觀瀑布今頫視
又數十百尋矣崖上風高多短松獨一株懸出崖外
形如偃蓋枝葉平鋪厚不二寸而大可盈丈雖巧手
不能曲揉信化工之妙也再上爲昭明分經臺石亂
艸荒一僧構新居不了旋復他往此輩波波劫劫終
無寧息渠轉笑流泉晝夜更爲誰忙也閒步久之命
輿下山至觀瀑亭晚煙織霧復似來時抵昭明庵猶
未秉炬遂與同游解衣高臥夢寬又到西山嘆人心

之不足如此

東天目志跋

淮汀李公守郡百務振舉公餘披閱山水志乘念東目蕪沒昔日琳宮瓊構半已蕩為荒烟鞠為亂艸迄今無輟行紀載徧加蒐討司馬徐公司李陳公一時偉人湏毀之

跋一　重　東

聚而襄厥成鏜不敏寄臨水竊頋附不朽鳩良材善梓之于是兩山有全乘矣盖志者識也歲遠則同昇難一事積則起訖易聞古州郡風土歲嵩類有記多落莫不傳今海内猕青山稱最荊楚通志次之

蘷與吳又次之而名山載筆僅嵩岱暨嵊嵋耳天目表吳越然嚮邇未至或至矣莫竆其勝今古霸異興一切幽深鉅麗之觀未有能悉之者文獻不足故也公凋鑒玄度且無挾三長效史氏之義以抒寫

跋二　重　東

其奇分經之瑩不迷于狐兎懸厓之瀑不淪于窊涔子瞻魯直之詞什不與谷嘯風號同凄冷荒煙剝草忽煥而采忽燿而光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所以嘉惠山靈不既多歟鏜承人乏恩以眂陟落民

事只尺玆山不敢數命籃輿顧徼
有天幸為東峯主又幸為公下屬
吏藉寵偕張友去浮放游托于撈
奇予古之未嘗戲語同人汲長孺
淮陽臥理直閨閤主政耳右軍康
樂何人哉或以舟車或以杖履所

至父老壺漿以待既去仍戀慕不
能已已山水間是亦為政也自分
不敏遠不遠王謝其人庶幾是編
以砭俗韻徹獨諸郡帥名公能重
東峯即俗吏且引東峯以重矣
天啟甲子人日臨安令華亭姚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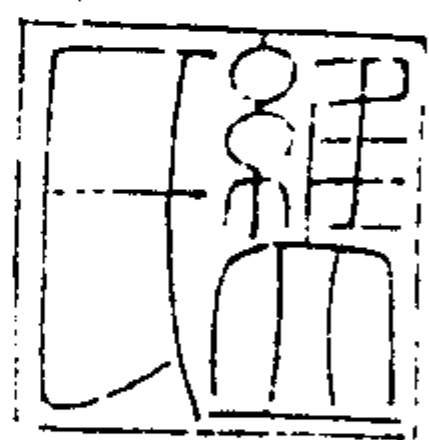
澗甫父謹跋

三脩西天目志敘

鳳林孫公守杭適予不佞為理荷公燕及之賜兩載于茲公輯天目山志仁和張生奉公命臚列而進之用嚴綜棟遂得取次披閱按志有圖嵜㟴摩天巖岈

危錯而片片削玉者吾知為天目之山騰湧亂飛白若雪珠絲若雨而聲聞隱隱若雷者吾知為天目之瀑靉靉而布瀰湧敝空而望之嶪海若者吾知為天目之雲蛟舞虬蟠拳屈虎踞蒼翠欲滴而扶踈如蓋者吾知為天目之杉與松也志有考來不知幾千萬里迴環折旋而高不可仞杳不可程者崑崙乎吾知為天目之大宗入於震旦南出吐番歷雲遠貴別分而過庾嶺

者黃山乎吾知為天目之小宗自是支行祁門入浙而潛兩乳發祥爰有西湖吾知為天目之嫡派也志有詩有賦行有銘紀述賛琳琅振木聲擲金石者朗士之哦瀟灑澹遠超然寄傲者

幽人之吟招携留連嘯歌風起而屬和色揚者達官壯游之詠樂爐丹火寶刹燈暉羨麟洲之玄渚侈旃海之法輪者黄冠緇衣之口占總之摹寫山靈表章雲物而吾知爲天目之文獻也

天目紀遊引

別來清夢時在湖上所不能舍然于張生去浮者數行文字緣耳秋夕月下相與步垂虹讀近作氣韻十倍乃知英雄自有折挫不到之處轉讀天目紀遊一章絕不類他人紀山幾峯紀水幾曲紀幾梵宇幾洞門幾石澗

亭梁屑屑同買山券曠懷慧性洒洒筆端墨外至其爲詩亦然夫孫鳳林先生治事之暇披文選勝要亦寫其胸中之藏去浮登極濡毫宛轉映發不一大愉快哉予不使渺焉一衣帶水玄對名乘不啻偕去浮進而躡先生杖履探奇弔古淵源師弟相與於

巖巒澗谷中寄興千秋視世上波波
刧刧天目山頭幾無位置則我兩人
惠徽於先生者遠矣
松陵吳煥閣生父題於垂虹之
第一橋

修天目山志述

丁未仲冬廣陵張鍾山先生董潛事駐節虎林問業之履常滿獨不肖釆與張德懋懋官高元恭德基金伯宗維城四人先生凡出游必招具先生游記中德懋伯宗相繼夭折蓋不勝離索之感也戊申二月先生嘗行縣爲天目游予以蒲坂李水部公伯仲孝廉文會阻行至辛酉天啓改元奉吾郡孫太尊檄于役於潛竊自喜天目潛竟内地也又適先後大雪十五日不休高積十餘丈瓊瑤壘疊突兀摩空惟遥望浩嘆而已天目舊有志已爲徐令公與雲間喬千里更始猶多未備況近爲火災太尊遂慨然有蒐奇輯遺一新山乘之意辱命之及九月朔往天目由潛遇趙明卿于潛之南門慇勤雜沓止宿焉次日若水惺疾嚴先生留飲齋頭間出長公伯玉聯捷硃本眞堪擊節轉閱三小郎近稅仲子韶令雅訔酷似長公叔子奇縱磊磊不羣殆天授也季子落筆烟霞疑仙疑幻仲諱爾璋叔諱爾琮季諱爾璜三子年不踰十六七爭麗競藻幾難爲兄十二日擬游天目潛令公招飲樂只堂作劇靚宿醒未醒嚴惺疾王文烈兩先生促行至雙清莊暮雨淙淙已漸微素供清話共臥一室

然馬上頃慇不覺夜之央矣喜雨止更與登山十里
爲半山亭霧障前峰不辨爾汝路偪亥徑詘數步一
磴一磴一喘唯聞與下水聲甚亂不復楷山容樹色
及抵幻住身在天上雲在足底一望渾是白波瀰太
史具區謂八荒銀海非虛語也諸名公記游大都以
雲霧散見山尖如水上萍藻與青螺汨沒予尤訝浩
瀚無邊人隱隱從中步出世上有不航之游大是怪
事頃間霧斂日見千峰青翠萬樹參差因憶滄海桑
田大地山河千萬年一劫在天目山頭直一瞬耳夜
又雨綿連兩日予三人與一二沙彌羅坐佛前頗安

所得白衣送酒阮見卿正卿易孺忽冒雨扶筇相勞
苦晚復有俞童三四友來與共酌適僧課予同諸公
逐隊念南無僕夫見之掩口胡盧不知酒肉和尚勝
于和尚酒肉未足異也纔旦呼奚奴前導覯立玉亭
厓級陡峭人左右掖而行小庵數椽殊荒落古松覆
之蒼秀可愛入西方菴雨後蘚滑且危窄惴惴恐墜
不能登邐趨正殿眺遠歸幻住午餐去斷厓庵爲斷
厓師塔院當門古杉高十餘尋縱橫蔽亂頂可列席
如此杉者半山亭普同庵錯見爭奇或云普同一株
尤橫絕聞近爲火刼傾仆時雷迸之震四山蕩旋久

之乃定區區草木不徙泯滅以朽耶其他松生石罅
老幹屈曲針長以寸懸亥半空無從剝取古董家望
見如寶聞有歷險蛇盤得一二本移植庭盆厝灌備
至未幾而彫蓋幽巖裂石而出飽雪霰不習土性不
受人護惜因念吾儕如松定是錚錚奇男子即令其
人終帶些子松韻亦必不憒軟熟一流隨諵中峰像
禮懺無枯寂容索觀傳衣西折登玉柱峰僧寮紛紛
攀援而上供茗椀危立長嘯有遺世之想又西高峰
塔院旁有象鼻峰上飛雲閣下千丈巖天際絕壁心
戰不敢垂視見錢塘江但只一線住持僧出漆盂銅

鉢高麗王當年供師之具規制文色自非常器右即
活埋庵突起一峰曰香爐夕陽叢翠秋爽倍生再下
十餘里觀音巖嶄然巨石當路橫踞響水巖東兩厓
狹瀏有聲復有平石承流銀滴浪乳漫湧其上又數
里大溪瀾五七十武瀑沫及馬腹人渡木橋往來股
慄種種奇覯得未曾有千餘年嚮往之思至此無憾
然此皆登山時霧中暗度至歸途始得次第領略天
下事當面錯過者類此爲之悵然天目一山正面東
南故立東幻住則對面遠山盡見轉立西幻住則本
山諸勝都收目中還雙清莊阮氏叔侄兄弟諸君子

更酌敬宗僧舍泉聲咽門筠影拂檻因名水竹山房
登樓望月饒有幽趣易孺意在侑觴歌曲雜進不覺
下里之多也坐客絕倒十六日雨先生先歸予留凝
翠居檢點古來題咏與易孺兄弟辨疑字摩殘碣僧
滙如持酒戒雅喜文字周旋筆札之役得詩八十七
首賦三首記五首偈贊十一首盡名公筆也忻然弁
輿曰是可以報命矣謝恭如張恂孺兩君極陳西方
庵之勝爲予惜不及登其巔予曰兩宿懸崖吾輩功
行未圓設一失足浪自捨身姑徐徐名載天録西方
自在也相與一笑而別是游凡六日一日雨三日雲

霧二日晴假令日日皆晴巖巒草樹可數唯雨中雲
霧倏而山倏而海倏而白雪彌空倏而青螺浮玉倏
而半壁籠日半壁浸水又倏而月映芙蓉片片如滴
百態千姿恍忽不測噫寧獨天目哉一切化工俱於
不測中討消息彼蠡測者望洋之嘆敢不免耳志中
條例具列于左

虎林張之采去浮父謹述

西天目山志

凡例

一西志凡再修而燼於火孫太尊三修之今奉
李太尊命約略其槩與東志合刊一覽而兩
目宛然矣
一巒泉寺剎關係勝跡無不詳載詩紀屬晉唐
宋元名手及我　明巨公急收之其外近作
潛州自有志奉郡尊指裁訂非鎧敢以臆決
也
一志者識其人之出處隱見實跡言語文字之

末長篇累牘似傳似狀不勝書亦不勝覽矣
至於仙張道陵諸人釋高峰中峰斷厓諸人
各有實錄潛志說玄說偈并傳記中所有者
重複其詞是亦不可已乎俱質之徐司馬陳
司理兩郡尊深以爲然遂支節之如左
一同校編次諸學博孝廉茂才姓氏已具潛志
不復載
一捃獵原出仁和張之采手其分欸則諸弟張
之標張之楷張之杰

令華亭姚　鎧識

西天目山志

志目

圖考

張之采曰東峰之圖既周西山之牒載展欲窮兩勝直邁千秋從來岐嶺層巒用壯扶輿之勝槩單椒隻岫聿供栖遯之夷猶別有勝緣傳之好事千崖榮鬱雲生太白之裘萬巘差莪影落少文之壁矧茲兩越更號甲區玉書金簡之遺功留神禹定鬥作邦之烈啟自宋高惟天目之名山更地靈之毓瑞蛟宮蜃宅勝著三潭鳳舞龍飛祥開兩乳經獅律虎誅茅代有名緇丹井石梁化羽世傳靈蹟雖康樂之冶遊漫切躋陟其巔道玄之采繪獨工難摹其勝爰稽往牒載采新圖庶資遊上之臥遊聿表雄都之巨鎮郡尊爰志圖考

令華亭姚　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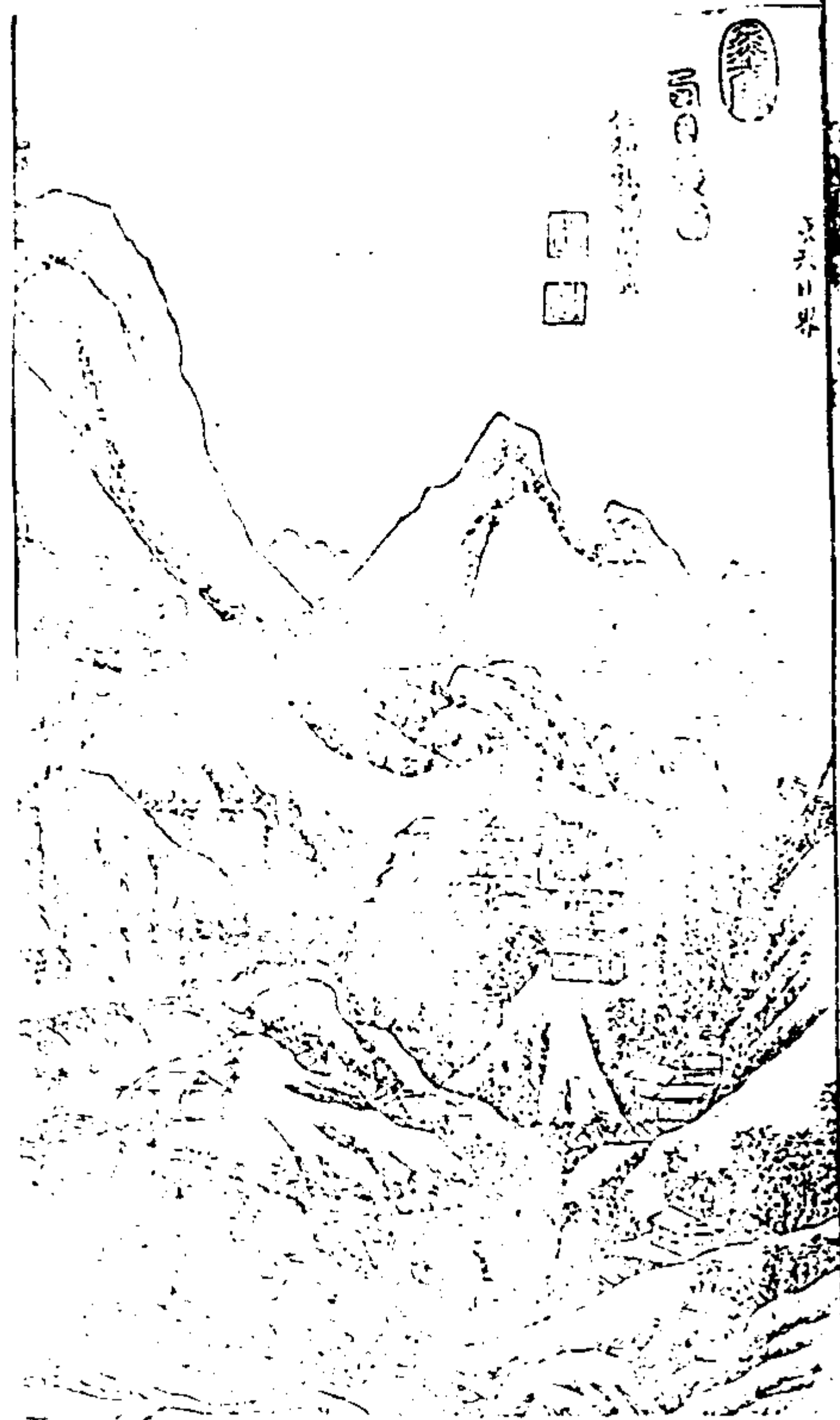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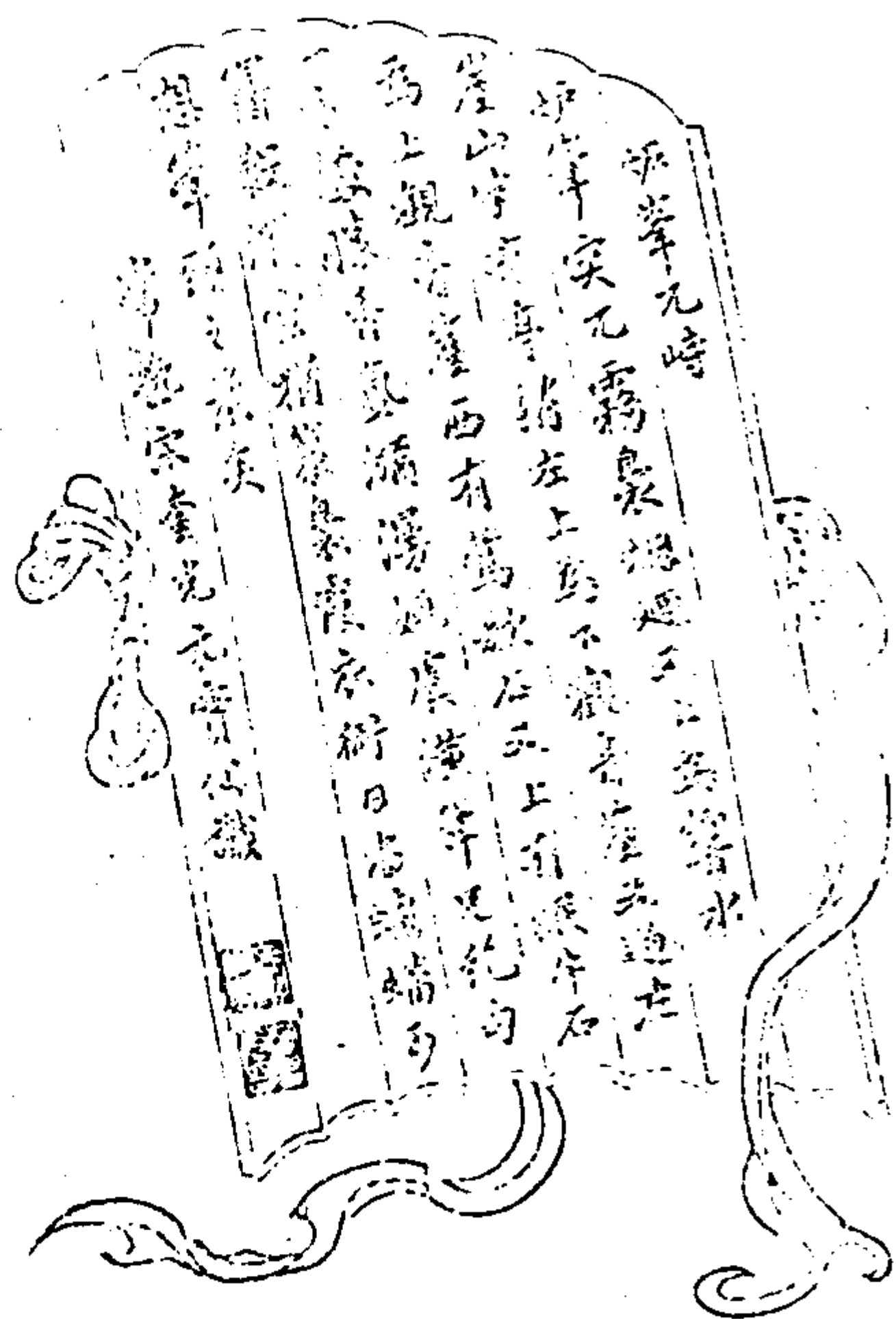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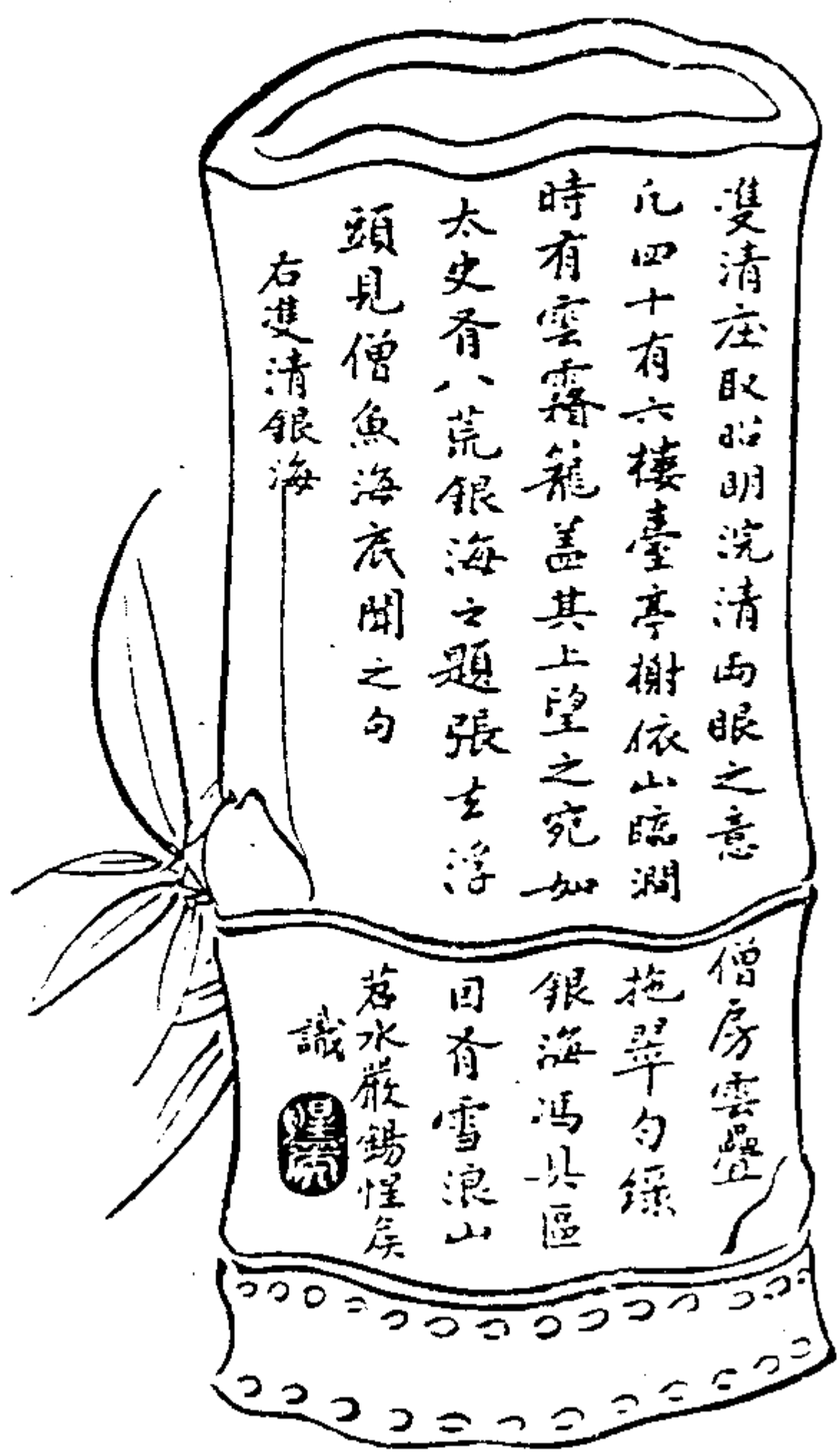
西目總圖引

雈汀李鄉尊高韻會心曠抱霞表方其壓鞅星集眙嫌寄眇總總馬東目騁懷西山縈想一圖未竟一圖載披自是闕其神蓬匪遜蓋說不佞鐙侍側受指爰為潑繪錯以縉鐫林瀑山光霏霾滿紙增勝地勝千秋傳矣

臨令華亭姚鐙潮甫識

西日分圖三

蓮峰九峙
仁和許光玢畫

十五

僂清庄取昭明浣清兩眼之意凡四十有六樓臺亭榭依山臨澗時有雲霧籠蓋其上望之宛如太史香八荒銀海之題張去浮頭見僧魚海底開之句

右僂清銀海

僧房雲疊
拖翠句綠
銀海馮只區
回首雪浪山

茗水嚴錫恎侯識

西日分圖四

僂須銀海
仁和許光玢畫

十六

西方危磴

玉立亭後緣崖捫蘿而下絕級無磴稱大嶺絕半里許為西方菴是月溪法師所叔遥望錢唐江隱隱一綫真奇觀也寉汀李公絕句百尺册梯江隱見千牵藥艸澗芬芳松陰渓護知旹滑泉乳旹飛怯衲涼甚足傳神

松陵吳焕閣生識

西湖分圖五

仰止橋亭水石一片大佳亭

右石翳藤蘿如錦一峯中峙四面翠微於

名倚雲峰甚爲深奇就亭于此取詩

人高山仰止之句云

太平朱[illegible]

西湖分圖六

西志原有總圖向屬門弟張錫蘭寫焉

書户所壞今轉屬更纂并增分欵如來志

燦然一新雙峰在握矣

甲子上元仁和張之果謹識

西天目山志

西湖守孫昌裔子長父輯　郡丞徐文龍田仲父　司理陳懋德維立父　核

考

崑崙之山實分三龍入於震旦其南龍出吐蕃之西
下麗江趨雲南遶霑益貫竹闗從而東去沅陵復別
為三分其一過庾嶺度草洋至黄山天目而止天目
蓋發祥崑崙也山有翠屏翔鳳玉柱象鼻玉女蓮花
諸峰皆自然天巧為龍池者三綵碧深邃幽渺莫測
而中池噴瀉如雷飛濺岩壑望之作蜿蜒勢鄉人敬

其永以供祈禱輒驗又有弄珠池金鷄石紫巖峯皆
蒼苔掩映藤蘿碧色探奇之人如行數里復有張公
舍許仙宮雷神宅每驟雨驚飛雷電交作雲中隱隱
惟作嬰兒聲也其庵有幻住黒鴉臥雲雲峯紫草青
嶺無門亦有紫霞庵時吐霞光映於戶内其他如太
子庵昭明禰雙清庄皆以分經故得名

老子說云欲度南極避水災天目海陵最為第一

避齋閑覽云昔有登天目山北過雨但見雲霧如在
山腰

又云自天目山上俯視雷雨但聞雲中嬰兒聲不聞
雷震也

宋度宗時天目山崩議者曰天目崩地脉絶潮不應
水脉絶或有為之詩云天目山前水嚙磯天心地脈
露危機西周冷浸觚稜月未必遷岐說果非天目之
與廢信有關於杭州也又張志道詩曰天目山來孤
鳳歇海門潮去六龍移盖有感於紹興時事云

委巷叢談云杭州山脉發自天目有東有西東目之
脉萃于餘杭結局於徑山西目之脉萃于錢塘結局
于西湖故天目者杭之主山也王氣鬱葱帝王莫宅
而錢氏偏伯宋室南遷兆不誣矣

陳善西天目序云菩按天目山奇麗秀絶甲於郡中
其峯巒之詭異如獅象金猊石磴之玲瓏若神斧鬼
工是誠名勝之奥區神仙之窟宅也東北有王峯高
出天半者曰翔鳳林其外則玉柱峯象鼻峯香爐峯
巖則獅子巖響水巖紫薇巖翠薇巖芝草巖觀音巖
千丈巖石則石城石門石屋石倉石鼓石柱石版石
庵石巷新婦石望江石鐘樓石圍棋石古蹟則雷神
宅張公舍徐仙姑庵許邁宮仙壇仙藥種種不一其
池則山池仙池龍池洗眼池皆屬天目之勝探奇討
異者雖窮日不能徧焉

仙釋

張之采曰雲衣玉食名光麟鳳之洲慧雨慈燈教尊旃檀之海所以眞人歷函谷以東來菩薩駕瑤池而西向非止地之重以人而亦人之重以地也惟玆西目群仙區宇東岬接壤擅勝景於越中實人間之天上大江縈逵常疑煙雨飛來列岫巍峩恍似鬼神削就是用仙人輩出高衲駢興藥爐道士爭造論門寶剎名僧共傳法衆葛洪許邁遺丹井於層巔宗鑒明宗蔭慈雲於眞際是以中峰斷崖復當元世力振頹綱或擁錫而捲關或雜茅而建室燈燈交映葉葉紛開火宅晨凉重昏夜曉蓋將使玄津釋綱永標奇蹟於靈岩琪樹祥河長著仙踪於福地郡尊爰志仙釋

令華亭姚　鏜識

仙

張道陵字輔漢豐縣人子房八世孫光武建武十年生於吳地天目山母初夢大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衡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盈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浹日方散七歲通道德經天文地理河圖洛書皆盡其玄妙嘗隱北邙山有白虎御符文置座傍和帝徵爲太傅後封冀縣侯三詔不就伏策就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丹成而采獨居幷揚遷鶴鳴山老君授以秘書遂通神變化驅魅除妖登雲臺峰與夫人雍氏乘雲而昇壽一百二十有三生於建武十年化於永壽元年九月九日遺經籙符章印劍以授子孫至今江右世其封

徐靈府錢塘人也由天目趨天台憩雲蓋二十餘年俄結廬層石屬睇松竹外環池島名以方瀛脩煉其間有性自性非求得之句作言志詩辭武宗之徵絕粒久之凝寂而化著玄鑑五卷及三洞要略

四眞君

勅賜寶華眞君

勑賜洞玄真君
勑賜含清真君
勑賜歸一真君皆莫考其世
張丞相謚文王
崔丞相謚文龍俱河雨人仙機所批者始從昭明太
子至山得道歸依於四仙精通醫學深悟堪輿濟人
利物至今靈顯

釋

釋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也丱齡受業于靈隱
西峰爲金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曆初受

具足戒于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
好泉石修錬于天目者二十餘年太和六年四月二
十五日示滅享壽八十有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
月十五日出塟于杭州錢塘永福寺西山之陽
釋明覺俗姓猷河內人也元和十五年避嫌遠鬻隱
天目山長慶三年春及冬至明年大旱野火蔓延欲
燒院僧惶懅覺曰吾與此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
雨驟作火滅遠近驚嘆太和五年七月十九示疾
釋鑒宗湖州長城人也俗姓錢郎禮部侍郎徽之孫
父殷有疾宗割股肉饋啖之紿云他畜之肉未幾病

閒孝譽聞于親閭乃求出家景福二年賜號法濟大
師以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辭衆而逝
釋道欽德性氷霜淨行野林代宗召至京師鄭重次
問法要師徒楊綰篤情道樞行出人表一見欽于衆
退而嘆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
高峰禪師名原妙吳江徐氏子母夢癯僧而娠幼嗜
趺坐稍長從嘉禾密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
法契入淨慈立死限學禪脅不席食不味見斷倫令
叅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見雪巖欽令叅狗子無佛性
且問誰拖汝死屍來纔聲即棒嘗疑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見雙經五祖真贊疑始泮從欽南明欽嘗問曰
閒詰詰作得主麼云作得主夢中何如云作得主正
睡着時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妙無語欽囑云從今
不責汝學佛學法只饑飯困眠纔覺抖擻精神看此
際主人翁竟何在妙益警省至巳卯春避入西天目
之獅子巖即石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屏給侍
服用破甕爲鐺併日一食後以後事囑明初祖雍書
偈云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
彌山泊然而逝
斷崖禪師俗姓湯氏湖州德清縣人能食不茹葷血

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情惝無所知姿貌巍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請高峰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執爾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峰於天目山獅子巖之死關爲童峰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寒暑峰曰學佛者不如是師自此言下大悟即時遂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因名之曰從一後見松上雪大悟語在實錄中峰嘆其俊快收其名曰了義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

言如奔雷諸方宿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開凜如氷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虗日元統元年歲除日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翌午果跏趺而化

慧開生歟與石霜同參作補衲看經二偈自黃龍山挾龍來無門洞龍蜿蜒松上禱輒應而孟珙兒潛鄭清之聞於朝召對所致雨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耳遂賜金紋伽梨後身爲明本

明本號中峰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困以首觸柱自警居近靈洞山時登山巔習禪定時年二十有四實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峰薙染於獅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省即詣高峰求證癸亥春一日師自敘其出家始末日六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則曰汝種蔬欲爲誰證印汝負舂欲爲誰炊耶師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菴向秋决作離散

計繼書屬門人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狥世禮也復條示獅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初心愼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又遺誡門人其略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及師示疾有來省者師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坍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學者强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白日曲狥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八月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遺別外護仍寫偈遺別法屬故舊十四日蚤作復寫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

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猶温軟顏貌不少變有禪者乞剪爪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津出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全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龍所寓草創菴廬皆曰幻住又因以自號焉師生宋景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七

釋班的達西番僧也慕中峯道行穿雲躡嶮跨險昇幽始至中國以致皈依是時中峯與揭法齋緇俗喜馳

巒泉

張之采曰天地氣聚爲山陰陽精化成水千岩並峙而嵩嶽非高萬壑承流而溟渤居匯故迴瀾莫如滄海列祀必首岱宗艮由浴日稽天夫且連雲蔽月惟茲古杭代稱奥衍重岡複岫珮海襟江訏流波而紛灑騰蛟之霧鶩噴瀑而競飛天雨之花爰侈東山更誇西目以峰則紫霞翔鳳以水則玉澗箕潭以臺則禮祖望江以澗則潮音龍穴以岩則響水翠微以石則天關佛面以堂則高白棲雲以亭則格思仰止以橋則踏翠清凉以樓則披雲愛月非煙而霧倏雨白

浪飛來不雨何虹少頃明霞爭度七寶之瓔珞自奇五色之芝艸更異諸凡名勝載在簡端莫採不遺合爲新記郡尊爰志巒泉

令華亭姚　鏜識

巒泉

旭日峰

在雙清庄之東岩岫連亙飛流灑散登者捫蘿樸石始造其巔是峰突兀青霄視日初出恒在其上

陽和峰

在雙清庄東高岩截雲層陵斷霧昔有庵曰陽和庵後有高岡稱陽和

昭明峰

在太子庵後下爲洗眼池昭明分經之所

紫薇峰

在雙清庄西翠栢陰峰清泉灌頂遠望藤蘿有如懸錦亦稱虎山亦稱紫莫岩

鼓閣峰

在東塢庵前員圍削拔如仰鷄足

三才峰

在攢玉峰下三峰並峙削出羣石之上

攢玉峰

在立玉亭之東東塢菴之西兩峰巒秀麗屹然干雲上有小石峰數百連岡屬嶂萃族巑嶙宛乎綴玉也

翠屏峰

在大佛殿後壁立萬仞上有流泉數道秀木千樟領澗懷烟泉溪引霧

棲雲峰

在藏雲塔東窈窕層巒如雲生態

翔鳳峰

在中峰塔後岡晋兩翌聳翥凌霄稠木旁生態崖峭舉遠望此峰恒有落勢

玉柱峰

在中峰西高四十丈圍十丈餘上銳下豐蘊梯可陟故自平地以登山巔風泉傳響巖水流聲遥聯錢塘江流如帶左右亦有奇松蒼苔鱗疊飛濤冬夏不枯葛藟蔓生蔚然綺秀山之勝境也

象鼻峰

在高峰塔南與獅子岩相對四面皆奇峭聳直高插天半中有石乳下垂宛乎象鼻也舊傳玉瓶三寶藏此

香爐峰

在活埋庵前其峯懸空拱立秀出重若將雨則游氣氤氳籠罩其上或云水氣湧出如車馬葢氣聯諸洞也

五岳峯

在圍屏石上五峯高絶形如芙蓉

花石峯

在東塢庵之南石鏤玲瓏花紋奪目

聳翠峯

在玉立亭之北西方庵東下臨峭壑奇松數本偃仰如葢游者躡梯空駕滄卒莫能上

西來峯

從幻住庵香崖而下數百步有峯高數十丈者爲西來峯左右懸崖了無障礙

瀋王峯

在真際亭後高麗瀋王叅禮中峯於此故名

悟真峯

在重雲塔前與獅岩象鼻鼎峙高峯死關舫室在焉下有流泉名悟真澗

浮圖峯

在金仙庵西巨石四五叠砌如狀

迎仙峯

堆玉磵上

聚仙峯

迎仙峯右

昇仙峯

聚仙峯下峯鋭而頂平舊傳徐仙上昇之所

仙童峯

四仙臺左

仙女峯

四仙臺右

昂霄峯

在西尖絶頂

天柱峯

在絶頂上有二石直起長霄骨鎮層霞冠雲擊之其聲清越響振岩谷

蓮花峯

在天目西麓奇峯疊砌約有二十餘里皆松杉森列辰光腐煇至元間建大覺正宗禪寺於上東北爲無門庵云

岩

翠微岩

在南麗路側上有茂林深篁奇花異卉側有亭亦曰倚翠

紫微岩

西麓岩間

響水石

在倚翠亭中有水聲泠泠不絕

觀音岩

在半山橋上者爲上觀音岩下者曰下觀音岩高數十丈左右有淨瓶石鸚哥石前有石如童子拜狀

獅子岩

在獅子寺西崖石雄踞狀如狻猊昔有異僧至此摺曰西來獅子座也佛法自此興矣元至元間僧元妙建庵曰西來室曰死關舫室今有閣曰飛雲殿宇依岩而構高低凡四級下臨千丈岩南峙象鼻峰高峰遺蛻存焉岩下[illegible]

蟠龍岩

在悟道亭之下石曲折如龍蟠也

伏虎岩

在中峰塔之右岩石蹲踞作伏虎狀

千丈岩

在獅子岩之下山巀嶫險[illegible]今建高峰塔於上

芝草岩

在西尖頂之西昔有採藥者見芝草一本五色俱備

玄通岩

在西方庵之後岩高數百丈中有石巷曰玄通巷登者從巷中至西方庵

龍門岩

在攢玉峰之東岩石對峙如門峻險不通樵採

石

石城

在西尖頂之西高數丈南北五十餘丈其外可履內深邃不可入

石門

有二在天目半峰嶺東西各一高者二十餘丈先布於氍毹

石倉

在西尖之西坎壘石鱗疊宛如聚米

石鼓
出西嶺百武外有客須焉扣之清越如神鉦也
石庵
在西尖絕頂之上
石巷
張公舍相去二百餘步
七星石
在雙清庄之前巨石七座狀如北斗
新婦石
在西峰中山之中面東昂立高丈與東目新

郎石相望又名望夫石又作新郎石
鐘樓石
在半山岡高數丈望之則凝烟聚霧四敞如樓
圍棋石
在西尖之北圍廣數尺昔有仙人對奕於此
圍屏石
在斷崖塔之西北岡去二里許周圍羅列如屏
仙臺石
在圍屏石之前平正光潤如八仙臺遊者飲詠
鉢盂石

在普同塔之前下有洞曰真氣
佛面石
在象鼻峰之上
天關石
在圍屏石上石方而大嶙嶙有縫若綫鋸者
挾劍石
在昇仙峰之左勢端肅而拱下攢石如劍
捧印石
在昇仙峰之西
仙容石
在石門之西石面南有形隱若鮮中若仙人狀

醉仙石
在仙容石之西二石斜倚有若醉翁
金鷄石
在金仙庵之西岡直竪一石高二丈餘徑五六尺上横覆一石長丈許徑五尺非人力所能升者又如僧人頂包之狀故俗號頂包石
洞
雷公洞
在大佛殿之前一作大雷如從洞震

龍穴洞

在天目其穴逾寸穴外圍環之狀徑二寸許昔有物盤旋而成欲雨則雲氣先出

真氣洞

在普同塔前氣從洞出瀰漫爲霧

真空洞

在獅子岩下前爲張道陵脩真所後爲高峯誦經地

潮音洞

在眠牛窄下

臺

望江臺

在玉柱峯之東高數十丈圍三十餘丈渾如築城

四仙臺

在絕頂西南下金仙庵之東相傳四真君於此論道

蓮花臺

在着衣亭之前平廣數十餘丈四畔奇峯競秀此臺獨居于中上建整衣亭

禮祖臺

在髮塔之下昔中峯隱於立玉亭叅禮者欲見而不可得即於此臺禮之

新月臺

在大佛殿之西

池

仙池

在西尖絕頂之下

洗眼池

在太子庵昭明峯之下今名其池曰靈沼

洗心池

左環翠堂左廣四尺深三尺池水清徹如鏡可鑑鬚眉

盥洗池

在真際亭西冬夏不竭

洗鉢池

在張公小舍上高峯洗鉢之所也

弄珠池

在至道宮貼廟前即三池出水處

獨角龍池

煉丹池

在張公洞之西崖下卽張道陵煉丹之所

在蓮花峰下

高湖龍池

在孝豐界其神極靈至今春秋二祀

翔鳳林

在天目之東北峰高峻聳拔類天在廬阜

塢

東塢

在觀音岩之東横玉峰之南有庵曰東塢庵院

宇明潔

木竹塢

在東塢南深邃峭絶人所不到

何家塢

在天目西有庵曰金門庵

長春塢

在天目西麓洪氏可庵東

西水塢

在金仙庵東下堆玉澗之水皆飛濺於此

岡

彌封岡

在天目之北麓從孝豐至天目必由之道也

赦書岡

在金門庵之東昔高麗王蓮花峰其從人欲歸者卽赦之歸於此岡頒赦故名

陽和岡

在東塢東上有紗帽石有峰曰陽和峰

潭

仰箕潭

在東書崖龍湫之上水注入上潭

石蒼潭

在格思亭之下泓澄可鑑其水自石間迸出順流入弄珠池

乳水潭

廣一丈與下潭相去不遠味甘色白可淪茗

十二險潭

在西峰北麓界連孝豐

溪

東關溪

在東目西發源于泥嶺百坑源深流長絲險[illegible]

此

西關溪

在西目之東發源於翔鳳林并西尖頂後衆水會流出龍湫與關水合由溪西村出白鶴溪乃天目之東合襟也

雙清溪

在天目之南麓發源於本山六洞合而爲一出大有村

正清溪

在天目之西麓發源於西水塢蓮華峰出大有村與雙清溪會乃天目之西合襟也二水出白鶴溪與東西二關水合又天目之大合襟也

磵

玄通磵

在玄通岩之下發源於獅子寺後

清涼磵

在眞際亭之東發源於雲深塔西由清涼橋與玄通磵合出半山橋

悟眞磵

在獅子崖下發源于西尖頂出仰止橋

流霞磵

在紫霞居之左環遶出伏龍橋

照明磵

在太子庵前發源于照明峰由登天橋出蟠龍橋與諸磵合而爲一

堆玉磵

在西尖之西下在東曰東堆玉在西曰西堆玉亂石鱗砌光潤如玉水流洒水塢

飛虹磵

在西尖北孝豐界[illegible]中溪灘其懸泉飛噴與雁湫瀑爭勝

寺刹

張之釆曰寶地珠林樂土遥傳身毒鷄園鹿苑精藍迤邐皇輿粤自漢庭經傳白馬迄于梁世宇盛青蓮一萬三千紀勝極於北魏四百八十標名出自南朝錫何地以不飛花在筵而畢雨揆諸載籍莫罄名言爰有高真栖神濵澥瑤㨑貝闕園盈蘭蕙之田碧落丹霄宮列蘂珠之榻莫不化行區夏法蔭羣生崇臺建自燕昭甲帳侈于孝武穆王樓觀是開真宇之端煬帝玄壇永定琳宮之號遺經有燦與釋齊尊顧茲浮玉之峰舊頌布金之地雲生梁棟殿俯潺湲羽節

霓旌每駐迎仙之鶴華幢寶幔恒來問法之龍正使林數旃檀方茲匪異洲開麟鳳計此莫殊然而代有廢興蹟多湮没若不編羅名勝何以永示來兹郡尊爰志寺刹

令華亭姚　鏜識

寺

獅子正宗禪寺

按寺在西峰半山中獅子岩之右有青松綠竹叢生高岡白雲翠靄施於幽阜大雄寶殿廣逾十丈資費千金聖像俱存復遭回祿今殿惟有伽藍祖師藏經殿千佛閣禪堂并三十六庵雖興廢不一而依山横棟臨澗飛簷俯仰縱觀天人恍目即有仙家瓊樹瑤林碧池翠水百寶妙岩茂以加矣

雙清庄

自太子分經山中雙目俱盲故今夫目左右有洗眼池而雙清庄舊在山麓洪熙中寺僧智學重建

大覺正宗禪寺

至元壬辰始建復燬于兵洪武間有隆潜者緇林勝友績於廢地肇葺禪居永樂元年洪濤鷲塌寺僧宗顧患水浩蕩遠瞰山麓禪徒輻湊至今西山絶盛東山云

褒忠寺

在天目東麓去朱陀嶺半里許故宋洪文忠讀

書處也
明空寺
在山南十餘里
塔
重雲塔
在千丈岩之下高峰禪師蛻藏於中像塑於外
雲深塔
斷崖所建師爲高峰神足雁侶中峰塔藏靈蛻
法雲塔
塔距重雲二里而遥元主英宗賜名也自中峰

營形洛質拔異領玄慈雲所普極於海外無不
請事剃染示疾之日元主追慕往德恐遺美聲
詔奉章學士集撰誌塔銘纂錄言行嗣後亦遭
兵燬明興重建塑像供奉焉
藏雲塔
在普同塔之東亦名悟道
普同塔
卽僧行骨塔
髮塔
在着衣亭前杳僧班的達緣崄度荒爰造震旦

叅禮中峰領會雲飛挂錫受記因剪須髮藏諸
塔焉
庵
太子庵
在雙清庄西北昭明峰下梁太子分經處
紫霞庵
卽水閣灣建於雙清庄之東絕壑千尋孤峰矗
仞桂華侵月松蘿挂雲時有晴光映於室牖
西方庵
從玄通岩下盤嶇西走爲立玉亭有一巨石突

兀青空廣二丈許亦建茅亭數楹後有石巷懸
崖峻嶙重巖深隱從此攀援漸造巔頂俯視江
流迤如係練
活埋庵
在獅子岩南庵之左有長杉絲栢生於嶺澗前
瞻列岫旁睇諸丘趺坐香爐咸拱秀焉又傳誌
載潘王眞際謂幻師曰我師其活埋於此乎故
以名庵
幻住庵
按中師本慧開後身也挂錫此中一衲一椽皆

名幻住今在西方庵上

雲封庵

在獅子寺西即許仙人舊隱之所相傳岩際石

白猿沉香三寶遁於此食霞辟粒的陰煉陽得

長生久視之術

紫草庵

僻居岩麓蔭映叢莪亦產紫草時采標翠

眉山庵

宋崇政殿說書豫章陳安節書院

西池庵

洪文忠山房別室也景廬抽毫掤管雷起風飛

父皓抗身虜廷皎心不湼三子述之伯仲競爽

菴在山中東麓

茅翁庵

山麓之西紫巒遶接佳木鬱葱有茅仙脩真遺

址

青嶺庵

在西北湯公山中其山北逶宛復周遭天目面

接脈於滸州斷崖禪師曾此住錫

晝居庵

中峰經舍今名雲庵

西禪庵

在玉柱峰西即鉢盂堂也

湧泉庵

活埋庵後今廢

卧雲庵

大佛殿東

黑鴉庵

西岡外今廢

東塢庵

攢玉峯南

西彌庵

在西岡下今廢

金仙庵

由仙頂之西下二里許遥望羣峰香爐凝靄紫

蓋飄揚春雨治淡如微莞也

金門庵

在雙清庄何家塢西圍崇山貫壯白日蒸雲玉

筍鱗排諸巒雁序塢之幽深罕屐跡也

無門庵

從蓮花峰下東北爲無門祖師挂錫之所
高湖庵
在西尖絶頂後翔鳳林之下孝宗召其接襄也
可庵
景盧祖彦讀書處也泉石峰巒各有奇狀亦嬰
於兵
觀
紫蓋觀
在大佛殿東北梁大同五年建出掌故集
宮

至道宮
在山東龍池外舊有拜斗臺格思亭許元叔修
煉之所
亭
花橋亭
在山麓蟠龍橋上曲折穹窿湍波相逐雙清之
水口
仰止亭
在天目山之麓
倚翠亭

翠微岩下
如斯亭
在半山橋前飛泉一道噴瀉石間丹翠交曜
眠牛亭
在觀音岩上
眞際亭
東通大佛殿西通重雲塔高麗瀋王所建
悟道亭
中峰所建旁有古松
着衣亭

重雲庵前相傳雲搆之始公輸削繩
立玉亭
在幻住庵之南攢玉峰上
望江亭
在蓮花峰
格思亭
在龍池上廢
雨花亭
亦稱天花在蓮花峰今廢
橋

龍源橋

在蟠龍橋下流水遶溪以入龍潭

蟠龍橋

在雙清庄前橋跨龍鄉開秀水賓詩操良長虹

恒如飲澗

登天橋

在蟠龍橋北

伏龍橋

雙清之東通紫霞居

踏翠橋

在倚翠亭下東塢之水從此合流以入大澗

伏龍橋

雙清之東通紫霞居

仰止亭

水通伏龍橋

半山亭

在山腰

清涼橋

真際亭東

妾川橋

在着衣亭西

步雲橋

重雲庵後

關

東關

在天目西越泥嶺畫嶺自此關通孝豐

西關

在西目東通翔鳳林亦走安吉道也英宗府築

豪遷

天目西隅左通孝豐宣城

千秋

在天目西麓高三百丈接寧國界

堂樓山房 係雙清庄僧居節畧繁詞茹存其名云

環翠堂 在雙清庄中

白雲堂 在高白堂東

高白堂 退處環翠之後

停翠堂 在環翠堂東

古峰堂 即舊庄基也

見峰堂 在佛殿東前有聽泉閣

正陽閣 在見峰堂右

正澤堂 在見峰堂西

清隱堂 見峰堂後

澗清堂 清隱堂後

迎薰堂 在澗清堂之東闕

愛月樓 澗清堂左

萬壑樓 在澗清堂右

靜樂堂 在倚翠堂東大佛殿之後

月白樓（樓枕伏龍橋下六月之水合流於後） 清氣堂（在昇殿之西）
披雲堂（在白雲堂之前左有閣曰臨泉閣） 疊翠樓（清氣堂前）
棲雲樓（疊翠樓前） 會景堂（在翠屏□□□）
竹隱堂（會景堂之西西有□） 松蔭樓（竹隱堂右）
翠筠樓（松蔭樓前） 綠筠居（會景堂前）
住錫廬（在昇殿之東）
鎮山樓（在雙清莊西北舊名白衣大士閣明萬曆遺跡）
洪氏山房（元末兵燹今爲褒忠寺）

物產

張之采曰聞栖禽振響不棲斥鷃之枝楩梓成陰不樹行潦之側此雖物生之異地而亦土性之咸宜惟茲天目岡巒列勢與島縈旋嵐烟障日月之光潤澤合江湖之氣所以噓吸則風雨時興閒寂而蛟龍夜吼兼之氣通與會脈始昆崙廣延袤者八百而逕去蒼穹者尺五而近無不獸驚坂峻鳥落陂危豐草茂而川谷迷沮澤長而榛蘇阻以故重崖隱豹古木棲猿虞吏橫於深林神女巢於喬樹喬松若薺荒草如緜昔日神仙之地今鶩狐兕之羣所幸賢侯焚林有禁斤斧有時一腔撫字之心果見桑麻之萬頃屢年德政而後寧止騋牝之三千嗚呼見莪苗於春日良可紀也殖大兕於沮漆非關政哉郡尊愛志物產

令華亭姚　鏜識

物產

大榅杉　在眞際亭下者高十餘丈大十圍亦名千秋樹
在重雲塔雲深塔大佛殿者各一株

雨蓋松

楊梅

壽靈藤

龍鬚草

紫草

栢

竹

筍

茶

茯

木耳

黃精　上品仙藥山深處間有

芫花

菊

蘭

芝

芍藥

菓

栗　棗　柿　白果　榧　梨　杏　核桃

楊梅

藥

木通　薏苡　厚朴　地黃　南星　天門冬

獨活　牛膝　天花粉　香薷　苦參　何首烏

烏藥　白朮

獸

獐　兔　猿　虎　山羊　野猪　豹

狐狸

禽

雉　鷓鴣　翠鳥　鶯

游屐

張之釆曰崑崙自東而西天目一山而兩既返經臺之駕還扶立玉之節直凝快目千秋不辭鼓興載往蓋騷人墨士欲步武於予瞻景虛羽衣衲子將躡芳於道陵明本標韻清高亢志阻險攀躋必期絕磴眺覽欲窮遠山因奏瑤池飛駕徧於周清仙來漢幄靈圖授自元君遂使五嶽盡得其形三山聿追其藪夫亦璿房瓊室域中都具名岑崆窿比半宇內總多仙窟紀分南北目列東西或流連以咏歌或盤桓而舒嘯或趺坐以選句或行吟而寫懷或飛觴於巖端或邀月於林下或寄孤蹤於翠竹敲風之時或競朋從於明花欲然之際逍遙山水憑弔泉齋望而知出群之儔叩而知超俗之侶有此偉人不虛勝槩郡尊爰志游屐

令華亭姚　鐽識

遊屐

晉

陶　潛 淵明彭澤令

唐

浩　然 名儒

顧　況 逋翁蘇州人

張　籍 文昌和州烏江人

白居易 樂天學士爲杭州守太原人

靈　一 名僧

宋

蘇　軾 東坡學士爲杭州守眉山人

洪咨夔 舜俞殿學士邑人

元

趙孟頫 子昂學士

趙文昌 西阜浙西提刑

明

劉　基 伯溫誠意伯青田人

張元忭 陽和狀元山陰人

馮夢禎 具區會元嘉興人

鄒德溥 泗山春坊安福人

黃象昺 頊吾邑令聞人嘗修邑志

姚 鏜 貞清邑令華亭人務工列東西天目志

汪若極 六生仁和令嘉魚人

馬配乾 巻吾於潛令吳縣東陵人

陳尭典 成宇於潛令貴陽人

吳 煥 亦璐仁和令秣陵人

廣 詢 周宗名僧

陳之龍 瀛海中允鄞縣人

朱壐光 為渼孝廉常熟人

沈荏濟 梅菴錢塘令松江人

仙克謹 促知兵部郎寧國人

陳祖苞 令威崑山令海寧人

王在公 芥菴郡丞崑山人

劉名世 震華於潛令寧國人

沈緒蕃 弱騎孝廉歸安人

吳之鯨 伯霖上饒令錢塘人

嚴 錫 允涵孝廉歸安人

聞啓祥 子將孝廉仁和人

須之彥 日華光祿丞嘉定人

嚴爾珪 承菴進士歸安人

江 樸 濬如孝廉仁和人

陳桂林 乾室於潛令莆田人

徐行忠 藎吾孝廉餘杭人

呂胤礽 白菴孝廉於越人

張遂辰 卿子名士仁和人

江世思 于九孝廉仁和人

如 曉 湛瑫名僧

王廷銘 文烈貢文桐廬人

賈可權 伯時貢文宿遷人

錢標昺 玉王孝廉仁和人

俞昌祚 茂叔中翰仁和人

徐行恕 七如孝廉餘杭人

金 翀 玉挈錢塘庠生

張之釆 去序仁和庠生以修志來游

凡游不識字號里宦者不載本邑人非遠游不載其後游者俟嗣載

令華亭姚 鏜識

詩文

張之采曰岣嶁庋石紀自秦斯巫峽千峰賦成楚王滕王傑閣得子安之序而彌彰戲馬荒臺藉宣遠之詩而逾顯非柳子厚則永州之勝不聞有蘇子瞻於赤壁之磯頓著豈獨地靈之資人傑實則川原之韻人文是以脩禊山陰萬古仰右軍之遐躅銜杯采石千秋矜供奉之豪綴景會心鏤雲繪月不有名[illegible][illegible]借雄文惟天目之奧區多昔賢之杖履或暮崖紀事寄遐覽於宏詞或命侶探幽抒新詩於清韻聲鳴金石賦凌孫綽之奇筆挾風雷節奪孟堅之色碑騰鸞鳳語挾雲烟代有宗工人懷珠璧用集百家之萃以爲名山之藏郡尊爰志詩文

令華亭姚　鐩識

西天目山志

西湖守孫昌裔子長父輯　郡丞徐文龍田仲父核
司理陳懋德維立父

詩

晉

陶　潛

問來使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唐

釋浩然

冬日天目西峯過張鍊師

振衣逢野泉漸見棲隱所坎坎山下聲幽幽林中語仙卿何代隱鄉服言亦楚開冰洗藥苗掃雪候山侶零葉聚疎籬幽花積寒渚冥冥孤鶴性天外思輕舉

顧　況

贈西峯禪師

獨在西峯頂年年閉竹房定中無弟子人至爲焚香

張　籍

寄西峯僧

松脂水消消夜涼人未眠西峯月猶在遙憶艸堂前

白樂天

新婦石

堂堂不語望夫君四畔無居石作隣蟬鬢不梳千載髻蛾眉長掃萬年春雪爲鉛粉憑風傳霞作臙脂仗日勻莫道巖前無寶鏡月明依舊照夫人

徐　凝

望江石

登巖背山阿立石秋風裏隱見淛江濤一尺東溟水

僧靈一

天池

昨夜雲生天井東春山一雨幾回風林花迸逐溪流去欲上龍山道不通

宋

蘇　軾

雷神宅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聞雲中如嬰兒聲不聞雷震也

巳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雨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語無限人間失箸人

贈莘老

天目山前綠浸裙碧瀾堂下看銜艫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不如野翁來往溪山間上友麋鹿下鳧鷖問翁何所樂三年不去煩推擠翁言此間亦有樂非絲非竹非蛾眉山翁醉後鐵冠落溪女笑時銀櫛低我來觀政問風謠皆云吠犬足生氂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長使山人索莫溪女啼

中峯

贊高峯和尚

這箇老和尚到處沒此様一種沒巴鼻只是難近向

生鐵鑄脊骨剛健尤偪強坐斷死關三十年毒惡聲名走天壤丹青寫渠入畫圖大似藕絲牽白象

失名

望夫石 一名新婦石

雲鬟煙鬢與誰期一去天邊更不歸還似九嶷山下女千秋長望舜裳衣

洪咨夔

天目山房

門巷蕭然雀可羅藏書萬卷自研磨懶尋玉女登西嶽甘伴金仙坐補陀書帶草長塵慮少缽曇花放道

緑多酒肴閒字如相過引道松間不用呵

又答景陽

朝家久設禮爲羅小寄禪窓共講唐紅錦幛泥飛鬟裹黄金寶校設毘陀氷蘖焉飯鄉風古雪汁烹茶稚道多領取禪傳心法去會將佛祖一時呵

再用前韻

烟霏深處萬山羅開裏工夫歲月磨上捺緯書乾鑿度下搜雜志薛廷陀手被不厭薰沉水心悟何妨涉貝多若問尊經閣中事南豐倖記也須呵

元

錢思復

左轄吳公禱雨天目山有感

乾坤亢旱兵塵後廊廟深憂畎畝間千里西成望芔澤百靈前道謁名山清秋雲雨蛟龍窟白日雷霆虎豹關俄頃神功廻造化作霖未許老臣閒

達魯花赤

奉旨禱雨龍池

蓮山儔昔愧移文俗駕寧容更洩辰忽訝片雲池上起元來却是雨師人

雨足後復降吉來謝

萬山深處又重來天目雲頭未放開盡喜山田秧秄秠那憂石徑濕莓苔鐵冠道士今何在玉局仙翁久不回惟有洞中龍應禱果能因旱起風雷

趙西皋

題西天目

天目山前分兩乳一脈西來經右股廻流疑是武陵源入山絕似益之阻層巒層巘入霄漢從此去天纔尺五飛泉匯作千丈潭中有蛟龍潛水府玉芝瑤草淨如拭不見塵寰一杯土三神山遠未易到洞天只在溪之滸道人晏坐凝不動一榻雲烟幾寒暑乍逢

佳客喜迎頻上山下山若飛虎龜腹燕頷好顏色息易御風輕步武蘋繁蘊藻盈頃筐砧几躍躍不登俎羸劉頻蹶問不知那識人間有簪組嗟予碌碌退不勇竊食太官無寸補回頭四十九年非白髮手搔今可數山禽喚我歸去來口未及言心已許長安冠盖多豪傑誰肯論交到爾汝

李　穎

贈西峰孫路

天柱與天目曾居絕頂房青雲求祿悅白日坐家長井氣通潮信窓風引海凉平生詩稱在老達亦何妨

方九敘

登天目山

勝地傳浮玉前朝此布金龍湫懸雨急鳥路入雲深萬仞鍾靈秀三秋愜賞心塵緣促歸駕回首戀東林

高峰禪師

題鶴山

一山高突兀百里去城闉老翠掛清曉華滋積宿春江空潮勢遠雲破月痕新對此忘情者林間有幾人

中峰禪師

真際亭

高亭結構標真際體共雲林一樣閑山勢倚天忘突兀水聲投澗自潺湲伽陀迥出言詞外海印高懸宇宙間佇看凭欄人獨醒又添公案入禪關

其二

鳳舞龍飛甲衆山振衣直上費高攀層層石磴深雲鎖隱隱禪林盡日閑自古名流多駐蹕昔年王氣亦相關從前不涉高巔處寧識東溟指顧間

明

高啟

幻住精舍尋梅

郭西雪後尋僧院短竹穿沙水如練梅花有待我來館十日春寒未開遍忽思前日渡沃水夜解征帆宿山縣偶逢一樹在官廨爲寫新詩水滿硯關山夢別今五年縞袂誰家月中見月漸衰亂尚羈泊淚眼如看故人面黃昏酒醒逐寒影繞樹千回意無倦南枝北枝亂如雪未許東風吹一片名園桃李盡荊榛空谷獨開君莫怨重來省視兩何如惆悵歸時有餘戀

石崖

雙崖立幽關一洞開深宇青嶂近爲隣白雲閑作主不受杜陵風可避河朔暑華構幾回新渠渠獨千古

宿幻住棲雲堂

窗外鳥聲曉殘鍾度溪水此時幽夢迴獨在空山裏

遊西塢

松岩留佛燈葉地響僧履餘心方湛寂無使羣動起空山啄木聲蔽鐙花落水流縱復橫松風吹壁鶴翎墮梅雨過溪魚子生尚有人家機杼遠更無塵土衣裳輕斜陽已沒月未出樵子歸時吾獨行

呈天目山高峰和尚

冷坐深雲裏巖扉盡日扃齊眉髮半白信口語多靈入定山神護談禪野鹿聽何時香一片夜雪滿中庭

送明本上人遊方兼寄蔣山申禪師
忽忽離天目遥遥問石頭如何當九夏獨自上孤舟
瑞必乘時出身須爲道謀謝郎今老大月下正垂鈎

寄天目山雍長老
天目之山青岧嶤道人縛屋青山椒白雲出山不歸
去春風吹老黃精苗

徐　賁

晚過西崦賈氏别業贈明天目長老
烟光晴攏落澗道入層層不訪中林寺那逢西崦僧
山厨將具黍隣屋爲分燈自覺行來倦清談遣弗勝

劉　基

登獅子巖作
落日下前峰輕烟生遠林雲霞媚餘姿松栢澹清陰
振策縱幽步披榛陟層岑槿花籬上明莎雞艸間吟
凉風自西來颸颸吹我襟榮華能幾時搖落方自今
逝川無停波急弦有哀音顧瞻望四方悵焉愁思深

李　德

宿雲封庵
衆壑忽已暝遠近響清湍山中對僧定趺雨掩柴關
柳暗猿猱集氣交風雨寒攬衣中夜起蘿月在岩端

彭　年

登天目絶頂
天目高何極捫蘿獨上躋江連餘地少天壓亂山低
玄覺秋增爽幽探曉欲迷當時有靈草須此薦刀圭

阮子孝

宿重雲庵
煙蘿小徑通一室掛雲中樹影晴浮水秋聲半在空
疎鐘天際月孤榻竹邊風竟夜渾無寐清談對遠公

李應徵

天目途中

殘日漏雲孤層陰水上扶不知今夜月還照兩峰無
霽色心同遠秋容病與俱自知非俗駕肯共北山逋

自浪口出獨松塢望兩目
盡日行秋塢青山不問名及樹平秋色觸石換溪聲
一徑通疑塞雙峰隱復明依稀昔游路漸向翠微生

張振先

遊天目山
徑入珠林九折遥峰峰矗立倚雲霄半泓雪色粼堪
數絶巘橫雲鶴可招瀑布寒飛天目雨松濤夜雜浙
江潮桃源咫尺通仙路流出胡麻過石橋

馮夢禎

天目山觀瀑布

仙源不可見懸水鳴日夕隱隱何轟轟直下數百尺天地豈有祕潺湲何時息此聲非水生非從石間出水石兩無功豈是虛空力如聲色巳然觀出安可得欣然二三子宴坐談秘密山僧送酒來且共聽潺滴

登天目遇雨

霧雨連朝甚淒淒生旅愁四山惟一色不復辨林丘索酒攀高磴焚香坐小樓蕭然對知巳信宿且淹留

看雲

幾點生林麓須臾一望同從橫非有意出没不離空萬壑虛無裏千山寂寞中乍飛縈落照忽斷映長虹迢遞依初月徘徊傍晚風杖藜欣看汝描寫忝天工

禮高峯塔

禪室層巖上雲霞與柱撐空傳獅子吼不見象王行遺鉢留僧舍全身入化城我來瞻禮竟心地恍然明

鄒德溥

登西目

萬里長風送屯槎徜徉鷲嶺白雲賒躬攀托鉢聞天樂多路盤陀轉目車濤湧三山青海月匡樞千仞赤城霞巳知大地渾燈景不向空門問法華

彭輅

天目山對雪

煙林帶長岫雲與雪爭飛倚樹浮瑤蘂看山失翠微冰堅龍欲臥谷遠鳥常飢石壁孤禪在寒光上衲衣

王龍

幻住菴

春水抱林流緣源曲徑幽石牀喧鳥覆靈雨法雲浮寶思虛空發玄機罔象求憑將百年計長此託靈丘

茅坤

倚獅子禪院頭陀

來獅子院禪臥不知年此日頭陀過忽聞卓錫緣浮生俱屬幻我亦欲逃禪削髮空山裏雙稱面壁仙

同客游天目山忽爾風雨題詩唁之

不堪風雨妬名山復道仙靈盡閉關七寶莊嚴新望幸千峯縹緲隔游攀幔亭半隱松蘿外鬼谷應藏煙霧間我向林中投弔艸客星未許厭塵寰

袁煒

九日望天目

訪勝來天目秋高桂子芬落霞追去鳥古木掛斜曛

謾有東山興寧從康樂羣山靈應笑我六載始相關

登天目

登高聞鳳願秋雨喜新晴雲淨雙屏闊風微一騎輕
機忘山鳥狎性定晚蟬鳴不盡游觀興凭樓待月明

蔣　梁

遊天目

吳越推尊第一山羣峰擁翠薛蘿環風迴曲澗泉飛
急洞鎖長春籟自閑步舉影隨銀漢上嘯歌聲在碧
雲間躋攀不覺如仙蛻笑指江湖越兩關

獅子禪院

乘閑來古刹筠樹拂清芬界靜塵無蹟龍歸鉢有雲
瓊花空外落天籟寂中聞安得長吟在相朝駐晚曛

田汝成

送月松上人遊天目

中峰遊幻跡逢爾去傳衣相送臨秋水歸來掩夕扉
杖頭黃葉落溪上白雲飛悵望松間月還思靜者依

駱文盛

天目山昭明寺

石徑岧嶢上禪關窈窕通鳥啼青嶂口人臥翠微中
恍若三天近悠然萬慮空何當稅塵鞅於此寄幽蹤

宿紫陽宮望天目諸峰

何處覓仙踪山行路幾重迷途問樵客落日到玄宮
竹几爐煙裊松窗茗碗供夜深渾不寐與已在雲峰

白雲堂

白雲堂上白雲凝爽氣清秋快一登羅礎遠攀無俗
韻竹窗高臥有閑僧詩留舊墨情多慨節近重陽興
劇增總為黃花能滯客由閑搔首幾沉吟

徐　渭

立玉亭

山當崖斷孤亭立竹樹迴環翠萬層倒看夕陽深澗

底不知塵外有歸僧

仙杖峰

脚下芙蓉千萬峰丹梯玉杖凌天風仙棊局散無人
到斜日蒼雲鎖秘宮

送溥南山人游天目兩山

翻經臺榭落花邊古路迢迢入紫煙路斷溪聲與山
色春風依舊杖藜前

其二

振衣曾看祖庭花路轉西峰日已斜獅子巖頭春未
老直應分付與丹霞

禮中峰塔

王枕峰高生翠寒寶龕丹几一燈懸萬方龍象袈裟
下百億山河柱杖前幻生早知心已了活埋猶著法
無傳辨香合爪東風裏一夜梅花月在天

答與山自天目見寄

繞出山來又入山清風金錫振鳴環談餘花鳥春生
座定起松蘿月上關徹底窮心寧有得到頭無事不
成閒曾聞夢入西方國拾得虛空欄柄還

登天目

絕壁精藍霄漢間天教神物護林巒諸峰散落青蓮

小一氣平浮玉海寒寶樹風廻春浩蕩祖燈星並夜
闌干禪林回首悲秋暮瑞綵空教憶鳳翰

宗臣

贈于與尊人

天目三千尺西南第一峯瀑來飛萬馬石削起雙龍
白日江華亂青雲海色重行歌秋更好散髮美芙蓉

屠隆

獅子岩

後猊突兀踞丹林縱有羣魔不敢侵捲地風飇增猛
氣洗天雷雨助威音金毛摩詰香臺下寶珞文殊法

座席百獸中王遁豺虎由來奮迅喻禪心

何㷪

八十重登宿中峰塔

八十年來老眼寬秋風扶我上雲端千峰日出龍眠
鉢三院風生虎嘯壇借榻夢回山月落杖藜行伴野
雲閒當年不與登賢俊今日禪房間懶發

重登仙壇

山僕拍笑老登山老健輕輕上不難石磴松稍新艸
綠苺苔展舊痕斑

陳堯典

重登西峰

古寺深秋幾客行山巔雲盡曉峯青晴崕雪樹隨年
老寒谷風林鎖月清石上圍棋雲鎖跡空中仙樂夜
聞聲人間碌碌非吾事跨鶴吹簫是我情

梅守默

登天目

疊巘浮空紫翠連高僧閒倚碧雲天山深自覺無寒
暑禪老何心紀歲年忽覩繇光頻結綺時看雲氣半
為煙那能跨得揚州鶴月月峰頭任往還

田藝衡

下東天目將注西天目道中即事

宿雨翻成雪淒其山氣清亂峰穿日影空閣聽泉聲
木葉寒俱脫沙田煖易耕誰知幾日勝兼得小春行

玉立亭觀猿

霜葉萬山紅寒猿嘯曉風共攀危石上環坐小亭中
客淚誰能落僧餐自許同貧吾頗說爨長憶魏元忠

王識

自見峰堂登天門

早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令雙足健不怕萬峯高
石磴盤空翠風泉洒赤霄無過玉虹氣乘此好扶橋

宿獅子岩

拄杖緣梯上巖頭日欲斜客袍行裏露倚篁臥攤霞
暝色侵松影泉声襍水花山靈邀夢去恍惚到仙家

周之冕

登天目山

春雨淋春山迴迴鳥道間水衝千丈瀨雲鎖萬重關
側岸松舂盡沿溪路轉環夕陽山頂好翹首欲重還

其二

乘興欲登山驅車在道間祗因紅杏雨不到白雲關
福分緣三世襟懷空九環何須攀絕巘飛鳥倦知還

劉紹恤

登天目山值雨三首

山靈胡太忌故遣長風來黯慘日無色欹斜峰欲摧
探奇狂客興作賦大夫才試問樵薪子烟嵐何日開

其二

咫尺不可即幽懷姝自憐况如千里外何但一峰前
壁立應吾道風聲自遠天征夫休問路冥會子雲玄

其三

不見談經侶天花墜雨絲誰怪今日興自信隔年期
萬仞形全設中峯景更奇大觀無色相烟水故霧靄

高峯

大地從前有高僧何處來劈空輕萬仞飛錫任層臺
龍鉢千年許獅巖一水隈那堪雲白處劫化自悠哉

王炳衡

遊天目西峰

疊翠東南美雙峰世界傳黃雲迷虎窟白練引龍泉
日月金丹靜烟霞玉洞玄何時謝氛垢長此學神仙

吳維嶽

酌高湖庵樓中

虛樓翠微半玄度喜相同聽鳥雨聲外銜杯雲氣中

春泉鳴磵竹晚磬罷山風湖鏡宛諸象泠然悟一空

題中峰塔院

香殿啟天中登攀路幾重嵴危躋盡上僑險瀑流衝
風雨交雙壁雲霞散列峰獻花馴白鹿聽道老青松
檻動江湖色窻收楚越封塔珠燃慕照僧飯落晨鐘

不信人天境芳梅二月逢

題高峰塔院

岈嵬香域共參禪繡壁千尋擁梵蓮雲幻石巖疏鴈
塔路迴松嶺帶僧壓齋鐘乍入中峰月法雨初收下
界烟棲息未能常此托一聲林鳥亙依然

張懋

同霧寰比部登天目

歷險捫蘿更上尋巖花谷鳥共相迎徑行雲氣千峰
出樹散春泉百道鳴山勢全開吳楚勝江光遥帶海
天橫平生不盡登臨興見是仙郎結伴行

宿斷崖塔院是夕無月比部有後遊之約

繡壁蒼崖擁翠屏石房禪榻總關情臺高駐錫山逾
勝塔靜燈懸夜倍明枕傍星辰岩際宿風迴鐘磬雨
中鳴峰頭月色如相待他日重期弄玉笙

陳洪濛

宿雙清庄

纔入招提境凌虛厥法堂慈雲聯碧落慧日朗朝陽
松蔭千峰翠泉飛百道長洗心歸淨土遺世獨徜徉

盛節

登天目重雲塔

樓上崇岡接斷虹群峰攢簇玉芙蓉松濤隱謫風來
往山色有無雲淡濃羽士丹成遺竈冷高僧幻化得
眞空披雲楔跡藤蘿外勝槩全收一目中

陶望齡

贈支幻

祖師錐幾橛有口元無舌借問住庵人庵中誰死活

贈天目僧和中郎韻

萬仞空王塔三千衲子儀鳥窠新定室麈尾古松枝
香鉢傳來是宗風唱者誰懸崖青瀑裡好爲證無師

贈梅谷上人住山

十萬八千煙水路一千七百葛藤窠眉毛落盡芒鞋
破埋向西巖老土坡

其二

靈花一片語當機生鐵稜稜鑄面皮莫將和雅迎陵
舌去伴當年獅子兒

其三

孤峰獨卧老拋書片衲单丁手劚畬冬雪新瀰水斷溜看君一口吸空虛

登天目絶頂

方春理遊策到山巳初夏貪緣二十里亥徑不容馬舉趾高於肩垂頭下於踝銛聲曳喉吻喘息壼如[illegible]辛勤上絶頂欲去那可舍一步一惜别倒坐藍輿下

湯賓尹

為正堂上人

齊孱拍手兩頭陀跳入寒巖穩舊窩髮下只留三[illegible]

石後人來者自燒鍋

為蓮衢上人

灶前灶後儘相安賊賊驅人穴裏擠誤認閭丘新太守至今饒舌嵩豐干

遊天目西峰

依稀路盡不入間又得茅庵在目前絶壁形骸支老樹遠空音語度流泉層城直蹋三生石委巷時看尺五天指點西方隨處是那將公案數爭年

鄭善夫

雨後偕周用賓扶策尋天目看花

風雨於潛道藤蘿古殿陰祖花傳近代瑤草奇遊心應世吾能賦探元女獨深形骸百錸晚末免二毛侵

西來峰

名山淨業絶塵埃一柱冲霄萬笏廻南部十方弘梵宇西天大衆見如來化城孤樹團圓合佛國青蓮遍地開點化高僧衣鉢在尚留石碣染蒼苔

袁宏道

天目書所見

菩薩與凡庸不知誰正倒牛馬若卒真形貌亦自好獨有知見人不食本分草拾他糞掃堆秘作無價寶

面上曲折多腹内安穩少坐立皆成文閑話亦打稿演出活法聰難賭傻閻老

浩歌登天目峰頂

一笑廓天龍遯矣何空曠千山如藻萍點點白波上世界無安置虛空有等量浟浟職風人妍醜分何狀丘語之為知舜禪之為讓禪中閑是非甕裡狂波浪十年學貢高一朝色沮喪

宿幻住㡱翹戲題

偉哉京中 即胡不侵晨翹百千大世界吹作瀛海水披衣翹視之果然雲在底彌天布琉璃山神聖乃爾

宿雙清庵贈印上人

百折琉璃沸千峰帝網羅更憂塵界少却擬嶺雲六
説法鳥成馬窮源水是波多聞真簡多聽爾見孫寶

贈天目達泉上人

海公知道者閑雅好威儀餉客雲千斛論心捧一枝
登無真法友畢竟所宗誰我亦貪佛果因君乞聖師

天月山詠

高攀天目西衣上雲霧結獨立響水巖一聽一回澈
萬壑競雄流登與廬山別松生玉柱峰根進石紋裂
夜色閑虚堂朝暉亂雲鬪露出萬峰尖重重青朶雪

禮高峰塔

一具瘦骨頭號曰天人師曾作為佛威解使磬空鎚
若崖峰二子則見而知之見則如此見知則作麼知
乞師下一語為我破佛痴

陳禹謨

登天目絶頂

玄冬十月上天目天風飄飄吹我衣憑虚兩腋孤雲
没絶塵萬仞飛鳥稀時聞松濤發洞響忽有仙樂來
紫微聞鷄起視剛夜半扶桑萬里生朝暉

喬時敏

遙望天目

想見西始一望青乳垂天半聳雲屏泉聲雪噴雙清
澗霧色霞連十錦亭巖畔玄獅函佛蛇石間蒼蚪隱
仙霧凭高無限登臨興直欲驂鸞扣紫冥

周延光

中峰塔眺望

禪關杳靄落疎鐘老衲焚香禮梵容悟道孤松空翠
遠參天雙樹綠陰濃山連吳越雲千里日映葱菁影
萬重舉目直超沙界外茫茫大海總朝宗

吳伯與

游西天目

鼓興尋山不厭深生平應得此登臨到來王柱雲初
起轉入爐峰月漸侵危磴近攀青漢接孤龕遙見紫
煙沉八荒銀海須臾變把酒長吟好自斟

杜喬林

登西目絶頂

振策躋高岑亭陰翠靄森流湍來遠壑飛鳥度深林
絶巘千山見連雲萬井沉何當招鶴侶相與一披襟

吳之甲

西目禪寺

一望孤峰雲外懸耆玩千仞擁青蓮旃檀香細慈雲
煖舍利光含慧日圓俯視羣峰皆下界夜聽萬籟又
諸天徘徊蕭寺今宵月拾取繽紛五色蓮

孫昌裔

翔鳳峯

岐嶂直上幾層臺翠擁芙蓉面面開六翮儼從雲外
度九苞疑向穴中來行紆峭石巖邊墮坐聽懸泉樹
杪廻欲覓宗門何處是虬松蒼壁點莓苔

駱駸曾

天目禮高峰廽師

白雲堆裏一峰開荒蘚曾經映法顏幻住不妨依樹
下活埋長合在人間萬緣歷盡抛行脚一法亡何結
死關千古宗風誰得似峰前流水自潺潺

仙克謹

贈翠雲庵古道上人

一自昭明去不歸色空誰問異還非翠雲片片飛僧
舍次第裁來補衲衣

上悟道庵

遙望山頭草一堆到來古剎幾低徊瘵人說悟渾無
解入悟那知須要瘵

李煒然

西方菴

結茅危磴倚重岡立玉亭前望渺茫百尺丹梯江隱
見千年藥艸潤芬芳松篁深護知音滑泉孔時飛法
雨涼說法有花天欲雨霧山無處不西方

黃汝亨

活埋庵

峭壁空秋色中天朗夜臺誰能活似水可復灰如死
翠拔羣峰瞑泉飛萬壑哀休言神理遠飛錫夢中來

獅石

四畨絕雲氣神仙不可見何人擘虛空嶢巖分片片

九日同明宗師登香爐峰次開之先生微字

高天九日靄晴暉直上香雲麈共揮亭倚中峰青玉
立巖垂千丈翠華飛何人咲進黃花酒得汝將牽白
幻影歸幽壑玄風出化城欲聞獅子吼滿地落松聲

宿西目竹房

爲問山藏寺因過竹隱僧翠華紛几席雲氣下稜層
函丈分初月巢經朗一燈坐深清籟寂相對得心澄

禮斷崖塔

千崖應不斷問訊斷崖師恕忽孤峰頂岩居魏百尺枝

堂虛高塔影樹老落寒姿若個成龍象依然一鉢
持

僧廣詢

西山得觀字

茲山不可盡況今秋未殘繡壁立千仞群巒長吞寒
取徑度飛閣攀岩臨險湍高峯上無極谿遶今我觀
嶺猿響哀嘯林鳥紛廻翰傳衣白月下解石青雲端
探討轉奇絕閒寂恣遊盤玄理豈云頓此心那用安

高峰

一日遺丹洞千秋結化城峰危崖壁立磴險石龕清

苦行高僧臘歸依過客情生平鉢盂在松子落盈盈

昭明寺同明宗禪師游分得層字

巖廻谷轉碧山層短屐銖衣此共登萬壑飛濤朝響
切千峰沈靄暮烟凝臺荒帝子留殘偈錫卓高僧朗
慧燈寥寂東來誰共賞孤松巔際白雲澄

徐文龍得春字

孫鳳林公天目山乘成分韻賦頌

境地由來勝標題此日新已知經濟手偏篤水雲情
鶴舞山山寂琴調樹樹春一簾清晝永著述自慇懃

陳懋德得容字

林莽開佳麗人文寫鬱葱篆摩秦漢字墨洒水山容
賦罷亭陰轉僧回蘚色封尋幽宜野望討論屬宗工

吳煥得言字

仙吏自翩翩才餘製錦言山容來席上松韻落研前
信是胸羅斗應知思湧泉名篇從不乏誰似筆如椽

汪若極得居字

領郡原無事看山几席餘響巖琴與答幻住鶴爲居
五馬千峰迴侯門一水如漢時循吏客仍有臥遊娛

沈匡濟得分字

未入潛州境雙清天下聞詠茅緇衲穩洗藥羽衣芬

霧湧翻銀浪風生掃暮雲得公山有釆無處不陽春

張兆行

立玉亭

手削孤峯一徑懸虛亭滴翠入晴筵雲間籟響松陰
合檻外天開石嶠連玉笋雨餘空裏現尼珠月白掌
中圓尋幽不憚登臨遠倚杖乘風更爽然

張汝翼

秋日游天目

蠟屐尋幽過遠山境來流水聽潺湲風高梵磬聲聲
杳秋早疎枝葉葉斑百態雲霞呈几席幾村煙火隔

塵寰吹笙緱嶺人如玉不羨真丹可駐顏

吳之鯨

初登天目宿活埋菴

曲磴穿藤杖遥呼爲喚羣指聞皆浩淼坐處即氤氲

澗落花疑雪巖飛翠作雲且投峰半宿茗椀貯清芬

活埋菴

深松藏小閣虛灝薄雲天坐入中峰定香爐生紫烟

慈雲石

蒼巖護松龕結跏虛半席何以名活埋了然惟此石

戴澳

過水竹居

山僧真好客相見即驩然坐我修竹下觴我清溪邊

山午不知暑心閑渾是禪僕夫促我去臨別更留連

宿幻住菴爲達泉上人

雲臥臨危崖五月氣猶肅到枕夜來聲松風與巖瀑

曾鳳儀

天目道中口古

天目山頭雲不開瀑流千澗響如雷任教終日滂沱

雨我亦衝泥策杖來

題高峰禪師真像

禪師何日自西來幻相猶留千尺崖法界久無獅子

吼清泉百道半天開

本來無住亦無身生滅何當墮刼塵見說中峰傳妙

鉢來時便是去時人

袁崇煥

禮高峰禪師

怪石何年關真身此日存死關圖活計幻境搆空門

七刼良非偶三宗獨爾尊憐予迷愛甚頂禮可無言

高峰蛻骨塔

十八年來向死關此關打破更無關臨行不帶皮囊

去爭得流傳到世間

徐嘉泰

陪王司尊上天目

名山儘可覔遺封天目西來又一峰靈劈削開真瀑

布僧家裁剪盡芙蓉紫微芳訪星爲客白雪高歌品

是龍自愧風塵情未斷陪談勝似聽清鐘

宋奎光

於潛道中望天目

石磴上盤雲千巖曙色分樓臺青靄出鐘磬紫霄聞

飛鶴朝朝影棲鸞夜夜群神仙如可接從此謝塵氛

高宗舉

悟道松

高懸絶壁孤亭空落花滿地生春風夕陽千古凭闌意玉柱峰前一樹松

商維濬

詠天目

不憚攀危磴嶢巖幾洞門月寒霜葉底瀑急雨崖懸瀟灑無塵趣留連欲卜鄰況復新題詠山山生彩雲

達觀

題斷崖

行到山窮水盡頭斷崖壁立使人愁誰知別有通天路縱爾猿猱不敢遊

活埋庵

三十餘年抱死關那來魂夢落青山臨行白骨無藏處擲向金毛舌上安

又

自古名高累不輕飲牛終是上流清吾師未死先埋却猶向巢由頂上行

王在公

幻住二首書贈達泉上人

雨過空山別一天道人無事聽飛泉從今萬慮眞如洗不向人間漫說禪

又

斜陽纔過小庵龕千山萬山青于藍振錫雲中原是幻幸留衣鉢在東南

贈洞聞

幾楹精舍近流泉終日焚香絶世緣世上有花堪供佛山中無暑可安禪行來虎跡樵初掃坐見雲根鳥獨穿駐錫有師山不俗我今聊賦卜居篇

馬似龍

午月宿天目環翠堂

閒來尋古寺遥望白雲端雨過千林潤山深五月寒烟霞愜幽興翰墨出奇觀暫借繩牀宿塵緣了不干

須之彥

雨宿水竹山房

探却空中翠傾將下界分窓明千竹雨水冷一谿雲樹色低還合鐘聲濕不聞山僧能愛客燒燭意殷殷

姚　鎧

西方庵

琳宇開安養莊嚴慧日輝雲深僧乍定松老鶴相依

潭水流功德鐘聲落翠微凌迴忽何處幾許逗青棧

玉柱峰

嵂崒插天青迢迢入窅冥根應盤地軸杪擬薄流星
表潤瓊無色支傾山有靈孤節何日事此處好鐫銘

香爐峰

層峰矗立倚雲端玉女金爐萬仞看霧靄漏空香篆
裊霞衣銜日向蜿蜒怯超天顏峯信近欲模珍華香
可餐勝地料無塵跡到飛仙笙隺幾盤桓

立玉亭

絶巘孤亭碧漢連陰森蒼玉鎖寒煙蕭蕭竹韻鶯前

肅肅謖謖松花鶴正騫簷瀑欲飛晴日雨岡巒半吐火
中道名山咫尺無能到夢想簾櫳思惘然

馬配乾

香爐峯

蓬萊翠擁護晴煙金塔燈輝篆靄連峭削爐峯孤拔
地扶疎灌木鬱參天香花入暮澄寒雨鐘鼓隨風習
夜禪從此振衣天路近塵心一洗世中緣

西方庵

大壑叢林石徑連雲龕龍象靄嵐煙瀑泉亂湧舖金
地高嶺平開兠率天夜靜藥欄餘鳥集日高鹿苑傍

花眠我來頓悟傳燈法處處紅開九品蓮

徐應聘

題幻住菴

幻形耶住白雲關天眷楞嚴萬疊山松裡梵音泉裡
磬天風吹下到人間

劉湜

天目煮礦有感

頻年旱魃已相侵蕭目黃埃苦更尋不信聚沙成佛
易却教點鐵化黃金小僧隱匿深林杳野老吞聲白
日陰咫尺帝閽如可叩聖明應痛賤臣心

沈緒蕃

曉起看雲海

望到天邊第幾限茫茫混混浪爲猜那知楊子濤無
響始信峩眉雪有堆空色色空均大化雨風風雨有
時來無端爾我空相愕記得天開人未孩

陳袒苞

三月三日伏龍橋野酌

昨年寒食婁江畔今歲班荆浮玉前五斗去留誰是
樂百壺盡否總猶仙奔流花照全無影巨石横空半
有天日落僧寮烟似織冰心何處更能然

陳之龍

重游天目

為愛名山續舊遊霜苔石磴路悠悠半空落葉無邊響絕壁寒泉不住流靈境空遺千古事渴勝堪解百年愁俯看夕照雲如錦猶有奇觀天際浮

謁高峯

兩目舊經過獅巖勝槩多作開千丈靈頂法一生魔歲月空荏苒山溪長薜蘿重來增感慨世事已江河

章嘉禎

謁昭明庵

禪林天下稱蕭寺惟有此庵真姓蕭地以分經成淨土池開洗眼在青霄危巒疊嶂圍寒翠竹韻松風供寂寥見說讀書臺幾處離離荒草墅烟飄

為達泉道者書

樹杪峰巔杖策過斷崖幻住兩行窩逍看下界成銀海萬點青螺湧白波

咏中雲庵

天目山頭訪洞開千巖萬壑獻奇芬中雲庵在雲中住吾汝相逢總是雲

洪恩

閣中聽雨

玉屏羅錦帳因得聽蕭蕭世念秋同盡流光露易消山嵐蒸夜雨松吹落寒潮幾卷經殘在晨昏度寂寥

月夜對雪

雪晴寒月皎相與倒銀釭石涌千尋浪山橫一帶江肖花森玉樹學絮黠疏窓何暇閒分析形名詎有雙

嚴錫

宿雙清庵

百道泉聲折林端樹樹秋倚天開絕頂峭地起危樓幽夢虛高枕禪心結勝遊曉鐘聞遠寺雲色在峰頭

呂胤礽

循張生去浮天目紀遊

連天渾瀚海是地盪銀波非雨泉聲急因風松韻過懸知遊屐偏題句獨君多徒有登臨興山靈笑我何

嚴爾珪

秋日同張去浮諸友宿天目水竹房

只聞黃葉下偏喜竹陰遮遠俗無如此相逢盡是僧夜雲延石磴秋月共壺冰爾汝從茲別依依向夕燈

劉名世

嚴愰候丈同張去浮遊西目不克追陪

原擬追遊展其如公務羈好將山水意隨處討標題
筆落烟霞起詩成風雨遷亦知千古事徒逐夢魂西

沈士茂

禮高峰祖師塔二首

一鉢空餘般若香千巖叢裡證無方那伽坐到無言
處不面彌陁只面墻
抖擻精神白鍊鬪拋下蒲團萬仞錐驀然了却歸何
處留作千秋古道場

如澆

天目雲海

曉雲結雲海縱目望不斷孤高天目峰消沒僅容半
疑泛海門秋寧無帆影亂捲起風濤轉眼弄奇幻

附游西天目詠 天啓元年之春恭孫太史[illegible]目乘遊隨地口占不敢杂入諸名作別爲一帙

張之采

入潛過趙明卿止宿

蕭寺難爲別溪陽仍再過故人應戀戀歸夜如何

潛令公招飲賦謝 是日[illegible] 與元弓讌在焉

致買登山屐還從飲在公開筵依樂只作劇演題紅
師友皆同調文章誰獨雄亦知良晤少分手青匆匆

天目望雲

夜雨鐘聲咽晴巒樹色葱顧瞻雲漸起雲起西湖中
西湖與天目片片白雲同何處吾親舍依稀望欲窮

同嚴惺庵王文烈先生幻住見七歲沙彌夜課

趺坐深山裏西風梵籟過寒侵病後骨燈照覺來魔
莫訝沙彌小須知念佛多吾儕貪愛毒相顧莫蹉跎

幻住懷呂白榆師

亦知身是幻況更遠塵囂借宿僧寮榻烹茶衲子瓢
溪聲驚夢雨雲湧沒山潮誰共尋幽寄松風破寂寥

紫薇峰

曲磴幽通人幾家石梁流水漾晴沙巖深宿雨千峰

雲林寂煙消一縷茶月歇碧澗澄翠薛朝來紫霞簇丹霞漫携方外芒鞋杖期向仙人覓棗爪

玉柱峰

巃嵸撐空一壁斜羣峰簇擁半煙霞呆飛北斗青天廻地拔中峰紫氣賖秋到白雲推客臥夜闌明月散天花峰頭慧遠應留錫政好逃禪轉法華

又

玉柱峰厓雲漫連振衣獨立思悠然矣山應見無雲處點點螺浮海上旋

絕頂看雲爲偈漚如說偈

白浪非綠海青螺卽是山眼前皆妙理何必問禪關

賦

元

中峰禪師

天目山賦

南辰北斗在山頭玉兎金烏頂上遊採藥仙人遊閬苑擔柴樵子過瀛洲一山未盡一山登百里全無半里平疑是老僧遥指處只堪圖畫不堪行上去上去復上去上到崎嶇巔險處此山山外更無山萬里江山只一覷山頭隱隱見扶桑山脚微微映太陽澗水勢冲天上水山塘掩映對天堂山雞共家雞同唱天

河與澗水合流採藥人身靠夜摩天收藥人手攀欏樹東觀大海一勺泉北望徐州九點烟山疊峯尖侵碧漢凌層峻壁接青天此山有稜稜硝硝石嵯嵯峨峨嶺凹凹凸凸坡層層藤藤松斑斑點點竹筱筱料料藤幽幽雅雅洞明明朗朗岩青青翠翠樹只見洞門前叮叮噹噹響滴清泉山背後有潺潺灣灣長流水左壁廂有稀稀罕罕景右壁廂有蹊蹊蹺蹺岩山色凝青青淡淡烟朦朦朧朧雨靉靉靆靆雲昏昏慘慘霧只見山塢裡走出幾個斑斑點點帶角鹿澗水邊立着幾個痴痴呆呆看人獐見些豺狼遍嶺走成

羣野獸洞邊行樹上飛禽啾啾叫石磷蝦蟆聒聒鳴
盤陀石隱金線豹老樹樁藏黃大蟲松鼠懸空撩樹
頂狐孫枝上倒翻身老樹倒搭岩前搭石頭歪揣路
傍亭猿猴樹上舒頭坐鴉鵲爭枝遶樹飛蘿搭搭鈎
鈎掛搭搭鈎鈎掛掛纏松天地洞天天地洞洞天天
地洞中天此山岩落道遙客山前山後水雲仙山高
雲險依雲險依雲雲險顯雲軒古廟潮門門半掩虛
津灣對岫津灣當島洞當當島洞洞當當島洞當山
好似藍靛染成千塊玉碧紗籠罩萬堆烟

中峰禪師

大覺寺無盡燈記

心法遍周鏡燈交徹本來成就不假安排迷涉妄情
悟歸智體於畢竟空中鑿開有海向真實地上撥翻
妄輪迴一念之不生了諸法之無盡者矣是故諸佛
鏡顯衆生之燈水流元在海衆生燈披諸佛之鏡月
落不離天相收相入不圓而圓互攝互融非在而在
以一燈之無盡周十界以全彰何則一柔獨朗萬德
莊嚴斯佛燈之無盡者矣圓修六度總貫四心菩薩
燈之無盡者矣功歸四諦跡涉三乘聲聞燈之無盡

者矣善根深密成體輕安天燈之無盡者矣聿修百
行躬踐五常人燈之無盡者矣徧求福果純執勝心
脩羅燈之無盡者矣十習無間六爻自纏地獄燈之
無盡者矣識隨妄變貪與性成鬼趣燈之無盡者矣
癡愛溺心噬吞積業畜生燈之無盡者矣良由染淨
緣空聖凡情盡一心圓鑑萬法齊觀納須彌於芥中
擲大千於方外此無盡燈之無盡者矣大圓覺場開
蓮華峰有栴檀林龍圍繞梅野居士張公叔夏施財
造無盡燈一座復捨腴田若干畝用充膏油持以供
養二師出巧珠轉玉回浮幢王剎始不是過位置十

百百各一鏡鏡各一佛佛燃一燈交光桓攝外以彰法界之無盡內以標事理之不窮即圓覺之摩層珠雜華之實絲網也原夫燈無意於投鏡而鏡自含燈何意於攝燈而燈自入是燈也使龍潭敬虛空口吹毘嵐風而不能滅是鏡也使東平展巨靈手奮須彌槌而不能破是故居士即之而與無盡之施匠氏因之而獻無盡之巧蓮華得之而作無盡之莊嚴大衆觀之而爲無盡之佛事或者遠以燈爲心鏡爲法界以燈爲理性鏡爲事相是皆謗也或總不作是觀亦不能外吾謗之之說殊不知自諸佛逹乎品類其無

盡燈各各具足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鳥出暘谷群幽以之而亾一滴投禹門萬派以之而會乃天眞之本然奚情識之能造苟欲耳吾無盡之名目吾無盡之光想吾無盡之量蹈吾無盡之域則燈斯昏鏡斯翳矣是謂無功用解脫法門惟超然於名相之表者乃能證之居士求予作記復爲說偈曰

一燈穿十鏡　非法亦非心　理極空何廣
功全海不深　當機無得失　應念絕追尋
物物彰無盡　垂光照覺林

碑

元

趙孟頫

勅建西天目獅子正宗禪院碑

天目距武林西北百餘里兩峰崒嵂雄蟠天表浙右名山咸走其下雲雷出沒窅然而深邃巍然而峻高神仙化人之所都自端倪呈露雖飛走亦有所不到安有塔廟之可營廣衆之能居哉至元丙子皇元華命疆域播清寧之頌山川無夷險之分兩浙禪河風馳法運無往而非刹幢也己卯春高峰禪師原妙自

龍鬚雙髻孤錫橫飛捫木攀蘿直造獅巖倚松結茅晝夜危坐法昇淳謹踵武而至明年揭石壘基以廣其廬里人直翁洪喬祖咨扣玄義伸弟子禮且輸材力爲斧斤倡又明年辛巳開風來集戶屨漸盈師徒居張公洞揭死關二字示十方坐斷萬緣寢息諸機獨營勵室至倂絕器用崖傾壁立路絕門懸萬里學徒詣加奔輳癸未直翁首施嘉禾田二頃易近郊腴土五十畝有奇乙酉圓通殿成及丁亥僧堂庫院明樓庖湢猜頓如意者敲鼓伐鐘深韆痛策提警無虛日辛卯道使臣瞿霆發施大田不納賦山田二頃以

資日用明年卜遷花峰大覺正宗禪寺元貞乙未師
知時至囑院事以甲乙相承事定入滅卽於閣爲塔
已而遺風盛扇暑寒屢換龍象益臻越十七載至大
辛亥棟宇以嵐蒸霧蝕凜凜將壓上首弟子了義夫
鳴化緣首建僧堂明年恢拓寶明室越二年延祐甲
寅更新庫院行堂大室又二年丁巳撤圖遷殿爲闡
上崇聖像下敞法堂昂構香積海于東隅增置旃檀
林于西極堆山門佛閣方丈盡餘力而併新之鱗鱗
玉礎井井丹楹光倂日星勢壓雲漢禪板混十室之
色定鐘轟萬壑之雲貞風扇而物理平道場興而化

機倫瞻衆之土後先增置八頃有奇四祠堂記以書
其畧寺僧持事狀遠來京師請記以文而開府儀同
三司普覺圓明廣照三藏法師般剌那室利往年嘗
至其處一日侍天子燕閒以高峰道行及獅子正宗
禪寺道場上聞天子嘉嘆加增師號佛日普明廣濟
禪師傳旨諭臣碑爲文記之臣不敢辭謹叙其事繫
之以辭曰
聖元萬世開皇極三代淳風混無跡堂堂佛運周五
天遠嘆神光徧疆域天目去天纔尺五高峰之高絕
方所橫飛錫據獅子巖臥氷嚙檗何勤苦嵯峨老石
撐死關俾心湛寂那可枚夜摩都史忽湧現豈容閟
秘弄神緘雲端浩浩靜魚鼓天人來集龍象舞千峰
月落六窗寒淵默眞機貫靈府法幢安立宇宙寧萬
年聖主道隆平昆蟲草木被靈澤佛龍行果俱圓成

虞集

敕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天目山有獅子巖高峰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自荷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爲中峰和尚師生有異徵爲童兒嬉戲必爲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容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解而師自謂所證未極厲精勤苦諮訣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

明師亦悶而不問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累千萬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勵世推以爲大辯焉高峰將戢化權遂書眞讚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得半邊鼻其授受不虗若此著書五篇曰山房夜話曰擬寒山詩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曰信心銘闢義解曰幻住家訓名曰一華五葉亦復著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三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盛傳于世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紋伽梨衣賜之號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易

獅子院名曰正宗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與師居而修敬焉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嘗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旣見攜亭巖前曰眞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刺牙室利逆方時亦嘗從師參詰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自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閭諸達官尤加敬服每徑山靈隱虛席必以待師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發以大覺寺奉師亦不受師踰淛絕江渡淮泝汳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

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曰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貌毘碩見者贊歎皆畫像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歸者夜出神光燭天其土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嚴毘尼法爲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道以正悟爲圓覺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爲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闕於悟明尋嘗爲侍

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翩然爲退休之計噫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爲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生錢塘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廬有訣別書偈誡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哀甚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於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天曆己巳正月甲子聖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隣帖陸耳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諡與塔名而汝集爲之銘俾其門人善達密的理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國

家崇尚佛乘至矣而近日禪學之獘以覺識依通爲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爲叅學以險怪奇語爲提唱以破壞律儀爲解脫以交結貴達黄緣據位爲出世方便惟和尚傳佛心宗卓絕不倚弘闡玄猷痛斥禪病以救末法其高識遠淳德實行法量汪洋辯才無碍東南一人而已請諡曰智覺禪師塔曰法雲銘曰

巍巍楞伽　上極無際　大雄善喩　著無上義
達摩之東　憂言多窮　獨此不遺　曰心之宗
是故妙師　高蹈天目　右海左江　以表遐矚
師子巖巖　置死爲關　孰當吾鋒　有造無還
惟幻任叟　登中據最　示則絕學　無依無外
千偈翻瀾　夫豈好言　昏蒙錮深　央是孔艱
如彼淫疾　勝邪匪愛　有大醫王　爲出一手
精砭淪摩　椅臂鍊烹　紛然百爲　因病以生
疾除醫已　言亦如是　得本不迷　何有一字
悲願深弘　知覺所傳　受職覺人　彰乎法雲
法雲彌天　有蔭斯溥　徧于皇原　永奠今古

天目山銘

刻者巖表　辯峰霧稟　翠滴峰巒　名不可記

銘

宋 安丙

天目三潭銘

天目三潭神物洶潛曰雨曰暘其應如響渠江安丙甫涖尉軍躬求斯信乃爲銘辭曰

二氣委形卑高奠址孕育萬衆各尸弗以凝魂歆液神宅龍淵典司茲土佐理昆然巨鎮駢時承天雨曰降覯沴災雹掃雲撲有冽涂鬧泒山之幽飛瀑三頃卷綠揷秋陽驕陰替邦人廩祝我挹其波用成百穀於顯句惠麗澤鵬滇昭以信辭永肅岩扃

紀遊

田藝衡

遊西天目山紀

先是發臨安日魏君以公務去昌化約十九日當會于西目是日遂由珠投嶺取道而上出半山亭上有眠牛石又名眠牛亭道傍古杉一株大可七八抱蒼翠可愛再上過眞際着衣二亭轉昭明殿而東宿幻任房遲子言不至報宿山下雙清莊矣雨後氣肅山迴天低星月甚朗僕夫遙指山下燈火一行電掣星羅逶迤入谷隱隱如金蛇曰此臨安公車騎來也二

十日佛旦由幻任折而東遊玉立亭數椽方丈特據一峰壁立千仞爲一山絕奇處僧竺西獨居爲余言昨夜群猿繞屋長吟哀號似求依人者撫之不去余姑識之復折而西過幻任至斷崖塔院再西爲新塔院松下有亭曰悟道昔斷崖和尚悟道于此松下松甚蒼古枝幹悉成龍形雖不甚大而山中如此者亦不多得再下而西爲中峰塔院過玉柱峰怪石一枝不根而生傑然支空如大將雄鎮如丈夫獨立上有孤松偃蹇如翠葆華蓋團輪亞之再西爲鉢盂堂高峰鉢盂尚存經張公洞側稍下可達獅子巖高峰塔

陡重屋架絕壑上其下爲千丈崖[illegible]之毛骨[illegible]
凛凡所稱塔院者三高僧圓寂之所骨塔在焉中峯
即幻住也傍午莊僧來報魏公僧於[illegible]
會于眞際亭復入高峯塔院循故道而[illegible]
陳君别陳君方料理遊具遂[illegible]
可十里許穿重雲者三四層山益峻石益[illegible]
清僕夫爭掬而灑之恍如天花飛墜僧言曾見重[illegible]
雪此南中氣暖絕少者故有頂四面皆童也再上爲
仙橋群石森列石梁一方衡亘于上如徒杠然浮[illegible]
太虚非人力所致洞中有王翰林學顏陳令璉題名

始知陳君之所以不復借遊也奚囊有筆墨因染雪
紀名東壁梯石登橋可以四望龍飛鳳舞歷歷可指
再西爲仙池即昭明洗眼處東西兩泉遊者必洗目
而去相循爲故事云再西爲仙鋸石傳云欲駕仙橋
而未就者其石高者一二十尺或四五十尺大亦如
之片片如鋸畧無斧鑿痕厚者一二寸或六七寸或
尺許嶄然玲瓏未破者亦縷縷如繩墨所界信鬼劈
神裂化工之妙有如此者舉酒數酌海宇四空已忘
在人間世矣遠望白雲一片如車輪幃幕倏然飛來
撲人襟袂對面溟濛如隔烟霧少焉飛去復爲白雲

張袖貯之紛紜如可把握拂之則空洞一無所得如
是數度但惜不能籠絷使之凝結久住耳魏君笑曰
我輩細骨輕軀亦當乘之飛颺矣由西而下至仙殿
此地平樹蓮花峯上二十里折而東雙石左右峙如
門關鎖曰不二之門過嶺即爲斷崖復過幻住轉王
立亭羣猿援樹而上可五六十頭黄黑攜負相引出
澗盡平素與僧兩忘故能不擾如此不然當由我指
機心已盡意者猿鳥來親也徘徊久之還宿中峯二
十一日曉起立玉柱峯下初陽逞映海東紅霞如天
機濯錦横布萬里四野白雲未歛漸露羣峯之尖如

連城如長虵如螺髻或出或没搖蕩于銀濤雪浪中
非丹青所能貌也下山至眞際亭正見玉立群猿廻
坐檐下相對依依不忍去且列岫屏圍石如彫琢青
柯紅葉綺繡交錯分明點染一幅步障飛泉時界其
中心目俱醒十步九回頭今日見之午飯雙清陳君
別去是夜投宿金岫民舍二十二日返臨安

江任晉

遊西天目山記

方至山僧鼓樂焚香前導一入西境山色之變奇潏流之稠泉法宇之約華東目不能彷彿其百一比至雙清庄而僧徒擊鐘迎候矣庄爲梁昭明太子讀書處昭明兩目盲得東天池水洗之而左明西池水洗之而右明庄名雙清有以也雙清東北隅有庵向呼水閣灣山礀屈曲霞光水色晶溶相照乃更名紫霞宣城湯太史手書額之余至紫霞菴陽烏西下欲墜僧叩余且宿晨興以躋其巔會方伯賓公以念五日

蒞任受事屈指數期不能爲山靈乞一日之暇命從者且休于乘藍輿爲此清夜遊耳時山風哨厲夜氣侵人僧戒勿亟而遊興既發卒不可遏乃循澗而行仰視俯闚危岡指天深壑臨淵現前排列者爲旭日陽和香爐諸峰過眼而別日暮心怯不遑瞻眺行至仰止亭里許爲倚翠亭舉止高下輿者前後昂頫路始峻亭之上爲響水巖巖勢懸下中有水聲泠泠不絕莫窺其鏘潟亦莫知其所藏納此上步步級磴嶄屴偪削如蛇行嶺道再折爲如斯亭山泉一道從空散注折而東爲東塢菴菴之上爲半山橋當山路之

中至此則日瞑不能辨色矣明燎而登從下望之如天上星河的爍昭昭之多機衡飛動嶺道傍列嵌石二左爲凈瓶右爲鸚歌前爲童子巖高數十丈曰上下觀音巖巖轉上有石如眠牛相傳高峰禪師登山聞牛聲此爲點化自觀音巖以達貴人俱舉步輿人氣少疏而貴人喘益急匍匐而躋眞際亭東通大佛殿西通重雲閣高麗國王所建眞際即王之法號云由眞際亭折而西北徑紆廻稍坦崖石雄踞狀如狻猊異僧指爲西來獅子至元間僧元鈔建菴曰西來今有閣曰飛雲依巖而搆俯臨千丈巖上觀之莫窮

其際下觀之莫測其底建高峰塔于上若將墜而復稽遊者凜然心戰焉獅子巖有高峰遺蛻藏于石塔僧出其銅鉢猶是高麗故物又啓牖明燈觀象鼻峰旁皆絕壁中有石乳下垂如象鼻舊傳下有白猿玉瓶沉香三寶當與高峰遺骨同隱不可得而窮其幽扃矣高峰塔叅禪畢夜深寒氣砭肌余性不能飲勉進酒一巵即欲循故道而返老僧進前曰天雖暮可無玉柱峰之遊乎玉柱亭亭天表雄峙爲諸峰冠不臨玉柱不成壯觀乃步行僕僕而西見岡頭獨石峭立高數十仞圍五六丈下銳上豐苔蘚中見玉柱峰

三字上有古木偃仰不知托根何處王柱之東為奎
江臺高不可即渾如築戍登此便可翩翩仙舉錢塘
如帶渺乎視之奇觀哉按太平寰宇記西目高三千
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俗謂白日登臨則嚴陵富春
諸山聯如指掌冊上金仙頂則宣城新安廣德俱在
目中若雲具區錢江於昌新富諸縣俯而可覩羲和
假道於峻坂陽烏廻翼乎高標余恨不能坐而待旦
以庶幾為竟目之遊無奈公事絆經如野馬受羈韁
不獲騰驤馳驟然反而自思非官不能為此勝遊也
蓋天目介在一隅非通衢孔道為僕夫周行之地山

深谿斷又非長川廣澤為舟楫往來之區不乘傳以
藉人力則有按索圖經浮慕此山以老耳山靈假我
以勝不復假我以問龍飛鳳翥之勝無能盡入編摩
頌述之中而僅以爝火之光窺山容之渾沕入其門
履其域而未踄其巔窺其奧豈名山之秘不欲盡為
人收去歷數千百年而披稗志乘登高作賦極譚雾
异者之寥寥也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乎於斯遊
有當矣望江臺取道下山舍車而徒至坦道乃登眞
寫深夜峭寒時復汗流浹趾過二三日而足脛隱隱
作酸楚濟勝之具較亦差强是夜漏三下而宿紫霞

菴樓閣精雅重門深扃眞是一塵不到明窻淨几𤥨
秋海棠一枝爇名香吸清茗移時就枕人罵馬嘶適
霄擾擾竟不成寐偃卧禪牀而心神則往來于仙頂
高峰絕巘間身之與游無寧卧遊之穩貼耳無何日
照藤蘿清光如曉梵音初動林間清磬齊鳴披衣而
起攬轡旋行行二十里而天始曙回顧天外諸峰若
長揖而別拱立瞻顧不忍棄去窮川之力直達禹杭
斜暘未墜乃遍歷南湖之濱了此公事夜宿于舟未
明而直達杭之北津矣遊東西二目為萬曆辛亥仲
秋念二日先一日登徑山尤具者為臨安令黃君於

潛令徐君從行徑山閱歷南湖則與餘杭令戴君覓
其事

黃汝亨

天目遊紀

自東目折而下天目清和如春晴山崇地所履皆垣還經昭明庵日未午僧手苦茗以待飲之別去行十餘里則僨陽在望矣山腰壘石爲門是臨潛界又數里石壁峻立方數十丈蘢罩碧翠色不减氷壺少頃則山容慘白煙瘴雜起如毒霧草木黃落不待秋至余訝問山行人皆攢眉答云是閩禾使穴礦意也無何至西目山脚號雙清庄亦取昭明浣清兩眼之意僧房煙湊凡四千有六而毒霧四塞逼眼角亦爲煑

礦之場僧皆泣下云此名區勝地不意遭此刼灰無論千年之樹摧枝折幹即僧人聞而毒死者若干衆聖主何從聞知予亦悲酸低首不能答稍徙而上千步爲白雲竹房去礦所稍遠遂宿焉作志感詩一首次蚤從白雲曳輿左徑上稍南有旭日峰西爲紫微峰東北上有昭明峰又西爲仰止橋亭水石一片亦佳坐而吸之亭右石翳藤蘿如錦一峰中峙四面翠薇俱落故名倚翠峰又睨而望一峰石花攢叢千億計似蜂科蟻穴與倚翠亭相對是名花石峰右睨而可指者則香爐峰也又上爲響水崕片石丈許作障澗水旁激匉訇砰湃沸聲嬰隔石響若答亦奇歸也山半有亭稍左上爲下觀音崖岩內小方盈幅尺中忽生檀樹一株長丈餘外縣歷三十年不加長下覆小觀音坐僧云禱雨輒應又左轉爲上觀音岩岩西有鸞歌石酷肖岩有數松皆清特四面險絕無登貪者不能取又上有眠牛石相傳高峰開山時聞牛聲趨視忽不見至今有牛蹄圓跡如印云據此則橋王峰立王亭可眺而望稍上爲真際亭高麗國王與中峰祖師參會說法處方在半山時雲霧幾瞑將有雨厄至真際復開霽甚山靈助我哉又折而上松徑

甚平可步清涼橋在焉不數武爲着衣亭向緣寺僧會衆祝天壽於此更着法衣上殿卓光祿易爲振衣亭似無當歷級而上即獅子林矣拜佛畢就方丈飯已從殿左只尺上斷崖巷爲斷巖祖師塔此老苦行是高峰最得意弟子陸太宰五臺顏其堂曰坐斷千巖塔頂受摩久晶晶發白玉光門外杉樹大四圍枝如擎臂從斷崖塔而上十餘里爲金仙絕頂樹木稀少惟長徑數里即就山石磊砌而成僧云是語溪呂公希周所助不意呂公於此存一善狀去頂少許有仙人解石幾二十餘扇鉅石如屏嶺可三十餘丈高

可五丈其上俱雲跡霜痕如龍馬文五色又如唐宋錦此見化工點染之妙不俟顧謂明宗號此可作雲嶠詩寄劉幼安司成也諸磊散立者如琢如削如壁踞如甲冑不可勝狀至頂則爲四仙人解石處石板薄不盈寸長僅丈許解文一綫可穿而望有全解者有解及半者有倒解者鬼工神斧所不及也四仙人曰寶華曰洞玄曰含清曰歸一僅存二像坐小石屋中吾不知爲誰僧云所踞金仙小池冬夏俱不涸旱禱立應眞見未曾有從者皆歡呼欲狂乃折而下頂時月初起可循與落日光漸相追下視雲氣橫絕半空如帶橫覽四垂則具區若雪敬亭白岳嚴灘窅渚可眺而會不知日之欲暮乃急相挽歸衣袂已濕露滑滑欲倒至獅子林月已大朗澹雲來去卷幔虛無中坐譚天際似鴻濛之世乃信淵明羲皇上人不虛也越宿爲九日雅稱登高之期於是各起披衣急索肖宿飯覽獅子林左之未竟者從林登左對玉柱峯者爲玉立亭是高峰得悟處環視崖壁青林黃葉綴丹點碧如五色錯綉不俟毎言秋色澹而艶勝春色遠甚此益信耳行亭左數武對見雷洞如橋門僧云毎雷奮煙霧紛起從上聽之如嬰兒聲亦妙音也從

亭後緣崖捫蘿而下絕級無磴彼此相曳如猿猱升木稱大嶮絕半里許爲西方庵是月溪法師所創今一滇南僧悟靈居之義字靜秀定可作兩峯白足自吾西行未見其侶也庵傍上有石崖亦絕磴級中可結小茄瓢余與家侄奮登橫倚相睨恠石靈木攢聚狀明宗師法不及登余偶向悟霧僧言公氣稿矣眼太活答曰也須活轉子隨應曰且死着遂笑而起步爲悟道亭是中峰得悟處矣中峰塔院有像具清瀟相高皇所賜二十五條法衣尚在布薄于紙而色香猶近世未有稍西爲眞氣洞僧云冬煖夏凉其息自蒸過此爲玉柱峰峻立十餘丈廣幾二畝許險絕無石鄰旁二松特摒甚奇頂五松俱高不可攀行須之得松徑三五里許皆松可數萬頭香氣菲菲襲人郁烈異常徑似西山弘光寺而廣長勝之過此則高峰祖師塔院矣法身存張公洞即獅子巖內像甚蒼嶮予謂明宗是此老枯木寒水意味也塔西覆盂即中峰所結相繞禮三匝而退巖傍爲象鼻峰巖上有飛雲閣閣下爲千丈巖巖大陡絕慄慄不敢俯視其下即此老布軟梯度接人處吾友虞長孺題其塔前曰御風一聲壁立千仞甚足傳神而俗子易以他對可

恨塔有銅鉢一朱色梵文甚古大漆盂三盂高麗作中峰師供者轉以供師云其右爲活埋菴盂高麗居中峰處云吾師活埋于此乎是地遇開之可成俱有詩與明宗次韻題之而活埋庵之前爲香爐峰是時日方移午晴輝翠色自峰際落上參雲漢下衛羣岫爭妍競秀秋爽都集剛逢九日高踞峰頭吟昔人辭把茱萸之句因與明宗撫掌狂叫曰我輩百年有幾坐天目峰頭登高賦詩如此會亦復有幾遂相與賦一絕而下明宗師一絕更清曠可人也次早仍尋故道作徑山遊矣

張京元

西天目紀遊

戊申正月廿五日由東天目宿昭明庵飯畢雨猶不止僧室穢不可留於潛候人來遂拉戴臨安同往行十餘里大溪當前溪闊數十丈奔騰迅決即西目巨流也溪中壘石跨人與馬行水中水及馬腹人馬俱爲股慄登岸茅屋鱗次皆爲阮氏於潛治千餐元諸生廿餘人來揖彬彬恭肅雨漸急坐久乃行又十餘里至山下號雙清庄謂昭明太子兩目俱障掬東目水左清掬西目水右清荒唐甚矣庄皆僧室規製如

市廛晚宿環翠堂過白雲竹房與兩令君夜坐廿六早從環翠曳輿右上路出屋間頗不荒落行二里許爲仰止橋俗訛爲娘子橋自澗右跨而左行藤蘿翳壁空翠欲滴一亭因名倚翠又上爲響水巖巖石斬然陡立澗旁水聲砰湃苔蘚如在石間水故以狹束有聲至是澗底忽開平石一片漫流其上疊玉鋪銀更稱絕勝又上度半山橋亂石嵯峨飛流轟落毛骨爲竦屈曲數盤爲上下觀音巖巖巔小松數株甚奇以險絕故不爲好事者剃取又上爲眠牛石相傳高峰開山時聞牛鳴趣視忽不見石有牛跡圓跡至今

宛然石畔小亭暫憩寺僧來迎經真際亭清涼橋着
衣亭則獅子林正殿矣入方丈午餐罷循殿左過東
幻住巖林幽寂僧亦楚楚意甚虔繇之復右上斷崖
爲斷巖祖師塔院門外古杉三人圍之不盡嫋正如
拏蓋於潛欲命酒稍小飲其下余急於攬勝遂去謁
中峰塔院像甚清癯索觀傳衣布出高麗緝薄如紙
色淺褐似近時松江所織紫花者西折爲玉柱峰峰
峻立十餘丈亭亭無侶兩松喬挿若不相下又西爲
高峰塔院旁爲象鼻峰上爲飛雲閣下爲千丈巖天
懸峭絕慄慄不敢頫視小坐毀若守僧出所藏漆盂

三銅鉢一皆云高麗所供梵文朱點古色蒼然已過
西幻住林深徑僻鳥聲俱絕呼僧誦功課默坐聽之
不覺身心俱寂諸君興猶未已復東轉看立玉亭危
崖陡級各以隸掖而行小菴臨崖古松覆之云是高
峰晤道處從立玉還獅子林倦甚主人命酒篝燈夜
坐陳於潛道韻冲然戴臨安雄情逸發張德懋質如
秋水周公彌貌似長松高論玄譚霏霏屑玉生平樂
遊無踰此夕夜分就臥僧樓曉起開窗則千山盡白
階前雪已盈尺急命輿人乘雪下山恐雪益深則徑
埋不可尋儻欲晴則雪流石出便現敗相於潛呼酒

敵寒各浮數大白登輿迴風密雪持小繖不能遮面
衣裾積雪隨拂隨集從人無雪具披壇頂席各折松
枝作杖叫呼扶曳而行疑從瑤池瓊島飛度僊嶠者
在吳山觀雪便謂奇絕真夏蟲之冰矣至環翠日纔
過午衣履濕輿人力乏皆不可行戴臨安冒雪歸欲
爲來日主人余與德懋公彌僚衣偃息阮氏諸生送
酒不能飲分犒從者聽諸僧夜課木魚金磬良勝管
絃廿七早亟就歸途諸僧送于花橋陳令送于溪上
殊覺戀戀伊蒲不三宿桑下良有以也過溪行二十
里皆在山夾樹頭殘雪從高枝墮壓低枝簌簌漸落

澗底流泉得雪水益清迅經伊川先生宗祠程氏諸
生數人治酒榼以俟爲之少留又二十里晚入臨安
令君張蓮命劇偕同門之驩欣然渭引間琴接泉在
十里外道左不及往廿八日行四十里還餘杭問大
滌山洞霄宮溪隔不及往登舟解維逆旦至武林闔
是游也經行不越百里日不浹旬遊名山者三皆生
平所未覩最奇者徑山雲東目瀑布西目雪瀑布常
在而雲容雪態偶以緣值不可邀也使只尋常晴朗
山川草樹在在可數目力所際一覽無餘安所得種
種幻相疑僊疑夢恍然而不能忘情者哉更喜諸令

君清眞高率飲食供具悉出袖中絲錢不費諸衲半
文余所爲安然享朋友之樂不爲肉衞首也因併式
林皆游紀而存之時一披閱便似與諸君抵掌耳

敘

陶望齡

天目遊紀敘

吾居山水軟美夷易草木之妍冊東之安造物者裒
而聚之以供遊人至西湖而極矣若剡嵊幽逈氷桁
遊天籟室蜂房枏檻無地雲寒松短崖陰泉滴物外
之士往往居之又若以雙徑二目爲羽人衲子所偏
私遊者不得而爭也片艾長湖上歷姿物色業悠取
而獨會又以其餘扳蒙寄陟巉岨爭羽人衲子之所
擅不已奢耶夫遊之爲道仁者暇智者暢勇者決三

德備焉缺則無以爲遊志五岳者吾讓其廣保一丘
者吾病其隘必也環吾居千里而近崇椒廣浸杖屨
必遍有同吾好者褰裳從之斯于志焉而若推若挽
又類有物主之予嘗泛胥口登洞庭三宿天目洞庭
天目皆時爲東西予獲其西矣而俱遺其東貞父所
三緣合則得之千里離則失之尋尺信不偶也猶
宿幻任辰起見白雲如海海中萍藻數葉蓋下
首云翌朝從師子岩乃纔得一角無復昨之奇
幻矣貞父所見雲似猶遜師岩而雙清木輔櫻襄所
未有此二事予爲差勝也東目瀑布大滌洞天妙喜

雀泉老塔時在夢中會當續往問有客先予來泉間
石上數撫掌絕倒者其貞父也夫
六之鯨

天目游紀敘

天目去兩峰百里而遥介在叢篁非歌舞戲閙之場
以故樓眞老衲多託迹於此而游客不常至秋空月
白丹楓標霞貞父茲游適與景會樂可知也趙季仁
曰觀山水如讀書各隨其見趣之高下旨哉斯言貞
父爲政壇石五年而沉滁章名遠或疑之坡公或擬
之浩翁此可以想見風神矣頃赴小儀之召過里住

沭賡客雜沓而無酒不肅咏兩高明聖間又於緘芥
中携者宿小院盡天　徑山之奇而有勝必紀術以
聲詩萬壑雪濤隨意噴嚥紋珠錯落洞籙分裂人皆
知其才地宏肆文皮斐亹爾爾而不知其心境朗澈
會無芥蔕遇境則合境過隨往如電光鞭影倏忽俱
銷故能于虛無遼廓之中會其自然之韵以自見其
而驅馭風物收之楮端即今觀紀游諸詩恍然
上下千重松霧閒眞海邊滌身勢飛動則詞之
不可以已於楽六合以内虛無遼廓之致何必在遠
乎余未到天目需後游而能言其紀游者如此

東西天目志八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章之采撰之采字去浮仁和人是書作於天啟
中以天目山東西二峯輯爲二志各分四卷起引
逃圖考訖詩賦紀跋杭州守李華然合而刻之

雪航膚見十卷

〔明〕趙弼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雪航膚見十卷》提要

雪航膚見序

余少在鄉序嘗好讀史鑑吾師文貴王先生因謂曰先輩讀史非徒要記事蹟在格物致知進學問高智識也故必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因其人而考其時因其事而揆諸理迺可若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一事何取觀史哉余受其說以歸研精覃思頗有所得知吾師之訓是皆古人讀史法也暨余忝鄉貢入成均同編衣姑蘇陳公奉使南昌不我鄙夷每與論史而余幸得取質者將竟載竣事還

朝適病告歸療碌碌數載無與論者未嘗不思聞陳公清譚第恨弗克

一親顏也至推漢陽刑政下車初即聞南平輔之趙先生遂於史學心竊喜聽鞫暇迺延先生講究先生一引觚際吐詞萬言而不之止自羲軒迄近代上下數千年纚纚如貫珠既而以所著雪航膚見一帙示余啓而誦之見其闕外紀所載之荒唐明漢晉唐宋行事之得失別歷代臣僚賢奸之報應良亦勤已於是與同寅建安陳公偕諸士夫損資命工繡梓以廣其傳博雅君子必有所取焉先生名弼字輔之雪航迺隱號也

景泰元年庚午端月上元日漢陽府通判安成胡肅序

雪航膚見序

粵自司馬遷作史記之後歷代儒者修輯歷代史書其於詳畧得失先儒已有正論矣近代新安廷芳胡先生作十七史纂其議論尤為精密然世未嘗乏公正之人亦豈無欲言之士攀逸駕於前賢者乎南平趙先生稟中正之德蘊卓越之才夙以明行舉任師摸屢典名邑之教年至古稀致政寓居晴川安貧守道以著述為娛嘗作雪航膚見上自三皇以迄於宋其於外紀之迂誕史氏褒貶之不公歷代名臣之謬誤皆論辨攷正以卓異之識超出人之意表足以擴前賢之所未發也先正有曰作史無定法本之春秋則有定法考史無定

論本之春秋則有定論惟文公綱目本之於春秋誠萬世不刊之典也先生於是編貫祖綱目之意觀其褒崇賢善貶斥姦回所謂美忠骨於九原鬱邪屍於幽壤皎然如青天白日風雨雷電交作使人驚駭而思齊省也先生之文乃道之所寓也况乎觀善鑒惡之美詎可不傳於後世乎

雪航膚見序

史紀古今治亂之迹以為後世鑒戒尚矣其為書浩瀚繁博自鴻荒以迄于今國統離合政治得失靡不具載然而作者不一其間公是非以為實錄者信其為良史直筆無庸咏矣亦有詞旨隱閣疑而弗彰者有襲舛承訛莫克釐正者有當時君臣行事得失不能無可議者讀者苟不察言觀理其不至於波流風靡也幾希是以千數百載而下能卓然有見以屹中流之砥柱者幾何人哉南平趙輔之雪航先生識見精敏博洽能文嘗謂史至有可疑之處輒出已見撰諸書理筆之於書裒萃成編題曰雪航膚見其門人麻城司教陳公宗韶均州

司訓鄧公致明得其藁校錄乃捐資以鋟諸梓囑余序其端竊惟作史固難而考史尤難近代若溫公若東坡若四明陳氏一桂胡氏致堂管見南宮氏小學史斷與夫臨江張氏美和梁氏孟敬諸先儒皆所謂卓然有見有功於史學者也而先生是編之作其有得於諸儒之遺意多矣其間議論該博有發先儒之所未發者是又大有功於諸儒者也觀史者尚賛諸

此正統戊辰孟春元日漢陽府儒學教授豫章余鐸序

雪航膚見序

予先君於洪武甲子科領鄉貢永樂初由禮科都給事中陞光祿卿予時童年隨侍杖屨先君嘗誨曰五經治世之大法固不可不悉心窮其道史鑑乃行事之龜鑑尤不可不深究其是非之得失倘遇鴻碩之儒即虛心聽教務以明其體而適其用也予承嚴訓拳拳服膺先君以壽考終予始入邑庠肄業遵其遺命窮經講鑑頗得其要旨宣德壬子叅中鄉試肄任山東平原邑庠分教九載乏科左遷於漢陽司征每思弗克遂志深為內歉至若經史之學亦未嘗敢怠也幸遇南平趙先生致仕寓居晴川予得親炙竊聆道德之訓先生邃於史學凡先儒所未發者皆折衷而發揮之嘗以所著雪航膚見示予曰此吾閒中所

述也其言有可取乎予披閱再四撫而謂
曰先生斯言皆前賢之所未言予今見其
所未見聞其所未聞是何幸焉先生笑曰
予言過矣吾第補先正之遺畧爾豈敢自
以為是予廼名公之予益為序之予曰古
云佛頭之上安可着糞先生曰何譏之甚
耶予之先大夫吾知名久矣予勿吝焉遂
黽勉從命疏予出處之由并先生所囑之
意以為序云

景泰元年端月吉旦前山東濟南府德州
平原縣儒學訓導新城陳儀序

成化甲辰歳仲春元旦
書林魏氏仁實堂新刊

門人麻城縣儒學教諭陳祖舜詳正
均州儒學訓導鄧誠校錄

史記外紀載伏羲人首蛇身神農人
身牛首

大易繫辭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
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旁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先
正謂造化之秘泄于此聖道之統始於此
矣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天下
之耕日中為市以教天下之民嘗百草治
醫藥以濟人之疾後世醫農商技所由而
興斯民生養之道畧備於此時也著外紀
者載伏羲人首蛇身神農人身牛首殊不

知天地開闢自盤古氏之後有天地人三皇氏兄弟相継而立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此出世紀并春秋緯）當此混沌之時初無此等異相之人羲農二聖乃継天立極之君開物成務之祖顧乃有此怪異之貌乎史載伏羲在位一百一十四年神農在位一百四十年當時天下諸侯北面而朝咸尊其制度禀其命令也豈有蛇身牛首之怪状者坐天位之上主宰天下乎此未足信也明矣

共工氏觸不周山崩女媧錬石補天

外紀載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戦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錬五色石以補天以愚膚見不周山既云天柱必千仞之高也共工氏之身雖長不過一丈而已其力雖大亦不過百鈞而已豈能以頭觸其山而崩之又若女媧補天之説尤甚謬也若夫宮室之破漏器物之毀缺衣服之破壊冠履之弊穿皆可補之至若天惟軽清之氣積於上去地之遠不知幾千萬丈也女媧雖君臨天下不過一婦人耳豈能飛身萬丈之高錬石以補之乎且天乃一元之氣恢恢浩浩覆燾無垠從何處以補之耶此蓋列子寓言之妄與其断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皆虚謬之辭漢晋南北朝儒者宗其文辭以為實事蓋弗窮其理也

尭時十日並出焦禾稼尭乃使羿上射十日

自天地開闢至帝尭之世七政已齊九州已別風氣駸開人文駸著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此

論之擧天地閒盡在春風和氣中矣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德之至歷上下與天地同流又豈有十日並出焦禾稼之妖患乎至若使羿仰射十日之說尤甚謬也夫日在天距地萬里人雖有千鈞之力所射不過二三百步而已豈能射及萬里之日乎且射天乃無道之所為帝堯大聖詎為此乎王充於論衡辨射日之說曰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扙地高宗之德能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旨哉斯言足以解後進之惑此蓋淮南王與賓客方士作內外書此言出于外書鴻烈解作史君子收于外紀中殆若莊列寓言之類也豈可以為實事耶

夏孔甲時有劉累者學擾龍事孔甲能飲食之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孔甲

四靈之物莫靈於龍能幽能明能小能大其變化飛騰莫可量測故其升降之際雷電風雨助其神威雲氣晦暝山岳失形江河泛溢波濤震蕩孰敢近之哉若可擾豢之則與牛馬犬羊無異矣矧孔甲嬖亂失道夏德已衰豈有靈物出于其時或者有異物肖龍狀者故得豢之若以為真龍吾則不信也

魯陽與韓戰揮戈退日三舍

淮南子云魯陽與韓國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退三舍以愚實見誠妄言也夫日之在天行有度數晝夜晷刻皆一定之數也若日將暮而使退卻三舍蓋一舍三十五里是退一百里乃三日之度數也或想初戰之時雲霧昏暝將卒戰久

如日將暮忽然雲散日出將士飢困眼花以爲日退卻也又或魯陽矜其武勇以此言紿衆師旅傳說後人以爲實爾

宋景公三言善熒惑徙三度

史記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宋之分野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侯之果徙三度王充辨曰景公有三善言星徙三度如有十善言星徙十度乎此言妄當之論也以愚嘗見星宿在天或明或晦隱見不常景公言後熒惑或隱晦不見子韋紿景公言徙三度也豈真有此哉

藺相如全璧歸趙澠池之會相如請秦王擊缶

先儒論相如全璧歸趙澠池之會請秦王擊缶之非以愚嘗見不然其說當夫赧王之末周室衰微秦昭久有餘吞六國之心矣但視天下諸侯有無賢才耳所以欲趙之璧而請以十五城易之豈誠心哉待視趙之缾弱何如也及其得璧無意償城相如乃紿取璧遣使者懷歸以自待命于秦秦王賢而遣歸一以重相如之膽畧一以畏趙之有人也既而澠池之會秦覩趙猶机上肉耳故請趙王鼓琴以挫辱之若相如不請其擊缶秦必欺其弱未必不為楚懷之虜矣故相如奮威庭叱乃一擊缶以見趙之有備而不敢動所以三十餘年靡敢加兵於趙者為懼相如與廉頗也是時趙無相如之佐邯鄲之亡不在始皇之十九年已在周赧之三十六年矣

燕丹遣荊軻刺秦王不中秦伐燕滅之

先儒論燕丹遣荊軻刺秦王挑怨速禍以愚實且竊為不然夫秦肆殘暴之虐不吞滅諸侯則心不已六國將卒被其坑戮百有餘萬韓趙不能支乃納地稱藩先為所滅韓趙既亡必及魏燕矣燕丹深為宗社之憂乃聘荊軻挾匕首入咸陽使劫秦王反諸侯故地不可因刺殺之其志豈得已哉特為宗社謀耳惜乎志弗獲伸反致覆滅之禍良可悲也雖然丹舉此謀固為淺拙向使匕首獲中秦王扶蘇必嗣其位慈善而賢未肯窮兵黷武六國或有所存不致相繼而滅矣奈何彼蒼弗祐從秦為虐卒使并吞豈非天乎溢入謂丹挑怨速禍以取滅亡固然也愚謂當時燕丹不舉此謀秦王寧肯存燕乎三晉稱藩割楚納地齊四十年負好皆被其咸亦乃遣荊阿挑怨速禍而致耶

蘇張縱橫之說

蘇秦張儀之徒以遊說辯佞而取富貴于時其視六國之君如傀儡在于掌握隨吾弄舞所言即從當時六國豈無賢智之士未聞有一人主其所說之是非也雖然遊說巧佞反復百端大抵蘇秦合縱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況齊楚燕皆大國三晉兵甲之強向使如秦之說同心一意尊崇周室任賢使能惠養黎庶秦攻一國六國各出銳師悉力夾攻彼秦雖強未必以一國之師而能勝六國之衆也乃信張儀詐妄之說獻城割地以資其虎暴之秦稱藩納貢甘為牛後之辱何其昏愚若此哉是後范睢入秦教以遠交近攻之策而韓趙魏日益削弱而秦日益強盛齊楚燕君竟

與秦交和正猶蜥蜴脾睨其傍螳雀不顧其後也既而秦滅三晉不數十年楚燕齊相繼而亡四海皆為呂氏所有仰聖賢封域數百年宗社皆為丘墟嗚呼傷哉向使六國之君世守合縱之盟義如兄弟之好同心相應肝膽相照穗誠竭力互相救援必無滅亡之禍也舍此不為專務姑息信敵人之反間之言而棄其干城之將以求目前一時之寧不思綢繆戶牖于風雨未來之計及乎秦師入境若羅網之鳥欲飛安得坐待國破家亡噬臍無及矣嗚呼六國之亡始由張儀散縱之謀終滅范睢遠交近攻之計皆六國之君昏愚之所致也故曰滅六國者乃六國之君自滅非秦滅也信哉言乎

是懷王遣宋義將兵救趙義行至安陽不進項羽即其帳中斬之

宋義因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幸驗其言楚懷王因高陵君顯之說即以為上將軍將兵救趙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其懦怯無謀勇可知矣項羽累勸其進兵乃欲待秦趙戰攻之罷弊以承其弊此所謂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同一意也承弊之說施于戰國兵力相等之時可也是時趙國新造獨秦兵力通其十倍危殆之機在于呼吸之間旦夕盼楚之救正如救焚拯溺豈可遷延畏縮以俟其罷而承其弊哉及送其子宋襄相齊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曾不憐恤項羽累言激然弗聽乃即帳中斬之士卒之心未必不合辭稱快也愚觀宋義以一言幸中項梁之

收而恃卿子冠軍之名又其從兵故甚勇無智勇之施徒以浮蕩之言以沮進兵之計向非項羽引兵渡河大破秦兵虜王離趙城士卒人有長平之釁矣是項羽斬宋義一人而活趙國數十萬生靈命也先儒言其矯殺卿子冠軍以咎羽豈不大謬乎

項羽引兵西入長安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

嬴秦為國以殺伐功利詐謀是尚仁義道德禮樂之事一毫無聞自秦孝公石門之戰至赧王入秦之年斬首坑殺溺死之數一百九十八萬八千暨始皇兼并六國又不下五六十萬使聖賢封域悉為丘墟聖賢子孫皆被絕滅始皇既平一天下西起阿房東填大海北築長城焚聖人經書阬戮儒生興造不息使生民肝腦塗地殘害不道極矣先正有曰若始皇不死於沙丘斯高不矯詔殺扶蘇以立胡亥是無天道也項王入咸陽殺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其宗廟宮室是乃天假其手為報應周六國之讐以伸億兆之恨當時天下之人被其殘賊以久矣未必不歡然稱快也作史者以此咎羽豈不謬乎

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

格羨

古先聖王治天下之要道莫先於孝而已孝為萬善之根源百行之冠冕在人心有至善之理在聖人有克明之功此天地之常經人道之大倫也二帝三王未有不由此以治天下而天下國家未有不由此道而後治也是故大舜盡事親之道而天下化文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文王有疾

武王不牝性常而愁周公之事文王洞
蜀々如將不勝是曰聖人孝德充乎天地
溥乎宇宙施諸萬世而無極矣嘗觀漢楚
爭雄之時項王虜大公于軍中三年未閒
漢祖畧有憂念之言及楚圍成皐置太公
于俎上謂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高祖曰
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
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與舜文武周公

之心々天地懸絕矣凡為人子者遇親遘疾
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笑不至齦怒不
至詈憂親之心如此其極也況楚兵迴太
公於俎鑊之前陷于兵刃之際其憂怖之
狀時人見之亦必有泣涕不忍者矣若使
大舜遭瞽瞍如此必竊負而逃終身欣然
樂而忘天下矣高祖視其父如塗人無一
語之哀念無斯須之惨怛猶且彈琴鼓古

交口以排是非激其十罪以激其怒如果
烹之將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矧棄父於俎鑊之中
而爭天下乎昔唐太宗起兵于晉陽劉文
靖勸高祖假兵于突厥范氏論其脇父臣
虜漢祖欲烹父分羹先儒無一人論其不
孝之大罪敗不公如此何耶或者曰漢祖
斯言良平之所教也愚大不然若果良平

之教漢祖當自念曰有父母則有吾身有
此身乃有此富貴今棄父而不顧雖居九
五之尊富有四海天下以為無父之人也
何以立綱陳紀乎何以施其政教乎合此
不思惟汲々以功名為急由其不事詩書
罔知天性之道也是以末年叛者九起終
身不免矢石之禍豈非失孝德而致歟
漢遣侯公說項王請太公乃約中分

天下則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
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東歸漢王欲
西歸張良說參甚道兵復追之
睢水之敗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審食其
從太公呂后間行見楚兵為所獲項王置
軍中為質至是三年矣乃遣侯公持書之
楚請太公呂后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為界以太公呂后歸夫何纔得父
妻輒聽良平之言背違信約此市井駔儈
欺詐之為圖非君子忠信之道也先正有
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是以齊桓公不背
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
不失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
四君處戰國之時尚不忘其信況因太父
之約而可背信乎大哉漢祖有定法天下
背用詭詐之術誠非湯武弔伐仁義之道

也

項王至烏江自刎司馬遷楊雄論其
天亡之亡
項王至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
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
大王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何渡為
乃自刎而死司馬遷言其引天亡我為謬
楊子雲言其負天何故以愚慮見二公之
論皆非也夫人之富貴貧賤彭殤生死莫
非天命也一飲一啄猶為前定況天下之
大乎堯舜大聖子皆不肖豈非天乎苟不
歸命于天則是堯舜不能化其子矣孔子
天縱之聖畏于匡圍于衛絕糧于陳削迹
于宋豈非命乎若不歸命于天則是其道
德莫能教化人也顏子大賢貧而夭死孟
子命世之才被臧倉之沮皆天也史稱項

王叟曰項羽力能拔山喑嗚叱
咤千人皆廢其英雄驍勇亘古以來未嘗
有也觀其鴻門之宴范增累欲殺沛公羽
不介意雖曰天命有在亦可謂有人君之
度也睢水之戰獲太公呂后于軍中三年
而無媟嫚之心及困成皋置太公于俎上
欲烹之聞漢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之
言即舍之非篤于朋友之義者豈能是乎

至若臧秦拒漢七十餘戰未嘗敗北惟至
垓下兵少食盡以至于敗又其潰圍南走
至于烏江亭長艤舟而待謂項王曰江東
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
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兵至必無以渡
項王笑曰天之亡我〻何渡為且籍與江
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
東之老憐而王我〻何面目見之哭鄧亭

長口多智八長者分躋兵馬反戟所向無
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自刎
非天亡之說能殺其亢哉烏江亭長亦必
隱者也勿使項王聽其言包羞忍辱竟於
江東收撫英傑任用賢才養其號雄之氣
待時而發又未知成敗何如耳不能忍忿
于一時徒以八尺之身付于王翳諸人之
手此寔天趣其亡而非人力所能亡也

門人陳祖舜鄧[illegible]校正

田橫義客

項氏既滅田橫與其徒五百人入居海島高祖恐其為亂使人赦橫召之橫與客二人乘傳至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帝拜二客為都尉以王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塚旁皆自剄下從之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橫死皆自殺嗚呼忠義之士歷代有之未聞五百人皆捐生就義無一人異其心者也橫之德行無所稽今觀門客畢其忠義如此橫德必有過于人矣稽齊之事造自秦二世元年狄縣田儋乃從齊王田氏之族自立為齊王儋為秦將章邯所殺從弟榮立儋子市為王榮田之橫為所項王收榮于平原殺之橫立榮子廣為王相之輔佐彼齊廣橫乃烹酈食其而追廣卒橫立為王至高祖即位未久十年是時數爭奔臬谷走竄從衆客未有爵位之封富貴之顧獻也而皆以死義報其主非橫之德義所洽曷克臻此高祖至平帝一十二世一百一十四年王莽謀居攝漢之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餘人其谷永揚雄劉歆劉慶謝萬哀章之徒皆食漢祿稱頌功德阿諛取容以成王莽之篡未聞有一人為漢死節者高帝有靈過田橫於九泉豈不赧赧然哉

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高祖即位封異姓為王者八人

[illegible]

為列侯者一百四十四人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此誓之盟期傳百世之久也不七年七王皆絶惟存吳芮而已至武帝將僊三十餘年列侯止存四人餘皆殞身滅國前日封爵盟誓之辭告于宗廟者皆虛誕之文耳史稱諸侯子孫驕逸多抵法禁以致滅亡至若武帝之時列侯坐酎金輕惡奪其爵者一百六人皆非大故也至其意有所不樂文致其罪而奪之者亦多矣嗚呼丹書鐵券河山帶礪之盟乃一時駕馭之言誠非三代明託心任賢之道也

踞洗以挫英布嫚罵以挫趙將

上天之道至誠無息運行于四時故萬物不失其序聖人之道從一不已以至誠而治天下次作也成備其經天與聖人之德惟一誠而已矣夫以人君一身居王公萬姓之上四海之廣臣民之衆苟不以至誠臨之則心之所思耳之所聞目之所視口之所言皆非純實之事矣而左右前後非縱橫巧佞之徒心傾邪姦宄之輩誠篤之士必鮮矣

高帝踞洗見英布既而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辱趙將而隨以千戶封之果出於誠耶戲耶若曰誠布亦王也不當踞洗挫之若曰戲王者無相戲之禮也王者待物以誠猶恐不動況以不誠而能動乎先儒呂氏乃曰用不測之奇施不測之恩顛倒豪傑英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以愚膚見東萊斯言是亦常思至誠之道歟夫神農以忠信盡治大舜溫恭允塞神禹

至誠□仲文王武亦不亡從習以至處之
道而為天下臣民之式未嘗以不明順例
而待天下之人也二帝三王能盡至誠之
道故能無不實行無不道而致成德之治
息由一誠之所感也高帝樂于戲慢由其
心志不誠故形諸言貌之間者忽喜忽怒
而不可測臣下效之鮮有敬肅之禮或耳
語或躡足皆以譎詐是尚甚者飲酒爭功
拔劍擊柱略無忌憚末年又欲易太子為
戲良由不事詩書而靡知聖人正心脩身
齊家治平之大道也

呂后與蕭何謀紿韓信入賀使武士
縛信斬之

蕭何知韓信國士無雙薦于高祖拜為大
將信乃竭其才力取三秦虜魏豹斬陳餘
禽趙歇下齊地毀從旦平定項氏以成矣

判之業者大於守正功也但其紀武涉陽
立之言不納蒯通相術之說豈有負漢之
心哉天下既定剖符受封亦欲傳於子孫
也纔及三年人有告其反訖偽游雲夢以
禽之降封淮陰侯信以無罪見執是有怏
怏怨望之心矣因是與陳豨有私謀之言
及陳豨反高帝討之呂后與蕭何謀紿信
入宮賀使武士縛信斬于長樂鍾室夷其
三族嗚呼生殺之權在於一人焉有人君
在上后妃禮族閫國之元勳乎信果有反
狀既已就禽付之廷尉待帝還明正其罪
可也呂后既專殺韓信又聽其言醢彭越
牝雞晨鳴以致禍亂此即後日僭竊天位
之端也漢之家法如此大綱可謂正乎且
漢室初興德言未孚于天下既以詐偽而
既得國敗至又以欺詐而役之人誰不自

疑哉故叛者迭起天何從焉文公先生綱
目書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不書
其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信有定天
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鞅快、無聊
以陷于此素非有反心也故綱目不去其
爵而書殺非予其封有罪乃所以惡呂后
專殺云爾此文公之微意春秋之大法也

梁王彭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綱目

其從子曰必用其力老則棄之豈仁心哉
古賢于馬牛之畜尚念其疇昔之力而不
忍出況立國功臣無罪而殘忍之虐如是
哉故王莽謀篡漢論頌莽功德者四十八
萬七千五百之餘死于漢節者二三人而
已豈非高帝少恩多虐而致哉文公於綱
目書其王爵而書從之以明越無罪乃所
以咎漢云爾

收相國蕭何下廷尉械繫之數日赦出

蕭何為漢佐命元勲守關中之時帝已疑
之非一日也帝與項王相距京索間非用
鮑生計遣子弟詣軍不免族矣又帝自將
邯鄲非用召平計悉散家財助軍幾乎族
矣自繫英布非用客計多買田宅自汚幾
不免族矣帝初出關則關中動息必寵之
何亦挾術相歸君臣交孚全無忠信之道
及請上林地令民得入田毋收藁以為禽
獸食帝大怒下廷尉械繫之向非王衛尉
之計亦未知其有亡也嗚呼何為相國輔
弼元后代天理物禮絕百僚師表群辟豈
可械繫于囹圄辱于廷僕之手乎雖數日
赦出又何面目立于公卿大夫之上哉大
抵漢紹秦統仍承其弊故以蕭何下獄文
帝時以而繫周勃至景帝繫亞夫至武帝劫

糾繫獄中劉屈氂車如屠狗彘元帝以此
殺蕭望之哀帝以此殺王嘉終漢之世如
此皆由高帝始謀之不善也（日起草訖）然則
蕭何既不免械繫之辱又不能引身而退
可謂貪權固位嗜利無恥者矣方於子房
豈不大有逕庭乎

戚夫人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
仁弱欲廢之立如意爲太子

呂后生孝惠帝魯元公主睢水之敗楚兵
追急帝乃推墮二子于車下向非滕公挾
載之已爲壓中之泥矣帝即位寵幸戚姬
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使張良畫計
召四皓輔說前星始定及帝崩屍肉未寒
呂后即殺戚夫人極其慘酷鴆趙王如意
并殺趙王友廢死趙王恢殺燕王建皆高
帝之子也於是終漢之世乃有殺子之禍
景帝太子榮無罪而斃于酷吏武帝戾太
子遭誣而死于讒臣成帝太子皆殆夭於
艷妻媢妾之手皆由高祖婦寵偏惜肇端
於前以致呂后逞報嫉妒鋤戮諸王後世
效尤而殺其子也

呂后臨朝稱制

歷代婦人竊弄國柄自呂后始牝雞晨鳴
爲萬世戒惠帝慈祥仁厚之主被其虧損
聖德使納甥女爲后（張耳之子張敖尚魯元公主生女呂后以爲惠帝后）
亂夫婦之大倫召帝觀人
彘駭而成疾竟至不起絕母子之恩最竊
借天位擅王諸呂誅殺劉氏子孫寵幸審
食其而弗恥穢德真漢室之罪人也高帝
創業垂統之君於建國之初立其典章貽
戒後世母后不得臨朝婦人不得預政者
爲一代之法令則呂氏必不敢起覬覦之

心而執政大臣符以力爭矣失此不為使流弊于後世至孝平初立孝元太后王氏臨朝以致王莽篡位漢祚中衰東漢之世章帝之竇后和帝之鄧后安帝之閻后順帝之梁后桓帝之竇后靈帝之何后相繼臨朝專政寔自呂后之發端故後世皆放尤也

陳平患諸呂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

史載陳平六出奇計觀其離間楚君臣偽遊雲夢之類皆市井權利之為而非君子正大之道至阿呂后王諸呂以大言欺王陵及諸呂用事而乃畏禍及己端居深念殊無一策匡救向昔奇計大言皆虛誕矣幸得陸賈之教交歡周勃向使酈寄不可使祿産不解兵豈不危乎勃幸得其兵諸呂既以下亦竊安漢之功先儒謂漢之所以不安者皆平之罪也及對文帝言宰相之職又以大言勝周勃豈真能理陰陽順四時之道哉因明苗氏言平為漢初罪魁豈不然乎

班彪王命論辨

先儒言班彪王命論高帝寬明而仁愛知人善任使之說以愚觀之皆虛辭也帝以丘嫂憂羹之恨不封伯氏之子太公累以為言至七年乃封其姪為羹頡侯明著厥嫂昔日吝羹之咎寬厚者乃如是乎及困晉陽聞冒頓居代谷發兵擊之不虞其匿壯出弱之詐被圍於白登七日其明安在乎韓彭開國元勲初未嘗有反意輕言誣告之言偽遊掩襲而斬殺之夷其三族醢越以賜諸侯仁者乃如是乎其於經理恩

事以誘王信者大臣勿信從寵幸懷飾便
驗趙代兵而飾反以虜縮為故篤伸王燕
而縱反其知人善任使但安在乎此漢臣
一時權飾此言後人不覺其實以虛傳虛
謬為僕美所謂矮人看場道人說其妍媸也

絳侯周勃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

下廷尉治之

周勃就國河東守尉行縣自畏恐誅乃被
甲令家人執兵見之蓋高帝每以偽詐掩
襲諸侯而禽之勃因此懼故被甲執兵見
其守尉亦可謂之愚也若果守尉奏詔來
禽亦敢被甲執兵以征介乎及人上書告
其欲反下廷尉逮捕治之向使呂后苟存
必夷族矣幸賴薄太后之賢孝文仁厚而
得復國全其身家幸而免耳

道錯上書言事

道錯而上書事某代功於世有餘其於
富貴強兵之術誠至精熟者也故文帝嘉
納皆踐于行可謂有用之文章矣若能以
孔孟之道正其心術伊傅之道輔弼人主
豈不為漢之良佐乎而乃以申韓刑名
之學峭直深刻以教太子當時貴謂知
太子天資刻薄必得正人君子輔導乃可
成德故上書言三王教世子之道至為詳
切蓋知錯所教非正道也故景帝即位卒
啓七國之變袁盎以私隙讒計而陷之卒
受履宗戮身之禍蓋其平昔以申韓刑名
尊景帝為刻薄之學不覺自罹其禍也先賢
有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後世人臣以
峭直刻深為能者可不以錯為戒乎申不
害韓非亦春秋時人

文道許所道錯故七國

吳王濞之叛其端在于博局殺世子之時所以猶貪叛脩兵革招納亡命自文帝時已蓄叛心矣故二十餘年不行朝貢之禮其心志之矣豈特為錯哉景帝不思賞者博局之外暇言表茲說辯晰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兵可無血刃而供罷錯既僇矣赦亦頒矣地已復矣七國之兵奚為不罷乎此足以見益之欺詐特假公義以報其私恨也雖然錯請削奪諸侯之地以促其反猶可咎也至若孝文時淮南謫死於蜀是其驕恣謀叛所自取卿亦孝文失友于之道及聞尺布斗粟之謠深自追悔益乃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蓋淮南謀叛丞相御史奏其違此國法也有何罪焉益亦欲斬之此足以知其無他罹累唯欲長逢君惡而以能計陷人也景帝不悟其興也以為太常宗廟使[illegible]諭吳罷兵反為吳所以傷天子之大體先儒謂益慳險刻薄無錙銖寬仁之德以向上二事觀之益之無德足可見矣

班固孝武贊

班固贊孝武曰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以愚膚見不然其說夫三代聖王以正心修身齊家為要道是以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董偃以賣珠小兒穢亂太主之宮而不能明正其罪反以貴寵過之以致公主貴人多踰禮制治平之道何在焉又云其雄才大略何故不能知公孫弘之詐也而漢諸儒之純皆莫若董仲舒忠直讜言皆莫若汲黯仲舒嘗惡弘之阿諛故弘嫉之以膠西王端驕恣犯法所殺二千石甚衆乃薦仲舒為膠

而相欲假手于惏而而害之耳設然當識其有隙之深弘積怨于心果欲誅之以事乃言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難任請徙汲黯為右內史帝即從之弘實欲置二賢於死地也夫人之心正則無欲無欲則公〻則明〻則照姦電邪不能蔽矣董汲二君子帝素知其才德以弘一言即出于危險之地莫能察弘姦誑之非豈非多慾而暗其心乎是以文成五利之徒皆得肆然欺紿也齊人少翁方士欒大皆以鬼神之方惑帝也

孝昭崩無子霍光與群臣迎立昌邑王賀孝武第五子髆封昌邑王薨子賀嗣立十有三年矣在國狂縱動作無節中尉王吉累諫不聽霍光聽政以豈不聞其過乎乃合尚發王承紀立賀者何所以者曰昏壯大而動作無節立之光必不得專政賀雖狂放而年少易制此光所以立然以忠當見光未必有此心也祖光事武帝輔孝昭三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著其忠厚有餘而智慮不足當時會議群臣立賀是暗於知人也以田延年一言即數其罪而廢之因丙吉之言即迎孝宣而立之可見其忠孚之心矣惜乎不學無術昧於進退之理向於宣帝即位之初即稽首歸政還守博陸令子弟親枝皆不得干預朝政豈不保全身名於永久乎而乃貪權固位縱妻邪謀俾其昆弟子孫皆奉朝請根據朝廷卒總三載家族夷滅而使祖禰祀絕豈不可傷也哉

雪杭膚見卷之二

習眺學也文之三

門人　東祖舜　鄧諴　校正

漢家自有制度

孝宣太子柔仁好儒見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常侍宴從容曰陛下持法大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愚觀斯言足知漢室不能還古矣史記曰至道以王義道以霸王道得天理之正雜人倫之至也霸道亦以義信而立假仁義而謀功業也荀子曰義立而王信立而霸王伯之略在於道德信義之極大開以刑法繩下也伯道先詐力而後仁義亦未嘗舍仁義而專詐力也高帝取天下之初與群雄共逐秦鹿是時假仁義而施權謀以令人心服其義之實然包尚也且當時去古未遠猶識三代之治實天下未無其儒耶抑時士慢焉而不能致耶何繼周而王不能法文武成康之心也先儒諸氏曰道脉不壞于秦而壞于漢秦無道霸然可見識道者避而遠之漢興七朝有類于治殊不思黃老申商之術行禮樂教化遂以湮沒迹息澤竭不復可治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不壞于秦而壞于漢此至當之論也愚思孝宣之時天下混一垂成百戰正宜法三代之道施仁布德聘禮大儒興修禮樂明其教化反身而誠推之于四海民庶豈有不化風俗豈有不淳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舍此不為猶襲亡秦之弊專以刑法繩下大臣無大道而遭赤族之誅慘韓延壽　由其法制道雜而道德不足也觀概相沿代劍以行曰今王升子弟授文

之妻妾侍夫者二百二十人其人猶大變
亘古以來未聞有此也不如是何等時世
有如此大惡之人班固以孝宣侔德殷宗
周宣豈可信乎

孝元帝 [illegible]

宣帝甘露三年孝元為太子所幸司馬良
娣死悲恚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
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
宮政君故繡衣御史王賀之孫女也即王
禁之女嬰大子幸之是成生成帝于甲館
畫堂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元帝柔嘉好
儒優游不斷寵任石顯弘恭謀傾命大
臣遂使周堪緊似蕭望之自殺漢室綱紀
之壞肇於此矣嗚呼孝元雖曰仁慈其實
昏懦不明故外不識石顯之姦邪而殺賢
師內不知昭君之惡以喪身于石顯以派
任小人之手事禁元之壽以丹青之技
伐之於宮何於望之師傅之詩經而於昭
君女色之愛重乎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
好色者也孝元之謂歟

孝成帝封諸舅王鳳等為五侯

孝成為太子時已好聲色游畋君非史丹
懇切之諫元帝已易之矣既即位以元舅
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封陽平
侯王崇為安成侯勝譚商立根等爵關內
侯其日黃霧四塞閣中大水漂流民廬數
千家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皆曰高帝之
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封
侯外戚未聞有也故天為之異劉向以王
氏權位太盛依洪範五行禮論奏之帝心
知其忠不能用其言京兆尹王章對直故
[illegible]對為侯而發上意即疾不起時乃上封

常言日食之務所感事維哉主之道寬為
國忠言之士也乃更尚身勤苦下徹而死
嗚呼不忍於奔權之臣而忍於旬月消忠
之士何其宗臣之甚哉王氏死乃以王子
代之奇死王商代之商卒人任王根〻東
政數年乃薦王莽代己王氏兄弟子姪五
世執漢之國命天下臣民生殺予奪皆在
其掌握中矣莽威寵幸趙飛燕竟崩于婦
惡之事孝哀繼立七年而崩孝元王太后
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
王莽詔尚書省發兵二千部宮門兵皆為
莽是擧天下之民付于莽之懷中矣哀帝
無子莽立中山王箕之子衎為平帝年甫
九歲王太后臨朝王莽執政內外中正之
臣不附莽者皆殺之於是符命之偽紛然
而至前後上書稱頌莽功德者四十八萬
七千五百餘人由是莽志大得遂行敢逆
李平既崩立帝曾孫有鬼王五人列侯四
十八人皆無年德此總絕者當將太后愚
微起嗣必選賢者立之莽安能謀篡乎乃
立初讓孺孺之孺子使莽安攝南面以朝
羣臣遂行篡奪及逼王莽請璽太后大驚
乃嗔罵投璽于地賊謀已成斯已晚矣嗚
呼奸臣竊國其來以漸履霜堅冰元成二
帝固莫逃其責加九錫命居攝皆孝元太
后溺愛外戚老而不死有以致之也先儒
諸氏謂孝元王后之罪宜與莽等誠哉言
乎

西漢末諸臣清濁

王莽篡漢當時守清節而不污者惟梅福
逢萌先見微而去龔勝辭方郭欽蔣詡郇
漢王霸皆不屈引足歛以身任天地之大

義故寧死而不辱身也至若紀逡郇越郇
相唐林唐遵等以清名素稱于時揚雄谷
永以文章著于世劉歆為劉向之子漢之
宗室而皆含羞蒙垢臣事莽逆何無廉恥
之甚哉又若孔光者乃先聖之裔受知三
朝位登百辟明知王莽造飾偽行内懷姦
謀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是以文武二大
柄付于莽手孝平二年光為太師稱莽功
德比周公成其篡逆之志先正言其事漢
則不忠承家則不孝玷辱聖賢祖宗矣史
稱光謙恭畏誠上隱下洩以為美德以愚
胥見正若削足而適履芟首而便絲務小
失大義足以為賢乎

高光洪模大畧

先儒謂高帝洪模大畧天資極高光武不
能及以為屬見識恐未然高帝才畧固優
項王長世英雄然為所懼韓彭英布皆一
時英傑莫能出其圍範之中其謀畧之深
而漢鮮有及也光武初起于舂陵以烏合
數千畎畝之夫而破尋邑百萬之衆梟莽
賊之首平銅馬尤來五校青犢赤眉諸賊
討隗純誅秦豐劉永彭寵張步公孫述平
一僣亂至若度馮愔黄防之勢不勞一卒
而誅愔料劉隆救朱浮之敗度蓋延救蘭
陵之爽計吳漢別營之困料事如神明見
萬里之外非天資高邁才明勇畧能如是
乎若夫溺縱嫚罵不事詩書失於誠信誅
夷功臣與夫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崇尚節
義保全功臣其風聲氣習相去懸絶也讀
史者於此詳之則知其優劣

馮異治關中人上書言異威權至重
百姓歸心號咸陽王

関中遭赤眉之亂民弗聊生州與一朝破
賊撫綏衆庶三輔士民不當去塗炭之中
而登春臺之上也當時畢經重兵且居形
勝之地光武未聞有從發嫌疑之心及入
上書言興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
王帝坦然自如乃以章示興真乃天地覆
載之心春育海涵之量也及興上書陳謝
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
子何嫌何疑其視興如慈父之於孝子而
無錙銖之間所以中興諸功臣皆享祿終
身貴爵子姓其仁恩信義之道視西漢之
初高出雲霄之上矣

明德馬太后不聽封外家

章帝即位二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明
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
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要
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
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
之位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
封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誡存謙虛今何
令臣獨不加恩于王舅乎太后報曰帝觀
富貴之家福祿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
傷今數遭變易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
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帝乃止於戲明德
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方之呂后封
王諸呂孝元王后封諸弟爲侯豈不大有
懸絶乎良由伏波將軍忠義之德垂式于
後觀其戒兄子嚴敦之書足以知其義方
家教之善也明德爲貴人時德冠後宮登
母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兄廖嘗慮美業難
終上書勸成德政借翁之言足以匡扶治
教忠賢萃于一門兩漢外戚無一可儗者

防擊休其明德崩章帝之竇后無子乃撫
梁貴人所生子肇爲子即奪太子慶爲清
河王以肇爲太子后欲專名外家遂陷貴
人父竦以惡逆死于獄中梁貴人亦以
憂死竇憲由此恃宮掖聲勢奪沁水公主
田園欺君枉上靡所不為是時明德崩未
三年而竇后恣憲若此孝章當思嚮背毋
后不封諸舅之訓戒前代呂王二氏致亂
之由剛明雄斷以除姦宄之惡無厥于後
豈不借手而乃溺于私愛聽竇后毀皆服
之請謝即晏然恕解不正其擅逆之罪致
使梁冀效尤寺人用事厥後不移可勝歎
哉

竇憲大破單于於稽落山命班固刻
石勒功而還

孝和永元元年六月竇憲以車騎將軍將兵萬
餘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出塞三千餘里
命班固刻石勒功庶可贖前擅橫之罪也
蓋於是時解其兵柄歸於天子退守所
封之域以忠義是猶夫然豈不稍其前過
保全身家遺爵祿于子孫乎顧乃恃功驕
恣愈增危悖置爪牙心腹之徒陰謀不軌
自取覆滅不亦愚乎

和帝遣僕射收竇憲大將軍印綬迫
令自殺

竇憲之逆惡孝章之時已不容貸矣至孝
和立愈加驕橫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鄧疊
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左右前後
無非其黨當時公卿大夫皆畏其毅勢莫
敢言其非蓋以太后為主于內親黨根據
于外也和帝年甫十四一旦慨然震怒盡
收憲黨郭璜等下獄並為首僕射收憲大

将軍印綬以太后故不欲名言誅之迫令自殺遂便十餘年深根固蒂之強臣一朝芟戚始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震朝廷之號令以動天下之耳目以振大臣之心志可謂剛明雄斷不愧孝昭之烈矣惟可憾者當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乃與鄭衆議之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籍有之曰前門逐虎後戶進狼此之謂歟

班固之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考竇氏賓客收固死于獄中

班孟堅漢之通儒也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以著述為業章帝時與賈逵等入講白虎觀南宮雲臺著典引賓戲銘頌詩賦文記凡四十二篇又著西漢書華嶠論其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以愚觀孟堅才學有餘而智慮不足當竇憲之怙勢擅權之時朝野之人無不切齒惡之五尺童子亦知其覆滅宜可遠而不可近也夫可趨其權寵利其富貴為其與文章陷於奸黨之惡而困達夫進退之機其心果何如哉或曰竇憲當時猶橫孟堅若不親就必被其害患大不然孟堅歷仕三朝是時六旬餘矣若果弗克辭乃以前代王氏禍敗之勸其竭忠帝室保全身家彼若迷眩不悛則投冠納履速引而去或彼陰為傾害則其名節之全不失為正道之人也嗚呼才高而慮淺知榮而忘辱因辭奴詈人之怨老為囹圄之是悲夫

孝和鄧太后

太后鄧禹之孫鄧訓之女幼學又好讀書

晝脩婦業暮習經史家人號曰諸生和帝
即位納為貴人永元十四年正位中宮郡
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筆而已和
帝每欲封鄧氏后輒哀言謙讓故兄隲終
孝和世不過虎賁中郎將和帝崩孝殤始
生百餘日即位太后臨朝孝章子孫豈無
年長聰慧者乃立飲乳之兒其意固有在
也孝殤未逾年而崩太后迎立清河王慶
之子祐立是為安帝既立不明太后猶臨
朝稱制觀其嘉己故洛陽令王渙之政封
其子為郎中納樊準奏舉隱士大儒以
勸後進納魯恭秋冬斷刑之奏以裕民時
因憂旱幸洛陽親錄囚徒明其冤獄而甘
雨大澍知虞詡有將帥之畧以為武都太
守平其羌衆開邸第教濟北河間諸王之
子女又鄧氏子孫經書之學其盛德嘉言

多載史傳可謂賢矣惜乎於杜根上書還
政之言盛以練囊撲殺于殿廷不免有貪
權固位之心乃為賢明之累也史載其臨
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
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膳以救災厄
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稔嗚呼漢之馬後鄧
后唐之郭子儀宋之曹彬高瓊俱當將百
萬之衆而不嗜殺人故古今稱為賢后者
無以逾此五人之女也然則好生之德天
必祐之仁者必有後自然之理也

太尉楊震為樊豐等共譖收其印綬
遣還本郡飲酖而卒

楊震少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
曰關西夫子楊伯起鄧隲聞而辟之累遷
荊州刺史東萊太守安帝延光二年官至
太尉是時戚寵嬖頗行恃微方之勢萬其

兩祖皆出先帝為二子所生將有謂為亂
母王聖黨第中常侍樊豐周廣謝惲更相
扇動傾搖朝廷震上書切諫不聽而豐
等皆側目憤怨以有顧之一以其名儒
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
失豐等給以罔上不道震又上書伸救帝
不聽騰竟棄市豐等因譖震怨懟帝乃收
震太尉印綬遣還本郡震至城西謂其諸
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
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
能除何面目復見天日因飲酖而卒嗚呼
伯起忠義清烈固無可議以為常見不無
有憾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聖人之格言
吾儒之龜鑑也安帝昏暗惟亂世之言是
值奸回之將是道[illegible]之[illegible]取其有大

將軍鄧隲太后之兄也最為賢才竭忠王
室太后既崩帝信乳母王聖黃門李閏江
京之言毀誣太后使鄧氏宗族悉徙
隲以不食而卒皇太子劇之根本亦被誣
構而廢此伯起耳目之所親聞也豈能
以一己之志而勝群邪之危險乎既收印
綬遣還即振衣拂袖掉臂而歸桃山谷
卷而深藏養高林泉之下豈不為明哲保
身之善乎可必棄父母之遺體自飲酖以
傷生雖曰忠義憤發而於用舍行藏之道
則未盡善矣愚讀伯起傳深為之太息

順帝時災異迭見

順帝諱保安帝長子宮人李氏所生立為
太子為中常侍樊豐等譖廢為濟陰王安
帝崩閻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
促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

以發明詔上數數十然奈大后私不從
甚與中官江京等謀欲更立諸國王子中
常侍孫程等十九人殺[illegible]所江京等迎帝
立之收閻顯兄弟於下獄誅之遷太后于
離宮封孫程等皆為列侯中官之權從茲
盛矣是後京師地震散四洛勞池坼八十
五丈詔舉賢良方正詢其災異之由皆言
外戚寺人專權亂政所致郎顗左雄李固

李固上表疏

杜

周舉皇甫規黃瓊張衡皆極言指斥非惟
言之不用而反被其譖黜者有矣徒有末
言之名而無用言之實也當時陳蕃李膺
左雄虞詡李固黃瓊皆忠正之良臣不能
信任專委政外戚寺人不思向日為太子
時被黜尤腦前黜是何昏暗之甚哉梁商
死又以其子冀為大將軍冀弟不疑為河
南尹是舉也[illegible]大[illegible]八二[illegible]之手乎使

賊冀姦私孝質枉害忠良於天中興之業
蕩覆之漸實基于此溫公謂其暗通孝成
信哉

雪航膚見卷之三

雪航膚見卷之四

門人陳祖舜　鄧誠　校正

梁冀與唐衡譖李固杜喬收下獄死

李固字子堅郃之子究覽經史為世大儒杜喬字叔榮在順帝時以剛正著名與張綱周舉為八使分行郡縣當時梁冀恣橫專政中外無有所奏皆為寢遏弗獲行其志孝沖崩李固謂冀宜立清河王蒜冀知蒜英敏不從乃立渤海王鴻之子纘年甫八歲亦聰慧嘗自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使人置毒于煮餅以進帝食餅苦煩甚謂李固曰得水尚可活冀曰飲水則吐不可帝遂崩固伏屍慟哭欲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惡之李固杜喬等皆曰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冀不從迎蠡吾侯志立之是為桓帝梁太后臨朝聽政冀愈恣兇惡威行內外天子拱手而已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嘗納賂不用由是怨恚日深乃使人飛章奏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鮪交通遂收二賢下獄而死嗚呼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聖人雖美蘧伯玉之言宜吾儒進退之良規也是時孝桓孱弱斷冀擅權寺人相煽為惡漢室紀綱已壞雖有伊周後出莫能匡正二公抗節而不思引退猶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儒者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能維徒以孑然忠直之身與群邪競惡為敵正如孤鳳鳴于衆梟之中豈能勝惡叔之鬬哉二公雖賢昧於去就愚觀其傳也其人未嘗不為悼惜云

馬融為梁冀草奏誣陷李固

馬融任漢以高才博知名世通儒從學者

常千數盧植鄭玄皆出其門皆作出經懺孝經已注其不知量也觀其初應鄭虞之碎即止當欣順從之以庶與無群人作雨弟頌阿之者皆趨炎附勢之為爪牙人者子之道也至為竟冀草奏以誣李固為死使漢廷失賢宰輔以長奸逆之志向日所言忠者安在乎當時吳佑謂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死卿何顏見天下之人乎固死于獄而融恬不知愧果何心耶後冀與弟不疑有隙不欲令賓客交通無使人陰至其門察往來者融除南郡太守過謁不疑冀惡之乃諷有司奏其貪濁髡笞徙朔方嗚呼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融初忍心害理諂事奸逆枉害忠良苟求富貴卒受髡笞之辱天報旬日誣害李固之冤者豈不章章[illegible]哉

桓帝延熹二年八月梁冀伏誅封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為縣侯

自孝和與中常侍鄭衆謀誅竇憲是後孫程等十九人迎立順帝誅閻顯至孝桓與單超徐璜等五人謀誅梁冀蓋以除其奸宄扶立人主其功皆出於寺人之謀三公九卿尚書司隷校尉無一人預聞者是徒有其名而無信任之用也天子既倚重中官除其害已之奸逆而又有援立之德雖不舉國政聽之其勢亦不得已也愚觀漢室自呂后臨朝封王諸呂至孝元王后寵任外戚以成王莽篡奪之禍光武中興抑制外戚曾未數世竇閻梁氏相繼擅權濁亂朝政果為中官所殺夷滅其族從使權移臣下枉害忠良至桓靈之世皆不與正人君子相接而專委任宦門也甚末流

之禍不可主救也嗚呼傷哉
朱穆為冀州刺史寺人趙忠喪父僭
為玉匣穆下郡按驗吏乃發墓剖棺
帝怒徵穆下廷尉
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蓋重其名分也
寺人葬父得用玉匣天子之葬則用何物
為匣耶刺史按其僭分之罪朝廷正宜褒
嘉以勵忠正之賢誅其僭分之豎以警奸
回之惡豈不陳立綱紀手振揚威令乎孝
桓信其妄訴徵穆下廷尉蓋不以祖宗禮
法名分為重惟溺愛于那倖之寺人何其
昏愚若是哉向非大學諸生劉陶等數百
人上書稱訴穆之存亡未可知也東漢至
孝和時外戚宦寺迭為消長至順帝時外
戚專權桓靈之世氣焰愈熾海內名賢皆
被其害卒使光武中興之業移於寺人曹

驕之孫嗚呼惜哉
中常侍曹騰以夏侯氏子嵩為養子
生曹操是為騰之孫也
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帝徵之
皆不就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
潁川李曇安陽魏桓皆高潔之士也陳蕃
上疏薦之帝悉以安車玄纁徵聘皆不至
閣肱弟季江稱肱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乃
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牀以被韜
而畫者竟不復見其高潔之志如山岳不
可移先儒謂肱不欲人主識其面不過甚
乎以愚膚見肱之遠慮可想知矣當時詔
徵五賢皆辭不就而獨繪已形狀孝桓豈
無意乎既見其容儀則心存之于心三徵
七辟之命必頻數而至矣既已辭絕則宜

潛形晦迹高蹈遠引以避其禍亂斯乃哲人知幾之上智耳雖然五賢之心豈肯潔身亂倫而下欲濟時行道哉蓋以當時上昏下僭五侯肆虐生殺在其亡視正人君子如寇讎非可以言語諍之也嗚呼國之將興君子進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者隱而奸宄出興亡之兆智者識之所以五賢遐思遠出群公之表也其後黨錮之禍作海內名士多罹戮身喪家之禍五賢與郭林宗數君子雖居濁世清風凜然豈非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謂歟

王甫曹節矯詔殺陳蕃竇武諷有司

奏捕李膺范滂諸名士

士君子懷才抱器未嘗不欲行道濟時以致君澤民為心也然志雖已有而道之通塞則係于天用舍行藏尤在于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安于所遇俾身名俱全斯為處世之善矣觀漢末陳蕃李膺范滂諸賢其才智足以有為也所以匡扶王室舉用賢良誅鋤奸逆銳圖平治柰何孝桓昏暗不明信任寺人之讒因膺鮑馮緄等年餘弗釋陳蕃數言其枉以至流涕不聽及應奉上書遂陳有警之語始免其刑既而李膺復拜司隸校尉誅小黃門張讓之弟朔南陽太守成瑨誅大猾張汎太原太守劉瓚誅小黃門趙津李膺誅張甬之子皆宦官親屬寔國之巨賊膺等誅之為國為民除大害也夫何孝桓昏暗反信奸宄之言誣枉諸賢為黨人逮捕下獄陳蕃上書極諫亦被策免向非竇武霍諝伸救之切諸公此時不免矣既歸田數致循出深淵而登平陸喜於此時盤桓林泉

之下倏游卒歲豈不美乎及孝桓崩竇常
即位留即起為太尉李膺杜密范滂等仍
列于朝未幾陳竇二公為王甫曹節所殺
太后亦遷于南宮其時世大變有識者寒
心高飛遠舉以避其禍矣諸賢不慮禍患
之臨猶悅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美稱殊
不思奸邪媢嫉者惟此清高之名士也及
甫節奏諸公為鉤黨下諸郡考治諸名士
皆被其禍累及親朋身亡家破愚思諸公
在孝桓時赦歸于家深潛密臨抱道自樂
保全身家豈不遺安于後乎先正有曰邦
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知
可峻行危言非訐朝政欲救積衰之弊故
抹虎狼之吻此諸賢志弘慮淺自求其禍
以覆宗也悲夫

太傅胡廣年八十二死

胡廣歷事六帝三十餘年練達故事明解
朝章京師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
庸有胡公以愚膺見當傳訣者之言也孔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廣有何德
而以天下中庸稱之廣事安順冲質桓靈
為司空再為司徒三為太尉又為太傅未
聞出一讜正之言獻一匡時之策惟遜言
恭色取媚臧宦趨炎附勢陷害正人勝標
方直之賢不交權勢為宦者所惡論討賊
功當封太尉廣承旨奏默之使撫循志而
卒孝桓時梁冀與唐衡共誣李固杜喬下
獄固與廣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
之微從茲始矣嗚呼斯言可傷也哉廣得
書但悲慙而已既而五侯專横白馬令李
雲上書切諫政事之失帝大怒詔送黃門
北寺獄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

書頌與雲同日死嗟夫雲居下僚憂時之危捐生以諫杜衆傷雲忠而以死諍此廣親目所覩也黨帝信王甫曹節之誣惡李膺范滂諸名士為鉤黨廣為三公坐尸其位視諸賢之冤枉如盲如喑曾無片言之諍非但為漢廷之罪人亦雲衆之罪人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廣為國之大臣值天下多故群奸亂政既不能匡扶漢祚又不能引身而退竊祿固位與時浮沉八十二而乃死誇所謂恩福而蠡壽也老而不死鄉愿德之賊廣之謂乎

董卓徵處士申屠蟠荀爽蔡邕

董卓率兵入朝脅何太后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卓執國柄時二袁孔伷張邈孫堅曹操皆舉兵討卓恢復劾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賢卓乃徵處士荀爽申屠蟠蔡邕等爽邕畏卓就徵惟蟠不起人勸之行但笑而不言卓竟不能屈爽邕雖貴顯一時一墮損名節一喪辱身命皆不全其令名也賢哉申屠蟠前知黨錮之禍後識董卓之敗而獨恪守清操不移高潔之志故處亂世而介然不污與姜徐諸君子豈不謂之明哲知幾者乎

華歆

華歆與管寧邴原皆以清望著時寧與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與寧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歆輒廢書而觀寧遂與歆分席而坐於此二者足知其偽行矣孝獻末年歆為豫章太守入朝拜尚書令建安十九年十一月受曹操命勒兵入宮收伏皇后閉

户匿壁中歆乃破壁而入就牽后出時帝坐外殿后披髮徒跣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操遂將后下暴室幽死后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歆所為如此真亂臣賊子也安可與管寧同儕哉食漢之祿而為奸兇執母后亂倫敗剛俗夷狄之弗若也或曰當時天下大柄在于操手歆若違命必遭其害愚大不然君子舍生而取義殺身以成仁果於操命弗獲雖惟忠義而死豈可為悖逆之事苟偷倖生於世哉歆於大節已喪雖有廉靜小節奚足算也

蔡邕

蔡伯喈史稱其孝友三世同居先是王充嘗著論衡八十五篇北方未有聞者王朗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邕嘗詣朗或從其隱處見充論衡執持而去囑朗曰與汝共之慎勿廣也君子非之當帝時因宦寺之譖亡命海上十有二年董卓徵之邕畏就徵一日之間周歷三臺第知爵位之榮而不思食祿之非義第懷董卓之私恩而莫思賊臣之禍敗也及卓燃臍百姓歡呼相慶而邕乃駭歎遂為王允所收付廷尉猶願髡首刖足繼成漢史大夫士多矜救之弗能得竟死于獄中嗚呼伯喈才長而智短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人之格言也五尺童子誦而知之孝靈昏腊之朝寺人專權勢如狼虎罔知退避已速髡徒之辱及董卓借亂不效申屠蟠堅守清節而乃利其榮貴致非命于桎梏寔非才學有餘而遠慮不足歟抑貪名位之顛蹶未時察歟是未可

知也思觀伯皆傳深為悼惜

荀彧因曹操欲受九錫飲藥而卒

荀彧字文若初以孝廉舉何顒稱有王佐之才聞曹操有才畧遂往見之操與語大悅以為奮威司馬及操在許謀迎天子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輿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觀彧此言足知其心忠於漢也及董昭與衆謀欲操受九錫諸將列侯皆是其議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謙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因留彧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留壽春遂飲藥而卒蓋彧知操受九錫則必篡漢也當時之人惟知操兵力之强因知順逆之理故彧寧守順而死不為奸逆之臣其節義豈不光明俊偉乎杜牧信史氏虛文言彧比操於高光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于漢用是貶彧溫公非之當矣夫彧佐操芟除群雄其志欲操匡扶漢室也故以誠心佐之不虞其奸宄之悖逆及其威權既盛生殺降拜皆出其口孝獻徒擁虛位雖有命世之才莫能救漢之亡也故彧寧死于漢而不為奸宄之臣非忠賢而能若是乎文中子曰荀氏有三仁生也以濟時死也以明道溫公曰彧之仁復居管仲之先斯言信矣又曰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勳與蕭何

同貴彧不利此而利于殺身以邀名斯言則失也夫蕭何輔高祖誅無道秦以救民于塗炭高祖取之順而何輔之順也孝獻無失德祇為強臣挾制豈比無道之秦乎若使彧不死節輔操篡漢非獨為魯仲連之罪人寔萬世名教之罪人也文公於綱目書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不取溫公之論其意深矣

漢昭烈進圍成都劉璋出城降

先儒有曰昭烈以信義聞於天下劉璋吾過若此而反扼其吭奪其國豈得謂之有信義耶嘗觀水心葉氏論曰先主之取劉璋正所以為義也夫所謂仁義之師者不為無名之舉征伐以討其不王耳方董卓之亂關東諸州郡皆起兵討賊尊漢為名劉焉乃陰懷私意秉剛德有益州僭然有不臣之心造乘輿斬劍閣道米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當王室傾危之際而乃自規便利闚竊神器蓋漢之奸賊仁人所必誅者漢靈已收殺其子而恨未誅其身然則焉之罪豈可容耶及璋以孽息奪嫡繼盜據全蜀之地昭烈方仗義兵據群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討何以正其名乎故昭烈之舉上攄漢帝之貢下誅劉焉之奸厥功大矣何負信義之有故曰取劉璋者正所以為義也按葉氏是說足以正前人言昭烈失信義之非愚故表而出之

雪航膚說卷之四

雪航膚見巻之五

門人陳祖舜　鄧誠　校正

昭烈即位於成都武擔山之南改元章武

昭烈皇帝諱備字玄德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正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涿郡至祖父雄生父弘弘生昭烈有異相垂手過膝自顧見其耳有大志喜怒不形于色嘗與公孫瓚同師盧植至是往見瓚瓚以為平原相曹操攻陶謙於徐州帝往救之謙疾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之帝遂領徐州牧屢遭顛沛而生竺不少挫及三顧隆中得伊呂之佐赤壁攻操跨有荊益稱王漢中大義未伸曹丕簒漢帝不得已即位于蜀以從漢之統緒漢業雖未盡復而漢紹唐之丕緒藉是未泯炎劉四百年之餘澤尚有存焉者也陳壽懷孔明髡笞其父之私恨作三國志反以魏為正統而謂漢入寇且敢於直斥漢之號而私以屬為稱溫公作資治通鑑小同其舊亦以族屬疏遠為疑晉元帝司馬睿之支尚且從視漢蜀而用故晉之統昭烈豈沛龍種銳志興復乃反不許其稱漢耶若昭烈非漢子孫孔明初見即不稱為帝室之胄也曹操蓋世奸雄豈不能聲其詐偽而討之當時荊楚之士從者數萬人蜀中英傑景從者又萬餘人無一人疑其為偽至宋千有餘年而乃言其族屬疏遠疑之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此正陳壽挾私之謬溫公循此而抑昭烈也文公綱目帝漢而賊魏寔本於春秋之書法故以篡廢而矯禪

位之說以魏人侵境為入寇之書快人心
於方來誅奸臣於既往然後名正言順而
正偽之辨始明誠萬世不刊之典也

曹魏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郡人桓帝時中常侍
曹騰養夏侯氏之子名嵩以為嗣嵩生操
冒以曹為姓初舉孝廉後守東郡太破黃
巾招降潰賊二十餘萬用兵如神所以破
滅諸雄自遷許以來生殺予奪皆出其掌
握孝獻拱然於上常懷恐怖之心至是柔
董承殺貴人弑伏后酖二皇子族孔融殺
楊修過呂伯奢聞食器聲手殺八人初攻
陶謙坑殺男女數十萬於泗水水為之不
流攻慮睢三郡皆屠之死者二十餘萬雞
犬盡滅墟邑無復行人其奸詭殘暴不可
殫言及其將死嗚咽流涕留連妾婦分香

賣履區處衣服皆瑣瑣言之比照烈臨終
勅后主之言光明正大天壤懸絕矣其子
曹丕篡漢竊比聖禪猜忌宗親陳絕同氣
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其才足以經國絕其
朝謁卒以憂死篡漢未幾而卒太子叡立
十四年卒養子芳繼立十四年而國柄已
在司馬懿之手懿死其子師秉政即廢芳
而立高貴鄉公髦在位六年為司馬昭所
弑立常道鄉公奐是為元帝政由司馬馬
寄空名立未二年遂為司馬炎所篡懿在
曹芳時已殺曹氏宗室楚王彪等及曹爽
凡八族死者五百餘人皆操之子孫也及
炎篡位封奐為陳留王懷帝永嘉四年劉
曜陷洛陽曹氏宗支殺無噍類足以酬操
弑伏皇后殺董貴人酖二皇子滅絕漢室
之報也三國六朝之禍發端于此足後亂

臣賊子接踵效尤皆由操以啓之也子孫亦被誅僇無遺天道好還信哉

孫呉

孫權字仲謀呉郡富春人孫武子之後父堅初起江東為佐軍司馬勇驁剛果當時鮮有倫者被破黄巾再破董卓乃入洛陽修諸陵寢足知其忠義之心矣惜乎晩節不全受袁術命擊劉表卒殞于孤矢之下長子孫策志氣弘邁收父之兵歸并江東聞袁術僭號遂與書絶交又聞袁曹相拒即謀襲許以迎天子其忠義之志可尚矣先儒言其天假之以年必能扼操之吭而拊其背使不得逞志于中原以存漢室亦未可知也權藉父兄餘烈而得諸英俊之輔故能摧破勍敵卒成鼎峙之業然其見義不明弗能継述父兄之志盡心漢室輔昭烈討賊以取中原興復高光之業寔不為忠義諸侯乎而乃苟且自圖甘心臣於曹氏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為重也文公先生有曰人謂曹操是漢之賊不知孫權真漢賊也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又為其壊了是以綱目於魏則書魏主丕於呉書呉主權凡於君臣問答皆書其名寔乃誅奸亂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前示勸懲於来世此所以継獲麟而作也權在位三十一年歴亮與休以至于皓深刑逞虐無道之甚晋兵東下面縛出降晋武帝太康五年卒死于洛陽懐帝永嘉四年劉曜石勒陷洛陽孫氏子孫皆為亂兵所殺堅策之死遂絶

三國人才

三國之臣其才畧皆有可取至若忠義無

全浮正大之體有王佐之心者惟諸葛孔明一人而已觀其輔漢二帝開誠心布公道舉賢用能務農訓兵以興復漢室為已任五代曹魏教罪致討司馬懿奸雄善用兵畏之如虎甘受巾幗婦人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其食少事煩幸其早卒而已其忠義憤激之辭見於出師二表至今與日月同輝治國之道用兵之略忠言善政徵于汗青赫々若前日事擬之操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取人天下者詎可同日而語哉嗚呼自春秋戰國至于秦漢道義否塞功利之說滿天下謀國者不知正誼明道之為貴惟孔明高邁獨立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鈍易其忠貞義烈之心東坡以為魏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或曰吳之周瑜呂蒙陸遜其才不下孔明當時關羽斬于禁擒龐德大破曹兵威震華夏操欲徙許以避其鋭蒙乃潛取荊州兵不血刃羽父子俱被其禽非才略之優能如是乎愚曰不然凡用兵貴乎正道以掩襲而取勝者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彼蒙遜之徒陰險詭詐鬼蜮之為耳眉山老泉蘇子曰世多奇呂之功以予所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今去三國千五百餘年孔明祠堂在蜀自漢至今春秋祭享綿延弗絶雲長翼德之祠徧天下士大夫家亦有繪其象祀之者誠忠孝仁義之眞古今一心理無間斷故也魏吳諸臣孰為之呼名一酹耶

西晉

晉武帝司馬炎昭之子懿之孫也三世執魏之國政生殺予奪皆出其口亦猶曹操

之執漢政也炎纂魏立平吳之後荒嬉色聽荀勖馮紞之讒出其賢明母弟齊亂俗日衰戎狄為患大子衷闇立不辨娶賈充之女為后妬而畏之由是殺循大臣幽廢皇太后絕膳八日而卒太子少有令名幽於許昌殺之綱常大壞無人理於是八王交攻互相殘害劉淵稱乘其亂矣懷帝立四年被劉曜所執劉使着青衣行酒竟被其害石勒追東海王越宗室從於勒者四十八王：公以下死者十餘萬人及劉曜王彌入洛百官士庶死者人三萬餘人晉室之禍至是極矣然帝立四年亦為劉曜所執囚伏後庭洗爵執蓋亦被其害自是洛陽丘墟銅駝埋於荊棘中矣嗚呼司馬氏父子自為上公已道二主佐命三朝歟入秋蔡邕行役浩歎

害忠良令人之國本及再世禍起蕭牆之內骨肉自相屠戮帥昭廢弒魏室二主劉聰殺懷愍二君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張華裴頠

華字茂先博聞強記撰博物志武帝以為黃門侍郎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俄位司空裴頠字逸民賈充親屬素有雅望位至尚書僕射是時王衍何晏等皆祖老莊以無為為本故著崇有論闢其浮誕之說庶知乎道者也惠帝愚騃賈后兇淫恣橫穢帝如偶人略無忌憚由是殺楊駿弒太后殺汝南王亮楚王瑋太保衛瓘幽太子於金墉而殺之彝倫之道掃地盡矣有識者必思遠避華頠同朝不知退避果何心耶先是頠篤常忠于華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欲而無厭

獻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忠之是言功中二人之病也及太白晝見中台星坼華少子韙勸父遜位華不從乃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及趙王倫與孫秀將為亂使司馬雅告華欲與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華又拒之雅怒曰刀將加頸猶為是言耶既而倫秀率兵入宮誅賈謐廢賈后為庶人華與頠皆被其害夷其三族嗚呼二公覆宗絕嗣自取之也是時

劉凡此參

吞主愚暗賊后擅權小人附勢濁亂朝政而乃貪權不合去及天象變乎勸遜位急掛冠遠引豈不保全身家猶乃云靜以待之是待其殺身滅族也愚思華頠所以不遜位不從司馬雅之言者蓋以懷賈庶人之任過條條前焉以求富貴非有匡正天下之志也昔鴟夷先作勸志詩大傳謂其知[illegible]超遠以愚膚見不然其說夫有知識者必有先見之明豈肯留連顧望于昏亂之朝自取滅亡之禍乎由其不達進退之機況其三族之祀非但愧於華忠抑亦愧其子也

東晉

元帝司馬睿琅邪恭王覲之子恭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帝寔為牛姓也

劉凡上秦云

年十五嗣封琅邪關愍帝遇害乃即位于建業得王導諸賢之佐歷明成二帝遭王敦蘇峻之亂哀帝之時權在桓溫徒擁虛器及廢帝奕溫威震中外簡文帝常懼廢出泣下沾襟逮孝武之立賴有謝安王坦之盡忠輔政以折桓溫奸逆之心雖敗符秦八十萬衆安帝遭桓玄之篡賴劉裕誅玄東興反正恭帝立年中禪位劉公可歎

本帝為零陵王昇嬪其叔自曹丕篡漢而
遂唐虞聖禪之名一司馬炎踵而行之以至
宋齊梁陳北齊周隋皆效之而篡弒未有
享國百年子孫得其令終者也嗚呼祖宗
以悖逆而奪人之國而子孫亦失於悖逆
之人天道好還豈不然乎

兩晉人臣

西晉之何曾羊祜杜預衛瓘衛玠張華裴
頠王渾樂廣王濬魏舒劉毅庾純山濤鄭
袤和嶠任愷崔洪傅玄傅咸劉頌嵇康索
靖周處周訪謝鯤嵇紹束晳逸隱之諸公
或以武功顯著或以忠直稱聞或以剛正
表見或以政事清潔皆可嘉也若曾祜華
頠數人其始亦有議耳荀勗馮紞諧出齊
王攸使其忿恚而卒向使武帝能如宋太
祖之明納謝偕之言僅立[illegible]三[illegible]有旬衆

敗亡之禍哉佳若王衍之敗俗阮籍劉伶
畢卓之徒皆以酗飲放蕩棄滅禮法罔屯
乃欲君之賊武帝明知其父醜而黑短陋
如少子納為太子妃遂使楊后出辛嫡孫
廢死以致骨肉自相魚肉中原板蕩賈氏
宗族俱為倫秀誅滅亦可伸神人之憤恨
也

東晉王導祖逖劉琨陶侃郗鑒紀瞻賀循
戴若思周顗溫嶠卞壼桓彝王述桓中謝
安王坦之謝玄劉牢之何無忌周處之皆
有忠義於晉室也至若王敦桓溫世受晉
恩身為將相榮寵無極不思竭忠達輔聽
小人之言謀為叛逆敦死其養子應以竹
席裹屍橫塗其外埋于廳堂中有司發其
瘞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錢鳳沈充之首
懸于南桁溫[illegible]于京葬位[illegible]月剖棺[illegible]而斬

之衰其三族溫嘗言男子不能垂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乃與其子真遺臭於萬年也

南北朝

南北之世先儒以南朝為正統蓋以承東晉之統緒也文公綱目分注南北先宋齊梁陳而後元魏周齊其抑揚有微意也宋自永和庚申至陳禎明己酉凡一百六十九年南之四朝皆簒弒而立所謂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也且其子孫賢明雖有二三可取者視元魏獻文孝周武諸君不逮遠矣宋高祖劉裕弒晉安恭二帝簒奪其國立甫三年而殂雖傳七世而六君皆殞于非命及齊簒奪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出死焉齊高祖蕭道成簒宋即位四年僅得一傳其二孫為帝者皆被蕭鸞所弒子孫殺無遺類亦可酬滅宋之報矣鸞簒立五年二子嗣位一為王國珍所殺一為蕭衍廢弒又以酬殺高武子孫之報矣梁武帝衍簒齊而立錄用齊氏宗族待以帝心此事最為仁厚宋齊以降皆莫能及所以子孫綿延不絕至唐蕭瑀八葉皆為宰相亦可見仁德之報也惜乎迷心夷狄之教棄滅先王典禮義方不立雖在位四十八年終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弗獲令終再傳四主二殞非命遂為陳霸先所簒霸先號陳武帝仍猶梁武覆轍專奉夷教位立三年傳五主為隋所滅愚觀宋齊以人臣之逆簒奪人主之國殺人子孫絕人宗社而人亦殺其子孫絕其宗社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爾梁陳二武帝捨身與佛家為奴斷宗廟之血祀且自受之於人以斯

之於祖宗不敢有所輕忽况忍為之捨乎
孟子曰敬孰為大敬身為大孔子曰不能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
本支從而亡嗚呼武帝傷其本矣不亡何
待

北朝

魏道武帝姓拓跋名珪因苻秦富郎始立
國于北方並其秦夏燕涼盡有中原之地

帽見上卷跋　注

嘗問李先生曰天下何物可益人神智對
曰惟有書說可於是大索天下書籍悉送
平城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三千餘人
朝野皆束髮如幘正封畿審制度遣使巡
行郡縣察守令之賢否親考黜而黜陟之
國中大治歷明帝嗣太武燾文成濬獻文
弘至孝文宏五歲受禪悲不自勝曰代親
之際內切于心也此之惟道仁孝而已故
五經百家之書無不博覽在輿據鞍不忘
講道即位十年以後詔冊皆自撰也乃改
姓元氏尊賢使能制禮作樂興修學校蔚
然有太平之風自兩晉南北皆弗及也歷
武宣恪專尚釋教遠近承風北及延昌州
郡一萬三千餘寺魏氏之業衰於此矣明
帝詡至幼主釗魏政大亂前帝子攸為爾
朱榮所弑節閔帝恭亦被高歡所弑廢帝

帽州上卷跋　宋

朗至孝武修奔長安依宇文泰於是分為
東西魏矣東魏孝靜帝在位十六年為高
洋所弑西魏孝武帝為宇文泰所弑立文
帝寶炬至廢帝欽恭帝廓為宇文覺奪元
魏世有賢君多有善政自道武至恭帝一
十六君凡一百三年比南北諸朝為久良
由祖宗之德而致然也

北齊

雪航膚見卷之五

後周

後周孝閔帝名覺宇文泰第三子篡西魏為周未期年為宇文護廢弑立泰長子毓是為明帝在位四年護懼其明敏寘毒于糖餅弑之臨終口授遺詔傳位于弟魯公邕是為武帝即位之初考序太廟班六官之法詳太學行養老之禮既誅宇文護始親萬幾聽覽不倦崇尚儒術擇除釋老故年之間克平齊地性好節儉常服布衣臥布被後宮妃嬪不過十數人在位十八年海宇平治號稱仁賢之君惜乎其子不肖當疾革之際能效明帝之心傳位於齊王憲豈不永固之宗社乎方生聖王以子不堪負荷求賢而禪之心竟為細弟象行者

闇長於撫御望重爲尊而反疑忌不託乃
呂宇文孝伯囑以後事以神器付于悖逆
之子致使齊王被其誣殺宗社移於他姓
豈謂之明哲哉子贇既立不孝不仁無道
之極未幾病喑不能言傳位于七歲之子
衍自稱天元靜帝沖幼楊堅以天元后父
執其國柄遂行篡奪盡滅宇文氏之族而
爲隋矣先儒謂宇文泰弑魏孝武旋又放
弑廢帝把握魏政二十餘年身未及取而
子篡之溥國不三四載二主俱被弑然武
帝雖有仁賢之德而嗣已不肖遂爲楊堅
所滅不忠不義之報亦稱其施也可不畏
哉周之有國五傳凡二十五年而隋篡奪
焉

隋

隋文帝楊堅父忠事周文帝爲大傅封隋
國公帝襲封事周武帝以其女爲太子妃
太子立爲宣帝殂靜帝立帝以元舅秉政
素無功德加于民徒以相貌奇異指要人
心遇天元昏暴靜帝幼沖以成篡奪之謀
盡滅宇文氏之族自謂無復後患嗚呼兩
世食周之祿一旦萌悖逆之心篡奪其國
又滅其族不仁之甚矣在位二十四年爲
太子廣弑是爲煬帝弑父欺兄烝污庶母
殺其兄子八人誅戮功臣恣行奢暴遊幸
江都宇文化及使司馬德戡入宮數其無
道之罪乃并其愛子杲皆殺之隋之宗族
任江都者無少長皆被其戮唐高祖起義
兵克長安立代王侑未及一年遂爲唐之
天下矣嗚呼隋文帝以椒房之親欺人孤
寡奪取其大位人復屠其子孫自以爲無
復遺患豈知天道將然甚督不爽乃生梟

隨之子俾其弑父之於胥極欲而喪其身家以酬其不忠不義不仁之報也天道好還豈不信乎

唐

唐高祖李淵其祖虎佐周有功為上柱國封唐國公虎生昞昞生淵襲封留守太原煬帝幸江都不反天下大亂乃興義兵入長安立煬帝孫侑為帝自為大丞相封唐王尋即帝位楊氏子孫在長安者皆隨其才器擢用之自宋齊以來篡奪國者隨滅其族高祖存心仁厚如此宜乎傳世之遠享三百之祚也初太宗起義兵劉文靜勸高祖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先儒謂太宗恐高祖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爲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乎以愚觀之不然其說煬帝無道淫于桀紂秦皇海内元元如在塗炭況當杜伏威王世充竇建德李密徐圓朗劉周梁師都蕭銑薛舉各擁兵數十萬唐操毒以相吞噬豈可終守臣節而事此夫乎太宗起兵除殘去暴拯萬民于水之中誠比迹于湯武也至若勸高祖與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此劉文靜謀非太宗留之也高祖自為手啟遺始可汗云欲舉義兵遠迎主上伏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始畢得啟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若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觀此則知突厥已有尊戴之心矣太宗即位擒突厥頡利二可汗至長安稽顙于

殿廷之下高祖宴于未央宮二可汗起舞上壽足以雪向日敗書之恥矣魯父臣虜之說焉可信乎

太宗十八起義兵于晉陽芟夷群雄百戰而有天下隱太子何功焉高祖爲唐王時將佐皆請以世民爲嗣高祖欲立太宗固辭而止高祖即位之後嘗謂太宗曰天下皆汝所得當以汝爲太子是時以其平一天下之功詔布海宇立於東宮名正言順矣建成喜酒色遊畋元吉多過失嫉太宗功高日以謀殺爲事嘗謂其下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太宗迫于倖儲之勸遂致推刃同氣以傷骨肉之情此由高祖無知子之明處置失其道也向使建成元吉得志蕭墻內禍亦晉隋之續爾豈能傳三百載之唐祚哉太宗在位朝有賢良之宰輔內有長孫之賢后致治之美庶乎成康秦漢以來皆莫及也當天之時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皆痛哭剪髮剺面割耳流血灑地非有得于華夷之心而然乎史臣曰秦漢以來功德兼隆一人而已其所失者納元吉之姬與其生子長孫皇后崩又欲立爲后致使後世從尤子烝父妾父奪子妻累有閨門敗亂之禍也予思

太宗聰明英武爲此大失而不顧禮義者何耶豈非以楊氏爲貴族歟抑以色之美歟蓋不可知其然也觀帝即位之初首出宮女三千俾各歸父母此最盛德之事其三千宮女之中豈無貴族容色者盡放遣其人以事宮闈奚損於德乎胡爲頓納弟婦自虧聖德而失正家之道也其後子孫內亂指爲口實而莫知其恥焉易曰正其

所莫敢轉移以致篡逆朱温為亂盡殺昭宗九子投屍于曲池唐室子孫無復孑遺誠可傷也夫國家封建宗支如一身之手足也一身有患必以手足護持宗室於國家同其安危國家治安宗室同享富貴國家危亂宗室同受其禍誠非國家之至親則不為國家之至憂也以太宗之聰明慮不及此俾諸昆弟不得封建就國拘于京師甫及一傳遂遭武氏慘奪諸王宗枝皆被其害幾戚唐祚此由太宗思向日建成元吉之謀故疑忌骨肉至親俾居閒散卒致鼎移異姓可勝歎哉

高宗武后

高宗不念聚麀之恥以神器付于武氏之手拱手受制先儒胡氏謂其不孝不慈不仁不義是唐室不肖之子且餘論也武氏名曌荊州都督武士彠之女年十四選入宮太宗以為才人侍帷帝十有二年矣太宗崩出宮為尼高宗詣寺行香見之歸詔王皇后時王后與蕭淑妃爭寵觀帝納之曌能柔忍不恥高宗謂能奉己信其誣后厭勝之言以王后淑妃廢囚于宮中竟不思太宗向日佳兒佳婦之遺命也於是立曌為后無忌褚遂良皆被其殺戚柄赫然無所忌憚帝久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為厭蠱寺人王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訴帝反羞縮待之如初猶恐其恚怍乃曰是上官儀教我也后使許敬宗誣儀殺之足以知其偷懦之極矣按潘氏編年武后入宮年二十八三十一拜昭儀三十二賊殺主母王位中宮三十三奏易太子忠王長

子弘三十五殺太宗顏命大臣三十七高
宗令決百司奏事四十五受百官四夷朝
于光順門五十二以太子弘聰敏廢而殺
之立次子賢五十七又廢之高宗崩以第
三子哲為太子立為帝是為中宗六十一
廢帝為廬陵王亂立睿宗乃奪其位寵幸
僧人懷義立武氏七廟六十三大發告密
誅唐宗室殆盡六十七改唐為周自號聖
神皇帝以中宗為皇嗣七十一寵幸御醫
沈南璆七十三太平公主薦張易之張昌
宗年少美姿遂大寵幸七十五武承嗣武
三思營求為太子賴狄仁傑反復開陳乃
召中宗還東宮七十七以二張為不足中
官進三十無妻美容者侯祥等二人為奉
宸內供奉號如意君八十一臥疾大臣皆
不得見惟二張在內張柬之崔玄暐敬暉

桓彥範袁恕己等舉兵入宮誅二張中宗
復位愚觀武曌一婦人竊取天下大噐一
十一年斲喪唐之家國殘忍酷虐婬濫無
度於唐室有滔天之罪自有天地以來未
嘗聞也柬之諸公為唐室討罪人既立其
子則無誅母之禮盡於是時如選太宗子
孫賢明者立之列武氏罪惡高宗賊殺主
母僭于天位移唐社稷廢唐宗廟誅唐宗
室任用酷吏毒痛四海婬濫無度等罪告
于九廟廢為庶人而殺之宗族皆誅夷亦
可以慰高祖太宗在天之靈而伸海內臣
民之憤也諸公而不慮遠乃遺賊根于昏
暗之主使復用事穢亂宮掖誣害忠良諸
公反受其禍可勝歎哉

李敬業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武
后遣李孝逸破之

李勣受高祖太宗寵命位列三公高宗欲立武后時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于志寧來濟諸公固執不可高宗猶豫未決李勣入見帝又問之向使勣如無忌遂良之對武氏未必立也乃對以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此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永徽六年十月帝遣勣齎璽綬冊立武氏正位中宮時勣年六十有二至總章二年勣卒年已八年武后光宅元年李敬業起兵匡復為李孝逸所敗悉被誅滅追削勣之官爵發塚斲棺盡夷其族勣殁纔十有一年而有此覆宗絕後之禍向日阿諛立后之言齎璽綬冊立之寵武氏寧記而念之乎上天祁其逢君之惡而泯其祀夫何慚焉

魏元忠

李敬業起兵匡復不用魏思溫之言故宜敗也初李孝逸至臨淮屢戰不利元忠為監軍御史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乃為其指示方畧遂破敬業由是武后大疑唐之宗室舊臣誅夷殆盡所謂助紂為虐者也向使元忠與孝逸謀與敬業合兵討其武氏興復唐室豈不為唐之忠臣乎而乃為心以事無道之女主貪權固位屢遭誣害幾至刑身知榮而不知辱知進而不知退其賢智安在哉及武后卒武三思矯其遺制賜實封百戶乃倚制感咽而泣見者皆曰事去矣夫武氏唐之罪人也今幸其死正宜改絃易轍興立唐祧滅其奸黨而乃懷其小惠作兒女子悲思之態豈大丈夫之志哉中宗即位自為宰相與時俯仰不匡其政事之失發衆尉宗楚客致書數其十失之罪但隱謝而已是後太

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元忠之子升亦為亂兵所殺元忠貶務川尉至涪陵而死又子皆弗復全終亦可見其不忠不義之報矣假之狄梁公豈不大有懸絕乎

狄仁傑

梁國文惠公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高宗時為并州法曹累遷侍御史武后臨朝救宰相爽失廢開告密之門是時周興來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自原而死者萬計時仁傑由寧州刺史入為冬官侍郎武后既殺韓魯諸王親戚皆死再治越王貞黨當坐者七百餘家籍沒者五千餘口皆欲殺之仁傑密奏曰彼皆詿誤臣欲顯言似為黨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武后特原之全活五千餘人又來俊臣族誅公由豳州都督入為鸞臺侍郎武承嗣營求為太子仁傑反復開諭乃召中宗還以絕承嗣之望武后雖從忠非信兼仁傑群臣皆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諍武后每屈意從之常從武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武后命太子追執其韁而繫之每入見武后嘗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身亦痛及薨武后泣曰朝堂空矣天奪吾國老何太早耶愚謂梁公居武氏酷虐之朝子立于群凶之內累被羅織之徒所誣其忠義之心不少衰既薦張柬之桓彥範敬暉等十數人卒成反正之功也先儒有曰非武后能用仁傑而實仁傑能用武后也梁公賢哲豈不知武氏為唐室之賊而可屈己以事之耶所以事之者其心有所為也古人有言人有

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人之謂歟

武攸緒

安平王武攸緒則天姪也及武后僭立
棄官隱于嵩山武后疑其詐使人覘之攸
緒優游巖壑冬居茅舍夏居石室所賜
器服皆置不用買田耕種無異于民中宗
即位徵為太子賓客既至固求還山後以
召至以野服見之處加寵賜皆不受朝貴
相見敘寒溫外不交一言其清潔之節自
漢以來未聞有也當武后革命之際諸武
競進惟攸緒棄王爵而避其亂及中宗反
正徵至見其昏庸即毅然而去於其宗族
之汚塵蔑不緇恬然而樂高潔雖伯夷之
清不多過也視三思崇訓之徒若厠中蛆
蜍爾

雪航膚見卷之六

雪航膚見卷之七

玄宗

玄宗開元之初用姚崇宋璟張說張嘉貞
李元紘杜暹韓休張九齡諸公相繼為相
是以二十餘年間海宇寧謐天下平治在位
既久漸肆奢慾疏遠忠良且用奸佞由是
罷九齡而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寵牛仙
客以無子廢王皇后聽武惠妃之讒無故

作十六年

而殺三子壽王乃惠妃所生聘楊氏為妃
已十年矣奪取入宮號曰太真

按楊妃外傳太真小字玉環己未九
月生乙亥三月冊立為壽王妃甲申
八月取入宮乙酉二月冊為貴妃年
二十七

寵任胡羯穢亂宮闈林甫死楊國忠為相
激安祿山之反以致逆胡作亂走幸蜀川

祿山入長安捕百官送洛陽殺公主王妃駙馬八十三人祭安餘慶（祿山長子有罪伏誅）又殺皇孫郡縣主二十餘人將相之家皆無遺類矣嗚呼玄宗年少為臨淄王誅武諸韋稱為英武即位之初任用賢相恭儉勤勞及其暮年反為奢侈荒田淫色迷其心志奸回蔽其聰明致使凡庸震驚忠臣烈士為逆胡所害鑾輿播遷向無郭子儀李光弼顏真卿李泌諸忠良盡心竭力豈有還京之日也書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使玄宗能慎終如始豈有喪亂之禍哉

開元二年勅涪州刺史周利用等十一人皆武后時酷吏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玄宗是勅當時雖協輿論以愚書見是之刑也夫張柬之崔玄暐桓彥範敬暉袁恕已五王匡復唐室莫大之功也皆被武三思鄭愔二賊所誣貶嶺外司馬尋使周利用矯詔殺之極其慘酷其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為其耳目時人謂之五狗當時唐室公卿臣庶被其殘害爲有餘家不可勝言矣玄宗于此時正宜追捕向時奸臣酷吏下大理獄設五王神主于道逵執利用諸賊于前剖心剔肝支分節解烹之鼎鑊以祭五王之靈族滅其家以雪幽冥之憤亦使奸酷小人知有天道而知所警也乃放歸草澤使其全軀幸免豈非失于討惡之刑與愚故僭書于此以誅奸酷於千載之既往云

管見未上 巻

肅宗

肅宗玄宗第三子為太子時識安祿山有反相請誅之玄宗不從及祿山反賊兵犯闕玄宗倉猝幸蜀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玄宗不許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臣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之主建寧王倓亦諫曰逆胡作亂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不如收西北之邊兵召郭李于河北與之并力討賊克復兩京掃清宮禁以迎至尊還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作兒女之戀乎父老擁馬不得行玄宗聞之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及飛龍廐馬與太子且欲傳位太子不從既至靈武裴冕杜鴻漸五上牋勸進遂即位于靈武尊玄宗為上皇天帝由是河之南北江淮之間知肅宗即位咸堅徇國之心矣先儒泥其見利而動不顧其親及迎上皇還京又曰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謹小節以矛盾見貶非當矣當時賊勢猶熾中原大亂玄宗遠幸西蜀天下臣民莫知所向肅宗若不徇人之望將士多關中人必思其家而潰歸六軍一散唐室必危也肅宗順人心即位任用郭子儀克復兩京迎上皇還宮誠合一時之權豈可以不孝貶之耶

郭子儀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三十餘萬進圍涇陽郭子儀之兵纔一萬人謂其子晞曰今虜衆我寡戰則父子俱死國家亦危吾往以至誠言之或幸而從社稷之福也乃與數騎至回紇陣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曰令公來也皆下馬羅拜子儀執其大將藥葛羅手責其負

約周取酒共飲子儀執酒酬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從今有負約者身係陣前家族絕滅舉萬羅亦舉酒酬地曰如令公之約于是共擧此皆大歡而退是良由子儀忘身徇國忠貫日月神明獲持而致然也先儒戴氏言子儀此舉乃一時幸會不可為法亦猶論也吾夫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子儀之識量弘深言行誠篤才畧優裕有唐之世無有倫者所以忠信之誠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故見于遠故挺身見萬衆之虜視君虜下之卒非惟虜不敢害而且下馬羅拜服其負約之責即欣然從命而退非徒倖而然也是由一念忠信之誠格于天地通于神明回紇俯首信服而去非一時之幸會也歟人謂不可以為法昔賢言後之為將者無子儀之忠信才德而欲效其所行備矣奇貨于欲人爾子儀仕肅代二宗以身繫天下安危者殆三十年富貴壽考哀榮始終史稱其功蓋天下而人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窮奢極欲而人不非皆由忠信之誠安于義命而然也謂其窮奢極欲者子儀明哲之賢焉有此哉蓋史氏記之謬也

唐逸史載僖宗廣明二年黃巢犯長安發則天之墓出其屍戮衆污之

唐逸史云則天卒中宗與安樂太平八主以珠玉研粉用水銀和之妝飾其屍仍以水銀玉漿灌其腹盛以玉匣浸薔薇香露雖百年容色如生香氣芬馥齒髮不脫儼然如生也呂后卒時亦必如此粧飾而葬後為赤眉賊發其墓污其屍愚思則天賊

殺主母殺弘賢二儲君殺霍韓越紀四王
并其子孫二百餘人用酷吏來周之徒殺
唐宗室公卿大臣士庶萬餘家自盛死者
二十餘萬其穢德浮于呂后十倍矣黄巢
犯長安賊發其墓出其屍觀其容粧如生
競汚之嗚呼自周秦漢至於唐后妃公主
之陵極多矣累代叛亂之徒亦不少矣發
掘陵墓固必有之漢唐賢善后妃未聞有
所發而辱者若漢武之李夫人成帝之飛
燕玄宗之武惠妃楊太真皆傾城之色且
于妖年而卒亦不聞遭此穢辱則天八十
而殂賊獨發其墓汚其屍者蓋知其存日
之穢德也嗚呼天生尤物遇高宗庸懦得
以恣其詐術潛移神器改唐為周肆其威
虐自有載籍以來未嘗聞也雖然武氏僭
位二十一載而宗族屠戮無遺向之朱其
屋者乃所以為赤族之地向之謂陵墓者
而為大豕娛汚之場又為君為任為奴不
失其聖后之名而今支百世享無饋之祀
垂芳聲於萬古哉

昭宗乾寧元年以鄭綮為禮部侍郎
同平章事

鄭綮有清節雖至貧窶能以廉正自持由
知廬州入為給事中遷右散騎常侍常條
摘失政之事總謹傳之每好詼諧多為歇
後詩譏時事故當時稱為歇後鄭五蓋以
每句歇後數字藏其意也所作之詩多有
感時之語昭宗以為有所蘊故手注班簿
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馳往告之綮笑曰
諸君大悞使天下更無人未至于綮史曰
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
客皆至綮搔首嘆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

事可知矣然雖不復乃祖事肅然無復故態居三月餘以疾乞骸骨而歸嗚呼縈可謂秉心中正知之明而害之詳矣使人人如縈之心則居位者皆得其人豈有貪梳固寵欺君蔽賢之患哉世之才淺志劣味于道義趨謟附勢以干進用者皆縈之罪人也

唐之興廢

唐有天下二百九十年歷二十帝其治體先儒言其萬目舉其間或治或亂皆由君子小人進退而已蓋無正家之法故閨門多失禮之事所以其治雜夷也至若中官產禍起于玄宗寵任高力士令其省決章奏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自太子王公亦皆畏事之至於肅代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輩專權自恣竊弄刑賞墊旅聽明德

憲以後王守澄仇士良之徒勢焰愈熾不可復制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君皆由所立憲敬二君亦為其弑作威作福罔無忌憚故僖宗呼田令孜為阿父楊復恭以昭宗為門生僭法敗壞極矣所以朱溫乘亂而成篡也太宗建府兵之法無事則耕于野番上者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罷則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此最良法也玄宗乃置十節度使以安祿山兼三鎮德憲以後方鎮侵橫朝廷賦入止有東南八道餘皆方鎮所得至昭宗之末朱溫兼四鎮節度天下精兵皆在其手遂滅唐之祚也此皆玄宗改墜太宗之制而致板蕩之危爾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為人君而承祖宗之統者可不念哉

漢唐內臣忠謹可為法者

漢元帝時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旋于侍從之暇復假餘皆者為小學之書有補世用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重厚位大長秋帝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賀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識者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即辱固辭之靈帝時呂強為中常侍清忠奉公時例封宦寺以強為都鄉侯固辭不受因上疏陳言曰諸侯上象四七下裂茅土高祖立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今中常侍曹節等並為列侯品卑人賤讒諂媚主妬害忠良小人是用陰陽乖剌國不由茲皆臣時忠義之言也唐順宗時劉貞亮勸帝立憲宗遂其王叔文之姦黨乃是然自起委政大臣無似

匡佐奈先儒謂其功德愈于殘華矣馬存亮歷事六朝竭忠盡義張誥繼亂入宮以一身許人主之難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欲屠其家又以一言而全其闔門之命可謂忠義之賢仁人君子之心也嚴遵美惡同列之橫肆專權乃隱于青城山而享八袁之壽此六賢者不惟內臣所當法凡為人臣皆所當法也呂氏曰漢唐之宦寺其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其驕恣預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能全其國〻全則家亦全矣內臣而知此則能全其身〻身全則國亦全矣誠格言也可不念乎

五代

梁朱溫唐僖宗時從黃巢為盜巢僭號偽置溫同州防禦使見巢勢日危乃降于唐賜名全忠拜宣武重鎮據宗進封梁王忠

其兇惡之心臧唐三百年之天下既僭大
位紊亂天倫無復人理內亂諸子之婦外
幸大臣之妻假子友文婦王氏美色幸之
欲立友文為嗣郢王友珪常被溫笞撻乃
與統軍韓勍中夜斬関而入僕夫馮廷諤
刺溫刃出背數寸而死溫第三子友貞誅
友珪自立十一年唐莊宗入大梁友貞令
皇甫麟殺之兄弟子孫宗族皆無遺類先
儒謂溫以一身一家一族易一時之富貴
遺萬世臭惡之名也
後唐莊宗晉王李克用之子聰明英武討
滅梁既欲僭大號張承業諫曰吾王世世
忠于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召補
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王遽即
大位殊非老奴從來相從之意也因慟哭
曰老奴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誤老奴
矣即歸晉陽悒悒成疾而卒向使莊宗思
先王戒命聽張承業之言訪求唐室子孫
扶立反正以為中興之臣鄉豈不為萬代
之勝仰哉即位三年沈湎聲色寵幸俳優
謔浪笑傲竟卒于伶人之手為善不終亦
與當時篡取者無異也先儒言其惟知用
兵之術而不知為天下之道斯言盡之矣
嗣源以克用養子立為明宗在位七年多
有善政屢獲豐年先儒謂其所行暗合聖
王之道也帝殂閔帝立僅五月為潞王從
珂篡廢石敬塘興兵犯闕潞王自殺國祚
移為晉也石敬塘求援契丹耶律德光收
唐兵于晉陽契丹冊立為大晉皇帝稱契
丹主為父皇帝乃以中國之君反事夷狄
首足倒懸二世而亡又為漢矣
漢劉知遠聞晉齊王被虜即位于晉陽二

年而殂子承祐立無故而誅顧命大臣郭威興兵入朝漢兵大敗隱帝自殺父子相承四載而亡宗社為周矣周郭威即位立法治政節儉愛民公明之道梁唐晉漢諸君皆莫能及在位四年而殂世宗即位聰明英武勤于為治其宏模大度誠有帝王之道也惜乎天嗇其壽僅以三十有九而殂良由天命歸于有宋而致然也五代十有一君有善政者惟唐明宗周太祖英武賢明惟周世宗也

五代之臣

愚觀梁室君臣如鹿豕相遊殊無禮義廉恥若敬翔張全義二人身為宰輔其妻女子婦皆淫于溫不知何面目朝會于殿廷之上何顏以見百僚乎方之禽獸殆不如也至若馮道者事梁為幽州參軍梁亡事唐為匡國節度使唐亡事晉為平章契丹滅晉事契丹為太傅契丹還事漢為太師漢亡事周亦為太師世宗不用封瀛王而死歷五朝八姓上不能救正朝廷之失下不能弭四方之亂君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拜勸進如娼女送迎略無慙愧之色其志操不如一綠珠耳當時之局以為舊德元老悅其稱諛正猶無恥之士以失節之婦而為偶也歐陽公論其無廉恥朱文公稱其真鄉原賊德論爾

雪航膚見卷之七

雪航膚見卷之八

宋

三代以降漢高祖唐太宗皆以誅暴救民而得天下故傳世久遠皆三四百年魏晉南北朝以迄五代皆由篡弑而得未有傳百年者蓋其取之逆而失之速也宋太祖之生由唐明宗于天成丙戌每夕于宮中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丁亥太祖生于洛陽甲馬營中異香鬱郁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是時陳摶隱于華山夜觀天象見洛陽甲馬營紫氣亙空拊掌吟曰甲馬營中紫氣高屬豬人定著黃袍從今天下都無事我向山中睡得牢此太祖應天命于始生之初也長事周太祖迭事世宗累從征伐有功世宗嘗于文書中得一木簡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世宗遂命太祖代之世宗殂恭帝立契丹入寇恭帝命太祖領兵禦之軍校苗訓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黑光相盪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兵至陳橋諸將鋒刃交措逼于寢所皆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太祖未及對有以黃袍加其身者固拒不可乃擁南還自仁和門入秋毫無犯遂受恭帝禪而有天下

愚觀漢高祖賊秦楚五十餘戰雎水之敗滎陽之危白登之困士卒喪者三十餘萬唐太宗芟除群雄百戰之餘亦喪師十有餘萬惟宋太祖不動聲色而君臨萬邦三代以降未聞有也即位之後從容于杯酒之間解石守信王審琦之兵柄罷王彥超五人之節鎮削平僭偽諸降王與諸功臣皆終身享富貴爵祿傳于子孫擬其設已

降而誅夷功臣者奚可同日而語哉至若
崇儒重士偃武脩文幸國子監增脩學祠
飭課農桑去奢從儉而敦正心脩身之道
至如事周太后如母養少帝如子及其壽
終為服制衆哀又皆遵母后之遺教寧不
以天下私其子竟以傳于母弟孝友之德
無以尚矣朱文公稱太祖不為言語文字
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眞與堯舜之
皆其十本八　三
心合其仁厚德澤而基三百年之久夫豈
易故
太宗初名匡義即位改名炅太祖同母弟
也太祖友愛至篤太宗為晉王時嘗因疾
灼艾太祖見其顰蹙泑自灸以分其痛嘗
謂侍臣曰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為太平
天子其傳位之心蓋久定矣太祖不豫召
晉王入大寢囑以後事王乞屏臣官宮人

于外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
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
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俄頃駕崩當時中
外皆疑晉王有所為也
太祖疾革宋皇后使王繼恩召皇子德
芳而繼恩乃召晉王后見王入大驚遽
呼曰官家吾母子之命皆託于官家王
曰共保富貴勿憂也太宗即位二十年
皆其廿本八　而
後宋后始崩不使群臣成服蓋懷向時
召德芳之恨也
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廷美太祖之幼
弟其母耿氏太宗乳母也初封秦王杜
太后遺命傳位者也
德昭德芳皆稱皇子太祖之二子及德昭
不得其死德芳相繼而卒廷美始不自安
帝嘗召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

慄陛下岂容再慄於是誣廷美詛呪怨望貶于房州憂悸而卒皆趙普之所為也嗚呼以太宗之賢明而信趙普悖德之言違毋后之遺命負太祖之至恩不踰年而改元使一弟二姪皆不得其死開寶宋皇后崩不使群臣成服王禹偁以為言出知滁州如此悖恩負義殘傷骨肉皆趙普之所陷也

趙普

普字則平幽州人周世宗時為太祖判官甚見親信太祖受周禪普為開國元勳謀議大政推心任用無纖芥之疑每於風雪之後訪之待以骨肉之意南唐嘗以白金五萬兩私遺普普告太祖公受之後唐主之弟從善入貢上于常賜外密賚白金如賜普之數上嘗幸其第值俶遣書與普并海物十瓶普出迎駕弗及屏收上問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上恢度量無疑忌之容乃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第受之無害嗚呼普交通敵國受其賂遺如此向使普遇漢高魏晉南北之君三族夷矣昭憲杜太后大漸之際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上曰皆祖考及太后餘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柴氏立幼兒故爾汝與晉王皆我所生汝後當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秦王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上頓首泣曰謹奉教普就御榻前作誓書末書曰臣普記命藏之金匱太后太祖付託之重歷代罕臣鮮有及也後因雷德驤父子訐奏其過上始疑之出于河陽鬱鬱不得志者累年至太宗興國六年入朝為司徒兼侍中曰柴

禹錫趙鎔等浮章使告秦王廷美驕恣將
有陰謀竊發帝以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
察姦變比實謀陷秦王以求相位之計也
及太宗諭以太后遺命普對曰太祖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其於太后曩時遺命之教
依僭書名之記漠然不思惟汲汲以圖位
祿而已嗚呼一言而成仁義者君子忠厚
之道也一言而害仁義者小人譎詐之惡
也普受太祖恩寵之隆天高海濶一旦背
棄如此果何心哉蓋因太祖出其河陽之
憾故阿太宗以陷秦王而使德昭不得嗣
其位也秦王既貶房州普又嗾開封府尹
李符上言廷美不悔怨望以致秦王憂悸
而卒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流于春
州而死噫普所為如此上以負太祖昵昔
寵任之恩次以欺太宗遺命負累之咎者

邪側憸以取功名此市井小人僥利之心
非正人君子之道也始雖有謀國之勲不
足以償違命悖恩之咎定宇陳先生謂普
功之首罪之魁詎不然乎
真宗即位之初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
畢士安寇準王旦相繼為相皆正人也故
景德以前德業善政表表可稱足為繼世
仁明之主也契丹大舉入寇中外震駭向
使聽陳堯叟王欽若之言汴京無禹生靈
皆為左袵中原之地又必為石晉之世也
幸得寇忠愍力排衆議勸帝親征駕至澶
淵虜將撻覽中弩而死契丹駭怖乞和向
令上不畏縮專倚寇公主其事虜必隻輪
不返而不費歲幣之納矣夫何議成虜退
乃信王欽若孤注之讒待寇公殊薄尋致
罷相又聽其封禪填服四海之說丁謂之

徒同流合汚苟取富貴以資欽若之奸於是偽作天書之降君臣矯誣上天互相欺枉有如兒戲雖王旦從德受其珍珠之賜不復持異邑勉擧行絶忠懲勳庸德望雖於當時亦奏天書降乾祐山而不察其妄二公于晩節末路亦安于勢利損德如此蓋以王欽若與丁謂馮拯之徒從其狡詐以蠱上心難于匡救也嗚呼小人造設詐以壞君子之德之易如此可不畏哉

仁宗

仁宗真宗太子名禎年十三即位天性仁孝初讀攺元詔書泣曰吾不忍遽更先帝號也臨朝端黙節用愛人宮室池臺無所興作命吏部選人已失入死罪者終身不遷大辟之疑必親審讞每歲所活千餘計嘗謂侍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于景祐以來政由己出至于慶曆更化君子滿朝以致隆平之治聖德播于遐荒邊主以其三世畫像來易帝像曰思見不可得故傾覩聖容也上崩遂王于慶州常奉帝靈每夕宮人理衣衾朔望上食々氣蓋乃登祭臺燎之謂之燒飯北俗惟祭天與祖宗如此蓋敬帝如天如其祖宗也非帝至德所感曷臻此焉帝在位四十二年仁厚之德始終如一而無間然惟廢郭后一事於為盛德之累定呂夷簡之罪也君子不無有歎恨焉

呂夷簡

夷簡蒙正從弟蒙亨之子仁宗初為參知政事在中書二十年以柔而易制者升為腹心奸而可使者保為羽翼帝不能察其矯枉之術也判大后崩仁宗親政與夷簡

謀罷黜大后所用張耆夏竦范雍晏殊等
帝退朝語郭后〻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
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乃令
素所厚內侍閻文應訓知為郭后之言也
於是深怨后思有以傾之及夷簡再相后
與向美人相詬后不勝其忿批其頰上自
起救之誤傷上頸上大怒都知閻文應夷
簡之黨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
正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郭后止以怨懟
坐廢況傷乘輿乎帝乃決意廢后詔稱皇
后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玉京沖妙仙師
賜名清悟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范仲淹等
十人伏閤言其無過不應廢上使道輔等
詣中書令夷簡以皇后當廢之狀告之道
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之事父
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

事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
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
昏君所為人臣當導君以堯舜豈可引漢
唐失德之事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后發道
輔仲淹皆黜知泰州嗚呼夷簡操心險毒
仁宗有德之德被其欺社而莫之悟也荷
山李氏曰夷簡為相二十餘年功業闒闒
但為私計四夷外侵百姓內困社稷言路
斥逐忠良真權奸者也而簡之罪莫大於
因私憾而廢郭后因郭后而惡仲淹因仲
淹而斥王曾嫉功能而忌富弼雖曰功過
相掩然其起宸妃之功不足以掩瑤華之
議歐陽修論夷簡罪惡盈貫得不敗亡者
蓋其在位之日專奪主權曾制中外人皆
畏之不敢發猶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
奸邪離去之人且得之為天發朝廷自此

清明矣以此言之姦邪憸詖與盧杞相類幸以老死全其身家免惡之名百世不能改也

神宗聰明英偉銳志有為而惑于王安石之偏見曲學祖宗之良法美意變更殆盡也愚觀自古國家喪敗未有不由子孫更改祖宗之成法殊不思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后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神宗信安石邪說引用呂惠卿蔡確曾布鄧綰章惇蔡京蔡卞王黼陳陞之等立新法擾害天下之民引進娟嫉小人李定舒亶何正言鄧綰謝景溫之徒以為腐大爪牙排逐正人君子聚斂毒民開邊招亂之害紛紜而起宋室宗社之壞雖在徽欽之時實發端于神宗用安石引進群邪而為副之大患也

王安石

安石初知鄞縣時李承之以其服分白甚似王敦謂人曰他日亂天下者必此人也仁宗時安石預賞花釣魚宴內臣以金楪盛釣餌于机上安石食之盡上謂宰臣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遂不用嘉祐初安石黨友傾一時歐陽公亦善之勸老蘇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先生先生曰吾知其為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往弔老蘇先生獨不往乃作辨姦論其畧曰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

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
言語固足以欺世而盗名然使寄無患當
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盧杞之姦固足
以敗國然不學無術非德宗之鄙暗亦何
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
有未必然也今有人（此指安石）口誦孔老之言
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
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

嘉祐集卷八　業

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
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
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
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
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
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患雖有願治
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
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其後安石用事皆如先生所言安石初相
呂誨為御史中丞彈劾曰大姦似忠
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
慢上陰賊害物人曰大姦得路群陰彙進
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以安石為少正卯
之輩嗚呼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
順非而澤非孔子乃能誅之雖子貢之賢
有所不知也新法之出司馬溫公韓魏公

[illegible]　非

趙清獻公范忠宣公明道程先生歐蘇二
文忠公皆切諫不從安石面詈趙清獻不
讀書四明黃氏曰此上安石自道也夫學者
所以明理而施諸用六經治道之根源諸
史行事之龜鑑趙普開國之元勳李沆守
成之賢相無斷大事惟讀論語曰佐太祖
定天下纔用得半部李文靖作相亦嘗讀
論語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

能行嗚呼斯可謂大臣讀書矣安石學術偏曲意見執拗至昔子罕言利孟子曰何必曰利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此數語五尺童子皆知之安石尚不能行又烏得爲讀書哉蓋安石本欲效商鞅而才不及之鞅雖有小人不世出之才亦藉秦之積威人心素習息漂、、而後令必行使鞅生於太祖太宗仁廟之世人心素恃上恩雖有百鞅尚必不能行況安石乎斯誠戇論矣愚觀安石之罪雖在違亂祖宗法度尤在引進奸邪小人俾章惇王雱曾布蔡京相繼爲相排逐正人君子當時周濂溪兩程夫子張横渠邵堯夫司馬溫公范文正公二蘇先生范蜀公呂獻可皆王佐之才神宗皆不能用反謂安石爲賢人焉殊不知安石乃首禍之人賢門之罪人也大學傳曰與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神宗以聚斂之徒爲忠而棄忠正之士致使神宗大業斷喪於奸佞小人之手醸成靖康之禍俾中原之地爲金虜所得可勝歎哉

雪航膚見卷之八

雪航膚見卷之九

徽宗

徽宗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封端王哲宗崩無子向太后處分立之太后權同聽政欲遵守元祐行事

哲宗即位元祐八年以前施設舉措皆出于宣仁聖烈皇后初年罷新法十餘事所用皆正人君子當時稱為女堯舜英宗之后高瓊之女神宗之母也

太后以韓忠彥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龔夬陳瓘鄒浩諸正人為臺諫官蔡卞章惇曾布知帝意在紹述故阿徇之及太后崩紹述之論復興陳瓘任伯雨江公望朱紱等皆罷言職朝政益壞蔡京復相追奪司馬溫公呂公著等官置元祐黨人碑文潞公以下凡一百十九人御書刻石立于端禮門任伯雨陳瓘鄒浩等十四人皆遠貶于是賢人君子皆盡舉朝皆小人矣京卞及其子攸等出入宮禁進見無時專以奢侈荒嬉之事左誘土木花石之運開邊拓地之說崇尚道教自稱教主道君皇帝誣言祥瑞粉飾太平及其災異之事累見京師大水李綱曹輔等切諫皆被貶出信蔡京王黼之言約女真攻遼遼亡金人入寇汴京不守父子宗族皆為虜執中原之地悉為金人有矣嗚呼得賢者昌失賢者亡祖宗登用賢哲而致八葉隆平之治徽宗承繼正當法祖宗以為治也夫何專信京黼阿佞視諸善人如寇讐觀樊圻田如背內忠言諫諍者則放逐讒諂阿

誠者則進用天示災異而不知警省剝削而不知恤是何昏暗之甚耶及使金人之執以為虜又流離萬里備類句吹于虜庭之下獻俘于廟之前貽羞祖宗死為殊陬之鬼皆自取也嗚呼遠君子近小人之禍豈不大可畏哉

徽欽北遷后妃王子公主皆隨去惟哲宗孟太后以廢免不行太后賢德故天祐之以應宣仁高太后之言也

孟太后初立宣仁太皇高太后語哲宗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其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宗社再興皆后之功也

金人既去張邦昌迎立孟后尊為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太后遂降手書布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先儒劉氏曰前世嘗罹母后之禍而宋朝曾高向孟之賢獨享母后之福既有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亦祖宗修身齊家之效也

張邦昌

金人冊立張邦昌為楚帝遂升文德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等遂拜之邦昌但東面拱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慄邦昌亦變色惟吳幵莫儔范瓊等數輩欣然有佐命功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真欲立耶抑姑塞敵人意而徐為之圖耶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又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若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時高宗為太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哲宗之孟太后此蓋天意宜急還

欲轉禍為福又曰為今日之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御史馬伸具書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之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入延福宮遣謝克家之濟州迎康王王時雍謂邦昌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無及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允克家至濟州迎康王至南京邦昌拜迎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康王即位以邦昌為太保同安郡王時李綱為右僕射劾其僭逆之罪安置於潭州尋賜其死愚觀李綱劾奏邦昌之書固當然於僭位之時迫於金虜之威蓋亦不得已也向使邦昌於是時堅以死守不受偽冊之命縱使金虜殺之亦為宋忠烈之臣也既迎康王即位急掛冠辭引而去豈不保全身家乎而乃貪祿固位靡思向日借位之失自取滅亡也觀其下納王時雍等之言而從呂好問之說即尊孟太后垂簾聽政迎立康王此足以見齊無篡逆之心也當時止誅王時雍吳幵莫儔徐秉哲范瓊諸賣國之賊邦昌貸其死免官寧家可也

高宗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既即位用黃潛善汪伯彥二小人為相當時李綱宗澤乃將相之才志在恢復汪黃二奸惟在是保高宗親信而用之其無知人之明可見矣始初張所言汪黃二賊之奸不可用帝即貶所李綱累言之汪黃反譖綱遂罷其相而去大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上書乞留李綱罷汪黃之政帝大怒乃殺東澈二忠良御史馬伸劾奏汪黃之奸亦被貶死又金

人至鎮江帝狼狽出走汪黃二賊方率同
列聽浮屠說法中外臣民切齒之恨宜加
族誅可也帝宜當思徽宗昔日用蔡京諸
奸邪以致喪身失國正宜求賢哲君子任
用以復宗社李綱在欽宗時盡心竭力以
主和議之非欽宗不能用遂為金虜所陷
帝即位之初以綱為尚書右僕射甚協時
望纔七十五日為汪黃二奸所譖而罷凡
縱規盡軍民之政一切廢格由是金虜益
橫中原盜賊蠭起而國不可為矣是後秦
檜專主和議事縱上疏極言不可和胡銓
抗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竿之藁
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
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
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
連貶竄又金虜敗盟入寇馮檝見帝曰金
人俱傾巢所以兵政付張浚乃可帝曰朕
寧亡國不用此人蓋知浚必不主和議也
鄉帝斯言豈有思雪父兄之辱興復宗社
之志哉苟且偷安而已乃遣洪皓使金願
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及金人欲渡
江遣杜時亮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
者而迫於危亡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
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閤下見哀而赦已
嗚呼高宗可謂庸懦之甚甘受金虜之辱
矣本朝忠義之臣如李綱宗澤趙鼎張浚
張所韓世忠劉錡岳飛劉子羽吳玠姚仲
牛皐皆英雄勇略之士何謂無人蓋自畏
縮而無憤發報父兄之心甘於屈辱偷安
保身而已是時岳飛進兵連敗兀朮至朱
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劉錡方欲乘勝掎
虛乃聽秦檜之言一日發十二金牌召飛

還俾其數年苦戰之功一旦而廢久之檜與張浚万俟卨誣飛謀叛下獄而死金人聞之酌酒相賀嗚呼有是中興之良臣而無中興之明君千載之下使人慨歎無窮也

岳武穆王

先儒松雪翁曰為忠臣見忌於姦臣賊臣權臣不免於殺其身者自古有之若宰嚭之殺伍員靳尚之殺屈原姦臣也張巡死於祿山顏真卿死于希烈賊臣也近世秦檜殺岳鄂忠武王韓侂胄殺趙忠定公權臣也亦姦臣也然而聞忠臣之名者未嘗不仰之敬之聞姦賊權臣之名者則必唾之詈之此天理人心之公論萬世之所同也偉哉斯言宜為千古姦賊權臣之戒焉觀武穆王會自戎伍位至將相其英雄謀略雖古名將鮮有及之而高宗昏暗竟為賊檜謀害孝宗即位詔求其後子孫微樵以上皆官之立廟于鄂號忠顯之廟其在錢塘之祠九盛王之父子六人及其父母與諸孫名位通顯者皆有像祀之王部曲諸將元朝皆贈為侯塑繪其像于王之左右每歲春秋郡守致祭縉紳名賢詣其祠者無不肅容瞻拜頌詠稱歎蓋其忠孝之德雖千萬人而臆百世同此心也其秦檜張俊万俟卨三賊至今士大夫言其姦者無不切齒恨之欲剜其心而食其肉不及王守祠之大也

孝宗

孝宗名眘太祖七世孫秀安僖王子偁之子高宗無子養于宮中進封建王立為皇太子天資明敏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其

喜慍之色卧受禪即位即手書召張浚入見改容謂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皆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帝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揺奪足以見孝宗委任忠良之誠而憤復讎之志也嘗謂侍臣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令大臣以未申奏對便殿每遇災異樂聞缺失集尚書所言敬天之事列為兩圖以備觀省屢詔求遺逸拔廉吏每進群臣多靦擢用節用愛民省刑薄斂聽言納諫勤政好學崇儒重士樂善尊賢帝王衆德能兼有之嘗諭大臣曰人主讀書貴有知道雖知之亦貴能行之或惟作歌詩如陳隋之君竟亦何補又曰讀史見不善之君令人代羞如唐季諸君以破朋黨去宦寺為難朕思之不難如防微杜漸患自弭矣帝在位二十八年檢身不懈無一毫逸欲之失誠宋室之賢君也當是時銳意以圖恢復者惟張浚李顯忠胡銓數人而已張公措置規畫已定又為史浩湯思退之徒沮撓莫克成功使賫志而卒可勝歎哉愚觀孝宗復讐一念上通于天惜乎居志有餘而臣之志不足孝宗能矯高宗之志而史湯之徒猶效賊檜之心也惟所惜者末年陳賈劉班諸小人請禁偽學指道學之名以攻朱文公邪克禁止俾昭稽滋蔓君子不無有憾焉

張魏公

公名浚字德遠西蜀廣漢人紹興中拜相為川陝宣撫歷仕三朝史稱其忠貫日月孝通神明然在王室忠在生民因忤檜之譖謫于永州胡銓謫于衡州二公手書往來無一語不相勉以天人之學無一念不相憂國家之事終身不主和議及疾革謂其子敬夫曰吾嘗相國不能復中原以雪祖宗之恥即死不得祔葬先人墳側葬于衡山足矣其志惟在恢復功雖不就忠義之名千古不泯也先儒言魏公論劾李綱罷其政事與汪黃二奸邪同朝人嘗與趙鼎論人才極許秦檜之善乃引檜同政遂使陷害忠良聽吳玠王庶之言以無罪殺曲端此三者之失深為賢明之累也愚觀魏公故人蘇公云有日表適意一片忠心傳可見惟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其斯之謂歟

光宗

光宗孝宗第三子名惇初封恭王受禪時四十餘歲矣皇后李氏將軍李道之女悍而且妒嘗內宴后請立嘉王為太子壽皇不許后即出不遜之言壽皇怒而斥之后由是懷恨乃造誣辭謂壽皇有廢立之意光宗惑其言不朝壽皇近兩載群臣屢請朝謁不從一日浣手宮中宮人捧水光宗見其手白悅而執之后見之大怒他日遣人以合進食於帝啓合視之乃宮人兩手也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香燭皆滅不能成禮而罷及壽皇有疾不視乃與李后幸玉津園進宴群臣三次哭請

問疾不從丞相留正率百官進諫帝拂衣
而起正引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
危今不一見後悔何追亦不從而入宮群
臣隨帝至福寧殿内待閤門皆慟哭而出
壽皇崩亦稱疾不出嗚呼如此悖德之甚
何以君天下乎壽皇奉事高宗二十七年
孝養備至高宗昇遐號慟擗踊二日不進
膳衰服三年哀慕如一日光宗親目所覩
覩況然皆絶尚奚望繼述先志恢復中原
以雪祖宗之恥耶

也而乃畏李后之悍妬不思父皇罔極之
恩生弗朝謁崩弗哀臨全失孝德之道何
以立陳綱紀化導天下臣民乎古先聖王
以孝治天下修身齊家行于四海以為天
下臣民之則而致隆平之盛者皆此道也
光宗畏后如虎儼之唐肅宗畏張后尤為
甚也嗚呼三綱五常之道此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大義也光宗於為婦之綱父子之

雪航膚見卷之九

雪航膚見卷之十

寧宗

寧宗名擴光宗之子李后所生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稱疾不能執喪趙汝愚定策欲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丞相留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于此他日必難處其夜五鼓肩輿逃去汝愚深以宗社為憂將白其事而難其人以知閤門韓侂胄乃太后女弟之子使入白其事太后不許侂胄徘徊數次不獲命欲退遇知省事關禮問之侂胄俱述汝愚之意禮即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其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其無亂乎今留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由是汝愚扶立寧宗於素幄百官朝賀訖亍乃行孝宗禪祭於是中外欣然朝野安靜皆汝愚之力關禮畫言懇切之功侂胄前預焉彼留正者身為宰相當危疑之際則委之逃去大事既定復冒焉而來徐徐因人而成事又何面顏立於朝也寧宗自少時敬禮師臣羅點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等相繼為講官光宗嘗謂黃裳曰嘉王進學卿之功也裳曰欲進修德業追踪哲王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問為誰以朱熹文公對文公先守漳州後安撫湖南寧宗即首召赴闕無何請公未至時近習奸回月事御筆內批公深憂之及留正罷汝愚為相引進正人君子戚使侂胄群小滋不悅相與共排之文公入見進講者七內引奏者再汲汲以致君澤民為心正人君子咸仰慕之奸邪小人則惡之矣在朝僅四十六日而

噫嗚呼文公眞儒學宗不能大用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何其道之不行也文公既有宮祠之命遣通相弔天下大老既去誰不欲去若正人盡去何以為國汝愚乃袖還罷文公內批且拜且諫不聽侂胄復併逐汝愚而斲其名頭數之曰僞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汝愚在相位數日而罷更被貶竄服藥而終嗚呼寧宗之立者汝愚之力豈聽小人枉譖屏棄立國勳臣直至於死何其昏暗至此哉是後小人得逞其奸志正人皆受禍矣侂胄引用李沐何澹劉德秀胡紘劉三傑諸奸邪為鷹犬擊搏善類以六經語孟庸學為世之大禁道德禮義之訾為世之大惡邪憸之徒以攻偽學干進沈繼祖奏文公十罪且乞乞並偽學禁於是以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九人皆正人君子也愚觀侂胄初以寧宗受禪為己功竊取大權怨行貶逐十有四年之間威震中外汲引奸邪誣殺元老以大逆而誣大忠之貲以正學而為偽學之黨欺君借分麻所不為極死之日京都士女歌舞相慶于市天之昭報豈不章、然哉

總論歷代姦回之報

嗚呼歷代帝王之興也皆由大臣忠良以輔之其亡也亦由大臣姦憸以敗之忠良佐國道慶子孫垂芳百世迄今清譽與日月並輝萬古而不泯也奸臣竊弄國柄妬害忠賢而亡人之國豈有保全身家者哉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矣漢未滅而十常侍張讓等二千餘人誅夷皆盡矣王莽盜竊神器而傳首于宛三族皆

戚梁冀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
尹校五十七人無少長皆棄市明皇幸蜀
李林甫斲棺斷屍傷肉忠斲斫法梨療於
未終北斬帥全誨等一百六十二人後無
第五可範等數百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崔
胤柳璨之徒亦皆梟首徽欽北狩蔡京之
子童貫王黼梁師成已誅于嶺表南宋末
亡秦檜削奪官爵平其墳墓韓侂胄函首
送金賈似道誅于鄭虎臣之手由此觀之
昔之欺君枉上讒害忠良以圖利己者皆
所以自戚而已再觀章惇相哲宗貶司馬
溫公呂公著呂大防梁燾劉摯范祖禹伊
川先生二蘇公三十五人以為元祐黨人
相繼卒于貶所又欲追廢宣仁高太后其
奸險之罪浮於曹節王甫之徒及惇貶死
于睦州從家伐其塚碎其屍數日之後且

子方知祖禰之已為大鴉食盡惟存骨髮
而已此冤天地鬼神傑之以慕其存日之
奸惡也元祐諸君子及朱文公蔡元定諸
大儒雖為奸邪貶逐上天祐之皆獲令終
不數年間生者皆復舊官卒者追贈封謚
諸儒配享先聖廟廷春秋受朝廷大祭百
世不絕清風洋洋直與乾坤同久也彼奸
回倖免誅夷者至今五尺童子聞其名尚
唾詈之曩日富貴喧赫之勢今如真織之
風人皆惡聞也嗚呼後世為人臣者可不
于此省戒乎

理宗本末

理宗初名與莒太祖十世孫燕懿王德昭
之後趙希之子家于紹興山陰縣母全氏
自童幼時端重不戲群兒聚嬉獨登高端
坐不動鄉之長上見者指與群兒曰汝曹

不效此人端然似一大王群兒因羅拜下
因此有趙大王之號此實臨御之先兆也
寧宗無子皇從弟沂王相亦乏嗣乃以宗
室子貴和為後既而立為皇子賜名竑廷
時楊皇后專國政史彌遠用事權傾內外
竑心不能平常書楊后彌遠之事于几上
彌遠聞之大懼因其館賓余天錫告選吞
謂曰今沂王無後宗室有賢厚者幸與具
來天錫至紹興會天大雨道全保長家避
之因見與莒甚異之歸告彌遠遂召見乃
補秉義郎時年十七凝重寡言潔脩好學
每出入殿廷規度有常見者斂容異之尋
加右監門大將軍賜名貴誠寧宗有疾彌
遠矯詔立貴誠為皇子更名昀而竑尚未
知也寧宗崩彌遠使楊后兄之子楊谷楊
石二人以廢竑立昀事白后后曰皇子竑

先帝所立豈敢擅改谷等一夜七往請后
終不許谷等泣曰內外軍民皆已傾心苟
不立之禍患必生楊氏無噍類也后默然
良久乃曰其人安在以此言之后未嘗知
有貴誠貴有廢竑之意至于立貴誠為皇
子皆彌遠矯詔為之也既而彌遠使快行
宣貴誠令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
非萬歲巷皇子前悞則斬時皇子竑聞帝
崩踦足以待宣召乃屬耳壁間見快行過
其府而不入心竊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
天暝不知為誰甚戚之貴誠入宮見后后
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至柩前
舉哀畢然後召竑舉哀引出帷乃命殿帥
夏震守之及百官立班竑仍就舊班愕然
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曰未
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為

然已而的即位百官拜舞於不肯拜嵩寬
納其首下拜彌遠矯稱遺詔以竑為開府
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其後潘丙等起兵
事敗彌遠使其黨余天錫詐言濟王有疾
召醫如湖州逼濟王自縊楊后理宗皆不
知其謀也彌遠欺君枉上之罪可勝誅乎
新安胡氏曰宋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
賢傳授旅明至寧宗之末楊后彌遠之惡

濟王之死理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
后德之賢遂掃地矣是後真德秀上封事
言濟王之冤不省大理評事言濟王不當
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武戾太子及秦王廷
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彌遠大怒除名竄
管而死臨安大火燒民舍五十三萬士民
上書咸訴濟王之冤彌遠自知為正人所
惡乃以梁成大李知孝莫斯三人為鷹犬

專擊賢善之人由是真西山魏了翁諸君
子貶斥殆盡時人目此三人為三兇帝以
彌遠立己之功所言無不從居相位二十
六年權傾人主浮全首領而死亦幸而已
其黨鄭清之與彌遠姪史嵩之相繼為相
嵩之父死不奔喪大學士黃凱伯等一百
四十四人上書劾奏有曰堂堂中國豈無
君子而獨任一小人陛下欲以藝祖三百

年之天下壞于史氏耶此足以見彌遠當
之不忠不孝奸首逆子聚會一家也嘗觀
理宗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諸儒每嚮
經筵未嘗呼先儒名若司元公則曰濂溪
先生張鄧伯則曰橫渠兩程夫子則曰明
道伊川而尤尊用朱文公四書自是之後
或贈之封爵或錫之美謚至變士習使百
世之下而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也

惜乎君子小人互為消長國柄多在史氏
之手況元人方盛帝無撥亂之才其能保
邦乎沒身幸矣
度宗初名孟啓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姪
也理宗有子多不興立孟啓為皇子改名
禥封忠王已而建儲即位是時元世祖始
建國號紀元至元之初帝荒于色政事凡
嬪妾進御于君者晨詣閤門謝恩主者書
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
有中貴人切諫帝怒斥之是時奸臣賈似
道當國凡于軍政為辟子季非習白不敢
擅行帝受其制拱手聽從而已元兵圍襄
陽六年似道妄言兵退目一宮人為帝言
襄陽被圍即誣以他事陷死自是無人敢
言兵棄襄陽皆急援兵不至呂文煥遂降於
元于是江淮皆不可保矣少帝即位忠矣

之臣皆為似道斥逐及無兵至建康似道
大兵皆潰京師大震王爚勍奏似道專權
誤國之罪始至貶竄至漳州宿于木綿庵
鄭虎臣誅之元丞相伯顏大兵至皐亭山
距臨安三十里賈餘慶等令太后少帝降
由是全太后與福王與芮及度宗妃黄夫
人并宗室皆北遷元世祖封少帝為瀛國
公益王昰廣王昺浮海至溫州張世傑陸
秀夫文天祥皆會謀入于閩廣王即位于
福州改元景炎改封益王為衛王元兵三
道趨福州景炎帝衛王楊太后皆遁景炎
帝即位三年崩于碉川號端宗弟衛王昺
立遷于崖山改元祥興元將張弘範兵至
陸秀夫兵敗先驅妻子赴水抱帝俱投海
中從官將士隨死者六七萬人張世傑以
小舟奉楊太后奔四日太后亦赴海卒世

傑葬畢欲走安南至平章山下颶風大作
世傑仰天祝曰我為宋室至矣一君亡復
立一君今又亡我所以未死者欲末趙氏
立之以存祀耳若天不欲存宋祚風覆吾
舟言訖舟遂覆世傑溺焉嗚呼宋自太祖
建隆庚申至帝昺己卯有天下三百二
十年蓋其得天下以仁治天下亦以仁所
以享國祚之長也自建隆至于元祐幹才
之盛海宇又安民物豐茂漢唐以來皆弗
及也自神宗用王安石為相引進奸回小
人釀成靖康之禍以致中原板蕩宗社不
守息由變易祖宗成憲而致也南渡立國
惟孝宗明睿英武有恢復之志若高光寧
度四君皆懦暗不明以元凶秦檜韓侂胄
史彌遠賈似道居于首相進用同類屏斥
忠良卒至亡國可勝惜哉其忠義死節皆

皆一時賢人君子恩表著于左方俾後世
為人臣者以效以則云

義烈忠臣

三代之後享國祚之久遠者惟漢唐宋也
曹魏篡漢朱梁篡唐死于忠節者漢然無
聞觀宋靖康時死于忠節者吏部侍郎李
若水大罵金虜死資政殿劉韐戶部尚書
梅執禮部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扶閣
封尹何㮚閤門使吳革武臣神帥中南道
總管張叔夜統制姚仲友何慶言陳克禮
中書舍人高振知懷州霍安國知汾州張
克戩都監賈亶本京副王稟知翔寧孫翊
代州安撫史抗父子三人力戰而死武臣
何彥慶亦戰死真定鈐轄錫蜎宗楊令李
消真定守李懋皆守城戰死中官黃經臣
以自徒室當苦人不承勾死者二千餘人

張邦昌僭號大學博士孫逢發憤而死顯
謨閣李照踏不食而死此徽欽時死節之
忠良也元兵初入西河知州陳寅俗墓社
氏子姪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及下江南
宰相江萬里陳文龍陸秀夫張世傑文天
祥湖州安撫李芾舉家一百餘口沚州進
判趙昂發揚州都督姜才貞州守苗再成
常州統制王安節湖北提刑張起岩安吉
守趙良純無為守趙淮〻東制置李庭芝
刺史趙孟思常州守姚訔通判陳炤參訪
趙與箪興化守陳瓚通判張日中秦州守
孫虎臣潮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得信
州守唐震沙市監鎮司馬夢求進士尹穀
袁鏞潭州幕賓陳億孫顏應焱又潭民舉
家自盡者三千餘家於江守將馬暨及統
制張順張貴兄中皆戰死[illegible]意之[illegible]劍

儀亦起兵戰死少帝北遷太學生徐應鑣
與其二子琦崧一女元娘皆自焚祥與帝
崩于崖山海中從官諸臣宮官宮人隨死
海中者十萬餘人嗚呼三代以降忠臣義
士為國而損身家者莫若宋也良由太
祖得天下以仁化天下以德繼統諸君又
皆以仁拿培植相傳三百二十年未嘗刑
一士大夫從有大咎不過貶竄而已所以
恩德浹洽於臣民如子孫之於祖宗父母
終身而不能忘也嘗觀呂氏論曰太祖以
武功定天下開國之初已尚文事武學已
微不競矣老泉蘇子亦謂恩殆而威不振
賞數而加于無功賦卑之罰不加嚴積勢
浸漬其來非一日矣以愚考見二公之論
固當亦皆天命之有定也南渡之後然驕
劍兵皆[illegible]時係紋大從[illegible]無

賊檜之沮中原心可復矣元兵下江南汪
立信獻三策於賈賊非惟不能用反免立
信之官是後伯顏聞其策大驚歎曰江南
有是般人有是般計策若遂用之吾豈得
至此耶及元兵駐江泝之上都人皆幸潮
汐之衝而錢塘江潮乃三日不至臨安不
守少帝北遷雖由奸賊之臣所誤其實天
命有所定也豈関武略之不競哉太祖自
開寶八年乙亥平江南混一天下元世祖
至元乙亥國亡得於乙亥之歲失于乙亥
之歲天之曆數已定而非人力所能與也

成化甲辰仲春

姚氏仁實堂刊

萬曆辛卯年十二月吉旦

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司禮監掌監事兼掌內官監印太監張誠校正重刊

雪航膚見卷之十

雪航膚見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趙弼撰弼字輔之南平人雪航乃其號也是書成於正統景泰閒襍論史事上自羲農下及有宋多迂闊亦頗偏駁其中如論項羽殺宋義爲是先儒斷其矯殺爲非又論殺秦王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爲是先儒論其暴橫爲非又論項羽不殺沛公有人君之度先儒不能表而出之又論項羽獲太公呂后三年無淫殺之心問吾翁即若翁之言即捨太公則篤於朋友之義而先儒不能察又論羽之才美亘古無倫烏江之死本實天亡而非羽非司馬遷揚雄所論皆謬殊乖刺不協於理宜爲陶輔桑榆漫志所駁然輔不駁此條之顛倒而別舉羽弒義帝一事謂雖有善無足稱則所見亦與弼等矣

史拾載補十九卷衆斷五卷

〔明〕吴宏基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拾載補無卷數》提要

敘史拾

予尚爲掐鮭之響。薈茸古史。代。括而成文。其事灝〻也。音則琤〻耳。題曰蒻言。因啓遺笥。得欒城古史。擫誦之下。眩〻硫〻。響可崩雲。號遶相符。媿予言之眇且陋矣。左史倚相而後。立言者幾家。刲下此者。今之人目不窺蘭臺石鐀之藏。胄不貯大川名山之槩。謬欲立言千古。自謂能賾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疇信之。甚矣余言之眇且陋也。東坡欒城。世稱史傑。纂述一本家學。而欒城獨以史裁自見。其論贊許隲。直可前無作者。根據事理。不爲誕謾之譚。世以東坡之

史拾韓補 八 書

禮書 太史公

明 陳子龍臥子鑒

仁和吳弘基裕持斐

門人鍾禾士家先校

陳仁錫曰。損益百王。必本情禮。縣天下之大範。孔子曰損益百世可知。正禮之本領。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繇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

鍾以諸曰。于成中節。有欲詞。合意言外。

吳弘基曰。儒術刑名。洞左氏。錯不以禮害。爲平至極也。

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

茝側里反

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

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

韅呼見反。索隱曰、韅馬服帶也。

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

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繇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繇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繇其道則行、不繇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蠭

藝音瘵 遬音速 索隱曰、莊蹻楚將 參驗也。

藝、輕利剽遬、卒如標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眛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為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

陳仁錫曰、慮浜錯落。

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繇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辠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辠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繇其道故也、故繇其道則行、不繇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

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辯貴始、貴始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辯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

之地者事二世、有持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辯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一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醉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

稅音蒐

脂音梓

稅音悅

索隱曰、太一天地之本、

索隱曰、言天下不足是太

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

索隱曰、…無極…之指意、以結禮書之辭也、

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

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

楊倞曰、言縱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

房音旁

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箋云、索隱曰、大行、秦官主禮儀、○周禮曰、王之五路有金路、

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改年為太初、○索隱曰、寢兕、以兕牛皮為席、持虎者、以猛虎皮文飾倚較及伏軾也、蛟韅者、以鮫魚皮

飾馬腹帶也鋼龍以金飾銜爲龍也○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日入渴欲得飲飲於渭水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後遂爲林名○毛詩箋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謂之天太祉以索隱曰懷思祀其父祖也禮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是也○禮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謂別子之後也故曰有常宗索隱曰時類也天子類得郊天○天子已下至

諸侯得立社○鄭玄曰啐入口也按儀禮祭畢獻祝西面告成是爲利爵祭祀未行無莫爵故不啐入口也○索隱曰成事卒哭之祭既是卒哭始從吉祭故受所爵而不嘗俎也○禮祭必立宥一人以勸尸三飯三宥既是勸尸故不相食也○婚禮父親醮子而迎之前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是婚禮有齋也○儀禮士喪禮曰始死主人散帶垂之三尺名曰散麻○禮記曰斬衰之苴若枉而不

反○索隱曰膈懸鐘格也不擊其鐘而拊其膈不取其聲亦從質也

唐順之曰叙禮制興廢有興有闕中間嘆恨裴徊之義令人讀之慨然

茅坤曰自後世太史公以下文多類子書中來而太史公所自爲文往往跌宕遒逸而遺簡古豈太史公之才本變幻百出采荀卿言爲禮書輒摹古之耶

陳仁錫曰太史公序禮曰余至大行禮官序樂曰余每讀虞書序律曰王者序歷曰昔自在古序封禪曰自古受命序河渠曰夏書序平準曰漢興皆有所祖述禮樂二書殘篇斷簡首序蓋太史公筆具未成者

又曰洋洋美德乎至黄之於後云此乃太史公大筆非褚少孫可能也

禮書終

樂書 太史公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噭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

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迺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

鄧以讚曰：論樂却以股肱起，指意甚深也。

長嘆音文勢。

附音述

陳仁錫曰、馬詩亦可歌、且樂必正其原、乃多慾是也、馬歌似不足、又汎、正義曰、樂書倚樂記也、依刺録

為太一之歌、歌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来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黙然不説、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凡音之起、繇人心生也、以下皆錯述樂記文、此章

樂記、此篇十一篇、合為一篇、十一篇者、一樂本、二樂論、三樂施、四樂言、五樂禮、六樂情、七樂化、八樂象、九賓牟賈、十師乙、十一魏文侯、今雖合之、亦略有分焉、

簡言音聲所起、故名樂本、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鄭玄曰、方猶文章、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也、樂者、音之所繇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導其志、樂以

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此樂本章第二段、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徴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惉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搥、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徴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

鄧元錫曰、樂記文典雅精實、然亦稍近俳、

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此樂本章第三段、樂者、通於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

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樂本章第三之第二重）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己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

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

芊坤曰禮樂大致將同異二字替出○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

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此樂論章第二段）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

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詘信俯仰級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

劉氏曰、論者推倫之辭、倫者律呂之音。

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此第二章名樂論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繇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驩愛、樂之容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

發此[illegible]聖王制禮作樂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第三章名禮樂章。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亨孰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辯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作禮

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隮、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別則亂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

王爾曰、級遠、以衆民行之勞、級近、以衆民行之逸。泰章充樂

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此第四章名樂施。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遠、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級短、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聞其謚而知其行、泰章、章之也、咸池、備也、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也、天地

君言光德。華明成池。黃帝樂咸。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為言施也。德無不施。故曰咸池。

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此樂施章第二段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閑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

葆與寶同。史記多作此字。

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此第六段樂象法章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路者、天子之輿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何休曰、緣甲髯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乎吉凶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別異、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

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索隱曰、牛羊有曰角、無曰觡。蟄懷在內而未出曰萌、所不成者曰殰。

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欣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翮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辯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辯乎宗廟

之禮、故後尸、商祝辯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此樂施章第三段後也、誤在此。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憂、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

湯首曰字法之妙一字一義匪爾曰肉[illegible]

民剛毅廉直經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育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此樂言章第三段）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此第六章名樂法也本章十八失於也）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

陳澔曰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留不接不設皆反情比類之事

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繇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此樂象章第三段）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

陳顏曰、[illegible]終也、歸謂舞者而退、然後游[illegible]以至[illegible]之。

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也、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此第十[illegible]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此化樂章第三段。故禮主其謙、樂主其盈。禮謙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

舞[illegible]以[illegible]於道宮[illegible]、以等貴賤、故曰成於樂、亦曰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習其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綴表也所以表行列)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於子夏(此章第八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合守拊鼓、(正義曰、合皆也、守待也、言作樂則拊鼓乃作也)始奏以文、止亂以武、(文謂鼓、武謂金)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如何、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而

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

王肅曰、濫、會聚衆音也、

長幼之序也、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賓牟賈侍坐於孔子、

憲音軒

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答曰、病不得其衆也、永歎之淫液之、何也、答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答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答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答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傳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

陳澔曰、建櫜、爲韜劍也、去於兵苞之具、茅坤曰、論樂且至此、而後知大武之爲也已、

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

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
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
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
乎、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
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
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
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

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
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
德、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
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
事而屢斷、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臨事而屢斷、
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
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鉤

纍纍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
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
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貢問樂、凡
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
應聲、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
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
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

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
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
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
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
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
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
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
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

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

吳弘基曰一篇浩汗文字令人聞之惟恐

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

其畫太史公結穴處引人勝地之妙

之閒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

陳仁錫曰古樂正心而今樂悅所為治與邪正所繇分也

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鍾磬

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滛泆也。夫滛泆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箋云李斐[illegible]，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illegible]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旁，利長先為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曲之窪也。○索隱曰，宮絃最大，聲重而尊，故為君。宮屬土，商是金，金為決斷，臣事也。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屬木，聲居宮羽之中，比君為劣，比物為優，故云清濁中人之象。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屬火，羽為水，最清，物之象，故為物。○陳顯曰，樂神，所以循其氣之伸，伸陽而從天也。居鬼，所以欽其氣之屈，屈陰而從地也。○正義曰，

樂師雖能別詩歌，並是末事，故北面而弦，言其坐處卑。宗祝佐於尸，而非為敬之主，商祝者，祝習商家神禮以相佐喪也，後主人言其立處卑也。○鄭玄曰，等，差也。各用其材之差學之也。陳顯曰，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鄭玄[illegible]將舞必先三擊足，以[illegible]其舞之漸[illegible]而奮疾不[illegible]言舞雖奮疾不失節。○鄭玄以[illegible]和曰[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明勤施[illegible]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作比，擇善而從之曰比。○王肅曰，鐘聲高，故以之立號警衆也。鄭玄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正義曰，備戒，謂將欲作樂，鳴鼓警戒，使樂人各備容儀，已久，疑其遲久也。病不得衆，言武王伐紂時，憂不得衆心，故戒衆久之乃出。○正義曰，恐不逮事，言衆士望武王欲伐速，恒恐不及伐事之機，故有是歎。○王肅曰，發揚蹈厲已蚤，言備戒雖久，發作又疾也。○王肅曰，致

右憲左。右膝至地、左膝去地、憲起也、○正義曰、非武坐、言武奮之士。不應有坐。○王肅曰、聲淫及商有貪商意也、總持干楯山立不動、武王所以進之又久。武亂皆坐。言武王伐紂時。士卒行伍有亂者周召二公以治正之。使其跪敬以待處分、始而北出、謂舞者武王觀兵孟津時、王居鎬在南紂居朝歌在河北、故儛者南來時猶向北尚象之也、再成滅商、言儛者初始前一向北而不儛、象武王前觀

孟津。不伐而反也。至再往而向北。遂奏成擊紂。三成而南儛者、奏而轉向南、象武王勝紂還鎬之時、南國是疆、象南方荊蠻、並來歸服。爲周之疆界也、分陝左右、言儛者至第五奏而東西中分之爲左右二部、象周太平後、周公召公分職爲左右二伯之時、○鄭玄曰、復綴以崇天子、象兵還振旅反位。以尊天子也。○正義曰、夾振、言武王與大將軍夾舞而奮鐸、振而四伐。四伐、四方與紂同惡者

王鏊曰、此篇多采樂記者。然而精微之旨。正可從此參驗。

茅坤曰。漢時古樂亡、而高惠文景及武帝時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特述樂記之言而成文。而樂記者、或曰公孫尼子所爲也

陳仁錫曰、六代之樂亡其傳也久矣。太史公樂書。略論作樂之理、其制度亦無考焉。

又曰、自余每讀虞書起至誹謗聖制。當族。俱大史

公妙筆也。

又曰樂書一論。太史公究樂之精。意思淵微。詞法銳至。三復讀之。始得其趣。

樂書 終

遷冥之量。秭音姊，鳺音規，滜音豪。陳仁錫曰：此曆之有關於治，而夏時爲當。

曆書

太史公

昔自在古，曆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物廼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雞三號，卒明，（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言異歲也。）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正義曰：一日一夜曰幽明。）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正不率天，又不繇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按曆之所始。按嘉生，嘉穀也。雜擾，曆之亂也。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

漢書音義曰：正月爲孟陬。攝提，星名。

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繇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

如淳曰：疇，類也。昨昔知星人也。邪音徐。鄧以讚曰：秦定曆而

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主尊之日淺，未

曆運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
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尚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
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
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
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
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
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
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
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
頗言正曆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
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
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
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
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
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
日、紬績、言造曆算運者。率應水德之勝、今者順夏至、
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
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
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
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曆術甲子篇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
半朔旦冬至。正北　十二
無大餘　無小餘
無大餘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　太初元年　十二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大餘五　小餘八
端蒙單閼二　閏十三
大餘四十八　小餘六百九十六

大餘十　小餘十六

游兆，丙也。避唐，丙云景。爾雅作柔兆。執徐，辰也。
游兆丙執徐辰三年　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丁也。大荒落，巳也。梧音吾。
彊梧丁大荒落巳四年　十二

大餘七　小餘十一

大餘二十一　無小餘

徒維，戊也。敦牂，午也。
徒維戊敦牂午天漢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一　小餘三百五十九

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祝犂，己也。爾雅作著雍。協洽，未也。
祝犂己協洽未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二百六十六

大餘三十一　小餘十六

商橫，庚也。爾雅作上章。涒灘，申也。
商橫庚涒灘申三年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辛也。爾雅作重光。作噩，酉也。
昭陽辛作噩酉四年　閏十二

大餘十四　小餘二十二

大餘四十二　無小餘

橫艾，壬也。爾雅作玄黓。淹茂，戌也。
橫艾壬淹茂戌太始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八百六十九

大餘四十七　小餘八

尚章，癸也。爾雅作昭陽。大淵獻，亥也。
尚章癸大淵獻亥二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二　小餘二百七十七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一十六

焉逢，甲也。困敦，子也。
焉逢甲困敦子三年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一百八十四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乙也。赤奮若，丑也。
端蒙乙赤奮若丑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　小餘五百三十二

大餘三　無小餘

已後自太始征和已下訖篇末其年次甲乙

爾雅云萬物承陽而起故云攝提格起也以歲在寅正月出東方爲衆星之紀以攝提格故曰攝提格正也李巡云單閼止也言陽推萬物

皆准此並褚先生所續

游兆攝提格征和元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彊梧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十二

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故云執徐李巡云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之故云芒落爾雅云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

大餘三　小餘一百九十五

大餘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犂大芒落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商橫敦牂後元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

大餘二十九　小餘八

作協敘此李巡曰協洽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爾雅云涒灘萬物吐秀傾垂之貌李巡云作噩萬物皆落枝起之

昭陽汁洽二年　閏十二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橫艾涒灘始元元年正西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淹茂言萬物皆蔽冒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焉逢淹茂三年　閏十二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孫炎云淵獻深也獻萬物於天深於蔽蓋也

端蒙大淵獻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困敦混沌也言萬物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萌泥沱於黃泉之下。

李巡云：赤奮若，言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性。赤，陽色。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無大餘　小餘

彊梧赤奮若六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一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六　無小餘

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十二

大餘五　小餘三十一

大餘十一　小餘八

祝犁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三百七十九

大餘十六　小餘十六

商横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三　小餘七百二十七

大餘二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七　小餘六百三十四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横艾敦牂五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二　小餘四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八

尚章汁洽六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百八十九

大餘三十七　小餘十六

焉逢涒灘元平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小餘六百四十五

大餘四十八　無小餘

游兆閹茂二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八

彊梧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困敦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七　小餘三百八
大餘三　小餘七十四
祝犂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
大餘一　小餘二百一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商橫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五　小餘五百六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昭陽單閼三年正南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
大餘十九　小餘十六
橫艾執徐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三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游兆涒灘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三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游兆涒灘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尚章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十　小餘六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執徐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　小餘四百一十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一十七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彊梧協洽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三
大餘四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涒灘四年　十二

大餘四十　小餘[illegible]

大餘四十八　小餘[illegible]

祝犂作噩黃龍元年

大餘三十[illegible]　小餘[illegible]

大餘五十四　無小餘

商橫淹茂初元元年正東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三十一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昭陽大淵獻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五百八十三

大餘四　小餘十六

橫艾困敦三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十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焉逢攝提五年　十二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大餘二十　小餘八

端蒙單閼永光元年　閏十三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四　小餘五百一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大餘三十六　無小餘

徒維敦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二百五十七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五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一百六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涒灘建昭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一　小餘五百一十二
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五　小餘四百一十九

大餘五十七　無小餘
橫艾閹茂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九　小餘七百六十七
大餘二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一百七十五
大餘七　小餘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八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十二
大餘二　小餘四百三十
大餘十八　無小餘
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七百七十八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

彊梧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　小餘六百八十五
大餘二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九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右歷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蒙者

仁錫曰　右歷書

以下五褚生所續之文術字衍文年字即干乙二字傳寫者誤合為一

年名也支丑名赤奮若寅名攝提格干丙名

游兆正北正西正南正東

箋云索隱曰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史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隷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閻字長公明曉天文隱於落下武帝徵待詔太史於地中轉渾天改顓頊歷作太初歷拜侍中不受○按黃帝嘗總會星辰次合部伍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故曰合而不死○索

曆術甲子

隱曰按僖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娵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

索隱曰正北謂節首十一月甲子朔旦時加子為冬至故云正北也十二謂歲有十二月有閏則云十三　正義曰無大小餘者以出閏月之歲有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除五甲三百日餘有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除未滿六十日故置為來年大小餘亦為太初元年日得甲子朔旦冬至前年無奇日分故無大小餘也[illegible]上大小餘朔之大小餘及部冬至大小餘[illegible]前日並無餘分至與朔法[illegible]

索隱曰太餘五十四者歲十有二月[illegible]小合三百五十四日以六甲除之五六三十餘二百[illegible]餘三十四日故下云大餘者日也小餘三百四十八者太初曆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每兩月合成五十九日又餘五十八今十二月合餘六箇五十八得此三百四十八數故云小餘者月也大餘五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去歲十一月朔在牽牛初為冬至今歲十一月十二月又至牛初為一周六甲除之六六三十六除三百六十餘五故云大餘五也小餘八者[illegible]一分之一小餘[illegible]三十二從大

餘一四八三十二故云小餘八明年又加八得十六故下云小餘十六次明年又加八得二十四故下云小餘二十四又明年加八得三十二爲滿故下云無小餘並可依太初歷法行之也

鄧以讚曰文甚質叙事簡核

陳仁錫曰歷書多采大戴禮左傳國語之文

又曰歷法七十六年爲一蔀自焉逢攝提格至祝犁大荒落此七十六年乃歷家一蔀之法太史公舊文也曳誤成於天漢四年自横艾淹茂以下年號則褚生所增者當削之

鄧以讚曰以俱武定兵與貴本之禮誠植定樂同意

陳仁錫曰律書音律之書也而非以制事立法足律兵所不兼兵而安大若日於兵以今啓故

舊事兼包時而論以文帝之前兵忍民天下和樂音激言乎

律書 太史公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王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

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々慄々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正義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言曆之應氣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

舍一作含

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

辰地干爲寅陽支爲歲陰。王維楨曰。論六律十母文法變然亦自殊絶也。

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索隱曰。須女，女名。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索隱曰。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呂。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白虎通曰。中呂，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索隱曰。注，咮也。天官書柳爲鳥咮，則注，柳……

氐丁礼反　洗先礼反　蜄音振　中音仲　注丁救反

星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白虎通云：蕤，下也；賓，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白虎通曰：林者，衆也。言萬物成熟，種類多也。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白虎通曰：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爾雅云：濁謂之畢。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索隱曰：留即昴也。毛傳亦以留爲昴。律

至一作奎　射音亦

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白虎通云：南，任也。言陽氣尚南任包大，生薺麥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天官書云：奎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今此說不同。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白虎通云：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隨陰而起，無有終已。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爲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黃鐘長八寸十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泰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索隱曰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十分一、云宮者、黃鐘爲律之首、宮爲五音之長、十一月以黃鐘爲宮、則聲得其正、大呂爲商者、所以助陽宣化也、姑洗爲羽者、金生水故也、林鐘爲角者、水生木、故以爲角、不用蕤賓者、以陰氣起、陽不用事、故去也、

索隱曰此算術生鐘律之法也

生鐘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索隱曰、子一分、自此已下十一辰、皆以三乘之、爲黃鐘積寔之數也○按子律黃鐘長九寸、林鐘爲衝、衝長六寸、以九比六、三分少一、故云丑三分二、即是黃鐘三分去一、下生林鐘數也○十二律以黃鐘爲主、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圍八分、寅九分八、即是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之義也○正

義曰孟康云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爲一故子數獨一漢書律暦志云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然丑三分二寅九分八者並是分之餘數以丑三乘寅寅三乘卯得二十七南呂爲卯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以三約二十七得九即黃鐘之本數又以三約十六得五縣三分之一即南呂故云卯三十七分十六亦是太簇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之義已下八辰並准此

節以黃曰即三分損一之法而述語乃精晴如此樹模曰凡節之奇理且蓋古律書文也

陳子龍曰微妙之旨能以筆舌宣之

生黃鐘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雖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索隱曰按蔡邕云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

又律曆志云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

五孟康註云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又自未至寅亦得八上生太簇律是也然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今云以下生者謂黄鍾下生林鍾黄鍾長九寸倍其實皆二九十八三其法皆以三爲法約之得六爲林鍾之長也四其實者謂林鍾上生太簇林鍾六寸以四乘六得二十四以三約之得八即爲太簇之長也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五聲之數亦上生三分益一上生三分宮去一下生徵徵益一上生商商去一下生羽羽益一上生角然此文似數錯未暇研覈也〇漢書律曆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之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是謂置一而九三之也樂彥云一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一三也又自丑至酉爲九皆以三乘之是九三也〇索隱曰實謂以子一乘丑三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實數如法謂以上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之法除實得九爲黄鍾之長言得一者算術設辭也得下有長一下有寸者皆衍字也〇音始於宮窮於角者即如上文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是其窮也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曆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箋云索隱曰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黄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爲呂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律者述也所以述陽氣也呂旅助陽氣也按古律用竹用玉漢末以銅爲之律曆志云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故曰萬事之根本〇劉伯莊云吹律審聲聽樂知政師曠審歌知晋楚之強弱故兵家尤所重〇正義曰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暈天官書云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

陣短小無勝。○兵書云、大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

董份曰、太史之爲律書、兵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偃兵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矣。

鄧以讚曰、叙八風二十八舍十二律十母十二子、文法錯綜。本易大傳萬物出乎震一段來。

陳仁錫曰、太史公叙二十八宿十一十二月、閒不曰東至於斗、而曰東至於建星、建在斗之虛也、三四月閒不言西至於張、缺文也、五六月閒不曰西至於井、西至於於鬼、而曰西至於弧、西至於狼、弧、狼、近井、鬼之虛也、七八月閒不言北至於觜、亦缺文也、

又曰、大呂一律不釋、今以漢書補之曰、大呂者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

又曰、史記音律疑有錯文、太簇角當作商、姑洗羽當作角、林鐘角當作徵、南呂徵當作羽、中呂徵東則商、應鐘羽、徵角羽三字俱衍、蓋係傳寫之誤、

律書終

索隱曰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 鍾惺曰句曰直曰絕曰抵曰攜曰殷曰枕曰費皆以字法為奇法

天官書　太史公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兌古銳字 後欹北）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

索有丁曰諸家同經意以三台象之太微發太史公靜以制於

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按能古台字）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圜十

猶宮北斗文昌之次以共為天子三皆不可道之外垣也

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文耀鉤曰、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也、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限極也、正義曰、太一、天神之最尊貴者、三公三星、在北斗杓東、又三公三星、在北斗魁西、並為太尉司徒司空之象、

○元命包云、紫之為言此也、宮之為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闔、皆在此中、○索隱曰、直、當也、星經云、陰德二星、在紫微宮內、占以不明為宜、明、新君踐極也、又云中宮女主之象、星動搖、衆起宮掖、○正義曰、天一、天帝之神、主戰鬪、知人吉凶、明而有光、則陰陽和、萬物成、人主吉、不然、反是、○索隱曰、石氏星讚云、天槍天棓八星、備非常之變也、閣道、北斗之[illegible]、營室七星、天子之宮、亦天子離宮

館也。○索隱曰、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文耀鉤云、玉衡屬杓、魁為旋璣。整長曆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北一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馬融曰、璣長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簫、以璣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又馬融尚書註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一主日法天、二主月法地、三曰命火謂熒惑也、四曰煞土謂填星也、五曰伐水謂辰星也、六曰危木謂歲星也、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七政。○孟康曰、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正義曰、按角星為天關、其間天門、其內天庭、黃道所經、七耀所行。左角為理主刑、其北為太陽道、右角為將主兵、其北為太陰道。○正義曰、杓、斗第七星、言斗建用斗杓指寅也、杓當華山西南之地。○正義曰、中州河濟。言斗衡正當黃河清水之間、且建用斗魁指寅、海岱、齊地、言魁星主海岱之東北地也。○孟康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三能、泰階三台也、黃帝六符經曰、泰階者、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坼也。○孟康曰、輔星在北斗第六星旁。○索隱曰、句圜、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

索隱曰、東宮蒼帝、其精為龍。

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舝。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

索隱曰、李即理、法官也。

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
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
絶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
者惡之也、
李巡曰、大辰蒼龍宿體最明、春秋[illegible]解云、心爲
明堂、天王布政之宮、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
天王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詩紀歷樞云、房爲
天馬、主車駕、王者恒祠之、是馬祖也、說文云、䮂、
車轄、嵩鍵、兩相穿背也、星經云、鍵閉一星、在房東
北、掌管籥也、○正義曰、旗者、左旗九星在河鼓左
右旗九星、在河鼓右、皆天之鼓旗、所以爲旌表、天
市二十三星、房心東北、主國市、聚交易之所、一曰
天旗、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亢四星爲
廟廷、聽政之所、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
星經云、氐四星、爲露寢、聽朝所居、孫炎云、角亢下
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宋均云、三月榆莢落、故主疾

宋均曰、南宮朱鳥、權衡爲朱鳥、正義云、柳八星爲朱鳥咮、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有也果反

疫也、然此時物雖生、而日宿在奎、行毒氣、故有疫
疾、○正義曰、尾爲析木之津、於辰在寅、燕之分野、
尾九星爲後宮、亦爲九子、星近心第一星爲后妃、
次三星並爲次三嬪、末二星爲妾、宋均云、故謂
其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箕又受物、有去來、
客之象也、詩云、維南有箕、載翕其舌、正義曰、箕主
八風、月宿其野爲風起、常照曰、火熒惑、正義曰、
熒惑犯守箕尾、氐星自生芒角、則有戰陣之事、若
熒惑守房心、及房心自生芒角、則王者惡之也、
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
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内六
星、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
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
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
形、皆群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
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黄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

鄧以讚曰列為形象然紫分天之文也參虛危角亦如龜龍有……乎

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為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為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張素為廚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眾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眾及不具無處車馬

孟康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權四星在軒轅尾西主烽火備警急○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宮三光日月星也○正義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地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之府也其外藩九卿也南藩中二星門為端門次東第一星為左執法廷尉之象第二星為上相第三星為次相第四星為次將第五星為上將端門第一為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第二星為上將第三星為次將第四星為次相第五星為上相其東垣北左執法上相兩星閒名曰左掖門上將兩星閒名曰東華門上相次相上將次將閒名曰太陽門其西垣右執法上相閒名曰右掖門上將閒名曰西華門次將次相閒名曰中華門次相兩星閒名曰太陰門各依其名是其職也五帝坐者黃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含樞紐之神四星夾黃帝坐蒼帝東方靈威仰之神赤帝南方赤熛怒之神白帝西方白招矩之神黑帝北方叶光紀之神五帝並設神靈集謀者也郎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尚書郎郎將一星在郎位東北今之左右中郎將○索隱曰順入從西入也逆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繇康衢而入也以所犯命者隨所犯之位天子必命誅討其人晉灼曰中坐犯帝坐成形禍福之形見也○正義曰

廷、太微廷藩衛也、隋、謂垂下也、少微四星、在太微
南北、列第一星、處士也、第二星、議士也、第三星、博
士也、第四星、大夫也、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龍
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也、陰陽交感、雷激為
電、和為雨、怒為風、亂為霧、凝為霜、散為露、聚為雲
氣、立為紅蜺、離為背璚、分為抱珥、二十四變、皆軒
轅主之、其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次北一星
妃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女主南一星、女御也、

右一星、少民后宗也、東井八星鉞一星、輿鬼四星
為質、一星為鶉首、於辰在未、皆秦之分野、一大星
黃道所經、為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
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
主伺奢淫而斬之、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
南北、索隱曰、宋均云、兩河六星、知逆邪、言關梁
之限、知邪偽也、正義曰、闕丘二星在河南、天子之
雙闕、諸侯之兩觀、亦象魏縣書之府、輿四星主祠

事、天田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
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中一
星為積屍、一名質、主喪死祠祀、德成衡衡則能平
物、故有德公平者、先成形於衡、觀成潢、潢為帝車舍、
言王者遊觀、亦先成形於潢也、傷成鉞、鉞者傷敗也、
言王者敗德、亦先成形於鉞、以言有敗亂則有鉞
誅之形、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
子且以火敗、故曰禍也、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

臣有誅、漢書天文志、注作咮、爾雅云、鳥咮謂之
柳、孫炎云、咮朱鳥之口、柳其星聚也、以注為柳星、
故主草木也、正義曰、柳八星、星一星、張六星、為鶉
火、於辰在午、皆周之分野、索隱曰、宋均云、頸、朱
鳥頸也、員官、龍喉也、物在、嚨喉、終不久留、故、主、急
事也、素、嗉也、爾雅云、鳥張嗉、郭璞云鳥受食之處
也、正義曰、張主天廚飲食賞賚觴客、翼二十二星、
軫四星、長沙一星、轄二星、合軫七星、皆為鶉尾、於

索隱曰、西宮白帝、其精白虎、成也、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魚鳥

辰在巳、楚之分野、翼為天樂府、又主夷狄、亦主遠客、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為左右、轄車之象、軫與巽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也、正義曰、長沙一星在軫中、主壽命、天庫一星主大○泰也、在五車中、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眾、胃為天倉、其南眾星曰廥積、昴曰髦頭、胡星也、為

之所往也、參音青

觜子斯反、觿胡規反

洪音羅、下者同字

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閒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

索隱曰、元命包云、咸池主五穀、言穀生於水、含秀含實、主秋垂故、一名五帝車舍、言以車載穀而販也、火旱金兵水水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於此不為害也、○正義曰、奎十六星、婁三星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奎天之府庫、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王者宗祀不潔則奎動搖若躁躁、有光則近臣誅上之應、亦庶人饑饉之厄、太白守奎、胡貊之憂、可以伐之、熒惑星主之、則有水之憂、連以三年、填星歲星守之、中國之利、外國不利、可興師動眾、斬斷無道、婁三星為苑、牧養犧牲以共祭祀、胃三星、昴七星、畢八星、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胃主倉廩五穀之府、○如淳曰、廥積、芻藁積為廥也、芻藁六星在苑西、主積藁草、昴七星為髦頭胡星、亦為獄事、畢八星曰罕車

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四夷之
尉也、月宿則多雨、附耳一星、屬畢大星之下、次天
高東南隅、主爲人主聽得失、伺僭邪。○索隱曰、元
命包云、畢爲天階、孫炎云、畢昴之閒、日月五星出
入要道、若津梁。正義曰、天街三星、在畢昴閒、主國
界也、街南爲華夏之國、街北爲夷狄之國、皆主星、
參三星外四星、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爲白
虎形也。○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西直似稱、
衡、故曰衡石、三星少斜、在參閒、上小下大、故曰銳
罰、亦作伐、矣伐事、主斬艾。○晉志曰、東北曰左肩、
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
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
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
故不欲明、七將皆明、天下兵精也。○正義曰、天廁
四星、在屏、主溷、天矢一星、在廁南、參旗九星、在參
西、天旗也、指麾遠近、以從命者、王者斬伐當理、則

索隱曰北宮黑帝其精玄武爾雅云玄枵虛也又云北陸虛也[illegible]

天旗曲直順理、不然、則兵動於外、天苑十六星、如
環狀、在畢南、天子養禽獸之所也、游九星、在玉井
西南、天子之兵旗、所以導軍進退、亦領州列邦、搖
動則九州分散、人民失業、信一星、東南狼爲野
將、主侵掠、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懷
遠。○晉灼曰、比地近地也、正義云、老人一星、在弧
南、一曰南極、爲人主占壽命延長之應、常以秋分
之曙見於景、春分之夕見於丁、見則國長命、天下
安寧、

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
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
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
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
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
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
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

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
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
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
也。
正義曰、虛二星危三星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
野、虛主死喪哭泣事、又爲邑居廟堂祭祀禱祝之
事、亦天之冢宰、主平理天下、覆藏萬物、危爲宗廟
祀事、主天市架屋○索隱曰、宋均云、危上一星高
旁兩星、隋下、似乎蓋屋也、正義云、蓋屋二星、在危
南、主天子所居宮室之官、羽林三十五星三三而
聚、散在壘壁南天軍也、亦天宿衛之兵革、壘壁陳
十二星、橫列在營室南、天軍之營壘、北落師門一
星在羽林西南、天軍之門也、長安城北落門以象
此、危東兩兩相比者、是司命等星也、司空唯一星
耳、又不在危東、恐命字誤爲空也、司命二星、在虛
北、主喪送、司祿二星、在司命北、主官司、危二星在
司祿北、主危亡、司非二星、在危北、主愆過、皆宮司
之職○元命包云、營室十星、埏陶精類始立紀綱
包物爲室、天下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也、荊州
占云、閣道王良旗也、有六星、漢中四星曰騎、一曰
天駟○正義曰、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天子奉御
官也、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在王良後則爲
策馬○索隱曰、宋均云、天潢天津也、正義曰、天江
四星、在尾北、主太陰、杵臼三星、在太人旁、主軍糧、
匏瓜五星、在離珠北、天子果園、建六星在斗北、臨
黃道、天之都關也、斗建之間、七耀之道、亦主旗輅、
牽牛爲犧牲、亦爲關梁、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
聚火、又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孫炎云、
河鼓之旗、十二星、正義云、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
軍鼓、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自昔傳牽牛織女、七
月七日相見、此星也、須女四星、亦婺女、天少府也、
南斗牽牛須女、皆爲星紀、於辰在丑、越之分野、[illegible]

趨音聚謂促也　兵加其曰漢高帝元年五星皆聚于東井天文志云其年歲星在東井四星從而聚也

斗牛、吳之分野也、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主布帛裁製、嫁娶、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

跰白邊反　天文志開明作啟明　涒他昆反　睢呼唯反　鍾惺曰奇語

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

撝按曰黫印左傳左秘未詳之賊注註曰文汗有安

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畢因敦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帝居不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作小作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南三月

校按曰故有分

迎一作御

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二月生天欃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鬬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

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骨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

○正義曰歲星者東方木之精蒼帝之象主五穀天文志云春日甲乙四時春也五常仁五事貌也人主仁虧貌失逆時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索隱曰降入部歲星正月晨見東方之名其餘惟此

○正義曰歲星之精散而為天棓天槍天衡天猾國皇天欃及登天荊真若天猿天垣蒼彗皆以廢亡災也

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若角動繞環

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鬭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

稻雅曰更
聚服

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

天官占云熒惑方伯象司察妖孽文耀鉤云赤帝熛怒之神為熒惑○徐廣曰熒惑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天官志云熒惑為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其舍命國為殘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環繞句曲芒角動搖乍前乍後其殃逾甚熒惑主死喪大鴻臚之象主甲兵大司馬之象伺驕奢亂孽執法

宮也其精為風伯惑童兒歌謠嬉戲也

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嬴為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嬴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焠與金合為

意一作志

鍾惺曰韵語之……

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王孽卿、大饑、
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為擁閼、有
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
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
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
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
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為贏、
贏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人。必有天應見於
杓星。同舍為合、相陵為鬬、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
白圜為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為兵。青圜為憂水、黑圜
為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
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
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
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
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
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鍾惺曰文整而錯

索隱曰、晉灼云、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鎮一宿、
二十八歲而周天。文耀鉤云、鎮黃帝含樞紐之精、
其體旋璣、中宿之分也。○楊憤以為衣食、若國衰
大臨之事。○索隱曰、晉灼云、歲陽也、太白陰也、故
曰牝牡。正義曰、星經云、金在南、木在北、名曰牝牡、
年穀大熟。金在北、木在南、其年或有兵。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
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

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
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
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
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
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
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
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
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

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
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
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
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
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入必逆行一二
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
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
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

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
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
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
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
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
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嬴、侯王不寧、用兵進
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
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

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
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
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
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
是謂耎、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
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
用之、卒雖衆、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
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

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
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
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
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
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
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
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
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鷄

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々兵之彊鷄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々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々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々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索隱曰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天文志云其日庚辛四時秋也五常義也五事言也人主義虧言失逆時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秋見西方以夕也○正義曰太白五芒出早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索隱曰按上元是古曆之名言用上元紀曆法○孟康云經天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又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沒太白晝見午上為經天也○索隱曰定罡星所合居之宿虛謂虛宿○晉灼曰太白行得度者勝色也過參天者三分天過其一此在戌酉之間孟康曰對國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々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々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

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夭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兔過太白閒可椷劍小戰客勝兔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兔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閒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

正義曰天官占云辰星北水之精黑帝之子宰相

孟康曰星大而有尾兩角熒惑之精也正義曰見
則以天子不義失國而豪傑起
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
動察之中青[illegible]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
不利
孟康曰獄漢[illegible]一名咸漢[illegible]中亦表下有二彗縱
橫亦填星之精也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
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孟康曰燭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歸邪
星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
孟康曰火亦星名

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
大經也
索隱曰按水生金散氣即水氣孟康曰漢河漢也
多少謂漢中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
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
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兑者

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孟康曰天狗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亦
太白之精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其
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孟康曰蚩尤之旗熒惑之精也呂氏春秋曰其色
黃上下白

句一作旬

句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鱉
徐廣曰句始蚩尤也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
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
道之國
孟康曰天精晴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
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
正義曰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明
聖之慶也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
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
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
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
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

摶徒端反

遇音偶

蛪五結反

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
高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
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
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
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
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
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
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
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
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
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
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
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
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錢一作泉）金寶之上皆
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
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

卿音慶

鄒以卿四字句今外韵然亦依閩本漢書作卿思

倍五故反 化當作訛

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戸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illegible]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槁；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

正義曰：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作華蓋也。京房易飛候云：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也。□洛書云：有雲象人，青衣無手，在日西，天子之氣。故曰人主象。○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躄，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險阻氣多[illegible]多瘧，丘氣多狂，衍氣多仁，[illegible]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illegible]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illegible]而驚也。

凡占 正原曰為也 音促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眾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人姓名）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大上歲也）；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

霾遲句法奇甚

人聲占

雨占

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為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

太歲占

土炭占

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畧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正義曰四始者謂正月旦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也○孟康曰率日食一升者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而極

正義曰五家黃帝高陽高辛堯舜

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按甘公名德本魯人）楚唐眛趙尹皋魏石中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

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畧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二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攻，五伯代興，更為王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容主人。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於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繇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

見而應隨之一句一篇要語。貫盡上下文意。

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
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
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
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
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
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
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
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

求子龍曰、禹公不明之理。竟與詳事分從、說得為然、勸人修者。

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
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
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
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
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
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
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正義曰、三五謂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木

盈縮也。其語在漢書五行志中。太白狼弧皆西
方之星，故秦占候也。下諸國倣此。熒惑鳥衡皆南
方星，鳥衡柳星也。辰星虛危皆北方星，歲星房心
皆東方星，辰星參罰皆北方，西方之星。日陽也，歲
星屬東方，熒惑屬南方，填星屬中央，皆在南及東，
為陽也。天街二星主畢昴，主國界也。街南為華夏
之國，街北為夷狄之國，則畢星主陽。月陰也，太白
屬陰，西方，辰星屬北方，皆為陰也。天街星北為夷
狄之國，則昴星主陰。○常昭曰，秦晉西南維之北
為陰，猶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星經云，
太白在北，月在南，中國敗；太白在南，月在北，中國
不敗。更為客主者，辰星不出，太白為客；辰星出，太
白為主人。○正義曰，招搖一星，次北斗杓端，主胡
兵也。占角變則兵革大行。○正義曰，紫宮，中宮也。
房心東宮，權衡南宮，咸池西宮，虛危北宮也。○索
隱曰，三五謂三辰五星。

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

索隱曰：天門即左右角間也。王者行春令，德澤被天下，則上應靈威仰之帝，而天門為之開，以發德化。

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

索隱曰：赤帝夏，當主，赦，放天牢為之空。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不對中台。

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

索隱曰一曰二曰謂占星之家亦說不史公兩記之

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

正義曰：冬萬物閉藏，為之動，為之開閉也。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索隱曰：天廷北極紫微宮。言王者當天心，則北辰有光輝，是天行其德也。客星出三台三衡之廷，必有奇異教令。

茅坤曰：古者太史掌天官，而史遷以來世其官，故於星術及風雲諸占並有經緯。

陳昌應曰：文古簡莊嚴，而最多雅致，誦其音節如詩。

鄧以讚曰：敘象緯一一具形似，而文更高古勁錯，綜而不排，句精嚴而腴，真神妙手。

鍾惺曰：此書以理數為主，文之工拙不必論。然文不能妙，將使人苦其艱晦而棄之。故凡文章敘事理幽賾者，必使讀者雖不甚悉其故，而其文一一有針路可尋，誦之了然，乃為妙筆。如天官書等作是也。蓋緣作者能了然於心口手之間，寫幽賾處與尋常顯明者無異，而其古而靈奧而動，整而變。

奇而則亦不出此而有之一部天官掌故得存於後世固文字之妙留之也

陳仁錫曰天官書獨無序何也豈後世缺亡之耶其中文字無限奇古極多變化

鍾惺曰此論使有識矣

鄧以讚曰止祭祠名封禪財賞名平準蓋皆寓譏焉然能以封禪為主歷看去乃見中間血脈更布置安排之妙有

[illegible]漢書改為郊祀志使散漫少味

吳弘基曰中岳獨不言志者天子所都也

封禪書 太史公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還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

陳仁錫曰本於修德之記無正詩

鄭以皆曰足以封意太宰作用平時封之

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服虔以天子水匝為辟雍諸侯水不匝至半為泮宮蓋制度半於辟雍也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

吳弘基曰自以為三字識得令封指秦子情淚於漢泰秦者漢

鍾惺曰漸說封禪上亦其事漸始其詞古漸就矣事落筆家妙

鄜音孚

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毛詩外傳云赤馬黑鬣曰駵[illegible]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周禮云下平曰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

陳仁錫曰立論之為足

鄭以增曰司法甚鄭綜有致一象一聲[illegible]馬如見

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蘇林曰若石質如石也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如淳曰呂后名雉故謂曰野雞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illegible]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illegible]

陳仁錫曰孟繆怨其說。唐順之曰以年月串敘秦如一國事。

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
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
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
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
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云云黄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佶

鍾惺曰此一語收妙甚。

鍾惺曰吾乃方伐可以爲法。鄗音臛。

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
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
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
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
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
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
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

茅坤曰先入繆公一段是以繆公前皆上天之言。

鍾惺曰字捋無痕妙。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
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
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鴟梟
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
繆公内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
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
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
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

陳仁錫曰韻下以而百姓不應依物怪而

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
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
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
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
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
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
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
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黄帝作

諸侯不從其尸不可稽也

應劭曰社亡社主亡也

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秦
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
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
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
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
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
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
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

鄭　句法各異覺有奇數

應劭曰葅稭也稭禾藁也去其皮以為席○稭讀戛

[illegible]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
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
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數以六為名音
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
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
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
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
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繇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

陳仁錫曰頌也譏也皆書生之兵機在上手承如上六兵辰

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
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
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
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
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
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
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
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

[illegible]作南郊下下谿泉下也

宋祁曰斗入海謂斗絕而入海也

[illegible]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
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
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
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
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
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
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
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

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
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
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
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
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
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
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
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

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
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
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
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
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
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
琊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
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

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
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
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
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
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
訛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
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閒
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

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
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
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
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
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
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
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
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

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故及以陳寶節言其神[illegible]節而來）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霸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嵴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

漢書作遂

李奇曰[illegible]按杜主即宣王時杜伯

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樂彥引河圖為昭明熒惑星散所為）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畤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畤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

[illegible]

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騮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

[illegible]

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illegible]）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

知怪以矣主之言無務因發自是符讖

祀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
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
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
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
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
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
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
水房中堂下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

封禪書　十七

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
主即上文三社之主　巫保族纍二神名
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炊之
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
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
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
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
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
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

陳仁錫曰仁字之懷負罪引慝

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
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
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
國廢令大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
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
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
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
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

封禪書　十八

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
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
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
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
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
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曆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
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
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

鍾惺曰。今、亟二字亦奇。

余煌曰。刺六經。謂采取也。

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

封禪書　十四

王世貞曰。方士伎倆。何所不至。

[illegible]

鍾惺曰。此[illegible]亦不易[illegible]下手。

[illegible]

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按自今天子以後褚先生取爲武帝本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

鍾惺曰。[illegible]人而好黃老。子孫如北。然[illegible]

封禪書　十五

深亦坊

蹏音啼

徐廣曰說神君一段邵袁正以史人三而系也

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以恩澤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言不見其人云封者曰君侯長公主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

鄒以贊曰是一小傳又精簡透語工敘其有味態鍾惺曰代此裝飾妙

人年表深澤侯趙將夜以高祖八年封至元朔五年無後國除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武安侯田蚡也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

年陳於柏寢晉灼曰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

陳仁錫曰以下空有詳天而詳言之之極狀大君子于定哀之祭從其所者豈然哉

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司馬彪續漢書郊祀志云壇有八陛通道以為門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

陳仁錫曰令神仙食泉色近惡[illegible]馬行俱神名

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illegible]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illegible]武夷君用乾魚顧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有仙人葬處即漢書所謂武夷君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按王夫人漢書作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

[illegible]

余有丁曰肅然形容

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illegible]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至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illegible]師古云游水姓發根名病而鬼神下之上乃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按紀上林酒字衍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壽宮本神君之宮也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

宿侍。鍾以謂曰。然有致。

從煌曰。盡情朝笑。

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三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徐廣曰樂成侯姓丁名義）上書言欒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

發煌曰。二字妙有情趣。

鍾以謂曰。人之誕者。武帝大慈。信若意俟。箴

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王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論衡云氣勃而毒甚故食走馬肝殺人）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針鐵杵和磁棊頭置局上自相抵擊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

又一河決可塞巧甚

洪仁錫曰乾稱[illegible]

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illegible]又以衛長公主妻之（索隱以衛子夫之子曰[illegible]太子女曰衛長公主是）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

洪仁錫曰方士逞迂帝更逞迂

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徐廣曰大主武帝姑）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

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illegible]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也）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

鄧以讚曰獸為符蓋[illegible]所射麃

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孔文祥云泰帝太昊也）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常昭曰周雅云吳絕大謂之鼐圜掩上謂之鼒）胡考之休令鼎至甘泉光潤龍（詩傳云吳譁也）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

鍾惺曰。妙在其語。皆不痛不痒。

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答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

封禪書　十四

鄧以讚曰。鼎書可笑。只是里巷小說語。

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

陳仁錫曰。

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小顏云。谷口中山之谷口。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

封禪書　十五

陳仁錫曰。人主也。一念未方士之根也。

楊慎曰。

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

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黄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

怪因始。黄此一流。何見之處。

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瓚曰射牛示親殺以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

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

陳子龍曰神怪至以萬數而不怪其妄。

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祀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

鄧以讚曰明日下陰句著丙辰字亦見文法。

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周禮云王祀朝則皮弁之服皮弁以鹿子皮爲弁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按祭后土武紀

鍾惺曰此一語膏肓之病

（作然後去）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兆朕子侯則從帝畏惡故殺之）

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illegible]曰東井秦[illegible]）（[illegible]三能三公[illegible]）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索隱曰旗星[illegible]）（瑞圖云旗星之[illegible]）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神祠也服虔曰瓠子隄名）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迹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按勇之越地人名）乃言越人俗鬼（武紀越人俗下有信字）而其祠皆見

張仁錫曰天旱則祈黃帝祈求我則務實究何事不可捨舍

五房內之中關也

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

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
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
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
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災復
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
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
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
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

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
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
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
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
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
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
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
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

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
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
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
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
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
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
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
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

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
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恆山今天子所興祠太
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
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
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
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
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
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

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
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
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
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
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
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
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案云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
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
李奇曰梁父梁地山云云山在梁父東○徐廣曰
亭亭山在牟陰○索隱曰兵車之會三按左傳魯
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
年伐鄭圍新城是也乘車之會六莊十四年會於
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於幽僖五年會首止
八年盟於洮九年會葵丘○應劭曰瀆丘蛇也黃

帝土位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解
道起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
於常言如天之腹臍○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嶽
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
為兩今腳跡在東首陽下手掌在華山呼為仙掌
河流於二山之間○爾雅云祭星曰布或云諸布
者蓋諸布是祭星之處○索隱曰辟池顧氏以為
即為池見秦紀今按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也

壽星南極星見則天下理安○墨子云周宣王殺
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
王伏弢而死故祠之○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寄生
龍形於木也又作木偶之偶寓馬亦然○張晏曰
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潔皐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
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
者范氏世仕於晉故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
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

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禮樂志有張安世房
中歌皆謂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廣雅
云東君日也雲中楚詞雲中君郎氏云司命文昌
四星也正義曰先炊古炊母之神巫先謂古巫之
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鄭玄謂主施糜粥
之神○淮南子云九天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
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
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漢舊儀云夏則龍星見

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
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
○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從在地故內
赤○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方舍謂暘谷日沒
於西方蒙謂北谷也○索隱曰淮南子炎帝作火
官死爲今之竈神○如淳曰主方主方藥也○孟
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黃帝欲絕其類使百
物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樂彥云畫以勝

日者謂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玄車以
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
則乘黃車故云駕車避惡鬼也　索隱曰三輔故
事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柏爲殿梁香聞十里中建
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七圍以銅爲之有仙人掌
承露和玉屑飲之○三輔黃圖云鼎湖宮名在藍
田○徐廣曰水而洎之洎一作酒灌水於釜中曰
洎言既以鹿納牛中以鼠納鹿中又以水及酒盡

納於釜中也○索隱曰樂彥云特不用牝也小顏
云牛羊若彘止一牲故云特○應劭曰空侯武帝
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常昭曰嵩高山有太室
少室山山有石室故名○應劭曰蜚廉神禽能致
風氣○正義曰受計以裁故受計獻之物○索隱
曰井幹臺積木爲樓言築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
幹

楊慎曰封禪河渠平準三書太史公得意之作○

又曰。贊語又總括一篇之意。巡祭封禪。方士祠官。括盡武帝之事。論次自古以來。用事鬼神者。則自舜以來之事。皆包括之矣。表者其外之儀文也。裏者其內之隱也。

茅坤曰。封禪本幻。而秦皇漢武以幻終。悲夫。

陳昌應曰。黷祭祈永。詛匈奴。是大怪事。史遷抵掌而談。不遺餘力。文更精悍。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封禪書。其於禱祠百出。則隨之以若有符應之言。於求仙無方。則隨之以終不可得之言。遷之微文見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無道昭昭矣。

鍾惺曰。封禪依古郊祀柴望之義。後世人主用以誇其受命之符。從驕心出。去之已遠矣。漢武附之求仙長生。則又益一痴心。支離紐造。愈遠愈訛。此書妙在將黃虞歷代祀典。與封禪牽合爲一。將封禪與神仙牽合爲一。又將河決匈奴諸事與求仙牽合爲一。以詠傳會。而其中格格不相蒙處。讀之自見。與[illegible]一着實語。每用虛字詭語糊弄。其[illegible]在其中。蓋武帝雄主。甘心求仙。必有一段微言[illegible]以深入而先奪之。太史公含其微妙者不言。而旋旋譏方術。皆不出[illegible]識之語。如[illegible]如燈如譜。如見戲。如對談。寫人主迂愚惑溺。全在事理明白易曉處見之。所謂欣然庶幾遇之。羈縻不絕。冀遇其真數語。是其胎骨中含癡種子。疑城桑海。累切難斷。怪迂阿諛之徒。接踵而中之。往無不獲。其原在此。篇末一語。曰然其效可覩矣。意興娓然。斷棄悚然。此一篇長文字。恰好結語。却妙在含蓄泠泠。無極力收括之迹。

陳仁錫曰。封禪帝王祀典。流而爲神仙。則秦漢之妄也。

封禪書終

蜀守冰人名漢書云蜀守冰姓李

河渠書 太史公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毳夏紀作橇) 山行即橋(橋夏紀作檋) 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漢書音義曰廝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索隱曰廝漢書作灑)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文穎云鴻溝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碓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

鄃音輸

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

□以讚曰尚質而明盡

陳仁錫曰封事簡盡可法

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小顏云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

番音婆

壖而緣反

陳仁錫曰言有驗有

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韋昭曰壖謂緣河邊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

驗非經□不可

陳仁錫曰以簡御繁之法奕大史公以□□□□□□□□□□

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無限謂無阻限也）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

陳仁錫曰利多而害少更行其人水滿岸庸亂旋未既宜可徐圖也

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

鍾惺曰：奇語。

陳仁錫曰：詞義可歌，千古千古。詞人皆不及。郭以[illegible]三歌甚[illegible]有秋[illegible]才高王[illegible]作。陳仁[illegible]太史以[illegible]巧[illegible]心[illegible]異地[illegible]泳利大[illegible]

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窴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延一作正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齧桑地名。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如淳曰：史記作草。一曰竹也。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illegible]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

其左券云。

鉅一作涯

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箋云：索隱曰：三江，按地理志，北江從會稽陽羨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江岸，有

間、輒還溉江、謂官屬曰、吾閑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吾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華陽國志云、蜀時濯錦流江中則鮮明、○正義曰、括地志云、潼水一名蜀潼水、源出蜀州長子縣西力黄山鄭相州之縣也、○溝洫志、鄭國曰、臣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索隱曰、稍入者、其田既薄、越人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税、入之於少府、○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

余有丁曰、此書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治渠之利害、正以知歷代水利之繇、

鍾惺曰、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鄧艾屯田、又以溉兼漕、後世營一漕而日不暇給、文法絶其後事權變其中、不敢復言溉矣、

又曰、漢言治河者三、鄭當時漕與溉全利、通褒斜者見其利不見其害、番係之言利害半、此其大較也、然河之為物、天時地理人事相取而成、變全利之説未可長守、而通行之要、當擇其利害中之輕重者耳、

又曰、武帝塞宣房寔有一段畏懼之意、所謂以泰皇之力、行堯湯之心、功成而利亦溥、未可概以好大二字抹殺之、

陳仁錫曰、武帝時天下計書上太史、郡國地志蓋亦在焉、子長所記、但有河渠而無地理、遂使上古州野之制、與山川風俗之宜、湮没無考、惜哉、

又曰、凡三用天子以為然、見當時生事者多而帝亦輕信矣、

河渠書終

鍾惺曰一篇主意在

篇中四時言武帝之耗財必先言其富盛以為起端[?]

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庾氏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

此一變，以下承一變字極言之。

鄧以讚曰叙四處兵費又甚錯綜有勢。

抏五官反

鍾惺曰…[?]

不在財用矣。

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索隱曰彭吳人姓名）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漢書音義曰鍾六石四斗）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應劭曰臨邛屬蜀僰屬犍為僰音白）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

陳仁錫曰：神化之文。

雅古雋

虜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

平準書 四

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

茅坤曰：狀湯等治獄之慘，亦從當時大農未能入手集古之士，史公見所遂欲亡。

[illegible]

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illegible]見知不[illegible]不行[illegible]山江都王謀反迹見[illegible]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illegible]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

平準書 五

陳仁錫曰：沿行其則，相布被亦誠曆而然，稱時風。

楊慎曰：王言作者數。

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

人。而以之歷二三，蓋而功未既，費亦各巨萬十數。總之辭用不載，森然有法。

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

余中曰。此一段論治，正見國家耗費不給，[illegible]

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曰：白金，[illegible]；赤金，丹陽銅。）今半

陳仁錫曰：[illegible]

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

余中曰：太史公真以[illegible]相成，故其錯綜之妙，如此著意。

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亦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

王黄曰凡敘出擊胡其虜級賞賜士死費俱一律相應。

通，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宜屬少府，韋昭曰：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者。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索隱曰：非農工之儔，故言

鬻鼓奇民

奇民。奇音羈。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韋昭曰：釱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刖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小鐵官鑄故鐵也。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

緡音旻

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茅坤曰卜式一段見當時承上意者勢不可花費故儘意描畫如此。

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鍾惺曰、欲官是式病、疾却答得妙。

鄭以濟曰、紀式事太詳。漢書即爲此列式傳、似得體。但史公本意亦不欲子長立傳、故別此敘。其有波有態、若字字[illegible]可。

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鍾惺曰、古今第一善使錢者、官人作用、顛倒若述、大[illegible]家。

陳仁錫曰、天子專顧[illegible]

[illegible]

與謂事例言之。

鍾惺曰、入酷吏鈎連、待從[illegible]、[illegible]妙。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

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如淳曰：赤側，以赤銅為其郭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

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

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富家子弟富人，所忠，人姓名。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索隱曰：先至之人令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

陳仁錫曰、摹寫上幸、紛紛擾擾如此。

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

陳仁錫曰、天下莫應。

其不義甚知。

鍾惺曰、此是卜式好結局。

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如淳曰、省金者、視諸侯金輕重。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

曰卜而弘是大

子就反

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索隱曰僦費，在僦之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

陳仁錫曰此一書之歸結也。

鍾惺曰二字是平準功效。

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李奇曰除告緡，謂當出緡筭者皆復之。他郡國

茅坤曰歛至平準極矣故以此終見其適乎天心如此所以深致其意也。楊慎曰[illegible]

[illegible]蓋借其詞以斷制興利之臣之罪。鍾惺曰平準天頭目。

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

坤曰、不本朝而秦為言、右北其旨深矣、

陳仁錫曰、胸中不平意、頗寫盡、

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絶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箋云、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瓚曰、茂陵中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顔氏按武解云、一金萬錢也、初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於[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先除用、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illegible]二十等爵第九、[illegible][illegible]大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illegible]謂此、漢書音義曰、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瓚曰、秦逆的[illegible]以救

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徐廣曰、廢居貯畜之名、有所廢有所畜、乘時射利也、○索隱曰、易云、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禮云、諸侯以龜為寶、○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煑鹽盆、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僱手牢盆、○郭璞曰、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官、○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楼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漢書

奇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式歲得十
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孟
康曰均輸謂諸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
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佗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
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按元
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
銅令此上林三官也○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
家非農桑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

是也○贊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與衛邊之偏也
○漢儀注云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
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飲酎受金
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宗隱曰錢
一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
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
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
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

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
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
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
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
差
揚慎曰平準書[illegible]也貨殖傳譏好貨之
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汸知之趙藹
又曰以富者不佐縣官而故告緡以民奸法而用

酷鬻事勢相激使然也贊既曰無異人曰焉退
悟焉不平之意見於言外可謂曲而有直體矣
鄧以讚曰平準之利有三先時想各於出處賦耦
傳令皆令轉販於貴處賤則利歸一官治車諸[illegible]
饒費減二貴賣賤買物價縣上有奇商賈利三總
應物騰躍及賊輸不償經費二物平準主平物價
想貴賣時或減賤買時或增價如常平倉耳大
術官賣買物必須知此不然人不易矣雖借名於

平準籠天下利

鍾惺曰、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着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入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為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曰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於告緡之令下以天子而同於盜與矣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為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為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原能給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不復告緡此即平準之效也或曰是人以天子而同於負販矣以天子而同於負販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然則史遂無譏乎曰惡得無譏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為武帝之天下也覩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又曰、太史公詳著卜式始末與平準意義原不相蒙蓋天子尊顯卜式其意在風示天下使百姓分財助縣官較之鬻官鹽鐵規模稍寬較之船筭告

明　雲間陳子龍鑒
仁和吳弘基箋
錢塘劉栘[illegible]較

儒林列傳　太史公

顏師古曰：功令，篇名，若今之選舉令。

陳仁錫曰：敘得淋漓，肆書于列侯，摸出紀文于天下，獨慕齊魯，大何等矣。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居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

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

陳仁錫曰、孝文好刑名之言、未嘗

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固名生其號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計，計吏也。）（偕，俱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

□以讚曰、點傳大界、從簡亦只是小傳法。

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

玄帝曰、六藝以經稱、諸子礼記經解。再見于此。

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胥靡未隸、賓賤之人。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王命、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

□經曰、切□之言。

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

吳弘基曰、居官失節、就序師弟、學矣。

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

陳仁錫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聖人已有斷說、何多此紛紛。

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暴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

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轅固之言、意欲入以罪徒、比于城旦。

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家人言、僮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

吳公恭曰、公孫學問心術、固生看透。

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名嬰、韓太傅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

賁音肥。

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名勝、紀年云字子賤。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

陳仁錫曰、衛道若伏生、可謂苦心。

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

鍾惺曰太治經之弊

余坤曰以己為記言也

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寛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兒寛家貧為弟子造食）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帯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以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郷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寛寛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寛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説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寛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寛在三

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

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官大夫至廣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戸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

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鄧以讚曰：中神入胡母江生，末復歸仲舒，又一法。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王維楨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此文備之。看他敘數十百年事，累無滲漏。

鄧以讚曰：大公諸文俱雄肆，乃此篇獨醇雅，甚儼然儒者之風，春蠶作繭，見物即成，不虛哉。

又曰：經井分五家，一人各分流派，中間或詳或略，

藏撰書錯綜有致。

陳仁錫曰咏嘆循良冷語寄意

循吏列傳　太史公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皆使民者聽之自治

王維楨曰無亡嚴政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

按不豫賈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

陳仁錫曰石奢李離二人傳事未見為循吏

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按理獄官也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楊慎曰贊語叶前而由屎音

太史公曰叔孫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箋云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鄧以讚曰語似諸子蓋別是一種小文字以發詠作嘆息

鍾惺曰循吏五人為相者四焉乃知黃霸為丞相功名減于治郡時相道與吏治為二漢去古稍遠矣夫吏真不貴宰相可也謂宰相必不從吏事中出可乎哉

循吏列傳終

陳仁錫曰。前是省刑、野士大夫、尚廉恥、未(?)錢酷吏之害矣。

酷吏列傳　太史公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樸、（索隱曰、觚八稜有隅者、破觚為圓、謂除秦苛法、約三章耳。）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艾安。繇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繇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太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

李中曰匈奴亦畏酷吏奇畏其酷吏奇

寧成宋作甯

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索隱曰束溼薪言急也 滑賊

楊慎曰作思須有羽翼都與成吳張兩惡寧文其所後終不失雖一條結識精神亦不可及

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

倪思曰成傳首無事實空自形容欲蓋特其為令

陳子龍曰武帝即位吏尚循謹而繇首為暴酷罪又等遂君上矣

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貣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繇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繇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繇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繇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

吳弘基曰成都竟何益乎奈何次者甚也

蔡書公 余有丁曰于此見倖姦之長者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為忮，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忮堅忮也文惡文法傷害人也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繇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 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繇棄市。自寧成、周陽繇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繇等矣。

趙禹者，漦人。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中都官若京都府史 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

鄧以讃曰。湯傳亦詳。至此傳略為趙。劉辰翁曰。亦其天資偏得之。非學力可至。

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

史合成甫　酷吏列傳　五

凌約言曰。諸酷吏之遷秩皆曰上以為能。詞於而意深矣。吳外基曰。探鏡二字。

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周陽侯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

又有無所。完忽其私甚分無分寃是廉佞妙註。

鍾惺曰。太史描畫湯綜跡似凡誅心察影。委曲探至。已無遺情。亦大中老吏。

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音亭平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

史合成甫　酷吏列傳　六

董份曰。美湯其見故為賓佐。

鄧以讃曰。奇此所自。諸獄仍不深。史公乃公害。

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

陳仁錫曰、其術祖弘、固宜為所害。

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

鍾惺曰、排得無傷妙。

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

鍾惺曰、湯作酷吏、文事時背必伐上意所近、事之逢迎、不術法令而已、亦勞矣。

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

陳仁錫曰、述山數語、使是後湯罪案。

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楊慎曰、只一狀山寫、得情伏邊、切可想。

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鄣謂塞上要險之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

王慎中曰、太史公從客敍及于田甲、而湯愈無所容矣。

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

鄧以讚曰臣湯毋以收牧拾不遠化巻會一有綠理能似左傳

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

王維楨曰前云湯為大夫大夫中感收中分分竟其事奏未云長史情宮湯欲陷之此三郎者皆敘事起伏血脈

治他囚導官師古曰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百官表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發之非本欲所也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

茅坤曰三長史合然分辭徒評全有佮力不特正文

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床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強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

鍾惺曰不謝又詳驚欺點極矣竟以懷詐

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

而欲誅快者、又曰、湯死始于滅宗、成于乘之、其所見事者也、天道巧害。

吳弘基曰、其母欲表湯之廉乎、想一巧詐。

趙禹。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
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
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
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
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
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
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
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

董份曰、趙禹子也、乃後來益急、反名禹為平耳。鍾惺曰、酷吏中禹獨平、以壽終、天道哉。

姁音吁

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
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
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
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
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
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
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

茅坤曰、寧成事不入本傳、而以附入縱傳、以客形主也。

[illegible]抑此一[illegible]云寄之[illegible]會成致盛然陵[illegible]縱[illegible]封郎什夫二都都之文法後說成效淩都也。

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
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
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
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為能、索隱曰、王太后之女號脩成君、其子名仲。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
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
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
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
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
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
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
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
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
亡、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也。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
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
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

鄧以讚曰以都較猥前極列姦忠乃摘出

[illegible]尾處傷急且用短峭句振起大有勢

吳弘基曰結得無謂之妙

余有丁曰以溫舒而下皆張湯故吏也故

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

太史公叙四事張湯意深至矣

唐順之曰野無犬吠之盜與此道不拾遺[illegible]文

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按此人即上十餘人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索隱曰黎比也按漢書作遲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讇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

以委了 浴兵太史 稍中華下 遠實

鄧以謂以此本是尾、乃不置之、而未顧神入此。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據事情宜如此

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廄丞、官事辯、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也）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字長孺

楊慎曰、相編即相緣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

鄧以讚曰。新故大小遠近。俱摘入有次第。見章法。

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

大壯基曰。以廉操以貪縱。酷吏中亦有賢否。不得一概抹殺。張湯一筆。

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索陰陽謂向背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二十

箋云、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索隱曰、鮮脫謂脫鉗鈦也。○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于宗室、故曰宗家。○索隱曰、案、均等也、齒、車等也、言二人與縣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齒軾也。○師古曰、傳謂傳建、若今之追送也、對也、爰、易也、以文書易其口辭、訊、考問也、鞫、窮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

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漢書音義曰
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云天子即位
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徐廣曰乾没隨勢沈浮
也正義曰按乾没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正
義曰絜令謂律令古以板書之韋昭曰在板絜師
古曰絜獄訟之要令以為後式○湯雖其文奏之
而又口奏言雖律文令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
人希恩宥也○如淳曰瘞埋藏于園陵以送死○
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師古曰少蘊藉者
無所含容○漢書音義曰一捕一切皆捕之也秘
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
同罪縱鞫相賂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
○徐廣曰鷹隼將擊必張羽毛○漢書音義曰武
帝使楊可主告緡没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
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漢書音義曰千夫若
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索隱

曰鉗赭投書之器入不可出○徐廣曰格一作落
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漢書
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服虔云沈匿不發覺
之法○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大廐各五丞一尉
○文穎曰避失亡遷案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
所亡失○漢書音義曰用三尺竹簡書法律○徐
廣曰減一作成索隱曰推謂推繫之以成獄○索
隱曰嫚罵言苛酷比之一毒
等 坤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郅武[illegible]
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咸畧
而他傳反詳或兩三人鉛附勒一傳而海內橫被
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又曰予讀酷吏傳諸所刻轢吏民蓋不減洪水之
災與秦特一間耳惟趙杜以善終餘皆誅死甚且
族而伊家為僇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
凌約言曰太史公傳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

情流血數里。若姦宄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史公意也。

劉辰翁曰、酷吏、首尾只似一傳。故趙禹卒于張湯。温舒始于義縱。義縱亦卒于楊僕、尹齊甚于寧成。杜周甚於温舒。皆橫行逆施、而心術形勢、時事勝敗、民俗情偽、無不可以一目而得。若禹自禹、湯自湯、誰不能者。

楊愼曰、太史公謂張禹死而民不思、一語至矣。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力、雪其酷吏之名、異乎太史公之直筆。

鍾惺曰、漢用酷吏、務得其力、史遷作酷吏傳、先引老子命法滋章、盗賊多有二語作骨、數用上以為能一語、張酷吏之氣、而惟恐不竟其用。至開漢之所得於酷吏者、則曰姦偽萌起、上下相遁也。事益多、民巧法也。姦吏侵漁也。取為小治。姦益不勝也。吏民輕犯法、盗賊滋起也。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也。官事寖以耗廢也。開酷吏之所自待者、則曰侯封之命也。晁錯之東市也。郅都之斬也。周陽繇之棄市也。張湯之自殺也。義縱之棄市也。王温舒之五族也。減宣之自殺也。讀未終而爲酷吏、與用酷吏者、該應在目、為之悚然矣。

又曰、郅都曰公廉、趙禹曰廉倨、張湯家産不過五百金、此酷吏之所以護身而養其膽者也。廉則自信堅深。况才足以濟其惡、功足以掩其罪、名足以分其怨乎。

陳仁錫曰、太史公叙酷吏、首郅都、則曰獨先嚴酷。成則曰治效郅都。次温舒則曰治酷于禹。次義縱則曰治效郅都。次尹齊則曰聲甚于寧成。次楊僕則曰治放尹齊。次杜周則曰治與宣相放。曰治大放張湯。曰酷甚温舒。節節血脈聯絡回顧。

吳弘基曰、循吏五人、下不及秦漢。酷吏傳之上不

及春秋。雖古今政治寬猛之運。或有然者。而太史感憤時事之情。亦已深矣。

又曰。循酷二傳。史公若畧于循吏。而獨詳酷吏。蓋欲以術輔將者。慎所擇戒耳。

酷吏列傳　終

陳仁錫曰。賤儒故稱俠。有激之言。

董份曰。其稱獨行君子。則亦非退處士也。蓋故為抑揚。發憤而作耳。

林子龍曰。以下並譏。正以寓憤慨。

游俠列傳　太史公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

常坤曰太史公下腐時史無一人出死力以救之所以濟遊俠獨慈其結胎在此

戾其徒誦義無窮繇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

陳仁錫曰結史贊亦此意

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鍾惺曰此句白於而擬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

軥音劬

軥去小牛也

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

楊循吉曰并著如此二詩見孟金賢

鄧以讚曰：解傳乃獨詳，蓋史公日睹。唐順之曰：一篇主意先提于此。

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徐廣曰：陝當作郟。南郟傳云郟壯士韓千秋也。）紛紛復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

唐順之曰：此上一段已了郭解，下特詳止事耳。劉辰翁曰：以誠自歸，故去之，若祁溪之遇，自不可主殺之，其餘猶如名如。

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陰賊者，內心忍害。）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徐廣以嚼盡爵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

陳仁錫曰：俠而能弱。

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遣此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邑屋猶言村舍巷合也。）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吾所急，言猶切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

陳仁錫曰：俠而不伐。

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柰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

鍾惺曰、帝數語點綴、然衛將軍爲之言、未可知之解、竊亦在此。

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繇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

楊慎曰、此籍少公丈夫奇、出于風聞感慨之義。無姓不名俠傳。

鄧以讚曰、吞然忍想、返見挾力、卒竟爲儒。

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

已誅

大曰、解下義翁伯笑、見一時翁伯名重人口如此。武帝稱郭燕。董份曰、明存俠不與暴豪同類、爲懸前一致。

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

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七

箋云、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晳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棘津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代郡亦有延陵縣。稱字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有代、故有延陵之號。楊愼曰、延陵、吳季札也。或以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如淳

曰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
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索隱曰解多藏亡命
者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多在解故多持車來
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為
不中○徐廣曰按人貌榮名人以顏狀為貌者則
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
劉辰翁曰韓非子刻薄欲籍制人心術使必不得
騁而獨取俠客之義如其說難與孤憤至幾悉者

人之所時有也更自謂然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
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不倦郤借他說游
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
也
鄧以讚曰激詭之論而以卻抗出之似與非與似
排非抗者彌溢出文氣特嬌健甚
鍾惺曰為游俠昭雪得明白無忌白已推許不
苟耳太史公自負其品也

續滑稽列傳　褚先生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
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
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
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
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
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

陳仁錫曰通用乳母見當時人情想念口角款美處

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
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
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
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
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
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
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
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

楊愼曰乙歬讀其處而書記如一字以代之今之書袟起止也

顏。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illegible]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汚、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

[illegible]

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

吳弘基曰能自立身處亦不草草

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皐聲聞於天苟能

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

陳仁錫曰武帝愛朔東方生所以願庶乎下也不然伏匿何處矣安取全馬而避之哉

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其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

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

鍾惺曰一時林立之景行見古風

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爲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

吳弘基曰一[illegible]

石佩青緺（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

鍾惺曰自是大道理

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備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漢書宣帝徵渤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諸先生記繆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

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
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子對如是是自譽自
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
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
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
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
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
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
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
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吳弘基曰史取滑稽亦猶孔子之列諷諫也故濟
其恢諧以成經濟非但齒牙風發已也褚先生五
章或感雄猜之主或寓禽荒之戒嗜于至尊之前
發其讙悅之氣是為難耳若乎俳燕虔狎媟恣言
何所不至哉此史公列序之意大矣

續滑稽列傳 終

日者列傳 太史公

董份曰漢興而有言高祖時已有不特一代王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
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
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
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
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
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
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
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
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
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
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
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
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

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
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
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
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
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
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
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

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
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

陳仁錫曰。亦是方內意。

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
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
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
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

鄧以讚曰。一篇神采在此。筆勢既奇崛。語後多精彩。刺仕流殆入骨。可諷、可笑。

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
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
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
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
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
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
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
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
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
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
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

鄧以讚曰。此後五段衡然。

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
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

吳見思曰卜筮之中未嘗無聖人也。

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内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于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

陳仁錫曰亦非無心世事者。

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于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士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閒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閒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子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箋云墨子曰墨子將北之齊遇日者日者謂之曰

帝以今日殺黑龍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竊恐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竟以不遂而反焉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索隱曰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孫漢興而有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官更興盛焉○索隱曰司馬季主太史不序其系蓋楚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徐廣曰客旅謂之賓長官謂之正○索隱曰按式即栻也旋轉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下以作卦也

董　份曰太史公雖其體務宏深然其詞極精嚴時涉浩漫處亦微妙如龜策貨殖游俠等傳其論議亦有出入而文則絕高矣日者傳汪洋自肆然其間似亦有繫詞又非褚大之筆意者所記季主自有當時舊文而褚述之耶

陳仁錫曰當是西漢才人隱論不遇而發憤于竊位苟祿之夫故為此言雖非太史公筆而文亦恣肆可喜

吳弘基曰此傳諷刺有位譏切當塗體博詞偉令人肅然去急工如楚辭之漁父篇讀者豈從意遠無怪乎[illegible]茲作文先誦日者傳一過

龜策列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結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攘一作讓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摓音逢一作逢謂兩手執蓍分而扐之故云摓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谿

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 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 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 此傳即太卜所得占龜之說也 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 擣音逐留反擣蓍一作叢蓍叢古[illegible]字 下有神龜所謂伏

吳弘基曰即蓍莖已

微王道之衰

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 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 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 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 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

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其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

陳仁錫曰褚先生此

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一無不字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龍伏之許氏說淮南云……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臑音乃毛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正長也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杅音烏謂白蛇蟠杅此林中一云林名白蛇蟠杅林龜藏其中

傳釋意亦從封禪書欲求

也譺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譺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佗一作被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

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

唐順之曰此文以韻勝開唐宋百家小說之風。

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按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

楊慎曰此篇凡用皆為叶韻者也以上文視月觀斗言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

吳以蒸曰慈母之慈不待三言矣

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
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
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
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
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
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怨務
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
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

罰必來此無他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
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
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
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
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
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
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
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

鄧以讚曰体氣皆與記似子書

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
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
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姦同
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
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
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
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
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悤悤疾疾通而

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
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
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
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
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
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
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商賈不彊不
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

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初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雖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于傍國危於累卵皆曰

徐惺曰此段文更古勁

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校此事安言）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象飾象牙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乎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

諫仁錫曰衛平若執此物然之通理亦是係通

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紂為象郎徵絲均之務以費民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

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

吳弘其曰玄與奇絶亦易妙選句

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遺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横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於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

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禹名為

隨有光曰此段奇澁兩大似歷原天問

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
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
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
蝦蟇蝟辱於鵲（蝟能制虎）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
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
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
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
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
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
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
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
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
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
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illegible]吉正月二月三月[illegible]十二月者[illegible]）

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示二月右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中關內高外下）〇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首仰（索隱曰音魚兩反謂兆首仰起）
足開　肣開（索隱曰音琴謂兆足斂也）　肣首俛大（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俛大（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
昏龜之徼也（徼音叫謂徼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
以鑽之常以日旦祓龜（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祝）先以
清水澡之以卵祓之（[illegible]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
遂之若常以為祖（一作視〇祝法也言以為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
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土（一作十一〇按古之灼龜取生剝枝及生荊木燒之斫斷以灼龜〇按土字合依劉氏說屬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持龜
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焍黃（也粱米）祓去
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
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
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音竈也 灼鑽造謂燒剝之處物若木也 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一作止）各三

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剿（音策）汝信○

（○數音所具反剿音近策或名此卜策之書其字亦無可）

今日良日行一良貞（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

箋云徐廣曰黃帝之兆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左傳曰遂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宝不絲法度許慎曰象郎象牙郎○索隱曰殺周太子歷其言近妄○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宝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畧有逢門射法○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龍屬蝍蛆似蝗大腹食蛇腦正義曰即吳公也

楊慎曰宋元王殺龜事連數衍義三千言皆韻語又不似褚先筆必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家不可廢也○

陸仁錫曰諸先生補宋元王事有言外意蓋為世人壽考吉凶乎卜筮不知吉凶悔吝在人而不在龜蓋也。靈知神龜能托夢于君而不知己之鑽是吉凶。龜且不自知而能知人之吉凶乎。褚生深知聖人作易神道設教之旨故立傳以警世　終

楊慎曰將信己說而引老子之言為務之人必不然此從史辭文手仁勝之陳一篇根柢厭淨任說以諷當世

貨殖列傳　太史公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

吳弘基曰一篇為直立于此不見其源

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連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

鍾惺曰加一道字又加一自然字使深

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

陸有光曰以非有激莫汙如此

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

徐廣曰：五一本作六。在上穰也。

穿相之以按二十九。

十八十三十，皆言斗。

陳仁錫曰：是朱公依身一悟兩般，然得意。

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乎江湖處

劉辰翁曰：傳陶朱公形已意，故時時自言與時逐而不責于人，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合此陶朱公治也。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倪思曰：此傳行于叙事中著精語。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

鄧以讃曰文以錯綜勝妙處在情生于文文及有意無意之間

至於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常明曰用谷量者不有滿谷則具）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復數）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

董份曰海內土俗[illegible]

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illegible]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孝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

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卮烟支紫赤色）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

懻音羈
羠音兒

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
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
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
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
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
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
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
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

史記貨殖列傳

跕音呫

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
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
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
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
燕涿南有鄭衞鄭衞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
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衞君角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
衞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
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

番音潘

揚侯曰按多劫人者大國之風此俗亦無者而有餘此與不多不大宗師恙因

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
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
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
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
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劫
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
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

史記貨殖列傳

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
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
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
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
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
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
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
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

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
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
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
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
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
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
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
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

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
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
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
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
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林安邑千樹

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
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
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
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
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
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
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
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

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
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
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
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
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
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

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蘗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

[illegible]

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

鼇頭　金玉、金是此意。

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〻氏、亦巨萬。此其章〻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

唐順之曰、零〻碎〻、不捨一物。

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小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

皆誠壹之所致。繇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楚云、正義曰、山出恭且、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棋之置也。管子曰、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鉄。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慈、其下有金。治民有經、要之

法、周有大府王府内府外府天府職内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名研、范子曰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索隱曰、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是一人、聲相近而[illegible]二十病農、[illegible]農病、若米斗直九十、[illegible]病、無息、[illegible]停息貨物、則無利、廢著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索隱曰

李克、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強、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illegible]興富于猗氏、故曰猗頓。○韋昭曰、猗氏[illegible]、縣名也、索隱曰漢書作蠃、烏氏、姓、[illegible]索隱曰、巴蜀寡[illegible]、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也、清其名。○徐廣曰、丹穴、涪陵出

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褒斜、在漢中、索隱曰、言褒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楊平陽二邑名、橦代在石邑之北、窮羝、皆健羊名、索隱曰、言其方人性、若羊、㨗悍而不均也。一按合肥受南北湖、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正義曰、釀千甕醯醬、云酒酤、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百二十斤為石、素木、素

器也。○漢書音義曰、節駔會、節物貴賤、估儈其餘利、徐廣曰、駔、馬儈也、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耶、將止為刁氏作奴乎、○削刀者名洒削、謂磨刀以水洒之。○正義曰、胃脯、謂和五味而脯之、故易售、

王鏊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悠矣。

一董份曰、遷答任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

贈。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說之是也。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

鄧以諸曰。篇中諸人。只摘取其[illegible]一事。不及他行跡。略以八字[illegible]

鍾惺曰。貨殖之[illegible]於[illegible]不同。矣。

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illegible]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益必有管商之材。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既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特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畧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氏諸人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于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興利之事。究竟于國卒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故中。滲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看得深者。見貨殖亦深。看得淺者。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于此。何其以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陳仁錫曰。子長敘貨殖傳。多反辭。故凡攻剽掘冢鳴琴躧屣。皆列其中。所以比之為盜賊之為娼而羞之者極矣。班氏乃反譏其崇勢利何哉。

貨殖列傳 終

茅坤曰。傳記絶調。陳仁錫曰。叙匈奴習俗錯綜可喜。

劉辰翁曰。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雖其俗常事。寫出如畫。

陳仁錫曰。叙匈奴累

匈奴列傳

太史公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驘駃騠騊駼驒騱。徐廣云以駃騠北狄駿馬谷秦刳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漢注云騊駼馬赤色索隱曰驒騱說文云野馬屬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鋋形似矛鐵柄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

代為邊患更明者。

茅坤曰。襄王破中國。而周以立天子。此亦古來所少之。

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 畎夷 小顏云即昆夷 說文云赤狄本犬種 字從犬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於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於涇渭之閒。侵暴中國。秦襄王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於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

后與狄后子帶爲内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
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
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
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
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
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内周襄王居于
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
西圁洛之閒（徐廣曰圁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閒）號曰赤翟白翟秦穆

（方仲曰類今之西南夷）（鄧以讃曰據得詩春狄事頗有宗於法）

公得繇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
戎（緜諸城秦州秦嶺縣北緄戎亦作混）翟豲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
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而晉
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
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
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
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
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

（茅坤曰[illegible]）

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
（義渠戎國西）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
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
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
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
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
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陰山）
（[illegible]）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

（[illegible]）

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
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
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名在上谷襄平今遼東所）
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
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秦趙燕三國）其後趙
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
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
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

茅坤曰、亦冒頓治兵之畧。

鄭以偉曰、七寫鏑字、五左右字、積狀寫態。

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鏑箭也、如今鳴箭也。）習勒其騎射、（韋昭曰、矢鏑飛則鳴。）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

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

鍾惺曰、真如風雨卒至、

唐順之曰、至此總結數語、見田顧收戰大手筆也、

鍾惺曰、古今第一大関目、

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
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幷
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
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
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
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
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
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

鍾惺曰、詳敘官名官制、然寫部署之法、

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
左右谷蠡王、谷蠡音鹿谿、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
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
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
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
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
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
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

吳弘基曰、制箭狀連

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
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
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
渠之屬、顏師古云且渠今之且渠姓其本以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
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
蹛林、顏師古云、蹛者、遶林木而祭也、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
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
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

中國不如

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
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
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
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
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
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
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
射丁靈、魏畧云、丁靈在康居北、鬲昆、薪犂之國、正義曰、薪犂已上五國在匈奴北、

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

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

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漢書音義云、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佔佔、服自謂著冠何當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

五吉甘

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括地志云、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

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當戶匈奴官號、報謝、復言和親事、和親、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楊慎

陳仁錫曰、文帝尚力、兵家武帝、謂力操蔵

戕昔企

鍾惺曰、曰

云、渫惡猶薄惡、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

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顏師古曰、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章尼等、皆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

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旣約和親于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旣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

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景帝）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漢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

皆曰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漢數出塞矣

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繫胡）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

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

下、擊胡 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
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
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
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
邊、漁陽尤甚、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
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
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
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

史記殘補　匈奴列傳　廿九

劉辰翁曰、斗辟縣者、什字即斗字之誤

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擊胡
三、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
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
胡首虜數千人、牛羊百餘萬、擊胡 於是漢遂取河南
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
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縣未得由此胡 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
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

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
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
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
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
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
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
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五、擊胡 將六將
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

史記殘補　匈奴列傳　卅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
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
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
軍衛青、六、擊胡 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
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
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
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

吳弘基曰、此太史公言李陵之事、翕侯罪處。

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幷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正義曰、自次王、言尊重次于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焉支山出燕脂、故有婦女顏色之歎。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擊胡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千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

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幷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擊胡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于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趙信城、信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

唐順之曰、趙信至闐

捕趙信漢
威壯矣

令音連又音零

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後得
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
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
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
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令居縣在金城〻通
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
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

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
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
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
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
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
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
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
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

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
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
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
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
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
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
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
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

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
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
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漢何徒遠走亡匿于幕
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
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
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
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
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

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靁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

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

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

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

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
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
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
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
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十一[illegible]）浞野侯既
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
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
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

補音句

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
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
歸軍遂沒于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
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
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
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犁湖為單于是歲
太初三年也呴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
原塞數百里（五原塞即榆林塞也）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

朐音衢

廬朐（匈奴地名）而使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
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
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
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
會任文擊救（任文漢將）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
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
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
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

陳仁錫曰破大宛匈奴因畏之　鞮音低

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
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
讎春秋大之（按春秋九世之仇百當作九）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
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
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
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
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
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

蔡汝楠曰漢大欲而上豈史刺之耶

王藝曰書法于唆有忘涂音邪

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擊胡十二）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擊胡十三）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擊胡十四）彊弩都尉路博德將

某外基曰必戎什也為漢患者無十人一兩人一項斷法

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

董份曰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深遠 [illegible]

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箋云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晉灼云先時曰葷粥周曰獫狁漢曰匈奴○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東胡別種應奉云秦築長城徙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為號○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杜預以為允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晋○朔方臨戎

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中山斷、兩峰俱峻、土俗
名為高闕。○索隱曰、案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
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犂、謂子為孤塗、
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故曰撐犂孤塗單于、
閼氏、匈奴皇后號。○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
百泉縣西、蜀安定郡膚施、今延川膚施縣是。○風
俗通云、氐本西南夷、種、篆文云、氐亦羊稱、說文云、
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
於三危、今河關西南羌是也、○索隱曰、龍城漢書
作龍城、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
龍、城。○顏師古云、小者軋々者、謂輾轢其骨節、漢
書音義曰、刀刻其面。○按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寖
驕、乃使々遺高后書曰、孤僨之君、生于沮澤之中、
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
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
所無、高后怒、欲擊之、季布諫乃止、○索隱曰、案小
顏云、服者言天子所自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字
林云、袷衣無絮也、比余、辮髮之飾、以金為之、○漢
書音義曰、具帶、腰中大帶、○索隱曰、胥紕、漢書作
犀毗、比作胥紕、胥犀聲相近、○括地志云、漢之甘
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
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索隱曰、且居、漢書作且
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
姓名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
刪丹縣東南、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
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
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慜惜如此、○正義曰、甘泉山
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
人、即金佛像、是其道法、立以為祭天主也、秦始皇
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
民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負私、謂負擔衣糧、私募
從者、○翰海、北海口、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

群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正義曰漢書西域傳
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
祁連閒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
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
之都嬀水北為王庭○括地志漢居延縣故城在
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
劉辰翁曰詩人有薄伐之辭儒者遂以不極之塞
外為美不知秦襄公救周而不能不東徙極其所

至亦不過岐山之下是古公故鄉又惡得為境外
哉
凌約言曰此傳首段不用紀年以當是時是時提
醒者凡五後書其三年其明年前六年後二歲十
四年其冬其秋夏又書漢元鼎三年元封六年太
初三年太初四年先後間出略則百年寥絕詳則
歲記春秋或作起或作結或指在其人之前或指
在其事之後千變萬化真莫知其端倪而要之條

理亦自井然
倪思曰去病封禪雖屬兒戲然自平城以來抵
犁亭掃穴則自匈奴患中國千餘歲一時也武帝
承文帝之後赫然振古如此惜賈生不及見耳
王廷陳曰郭吉首以南越王開言便令失色繼後
數語激烈慷慨是以壯中國之威寒韃衆之膽矣
單于雖斬主客見者以洩其怒而終不肯為寇漢
邊其吉之力哉

鍾惺曰馬邑誘單于一事漢過不先四字說不
去矣漢武時邊釁紛紛實王恢聶翁壹開之貪黷
小人何可勝誅
陳仁錫曰河南古朔方也太史公敘中國與匈奴
之強弱屢提河南塞地為綱領若蒙恬悉收河南
地因河南為塞此秦強而匈奴弱也匈奴復稍渡
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此匈奴強而秦弱也匈奴
與漢關故河南塞匈奴入居河南地此匈奴強而

漢弱也。漢遂取河南地。繕故秦時所為塞。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此漢強而匈奴弱也。

匈奴列傳終

西南夷列傳

太史公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冄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

唐在氏古不能禁但貪賞之有遺耳

髦牛（然屬牦爲）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

孚仲曰、夜郎豪亦有士

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食重食糧并輜重車也）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

陳仁錫曰、與枸醬同。

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令自保守）及元狩元

毒音篤

共弘基曰、欲中國患匈奴使是在道自然而却中人王之欲、

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韋昭曰邛縣之竹屬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獨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

陳仁錫曰、人主好功利、一特英不逢迎生事、可為至戒也、

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頭蘭而且蘭小國名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冄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筰都為沈黎郡、冄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為七郡。

箋云荀悅云、夜郎犍為屬國也、韋昭云、漢為縣、屬牂牁、索隱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君長本出于竹。以竹為姓。○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崔浩云、滇後為縣、屬越巂、○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其池水源深廣、而下流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

既故道纔廣五尺○徐廣曰、枸一作蒟、騶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索隱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形如赤椹、味辛似薑。○徐廣曰、四郡、漢中、巴蜀、廣漢、蜀郡。○徐廣曰、身毒一本作乾毒、騶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

茅坤曰、篇首絕佳、以下並叙通西南諸夷、本末亦可觀覧。

鄧以讚曰、頭緒頗多、柳州遊黃溪記本此、

陳仁錫曰、西南夷諸國以滇夜郎為傳首。盖漢所封國也。

西南夷列傳 終

陳仁錫曰、突然而起、八字已足盡一傳之旨

大宛列傳　太史公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

鍾惺曰、才生大宛題西

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畢仲田曰：亂從大宛。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

師所指素悉諸國所下，以次分別如掌。

宋仁錫曰：既定生事，遂右大宛。

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

漢道焉。

黃汾曰：羈屬也，寄居服于匈奴。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

黃汾曰：蓋乃北海者，不能知大澤之名，故臆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

楚俗曰西北少爲遥故特著其少

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
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
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
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
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 [illegible]
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
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

陳仁錫曰足中氏亭極好處

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安
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
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
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
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
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
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徐廣曰身或作

[illegible]

傳騫言歛

乾又作竺即天竺胡也因謂浮屠 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
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
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
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
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
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
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

吳山基曰著天子既聞四字 [illegible]

鍾惺曰寫雄主喜誇虛碩如見

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
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
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
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巂
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
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
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
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

[illegible]

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
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
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
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
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域數萬人，至祁連山。其
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
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
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
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
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
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
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
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
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
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
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

吳汝綸曰：勢宜聽此，騫空中畫，不可知。總是夾使二字，當在輟中出事，誤衍。

鍾惺曰：亦未失體。

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
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
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
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
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
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
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慚，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
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
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
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
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
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能
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
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
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
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

吳汝棻曰。背他明白。無數情狀。[illegible]借一向。

咩誅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陳仁錫曰。禍胎

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開通也鑿開通西域道[illegible]）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繇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illegible]義云[illegible]發易書以書）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

王鏊曰。此段絕佳。

陳仁錫曰。接上段事西南夷。

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illegible]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文山郡欲地

茅坤曰。以南北通作斷紀。甚奇。

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

陳仁錫曰與燕齊之士言神仙者相似

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盗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輙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輙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絶積怨至相攻擊

吳弘基曰又點入匈奴妙妙

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姑師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

茅坤曰此烏孫一節又續上文請婚血脈

王慎中曰[illegible]逗漏此其人佳

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玉門關在龍勒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

來

陳仁錫曰南極老人作此果奇

吳弘基曰漢侈暢哉之主易賊為所詒

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悦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

鍾惺曰：漢要領反為外夷所得矣。

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

大宛列傳　十三

鄧以讚曰：俊傑請[illegible]，俗猶有古未語。

茅坤曰：篆寫漢代史，是天精神。

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

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

大宛列傳　十四

鍾惺曰：得失然而為兵速。

惡少年者及

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

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

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

陳仁錫曰
海內騷動
惟為此耶

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侯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

師起敦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

某氏曰 二十[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

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

陳仁錫曰 弟以為功 貴天下[illegible] 為罷[illegible]又 曰使大宛 [illegible] 何[illegible] 疑矣

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上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

蕃坤曰、晴寫漢不能以力定大宛裏。

蔡箬謎、使我國遍脩、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
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
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
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
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
粟、以給使外國者、
大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令

董份曰、觀此云悉規所謂崑崙、則河列貴古內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蓋訊之也、但其謂烋不易見呼。

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
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箋云、韋昭曰、飲器、椑榼也、晉灼云、飲器、虎子之屬、
或曰、飲酒器、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
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
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案謂堂邑縣人家
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從史家省催[illegible]

堂邑父、而略甘字、或甘其姓號也。○徐廣曰、太子
為王、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要領、小顏
以為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挈要與領、言𧸖
不能得月氏要領也。○說文云、毛、西方牧羊也、
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王、
年、索隱[illegible]晉[illegible]外國稱天下有
三、數中國人[illegible]漢書音義
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

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按漢
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寘
山、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
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
國河、泑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萬震南州志
云、大月氏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
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
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

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索隱曰錢如王面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正義曰黎軒後漢書云大秦一名黎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外國[illegible]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瓦五色水精[illegible]人[illegible]多巧能化

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索隱曰條枝漢書作犁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四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正義曰漢書云條枝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鶵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索隱曰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多奇

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云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與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烏神鳥為王母取食也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水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

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于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正義曰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

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雕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嶲、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嶲滇等名、○蘇林曰、鑿空、開通也、騫開通西域道、○漢書音義曰、少從、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校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

子○服虔曰、鹽水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砂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燉煌西北惡磧也、○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讁出朔方、○師古曰、絀其勞、言以讁過行、若免其所犯、不叙功勞、

虜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賈錄、猶可覽。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愚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齊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深著焉、幾國亡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局

鄧以讚曰、君好大喜功、臣生事構隙、是西域總傳。只緣伐宛通諸國、故以宛名篇。

鍾惺曰、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二語本末要領。然張騫本以應募使大月氏、道更匈奴、為其所留、亡大宛、大宛道之入大月氏、又不得月氏要領、為歸言入宛之利、以自解其使月氏之罪耳、是大宛始不過為騫所假道、原非出使月氏本題、而騫竟以此作應募結局、將錯就錯、免罪之路、久之用以要功。臣以此慫其君、君亦以之自愚、幾并通月氏以攻匈奴之指、而在有意無意之間。功罪併失見於言外。事僕既奇、文情亦妙。非作文者心眼之透、又

在作事者之先。不能如此下筆。
又曰、張騫勝智。爲千古遠使第一人。驅之戰。枉其
材矣。然因戰失侯。乃有通烏孫一臂枝節。絶處逢
生。此草功名之路。豈可以一端盡哉。

大宛列傳 終

史拾衆斷

布通録目終

史拾衆斷　希通錄

宋　蕭(?)參(?)　明　朱[illegible]

昔名曰希通者蓋取范蔚(?)[illegible]全
當時可以[illegible]離而俱絕於今[illegible]未
通岩居士[illegible]

盟誓

誓詰盟詛切切然恐其下之不我信[illegible]
則以誘之亦甚費力矣如虞舜時都[illegible]
就天下無限大事二典三謨寂寥簡短則知未施信
于民而民信信蓋德不可及此

坑儒

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
皆詣中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
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
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按史
書所坑術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
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
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
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
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築臨洮遼水又盧生說始
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避惡鬼惡鬼避真人
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
其後建阿房宮千閒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此二事
皆盧生等稔其惡又從史之術方技之流耳豈所謂
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
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
扶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
不軌之狀如令所謂妖教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
罪也因亡胡之讖與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
生靈因是從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
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
歟避鬼之術觀真人之來處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

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況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為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矣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況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始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歟尊賜之初不名其誦孔子之言以從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諸生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向扶蘇一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若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吾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也大德一炎兩生以諸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奇其胚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好惡小人終不能爲常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也遂車裂盧生等以方技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當也乃其成者假手於秦歟商君以殺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神明相報施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爲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云

吾弘基曰坑儒一案解不爲措大冤之爲始皇根之浮此博洽之言盡可謂卓矣然反爲秦始除一罪條奈何

居士

本朝以居士稱者皆祭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居士之稱肪乎此

東道王

史拾衆斷　敍文

明　仁和　吳弘基　全集

盧　朝

經原　獻餘闕名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黄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三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黄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文曰周易王淵虞翻韓康伯孔穎達及淮南子皆云伏犧已重為六十四卦乾鑿度亦曰庖犧氏畫為六十四卦文王作爻辭周公作彖辭鄭氏則曰神農重卦其本世紀之言司馬遷揚雄言文王重之非是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時重之爻在其中脉其文義為伏犧分體觀十三卦制作其重卦名皆文王前如神農耒耜之教蓋取諸益之類昭然可證至於卦辭則作於文王爻辭作於周公馬融釋經陸績序太玄及鄭並依此説若以爻辭為文王則辭多文王後事

陳仁錫曰聖人緣事立言今當時無[illegible]之事卒亦未能至配擬如此均失之鑿矣

明夷六五可見韓宣子聘魯見易象乃嘆周公之德
則文辭為周公作矣孔子十翼乃上下彖上下象上
繫言說卦序卦雜卦班固亦云十翼作於孔子或疑
春秋傳穆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孔子
作或曰此左氏之譌或曰古有是語孔子用之
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石林謂春秋[illegible]行天子之事
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
時王之得失諸侯而治之故曰春秋為天子之事天

有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既因魯史之舊每年必
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
十二月謂十二為天之天數是矣但以二百四十二
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鑿春秋惟桓公以不義
得國經於四年七年闕秋冬十四年十七年或書夏
不書月或書月不書夏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
年書王餘並不書王以著桓之不知有王然桓之弒
王乃使榮叔錫之命此為不當故春秋王不書天削

天[illegible]以示和戒其餘如書求金求車之類亦[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況時王之失此非天子之事而何
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晉霸而王風亡楚[illegible]於[illegible]而諸侯
國之風作[illegible]為五
霸矣讀[illegible]已呂
東萊云春秋之時[illegible]而僅存
戰國秦漢之風方生而未艾此正[illegible]頭處
夫子定書乃以秦誓繼於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繼周

者亦可知也夫子固已知周必秦矣
周禮儀禮並周公作儀禮三百即周禮威儀三千即
儀禮周禮遭秦藏於山岩屋壁得不亡漢武帝時有
李氏者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缺冬官千金購求不
得補於考工記奏上秘府時儒以為非是不行即藝
文志周經六篇是也至劉歆始識以為太平之迹乃
立學官在三禮中最晚出康成注
孫鑛曰讀經史不可無此細心[illegible]狀利聖人[illegible]

文義御可以釋然矣

五帝非官天下　宋吳枋野乘

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似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顓帝紀并通鑑皆云顓帝為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於姪也[illegible][illegible]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蟜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為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為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律曆志載顓帝五世生鯀則舜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皆可謂之家天下今過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疏云女媧為伏羲配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

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族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己顓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姚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皇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

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爲私而猶避朱於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昌然以爲私猶避商均於陽城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illegible]弟雍己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illegible]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illegible]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以下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漢殤帝傳堂兄安帝若沖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illegible]舜[illegible]異姓之國矣如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屬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孫鑛曰千年隔衞心手了然如此明快的是史才

辛壬癸甲

無明書

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啓明曰司馬遷約尚書之文而爲史記其於經義多不精詳按虞書益稷篇云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複往之後而啓生焉啓生之後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門聞啓泣聲而不暇入子愛於啓以其水災未去惟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馬遷以塗山之女娉禹之後四日之內而生啓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甚不近人情一至於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己勤於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遷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陳仁錫曰辯得詳雅曉人不當如是耶

三代世表 褚少孫答張夫子問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柰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

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為氾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秏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

綠碧綦十二叅方玄綠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綠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張赤弈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𩭀謂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揚州禺禺魚名解隃冠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蛤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口姑妹珍且甌文蜃若人玄貝海陽大蠏自深桂會稽以鼉皆西嚮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史林以尊耳尊耳者身若虎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北唐戎以閭閭以隃冠渠叟以䶂犬䶂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十盧以牛牛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矩以麟麟者

獸也西中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丘羌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雞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夷用閭采康民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都郭生生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眯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獨鹿卭卭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嚮權扶三目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會人營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鍾鍾牛蠻揚之翟翟倉五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衆皆北嚮伊尹朝獻商

諸儒之論皆指成王宋人亂無

吳氏基曰詳瞭委折文亦東萊一執談論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明楊慎丹鉛總錄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箋錄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冤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使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前未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閟宮三章、皆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孔子一人言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己、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

之口魯之陋儒論俊逸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儒因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牡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制為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意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何以魯而不郊乎於是郊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為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

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公孔子而不敢以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吳弘基曰予讀升庵丹鉛錄博洽精詳古今事莫不辨析其於禮樂纖數朝廷綱紀尤為剖覈閎史變次多所採取此實貫道之儒非僅文字之流也

夏小正 畧名

鴈鄉

正月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其居也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其居生且

[illegible]

[illegible]陟升也負冰者解蟄也

農緯厥耒

農緯厥耒緯束也

俊風

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水必於南風解水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豺祭獸謂之祭

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也

小正

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

萬用入學

二月、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太舍采也。

鳴言

[illegible]言始相命也。

祈麥實

三月、祈麥實者、五穀之先也、故以急新而記之者也。

執駒攻駒

四月、始執駒、執駒者、離之去母也、報而叔之名也、騤。駒者、教之服車也。

來降燕乃睇

五月、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燕言室者、操泥而入人之室也。

斗柄正在上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知北斗柄下在當也。

貍子肇肆

七月、貍子肇肆、肇始也、肆者、遂也、言其始遂。

栗零

八月、栗零、降零而取之、非剝也。

陟玄鳥蟄

九月、陟收也、玄鳥蟄也、先言陟而後言其蟄者、陟而後蟄故也。

黑鳥浴

十月、黑鳥、烏也、浴也者、謂飛乍上乍下也。

養夜

時有養夜、養長也、霧冰。

王狩

王狩、十一月、王狩者、言王之時、冬獵為狩。

爾雅云駒
小鳥也古
今注呆蛆
為玄駒

玄駒賁

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時訓 周書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虫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虫不振陰奸陽魚不上冰甲冑私藏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雁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桃始不華是為陽否倉庚不鳴臣不□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雷不發聲諸侯□民不始電君無威震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於桑萍不生陰陽憤生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於桑政教不中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蟈不鳴水潦浸淫蚯蚓不出

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姦壅偪。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溫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壁。急迫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大暑之日。腐草化為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不化為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口。農不登穀。

暖氣為災。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群鳥養羞。鴻雁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群鳥不養羞。下臣驕慢。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聲。諸侯淫泆。蟄蟲不培戶。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為害。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為蛤。又五日菊有黃華。鴻雁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黃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為愆陽。蟄蟲不咸俯。民多流亡。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為蜃。水不冰。是為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大雪之日。鶡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鶡鳥

不鳴□□虎不始交□□□□荔挺不出卿士專權
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
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
不承陽小寒之日雁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
始雊雁不北向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
雊國大水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
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
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孫鑛曰采錄叙整不爭文於麗而往節相呼頗有
精彩

置閏

元汶峯徐禎日疏

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歷秦以十月為首不置
閏當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為後九月漢紀
表及史紀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
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為歲首
猶歷十四年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
失書耶抑自此始置也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

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
一歲三百有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
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
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
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也世南
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
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
自今歲冬至數至開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
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
不滿三百六十六日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
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
七日有奇也周天道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即
爲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春之一
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溪蔡　邕將斷

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五歲數故三年一閏
五年再閏

宋史繩祖學齋佔畢

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恱義理而幾滿可笑者
如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宮
設琯剩灰飛是以閏通爲十三箇月也不知設灰之
飛每月只是一次而閏無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是
十二箇月二十四氣節候與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
官曆日可見灰琯豈有剩飛一月之理乎

揚雄曰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

潮汐　宋王清臣　揮麈錄

姚寬令威、明清先友也，著西溪叢語，考古今事最為詳備。其間一條云：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水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涌（葛洪潮說亦云），地機翕張（見洞真正一經），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溪，山湧而濤隨（[illegible]），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見竇叔蒙海濤志）。水源殊派，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申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臨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恩州），住南海（廣州），迨由龍川（惠州），抵潮陽（潮州），洎出守會稽（越州），移蒞句章（明州）。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復以是求之刻漏，究之消息，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噓吸，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以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氣，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於上下弦，息於輝朒（朔而日見東方），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又少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或問：四海潮平，來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峙，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洪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赭，北曰龕，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岸狹勢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明郡）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為名，一屬會稽，一屬四明），俾之浙江不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會稽地名）北望嘉

興大山湧秀水潤二百餘里故海商舶船怖於江瀾
惟泛餘姚小江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矣蓋
以下有沙潬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
震兌它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消月經巽乾潮來稍遲
濁浪推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潬猛怒頓湧聲勢
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狹逼使之然也宜識令
咸令海涌潮開心悵恨不能知其人明月心□□將待
之人後以其宗實錄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為
廣東提點刑獄遷取兩朝史燕公實錄傳觀之果嘗
有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書著海潮圖並行於世。
則知為燕肅無疑

異說基曰風主八条條明庶清明景涼閶闔不周廣莫也凡數發風夫

本命 家語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
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
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
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
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
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
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
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
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
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
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
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
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
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
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

胥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巛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

（巛古坤字　蓋古斷之　爾）

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何棠曰：其言妙理素明究深，而比則有聞。

胡揆曰：理當而辭練而嘖。

（坤猶彖也）

觀鄉射 宋哲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賁軍之將七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何宗曰酒經中矣粗話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則省矣至於眾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工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闋工告樂備而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

吳氏曰下雅分五段大段異否交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何棠曰、一篇與古大文字。

陳仁錫曰、叙次祝文、悉戎謀論、後世詩皆[illegible]做、一與不倫。

五儀 家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履、紳帶搢笏者、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謂之庸人。孔子曰、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

錢恒曰正形容賢者巳力不移

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灋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天下而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又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

孫鑛曰不力行故空定乎已

孫鑛曰：通篇步驟雍容，字句精切，或方或圓，各盡其妙，實補經傳所未發。

儒行 家語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己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媿，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眾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為仕有如此者。儒有

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法若不逢
世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讒諂之民[illegible]之害
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乃
不忘百姓之病先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illegible]而不
篤[illegible]行而不倦[illegible]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
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
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德君
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
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言而正之上不
知也默而翹之又不爲急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
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
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慎静尚寛砥礪廉隅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
章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
則聞流言不信義同則進不同則退其交友有如此

付案曰詒
秀保完供
令諸人口
申出也

者夫温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
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
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
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
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
不閔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
哀公既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敢
復以儒爲戲矣

擬錄曰鋪序如賦言亦各用韻
陳澔子曰忽入深處妙在連居今稽古亦屬憂思
然則彼嶽嶽人也不屑諧俗者宜好立異哉憂思
近之耳非大儒不能行此言也

孟子與孟嘗君同時　宋吳枋野乘

或問孟子與孟嘗君同時否曰同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見梁惠王王有利國之問慎靚王二年壬寅惠王薨孟子去魏適齊而齊宣之立在顯王三十七年乙丑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齊赧王乃慎靚王之子顯王之孫方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薛公田嬰卒其子文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能招致諸侯游士名重天下則田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之前而孟子適齊之時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戰國策考之馮諼西遊於梁說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而謝之則與孟嘗君正同時也曰孟子既游於齊而孟嘗君之食客數千人有一亞聖之大才而不克置於賓客之列何也曰太史公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則當時之客皆非賢士可知蓋孟嘗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子決不屑就也一魯仲連尚不為平原君留則孟子安肯為君之客哉其後孟嘗君廢而賓客一日皆背去此市井勢利之交毋足怪者君於此時不能自責其取士之卑謬而欲唾客之面愚矣

鍾惺曰當時侯王公子假名好士而真儒名世抱落無容[illegible]之[illegible]見其反怖耶

先子先君先人　宋吳枋野乘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稱曾參曰。予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爲先人也。

顏子非二十九歲死　宋吳枋野乘

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魯哀公二年也。按困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尚與焉。史記載阨陳蔡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沮之。則顏子之未死。蓋信而有徵。非二十九歲明矣。

屈原　唐沈亞之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而秦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旱，原隕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詞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託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嘯，嘯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憔悴，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託遊仙以自適。王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泠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為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粽，并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秭歸鄉北，有女須廟，至今擣衣石尚存。

魂夜雨之時，砧聲隱隱可聽也。噫，異哉！原以忠直死，古龍比者流，何以後多不經事？持千古騷魂憑而未散，故驚態雖久不祀，三閭之跡徜徉彷彿，占斷於江潭畔蕪陵白霧中耳。

徐禎卿曰：白雲在天，明月在地，清風在浦，兩時高吹九歌招隱辭，一擣呼三閭大夫，當應聲出。

金蟠曰：吳投子胥於江，吳人謂為水僊；楚逐靈均於江，楚人亦謂水僊。其思慕致耶，抑忠帶之亂當

爾也。夏丘門蕪江潭。猶昨。所謂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隴。嗚呼。傑哉。

茅坤曰以[illegible][illegible]九篇亦是

騷篇 孔仲平

楚辭多以九為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辯。王褒曰九懷。劉向曰九歎。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曹植之九愁九詠。陸雲之九愍。前後祖述。必用九者。王逸註九辯為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文選注亦云。九者陽之數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也。二家之說如此。余按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言獻美人於天帝也）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藏開筮曰。昔彼九宜。是為帝辯同宮之序。是為九歌。考此。則九歌。九辯。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況屈宋騷辭。多摘山海經之事迹乎。詩亡而後騷作。騷亦詩樂之餘派。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蕭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可成。禮所以必取於九者。黃鍾在子。為宮。以為子數。九得非黃鍾為五音之宮歟。然則屈原而下。寫辭歸諫。寓諸樂章。將以感神之心而感人。意亦切矣。

鍾惺曰、考據淹雅。从詩入騷。從騷入樂。璧合珠連。得諭古法。

辯騷　梁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

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慧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豈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illegible]以發抒孤韻風雅之鼓吹也能評[illegible]

此於衆家知己之感意在斯乎

原缺第五十九葉

吳弘基曰。是一則。雋永小類書。開人嗜古之懷。引人作新之路。

帝謚　蔡邕獨斷

違拂不成曰隱。靖民則法曰黃。翼善傳聖曰堯。

仁聖盛明曰舜。殘人多壘曰桀。殘義損善曰紂。

慈惠愛親曰孝。愛民好與曰惠。聖善同文曰宣。

聲聞宣遠曰昭。克定禍亂曰武。聰明睿智曰獻。

溫柔聖善曰懿。布德執義曰穆。仁義說民曰元。

安仁立政曰神。布綱治紀曰平。亂而不損曰靈。

保民耆艾曰明。辟土有德曰襄。貞心大度曰匡。

大慮慈民曰定。知過能改曰恭。不生其國曰聲。

一德不懈曰簡。夙興夜寐曰敬。清白自守曰貞。

柔德好衆曰靖。安樂治民曰康。小心畏忌曰僖。

中身早折曰悼。慈仁和民曰順。好勇致力曰莊。

恭人短折曰哀。在國遭難曰愍。名實過爽曰繆。

壅遏不通曰幽。暴虐無親曰厲。致志大圖曰景。

辟土兼國曰桓。經緯天地曰文。執義揚善曰懷。

短折不成曰殤。去禮遠衆曰煬。息政外交曰攜。

治典不穀曰祈。

史拾衆斷 古物

明 吳弘基纂

偶覽芥隱筆記載王荊公常夷甫誌文云可[illegible]也
用考工記石有時以泐鄭司農注讀爲再扐而後
掛之扐謂石解散也予曰古說零星聚散散安
浮長吉錦囊數萬件區類收束都不得不解散於
人間之耳與目搜衆古之餘資成一端之璞遺爾
之曰古之物也云爾

鄭玄曰兩
河間曰冀

鄭玄曰德合帝坐星者稱帝 尚書旋璣鈐在政不私公位稱之曰帝
應劭曰黄帝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爲青雲夏官
爲縉雲秋爲白雲冬爲黑中爲黄
史記改恒山恒水皆作常避漢文帝諱
按書孫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
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
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illegible]
也最高故在後也

烏孝烏武王能卒父業故烏瑞臻焉

楚漢春秋云虞美人和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
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
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
城乃不崩遂名馬邑

太子洗馬荀子吳家中以龍銅魁作食欲為李尤安
魁銘曰羊羹不偏騶媽長驅

計九州之別懷山林之大川澤所注菜沮所生鳥獸
所聚凡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旡埆不墾者千
五百萬二千頃

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禖禖亦祭天也

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

諸侯不得親四方故扶以東南類天子之學故曰頖
宮

千歲之從天可倚杵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華非一本
草注安知其為菖蒲按梁元帝玄覽賦曰金盤玉鼓
堯韭舜華謂此也讀它書亦有用者如顏聚載梁太
子發河南菜然則云堯韭本倚姬歎非謂人以堯韭
對姬歎因曰堯韭于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義後見
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
為韭感百陰為菖蒲焉

老子高於列子列子高於莊子老子之文簡古列子
之文和緩莊子之文激烈

俗說以人噴嚏為人說此蓋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
言則寐願言則嚔箋云言我願思也嚔當為不敢嚔
咳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嚔也今
俗人嚔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曰漢藝文志雜古
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嚔耳鳴雜占十六卷注云嚔丁計反然則嚔耳鳴皆有吉凶令則此術亡矣

少室之山大竹堪為釜甑

門師古曰中涓親近之臣若謁者舍人之類涓潔也
主居中涓潔也亦主通書謁出入命
杜預曰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
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
化
干寶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
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
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

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
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繇是得幸號曰拳夫
人後居鉤弋宮號曰鉤弋夫人列仙傳云發手得一
玉鉤故號焉又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鉤弋夫人陵也
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月昭帝更葬之棺
但存絲履也宮紀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
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
春秋緯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

括地志云昔秦欲伐蜀路無緣入乃刻石為牛五頭
置金于後偽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illegible]之乃
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
因號曰石牛道
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
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故號夏黃公
甪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
師號曰霸上先生

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
子曰脩好遠遊故祀為祖神
昔澹臺子羽齎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
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操劍斬蛟蛟死乃投
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
韓非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
一紫
墨子曰公輸子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

至於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
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
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
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
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而
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
宋
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皋善以術枚氏而滑姓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
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
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
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
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
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
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于天猶無益也靖
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漆其頭為飲器大宛傳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
器飲器椑榼也所以盛酒非用飲者一云以為褻器
呂氏春秋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溲杯
持衣與豫讓三躍而擊之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
迴車車輪未周而亡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無禮乃求歸秦王為機置
之橋欲以陷丹過之蛟龍捧舉而橋不發
又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乃仰天
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
田光答燕太子云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
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
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軻與太子游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
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
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
以玉盤盛之所謂恣所欲以順適其意也

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

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吾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秦穆公將兄三人、囚於内宮、出春秋後語

洪内翰語請節詩刑天無千歳、當作刑夭舞干戚、此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夭、黃帝時與帝爭、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北山移文介鶴書赴隴、

箸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

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
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
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興兵誅齊
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
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發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
器晚成大音希聲

韓宣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
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
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
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
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
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
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
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
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
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
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
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
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吳
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
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史拾衆斷

呂氏月令

孟春紀 夏正月
仲春紀 夏二月
季春紀 夏三月
孟夏紀 夏四月
仲夏紀 夏五月
季夏紀 夏六月
孟秋紀 夏七月
仲秋紀 夏八月
季秋紀 夏九月
孟冬紀 夏十月
仲冬紀 夏十一月
季冬紀 夏十二月

呂氏月令目 終

史拾衆斷 呂氏春秋月令

秦 呂不韋 著

明 吳弘基 朱日曦 仝閲

孟春 夏之正月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雁北。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無有不當。迺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於

[illegible]曰天之仁見于春，君之仁見于賞。

月令翁曰三許指不主道

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道教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霾髊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爻云營室北方宿衛之分野孟春月日躔北宿參西方宿晉之分野尾東方宿燕之分野孟春昏旦

時皆中於南方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死祀於東方為木德之帝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為木官之神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為鱗角木也位在東方太蔟陽律也萬物動生蔟地而出故曰律中太蔟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數八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臊木香羶也數從之類始動於戶故祀戶脾為土陳俎豆脾在前故祭先脾魚應陽而動上負冰獺祭魚置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圓通達四出各具左右房謂之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馬八尺以上為龍麥屬金羊屬土是月金土以老食所勝也宗廟所用之器皆疏鏤通達以參陽氣之射出術與遂同曰之溝洫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而敗稼骼髊骨漬白骨曰骼有肉曰髊掩埋者覆藏之也

仲春　夏之二月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輅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先雷三日奮鐸以令於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必備毋作大事以妨農功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奎西方宿魯之分野二月日躔此宿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是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夾鍾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陰夾陰而生自冬冰雪至此始雨水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鷙擊也玄鳥燕也春分來秋分去高禖王者后妃以玄鳥至日祈繼嗣於高禖后妃之傳見於天子者於高禖祠之前韣弓韜也授以弓矢示服[illegible]得男象也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開冰薦寢獻羔祭韭也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以圭璧代犧皮幣鹿皮玄纁束帛也

劉辰翁曰 獻鮪季春江[illegible][illegible]以先薦[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寢廟[illegible]以[illegible]食

季春 月之三月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無出九門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勸

真德秀曰 天道宣泄之時人君奉天不可以閉而違此生意不[illegible]恩發而[illegible]使後人皆不內之政

余有丁曰 宮室所以[illegible][illegible]制度所以利用

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隨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纍牛騰馬游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國人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纂云胃西方宿趙之分野三月日躔此宿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牽牛北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也姑洗陽律也姑故洗新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秉舟始漁恐有穿漏反覆視之發泄猶宣散也發陽達物亦當散出倚賄不可賦斂以內之曲底曰筐方

咸曰笙皆受桑冠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群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

孟夏 夏之四月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丘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伏於都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

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税以桑爲均貴賤
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
樂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
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
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
實

箋云畢西方宿秦之分野四月日躔此宿翼南方
宿楚之分野婺女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
宿中於南方丙丁火日也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
以火德王天下是爲炎帝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
方爲火德之帝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
爲高辛氏火正爲火官之神盛陽用事鮮散而明
微火也仲呂陰律也陽散在外陰實其中所以類
陽也故曰仲呂其數成功五火第二故曰七大味
苦火具熊回禄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肺
金也一曰肺火月陰氣動於下故螻蟈蚯蚓鳴而
出也朱赤順火德也犧大也雞爲大象以大牲是
月陰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斷刑決罪順秋氣也
酎春醞也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十一

仲夏 夏之五月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竾簧飭鍾磬柷敔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無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其羣則縶騰駒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無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案云東井南方商秦之分野五月日躔此宿亢東方宿衛之分野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中分南方也蕤賓陽律也是月陽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壯狡多力之士養之順陽施也挺猶緩也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放之則別其羣不欲駒蹄踰超其胎育故縶之

季夏之六月

筆抄曰為民祈福人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蟋蟀居宇，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螢。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乃命虞人入材葦。是月也，令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為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勿敢偽詐，以給郊廟祭祀之服，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或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蕩於氣，毋發令而待時，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

臭倮秀曰黃鍾之宮為八十四調之首以冠十二律於令時起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揜。

參云：柳，南方宿，周之分野，六月日躔此宿。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奎，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林鍾，聚陰律也。陽氣衰，陰氣起，萬物衆聚而成。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溼重，又有時雨，燒薙行水灌之，如以熱湯，可以成糞田疇。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死託祀為中央之帝。后土，官，共工氏子句龍，能平

九土託記爲后土之神陽氣散越而屬倮蟲宗土也位在中央爲之音主黃鐘陽律也其任五五行之數土第五也土味甘其臭香心火也用所勝也稷木皆屬土脩象土合聚萬物一作脩以閉

孟秋 夏之七月

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則立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儁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坿墻垣補城郭是月也

（欄外注：[illegible]賞[illegible] 勵及令[illegible] 殺之良賞 武臣而用 以訣表功 覺民分[illegible] 民以刑刑 怨以恤刑 伏陰抑陽 之志也）

無以封侯立大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行之是
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
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
實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箋云翼南方宿楚之分野七月日躔此宿斗北方
宿吳之分野畢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昏旦將當
中於南方庚辛金日也少皞帝嚳之子摯凡也以
金德王天下號為金天氏死配金為西方金德之

帝蓐收也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託祀為金神金
氣寒裸者衣毛蟲之屬商金也其位在西方夷則
陽律也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蕭然應法成[illegible]
故曰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illegible]
金味辛金臭腥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故先進
肝白以順金氣犬金畜廉象金斷割深象陰閉藏

仲秋夏之八月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
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
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候鴈來玄鳥
歸群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
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
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
有恒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

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橈枉橈不
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
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
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儺禦佐疾以通秋氣以
犬嘗麻先祭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
窌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
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
聲蟄蟲俯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

楊雄楊曰仲秋農工告成正時俯交五之統上千收以利下則下修職以利上

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齊升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無逆天數必順其時乃因其類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箋云角東方宿韓鄭之分野八月躔北宿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觜觽西方宿魏之分野是月之旦時宿中於南方南呂陰律是月陰氣内蔵陰呂於陽任其成功寒氣將至象為黍遂其毛而御寒故曰養衰八月也戶勝高年鶴秋粉衆之也祝全牲恐其毀傷即祭其名養之厚籍

[illegible]

季秋 夏之九月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獀馬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與受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挾矢

以射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
爲炭蟄蟲咸俯在穴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
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
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
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
癸亦房東方宿宋之分野九月日躔此宿虚北方
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立時皆
中於南方無射陽律也宜爲者按宿於人堂宇之
豚有以宿察傳曰爵入於海爲蛤霜降天寒朱漆
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五戎刀纵矛戟矢也是
月天子尚武乃服甲厲兵節卿之儀以射禽也

孟冬夏之十月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
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
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
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是月
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
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
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
則罪之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
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
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坿城郭戒門閭修鍵閉
愼管籥固封璽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飭喪
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壟之小大高卑厚薄
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

死事先人有死王事以衛社稷者

工師誠

王曰自口承曰然庄神不而日亦不祥然學民神性而民祈懷矣

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箋云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危北方宿齊之分野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號陽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皞氏之子曰脩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介甲也象冬閉固羽水也位在北方應鍾陰律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為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鍾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凡醎朽者皆屬水行門內地也腎屬水故祭先之雉入於淮為蜃蜃蛤也陰陽交氣為虹是月陰壯故藏不見暑氣大合深象冬閉藏飲蒸俎實解析謂肴蒸也

仲冬 夏之十一月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鴠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乃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

疏云斗北方宿吳之分野十一月日躔此宿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黃鐘陽律也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黃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鐘陰氣在上民事空閑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也大酋主酒官也周禮有酒正取之不詰詔命百官蓋藏命司徒循行而猶不收藏放佚者取之以警遊惰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諸伏蟄當生者皆動搖

故曰蕩闕門闕也于周禮爲象魏

季冬紀之十二月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

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堅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命司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專於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令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

劉辰翁曰：異姓供外，同姓供內。……[illegible]

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北宿婺、西方宿婁之分野，氐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大呂，陰律，萬物該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去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大儺逐書陰氣，爲陽導也。出土牛，令之郊縣，得立春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冰室也。是月日周於牽牛，故曰日窮於次。月偶日相合爲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曰朔，故曰月窮於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曰星迴於天。農事將起，獨於農民無所役使也。

冀州貢

史拾衆斷　尚書

明　孫鑛評　仁和　吳弘基箋

禹貢

箋云：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禹分別土地以爲九州，奠定山川以別州境。

冀州。冀三面距河，乞河西，雍河東，兖河北。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經始治之謂之載。經始壺口等以殺河。治梁及岐。梁岐二山，河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既修太原，至於岳陽。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覃懷底績，至於衡漳。覃懷平地也，洪水懷山襄陵，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厥土惟白壤。冀土皆白壤。

上會之法，從多者論也。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田第五等。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二水名。大陸四無山阜，可耕而者。島夷皮服。以皮服來貢。夾右碣石入於河。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碣石在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

濟河惟兗州。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九河既道。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其一為河之經流也。雷夏既澤。澤中有[illegible]其陂則雷夏洪水橫流，不能受水，治而後雷夏為澤。灉沮會同。灉沮二水名。會同，合而一也。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蠶性惡濕，水退而後桑土可蠶。兗地宜桑，後世之樸上桑間可驗。兗地卑，水害時民依丘陵為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條，長也。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兗被水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十三載賦同他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篚，竹器。織文，錦綺之屬，以篚貢之。有篚有物之不一者也。浮於濟漯，達於河。兗之東部在漯，三面距河，兗之貢賦達河則達帝都矣。

海岱惟青州。青州之域，東至北海，西南距岱。嵎夷既略。嵎夷，今登州萊為之封略也。濰淄其道。濰淄二水。其道，水循其道也。上言既道，禹為之道，此言之溢既六水得故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海濱之地，橫鹵而斥鹵。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檿，山桑也。萊地所出，[illegible]山谷也。岱山之谷，作牧，宜畜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為生。檿山桑，作琴瑟之絃。浮於汶，達於濟。不言達

河者同於兗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

西不言濟岱之間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

齊不足以辯故以之也　淮沂其乂　淮沂二水徐之

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可知徐之流莫大

於沂沂又則自沭而下可知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

登者言可種藝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水當而從流

謂之豬　東原底平　東原漢東平國底平者水患已

去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上性黏故以

容故可埏埴為器漸包進長叢生也　厥田惟上[illegible]

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　厥貢惟土五色羽

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

玄纖縞　徐土雜赤而五色之土間有之故封以為

貢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具五色羽中旌旄嶧相

材中琴瑟浮磬石浮水濱若浮於水為不動之石

成器而後貢也纖縞皆繒也各有所產之地非他

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浮於淮泗達於河　泗之

上源自濟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於海　彭蠡既

豬　彭蠡鄱陽湖也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鴈也

澤水既豬洲渚既平[illegible]得安居上　三江既入

松江下七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

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　震澤底定　其區之水多聚

而難定底定不震蕩也　篠簜既敷　厥草惟夭　厥木

惟喬　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敷布也水去竹

已布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下地多水其土濕

厥田惟下下　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

雜出第六等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

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

金銀銅瑤琨玉石名可為禮器篠材中矢之笴簜

材中樂之管齒革成車甲羽毛歸旌旄卉服葛越

木綿之屬織貝錦名包裹也橘小柚大錫者待錫

沿而貢、明歲貢之常。沿於江海、達於淮泗。順流而下曰沿。

荊及衡陽惟荊州。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江漢朝宗于海。水道已安、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九江孔殷。九江、今之洞庭。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沱潛既道。江出為沱、漢出為潛。雲土夢作乂。雲夢、澤名。雲土者、雲之地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淺深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荊揚土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荊貢與揚貢多同。杶木似樗可以為弓榦。栝木柏葉松身。砥細密。礪麄糲。皆磨石。砮中矢鏃之用。丹、丹砂。箘簵、竹名。楛木堪為矢。匭、匣也。

州貢

菁茅有刺三脊、供祭縮酒。既包又匣、示敬也。大龜尺有二寸、非可常得、不入常貢、若偶得之、使之納錫於上。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踰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而至於南河。

荊河惟豫州。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河。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別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滎波既豬。濟行絶河南、溢為滎、自洛出為波。導菏澤、被孟豬。菏澤、濟水所經。被、及也。孟豬、孟諸澤是也。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土不言色、其色雜也。玄而疏者謂之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纊、細綿。磬錯、治磬之錯。物非常用、必待錫命而後納。浮于洛、達于河。豫州去帝

都最近濮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水而
達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
水。岷嶓既藝。水去不滯，岷嶓二山，已可種藝。沱潛
既道。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蔡蒙旅平。蔡蒙二
山，旅平功畢而旅祭。和夷厎績。嚴道以西，有和川
有夷道。厥土青黎。黎，黑色。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
三錯。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厥
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璆，玉磬。鐵，柔鐵。
鏤，剛鐵，可以刻鏤者。磬，石磬。織皮者，山獸之皮製
之可以為裘，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西傾因桓是
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西傾，山名。桓，水
名。從河而渡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之西河者，主冀州而言也。弱水既西。弱水微弱無
力，不能負芥。涇屬渭汭。涇渭汭三水名。屬，連也。漆
沮既從。漆沮二水名。既從者，從於渭也。灃水攸同。
灃水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北流入渭。同者同
於渭也。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荊岐二山
名。惇物在扶風武功縣，鳥鼠在隴西首陽縣。三
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原隰厎績，至
于豬野。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
豬野也。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苗已宅可居，三苗
於是大有功敘。厥土惟黃壤。黃者土正色，雍土黃壤
其田非他州所及。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
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厥貢惟球琳
琅玕。球琳美玉，琅玕石似珠者。浮於積石，至於龍
門西河，會於渭汭。雍之貢道有二，東北境自積石
至於西河，西南境則會於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
搜，西戎即敘。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
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
孫鑛曰，以上分九州平敘，以下就水路串敘，亦是

張鏡曰：弱水往西行，不入中國，黑水南行亦然。

一方一員法。前半子虛所祖，後半上林所祖。有北西南三嶽而無嵩岱兩嶽，想以地高，爲治水不由故。

導岍及岐，至於荊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于海。此下，隨山也。禹之治水，隨山刊木，所表識諸山之名。不其高大可辨識，廣博可冀民居，故詳而書之。以見施功之次第。○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此北條之南境山也。導嶓冢，至於荊山；內方至於大別。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源。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下導水也。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黑水，至於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上播而爲九，下同而爲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

張鏡曰：四瀆有漢則濟，濟汴入河；有濟則淮并入江。雖淮但入海，然其流不長，故以言水之大者曰江河。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明非他水也。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雖言道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于海。此濟水也。濟源爲沇，沇東爲濟。濟水歷緬谷而南入於河，溢而爲滎，出河之南。溢而爲滎，滎水地下，絕疾能入而以地爲路。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于海。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是桐柏導之耳。導渭自鳥

艸木貢賦等。錯見雜出。不拘板。又間雜以奇字附
句。總讀之。逸趣横溢。以其寔也。故參化愈有
味。真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金堡曰。今日讀禹貢與古大不侔矣。然貢賦不同。
山川不改。明明禹德。天下佩之。忽忽也哉。○又曰
學士不知四方分寸。馳高談域外。詰以物產珍錯。
則又昏昏莫辨。禹貢數千言。固知為學士必簡之
觀也。

禹貢終

史拾載補無卷數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吳宏基撰宏基字柏持仁和人是編取史記八書及儒林循吏游俠酷吏滑稽日者龜策貨殖匈奴西南夷大宛列傳十一篇加以圈點並略附箋註評語於篇後前有自序似乎先著一書名史拾而此補之者又冠以蘇轍古史跋似乎補所未收者其體例殊不可解又有鄭璧金序稱其旅摭稗收凡天經地志昆蟲草卉之事彙纂成書綴之簡裔更與本書不相應亦莫能詳也

可考之能為先若布帛再浣若
體皆鮮菽粟重飽入盡自其
疾寒窮屢避寒窮生焉亡而
後史有深心乃可砭也讀史有
深心乃可以史砭也輯史砭者
更有深心乃還可以砭史也史
之盟主經之功臣其在于此也其
在于心也

畸人程楷撰

[程楷之印] [伯]

史砭小引

自有書契即有所記載所記載非史
乎唐虞之際史出于經三代以還事
存于史所存者有正有邪而是非兆
矣遷之議固之贊就人而論者也春
秋之筆削綱目之褒貶就事而論者
也有筆削則有傳屬諸經而弗論矣
有褒貶則有斷果皆合諸標的乎致
堂之斷過於刻瓊山之斷失於冗祖
禹之斷膠於泥吾于止是編所繇作
也于止少不喜治經生業而肆力乎
古文通鑑綱目又其所沉酣而不擇

手者也偶有所得輙書數語以發其
隱抉諸篋而忘之矣客居白下長夏
杜門簡錄而出以語余曰此吾蠹魚
之燼先生肯為作玄晏耶余受而含
兒曹讀之頗與舊斷相牴牾刻者濟
以寬冗者納于約泥者通而廣其義

君謂朽蠹之餘吾則以為傳世之文
也夫論事必期于核立言者不在乎
繁君此書醒世之目者也因以史砭
名之而述其顛末如此

華亭友弟唐汝詢仲言撰

史砭卷一

海陽程至善于止著

程　楷晦人較

子長稱六籍散于人間而得存史記獨藏周室
以故滅然則三代以前帝王功業可據者獨
六經耳易稱庖犧氏王天下始畫八卦庖犧
氏沒神農氏作始作耒耜神農氏沒黃帝堯
舜氏作於是垂衣裳而天下治矣夫黃帝帝
也何以屬諸三皇余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爲五帝而不及少昊顓頊高辛者從成功之

彰著言之亦原始要終之論也

鑑稱天皇氏淡薄無爲而俗自化亦後人揣度
云爾昏荒之世人與鳥獸無別安論其化俗
哉獨于支紀日起于此時爲可據耳

地皇氏地者麗也言爲人所附麗也

人皇氏者仁也生而仁愛足以長人也其相山
川分九區宜屬地皇至于政教君臣所自起
飲食男女所自始不過原其所自耳實亦未

大備

炎帝以赭鞭鞭草木赭木赤色以赤鞭鞭草木

行火德而齊以威也草木宜稼者則去之若

鞭撻然非萌動之謂

軒轅二字當從地名爲正土德之瑞謂其世中

和豈初服軒冕與黃龍地螾見之說乎苟取

義于軒冕黃龍是別號而非也

凡史稱婦人感祥而生子如大電大虹玄鳥巨

跡息大澤之陂而見蛟龍於上菖蒲花發取

吞而遂有身皆如薄姬夢蒼龍據腹之類或

以意感或以神遇豈有形交之理如薄姬既

夢而高祖成之則形交矣其祥在彼其交在

此執此而觀古書則無淫邪之惑矣

虞書稱堯爲放勳聖德已著舊謂巽善傳聖之

謂堯非也周公始立謚法豈上古而有謚乎

二女發降試緜俾艾俱以欽哉戒之聖人之

敬可想至于華封人問答實曠古治象亦昭

德奇談後世其能及也

書稱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虞舜之德彰矣舊

謂仁聖盛明曰舜亦世擬之而不可從也

今上初即位從臣進講問舜字何解臣下以謚

對

上曰豈虞舜此時已有謚乎

仁聖聰明如此

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即子美蒸昏晨告別意

總言急于治水罔戀新婚啓呱呱而泣余勿

止自另一時事若作串說啓眞四日而生乎

啓母化石之說從此起矣

甘之戰夏書不載勝負乃三問謂啓終弊於有

扈牧夫牛羊此古文之大不可曉者因標出

之

悖亂之徒自黃帝以來蓋已代有若蚩尤九黎

四凶是也何待繼世帝啓而後有耶胡雙湖

之論刻矣

史稱陶唐氏德衰其後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

夫龍神妙不測其可學而擾乎且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安有孔甲淫亂龍反降者又言豢而烹食其誕妄亦明矣孔子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斯乃得龍之正論

伊尹出處無二道隱顯無兩心何以朱子云兩截人東坡曰聖人之所能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墮郈墮費三相不疑其害己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爲政于商既貳于夏奚以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

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成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讀栁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教誨冀以全其國耶不然湯之宜王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于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于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

盤庚告諭臣民之言分明有中興氣象厥後殷道復振諸侯來朝盖不在武丁下也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神君言動信可以驗治亂也

丁南湖曰或疑武丁于傅說未接語而遽命相曷不玩書曰夢帝賚予良弼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夫曰良弼則良之一字爲當時立相本旨而凡奉旨以來求之不得其良不已也曰天下則隨地求之廣矣于是必有天下之推戴者則惟說之良德良才乃其選也然後立

焉而何嫌其遽也哉

武王師踰孟津固非其志使紂不死而降必當告罪于湯廟而幽之桐宮若將封之是樹之兵矣周師之入商容與殷民談議與致況雙佳觀其相武庚治殷等事仁者規模自別足對天下足白寸衷矣

箕子封于朝鮮而不臣則可仕于周則不可武王不以待微子理待箕子益兩得其道矣

伯夷叔齊與是聖之清亦止于聖之清然死生

關頭久已透破苐以一死愧商人耳不可謂無見五穀者天地之所生于周何與焉餓死云何此孟氏所以爲隘也

既曰武庚與管叔同反卽言東征亦有據若云僅流言卽興師有非是周公居東者言既東征卽避位于東都也管叔既叛有國之讐耳宜刑而刑之聖人何容心哉

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帝王奠鼎光昭祖德貽厥孫謀卜亦常規耳何必吹求卜德不當

卜世也劉道源曰後世謂左氏在周末亡之前逆知享國之年時之興廢專務于術捨棄德政不亦野哉汲冢紀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之數一統歷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并東周八百餘年乃曰周過其歷是前後錯謬不可強通也

史伕氏覩之對以信覘上以讐惕王信得大臣體唐鄉宗元安得以小夫非之文人好爲議論大都類此不自知已之黨于叔文也

魯之禘莫考其始其見于書者獨閟宫一篇耳安知非禧公修廟時僭耶成王守禮之天子伯禽奉法之諸侯程朱安得以意忖度而歸醜于盛時哉

季札讓長是矣其曰有國非我節豈達節者乎叔齊之讓以伯夷之逃也今札兄求促其生而必致國于札札當受之而傳于光則無弒君之禍矣吳之亂札造之也其聘魯而仲尼無褒詞宜哉

魯襄公二十二年歲在庚戌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于魯昌平鄉陬邑事實見全書鑑註不足憑

鄭子產作丘賦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每丘出馬一疋牛三頭于牛馬之外又別賦其田故曰丘賦

世有咎子胥報讐之晚者曰員不遐耕于吳野而籍力入郢則秦女之婚可廢無忌之讐可戮成父志迎太子建而立之則得矣乎王沒

無忌死而鞭尸逐昭何沒沒也此不知時務之論員不曰借力以雪父之恥乎苟曰借力必相機而動諸不利況不立貞將借力于誰哉

吳起爲將與士卒仝甘苦卒病疽而吮之求得其心至矣欲求將而殺妻謂之好色與士卒仝甘苦謂之貪財可乎三代而後論人者不宜太刻世有吳起吾當具隻眼矣

嚴仲子一觴政母政遂以身許之信是戰國惡

習然自刑絕跡愛姊之情孔亟亦庶幾哉厥姊舍身以彰弟名雖烈丈夫莫能過又豈一女俠而已乎

田和求爲諸侯不足罪矣魏文侯爲請于天子何哉政以三晉之立與齊同道耳曲沃之請周微之[illegible]至和[illegible]可救耶

魏公叔痤既爲君謀用鞅殺鞅又名鞅以告之此何爲者謂先君後臣奚可哉彼自謂先君後臣我則曰賣公于君賣私于友矣

孝公任商鞅若明皇之任林甫聽其所爲不復有所可否矣是以太子犯法而刑刈其師傅民或議令而盡遷于邊城孝公既薨鞅何不自殺苟欲偷生而不從趙良之賢者亦自料秦民恨已無所逃于天地間也林甫先明皇而死幸矣然終不免斲棺戮尸慘于用刑者可無戒歟

六國畏秦而合從則當假尊周之名以令衆如齊桓之責包茅孟德之迎漢獻秦雖強必折

英風之半今乃各爲身謀如村嫗瓦合之盜聚如蝿屯散如鼠竄其能不解乎

蘇秦固險譎之流又敝齊以爲燕何與合從之意大相矛盾

楚趙魏韓燕同伐秦壯哉興敗在此一舉何齊不爲[illegible]敗走已破膽矣自此有怯心後[illegible]請成于秦不惟五國之罪實萬世罪首

丞相之名古未有也初置者自秦始而後人因

之有是名

自古拓地開邊者常有何嘗變服哉若論于戰國之趙或又一時微權耶樓煩來矣中山弁矣是謂胡服之功邁諸往古然弟臣其兄變生肘腋主父遂有雀㲉之探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何明于彼而暗于此

樂毅下齊稍近正兵第不宜收寶器耳然既取七十餘城則所留之寶燕寶也又何設諸寧臺哉

藺趙邑名相如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邑于藺故因氏焉趙之興亡不係一璧相如不懼而往仗信義太堅耳然有信義曷嘗不足壓服天下獨以虎狼之秦而腼然無畏心則氣足配義耳或曰相如幸成不可從也趙以區區方寸之愛而怒強秦秦將百萬之師而壓趙境璧復為趙有乎相如亦奚知其否相如孤身入咸陽之虛抱連城之重屢秦王之庭略無左右劍戟之忌秦若少振其怒相如能免乎是璧不足道而復以藺與之趙又失一璧也藺又奚知其否曰不然以城易璧秦之盟也以璧待城趙之信也秦以計詒而劫之威秦之失也藺以死守趙信而索秦盟臣之節也節以奉信信以要盟盟結于口而昭于天地鑒于鬼神秦之懼也緣盟以証其失奉天地鬼神以懼其心秦獨無畏心乎以是知秦莫能加也

王使東周武公諭止楚謀入寇堂堂正正有共

主之風

秦趙會于澠池藺相如請秦王擊缶不肯相如云云左右皆靡卽却萊兵家法不過如此

平原君怒趙奢殺其用事者九人趙奢正論詆詆自足服人平原君焉得而不賢之

兵家貴神奢闕與之戰鼠闘穴中耳奢誅請救容也突進而前神也許歷相機而動知奢必納可謂謀者善謀聽者善聽矣

遠交近攻范睢為秦計則得矣得非六國之罪

魁乎
趙奢先料括不可爲將其母又上書言括不可
使將賢哉父母
強弱不敵僅有刼刺之計荆軻此舉不得已而
爲耳論人者豈以成敗爲輕重乎秦以其刺
皆咎燕丹失策此不知天意者也六國之待
民非仁于秦天之欲亡六國非後于秦六國
亡而秦隨之此天意也假令荆軻刺行而扶
蘇立秦且有賢主秦有賢主而六國不亡豈

天所以起漢意乎
太子丹情誠可矜然太子有國者也丹果有報
怨之圖當佐其父修德行仁而恃忿憤若是
其是非成敗予未暇辨獨以匕首謀秦中不
中皆詭遇也豈大丈夫光明烈烈之舉哉至
如子房勢孤力慼狙擊誠有不能自已者良
意以爲雖不得擊亦聊以發其忠憤耳且其
智料能避秦使其大索不得則過人遠矣兩
事可同日語哉今護丹之言無非惡秦之意

然事于理有是不是不能不辨也
甚哉名不可不正也皇帝之號自秦政始眞禹
湯文武之罪人矣德功古今莫並三皇而追
五帝況稱兼而過耶如謚以表德亦以勸世
大公無私臣子不得以意爲揚抑者也而曰
議君父何說也其生也唯恐號之不隆其歿
也惟恐惡之或傳益但計生前而不顧身後
抑以掩後裔公論云耳
張耳陳餘說陳涉毋王立六國後以樹黨滅秦

即沛公扶義而西之說也涉苟聽之則得先
着矣然予于之衆决非眞主耳餘以此說涉
策固良言則失矣
沛公寬仁大度信有眞主根本非隆準龍顏醉
卧多怪何以壓服群人斬蛇嫗哭史臣之論
近理然張耳因甘公之言而歸漢符兆何常
無益耶
宋義氣怯不足以權大事又自多其能謂可坐
而運籌羽雖專殺然沈船破釜之戰非羽曷

能解鉅鹿之困懷王惑于一言而使卿子冠軍此時已命已在項羽掌握中矣何待假手九江耶

沛公踣洗兩見于史一則試酈生志趣一則挫黥布英風人主籠絡天下英雄大底如此若光武之見馬援則又吐露赤心使人無疑明主權變又不一道也

綱目以莊襄王甲寅三年為秦紀以次年乙卯為後秦紀愚竊謂不然當報王之獻地嬴楚

雖已受之而六國猶在也二周之君猶未亡也然則秦猶秦耳地雖入于秦未可言一統也次年政立歲在乙卯六國尚自合從以伐秦但恨不勝而敗走耳逮至辛未方始滅韓癸酉方滅趙丙子滅魏丁丑滅楚己卯滅燕庚辰滅齊由此觀之當以庚辰滅齊之年為秦紀矣于莊襄之下不宜分註于祖龍之立不必稱後秦庚辰以前亦如散書之例但于庚辰之歲係之秦紀推至甲午實得天下十有五年而漢興代之如實呂之說雖出小人奸謀君子固當置之勿論況史稱期年而生子政律以常生之期已踰二月矧去朱姬有孕之時尤為爽其候乎奈何指為不韋子也古今惟堯與巢昭孕十四月而生如果信然則始皇可與二君並耶人孰不惡秦斯言則僻而且醜

沛公入關時但以爭長為念未暇計久安長治之策惡能想及遺書然與爭走金帛財物之

府者遠矣收遺書在既定天下以後事此時難以苛責蕭何

項羽苟有大志則當以天下為家何必思歸衣繡夜行鄉里小兒語耳且秦中宮室羽燒殘而羽厭之天意固有在也甚矣韓生之不知人也當時此說之人而可說以大事耶雖然項羽行暴天固借以為沛公驅除韓生之說適足激項羽東歸而為沛公樹秦中基業稱為沛公之嵩矢可也

每讀項羽紀惜外黃舍人兒姓氏不傳羽所以失天下者在于阬殺無辜舍人兒年十三獨能說羽全二城之衆不惟一城之衆全而梁地十餘城皆爭下羽能于此覺吾不嗜殺人漢亦無如之何乃好殺在心誅夷益甚遂有烏江之自刭眞不及此兒萬倍者矣余特標出以附甘羅之後

班彪稱嬰母子廢陵母子興謂皆識天命也嬰母以毋王勉其子而得侯于漢陵毋以歸漢

勉其子而仗劍自甘毋道均得矣爲陵者獨何心曰陵之起南陽兵戈擾攘携毋行似有不便其歸漢也方懲執功名而迎毋以享富貴也若項羽之取陵毋實意外之變也假令陵毋不死而留與軍中陵亦必不爲元植之議孟德於既自殺而陵無二心陵亦無如之何惟一心事漢而已孝子當原心而論

羽何可久爲人臣心之立范增倡之項梁從之爲一時滅秦計耳及梁死而秦亡羽自謂天下莫已若詎肯一日居懷王心下耶尊爲義帝而殺之使漢得以縞素發喪羽之大事去矣

史稱增素居家好奇計及說梁立心自謂奇矣然羽殺心而增不去豈欲忠于羽耶及惡卑一間而羽疑之使乞骸骨吁何見之晚也計非奇愚亦甚矣然羽羣臣中多去楚歸漢而增獨留吾于是乎有取

信擊齊帝遣之也酈生請行帝復遣之則持兩

可矣酈生說齊陳天下之大勢決楚漢之雌雄橫果以爲然而與縱酒罷歷下兵帝當亟召信還使辯士無得竄其中乃無詔止信制徹得以行其說以致驕信烹酈奔橫罪將安歸乎漢高受諫如轉圜　後之敗帝實有以致之徹不足罪也

羽無釣天下殷阬秦降卒失關中心戮無罪之韓成激子房歸漢王都鼎榮棄餘失布樹四方兵慮漢東侵立三秦以拒塞之而擇燕蔡

之怨皷還義帝而殺之使漢王得問罪根本
是皆羽失策也乃恃拔山之力謂能鎮服天
下殊不知其強易弱之論淮陰燕窩(?)睨羽如
掌中物矣本以好殺不義亡其國乃歸罪于
天眞死而不悟者矣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其籍之謂耶
多疑敗謀羽之心漢王料之審矣事勢無可奈
何彼危詞以嚇之此不得不寬詞以破之本
之項伯之言得行而太公無恙不猶向者鴻

門故智哉使太公可死則舉玦釋劍之時焉
祖久已遭害矣是知項伯猶在高祖何畏乎
橫之死義矣竊有恨焉當聽酈生說我韓信之
兵尚進也奈何罷歷下兵曰與酈生縱酒乎
満計亦疎矣國既破而居于島義不臣漢也
終于島可也漢未加兵而惠然肯來去雒陽
三十里而斬頭以進橫亦迂矣雖然橫不屈
二客自殺以從可謂從容就義二客就義而
五百人俱就義橫何得士之深乎亦可爲今

古一人矣
英主遭厄也惟慮無身其御寓也惟慮無法當
丁公追高祖而短兵接也高祖顧以兩賢譬
丁公致丁公自謂有恩于帝及帝即位而謁
見將以求賞而高祖戮之法不可以不正也
然則光武以不義封子密其識見去高祖遠
矣
子房本是仙才秦人大索不得弄楚秦于掌上
係與敗于去留韓之不王時數然耳豈能久

處人間世耶
戞羹之恨何必計且以是稱侯豈人君之度哉
所謂馬上得之安事詩書所爲耳
漢高即位之初百事草創且太上王之號古所
未有家令以君臣説太公蓋欲黙悟高祖耳
或曰太公坐鼎之際已聞分羹之語素知乎
親已故家令之言得實此非也太公是一澗
仲大道以危言激之耶又曰咸丘蒙亦稱瞽
叟北面而朝舜安知家令非丘蒙之儔曰高

祖賞五十金取其黠悟非取其愚也
古之俠烈者有矣未有迂遠如貫高者也高祖君也外父也張敖臣也子婿也敖之袒韝侍食子婿之分高祖之嫚侮人習于性成高奈何以帝辱其王而謀殺之其迂遠而宜誅也必矣然甘三族之論死一身刺劍無可擊必白王而後已高亦強忍也哉高祖赦之高從死之真能立然諾于當時者矣開國之初有此異人亦足點綴

叔孫通起朝儀禁羣臣之爭可耳奈何采古禮與秦儀雜就得毋以狐腋補羊廓乎雖然禮逐時移道隨世變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采古雜秦未必不可者

婁敬議結親匈奴遂成千古之痛然以家人子名長公主呂后得之矣此一事猶有丈夫之見者不至此又言強本弱末之術豈在移民者哉

殺韓信夷三族論其罪獨稱假王不可耳後事皆帝激之也至加三族之夷豈議功之道哉漢高于是少恩矣信本非反者對蒯徹之言表裏洞然可見但謂或擒或奪玩功臣如兒戲敵國破謀臣亡信此言安能一日高枕哉奚怪其思反也

四皓羽翼謂此四人足係人望四人既歸則天下人心可知人心既不欲易太子則國本既立難以動搖若爲之羽翼然者非謂其勇力智謀可爲太子藩屏也故子房此舉全是以

人心曉帝

當呂后妄殺韓彭時即宜援專擅之罪而廢之則太子不易而自易矣以帝之明而不斷于此則牝雞晨鳴已有其漸又何以全如意且使劉氏之祚幾殘于妬婦手者帝可謂不善處于父子間矣

高帝與何所定法令其雜秦政尤多豈真無可更改者如他日所除之律及文帝所易之制可見矣且制禮與教真宰相事叔孫通之禮

儀果先王之舊乎自垂拱之言出而日飲淫
樂之念堅矣曹參何嘗不洪若也雖然休養
元氣之功其可誣乎曹參休息之意若多謂
民甫離兵革出秦湯火非不知猶有弊政然
且因之垂拱之對權詞也明知惠帝大不如
高祖苟改之不善反成害事又不若因之爲
貴

季布以夷狄如禽獸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
深中其旨且得帝王之度量因而息兵利固

薄矣然復與和親其屈爲何如華夷之分莫
濁于漢初

惠帝除挾書之律典章文物煥然一新怪參之
飲將大有爲乃因人彘之故謂太后非人所
爲我終不得爲人主遂至淫樂以促其生惜
哉母之不良禍及其子猶賴高祖在天之靈
妬婦死而文帝入遂成中興不然漢座亦幾
岌岌矣

人主過舉何必諱刻印銷印高祖曾爲之叔孫
通可謂逢君文過者然複道之作原非大過
原廟之起無乃畫蛇添足耶

王陵對太后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
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偉哉得大臣
之義不負乃母以死堅其歸漢之意寧謂不
得爲孝子耶

平勃以王諸呂爲可者見韓彭之死皆呂后妄
殺有何愛于大臣故託姑順之義以免禍雖
然姑順不盡可也悻悻強爭致戮身以危國

禍不尤慘耶其至移劉爲呂又事勢不可知
者沉幾觀變　予或有馬論人者亦不得執
正太過猶當原功陳平本爲全軀自保之人
但此時悻悻而死反無益于事

酈寄始與呂祿善非取友之正終與國謀得盡
愆之義

呂氏擅權未久人心懷劉素矣勃太尉左右袒
之間一以助軍威一以堅衆志何非爲國家
唐杜牧有詩云軍中若袒右邊袒四皓安劉

、實減劉此詩人好爲議論耳此時太尉豈不
慮及此蓋爲人心歸漢決無右袒之理耳
迎王至渭橋勃太尉請閒不過欲自陳其功宋
昌公私之論眞足千古歟後文帝以所慮國
慮天以已有私而止猶然昌之爲也然昌終
文帝之世官爵不甚顯豈帝不欲私代來之
臣乎
陳平決獄錢穀之對鑿鑿可聽足以聳動人主
故文帝稱善焉卽此見平才調之美捨懷之

秋刑賦必習如蕭何轉餉關中收圖籍次律
令眞相國事太平時則訟獄錢穀各有可存
宰相受成而已用人乃立政之本宜以此對
余觀文帝賜南越書悚然起惕不獨眞心自意
沁人肺腑且謙光慈惠動人欽服王佗之傾
恍固宜凱謂輸款不可以仁義治哉古今與
師動衆激成變叛勝負未必而塗地者可矜
矣割地和親之議非所宜爲犁庭掃穴之舉
視此何如耶仁哉文帝足爲萬世法

一歲中超遷賈誼爲大中大夫恩不爲不加矣
及絳灌東陽短之遂謫長沙何帝聽讒之速
也曰宿亦知非初六貞凶乎始進而求之深
也痛哭流涕之言不可稍緩乎
陳平宰彼一生用智庶幾全身以濟國事雖曰
倖而成功其視功而僭濫者遠矣
賈山言與衆臣宴遊其本意全在遊不失樂是
故子輿引齊宣之言未爲大失
人盜高廟玉環文帝欲致族之法雖太過要亦

奉先深意釋之以法奏帝復曰非我所以共
承宗廟意及開一坏之言帝遂感悟許當臣
也盡法帝也盡孝足見一時之盛
人主眞難于用臣況御史大夫漢之次相乎必
國人皆曰賢而後可耳文帝以一人毀譽而
進退之君道亦疎矣季布面折廷諍不避逆
鱗足稱直臣
治安策首足倒懸之語可使漢室諸臣衆心賈
生之言鑿鑿可行使其見諸施爲必有盛美

可觀夫文帝固從諫豁達主也長沙之命安知非老其才而大用之則讒說不能惑帝也明矣至于哭泣而死則漢道可知孰謂其少年輕進而亂以死生成敗論耶

人主治國咸當謹之於始其待外戚也加以恩不當假以權文帝薄昭之失不在于喪服之哭而在于將軍之遣不遣爲將安有殺漢使事乎既殺漢使而不誅則漢法壞誅則恐傷太后心甚爲謀者候之而不將之則兩得矣

鼂錯入粟之策本爲足邊而設奈何以此鬻爵贖罪乎錯意蓋懲亡秦之弊聊與民休息固歛爰之術也安知利迷秋毫之徒欲取山海藏諸匣中者皆自此起實乃錯作俑也

太倉令廉吏也不以家爲家而病者怨之爰有雒陽之遞少女緹縈上書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二語感悟人主不惟脫父于罪且開文帝仁愛一念得除肉刑爲千古人羨慕女亦賢已哉班孟堅云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眞勝于男子百倍矣

什一而稅先王中正之法減尚不可而況除乎文帝除田租稅以太倉之粟紅腐也彼豈不知後之必開乎就我一日之儉施我一切之仁此外非所知也或曰孝文除田租稅孝武算及舟車太儉必有太豐亦非良法曰大禹盡力溝洫太康田獵不返亦豈厥祖啓之耶

文帝賜南越書以高皇帝側室子自居謙恭仁恕眞能誠信動蠻貊矣奈何不以此道處北

狄而與和親哉曰南越地夾力弱且尉佗本中國人可以化誨懷服彼匈奴務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其可以處南越者處之乎然有高文之和親而後有宣武之征伐就漢而論二者俱不可廢也

景帝惟錯言是聽丞相嘉心弗便之力未有以傷及錯鑿廟垣嘉奏請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且我使爲之不預于法可謂護錯以姑息矣及吳楚反也紿錯斬之豈人主之道

哉居平縱之臨難誅之爲景帝臣者不其難
乎
吳王不朝以其子故文帝仁厚主也矜憐之而
不責其罪及景帝即位正吳所仇恨者盍下
一寬悔之詔泯其前嫌與之協洽謙退而優
恤之吳當消其前忿樂爲自新豈不兩全乎
南越王且以優詔而去號在至戚不可化誨
然則几杖之賜何向日之謀亦解耶
易稱知幾其神乎穆生因醴酒不設而去胥靡

之辱不及眞可謂見幾而作者申公白生不
去遂有舂市之辱寵祿其可深戀耶厥後申
公有蒲輪之徵穆生不復見豈其蚤世耶抑
以景武非禮賢之主而隱身不仕耶申公之
徵也帝未有問而以老生常談塞其喙終于
不知幾矣
鼂錯言兵則欲兩軍相爲表裏言邊事則欲募
民徙塞下欲入粟實邊使民重農即曰明君
貴五穀而賤金玉皆老成之長算豈俗吏所

同耶至如削地之舉亦欲壯中國而制外權
其心曷嘗一日不在國家也夫諸國已削而
悉無反謀吳之反帝激之耳當局殺其子時
吳謀已蓄幸文帝寬仁姑隱忍耳景帝立反
萌愈熾矣使帝念殺子故躬自謙抑加其寵
渥以消其禍心則雖效諸國之例致書于吳
曰朕以內重外輕之意俾彼諸國損其爵土
而吳地如故是朕以吳私也何以服列王心
其自某城至某城悉爲內屬非敢有厲于王

實安諸國而布公義王其念之吳得此言又
思平日相待之殷則殺子之恨或可稍除即
欲倡亂諸國未必遽從耳景帝智不出此遽
爾奪地而彼爲子報仇方忿忿欲逞乘是以
削地爲口實以誅錯爲名于以倡言諸王尤
易入哀恣泄其私忿不顧社稷直小人之雄
也何足道哉七國之削總是壯天子以安宗
廟然惜其先吳而削以故吳得藉口合兵而
圖之孰有不願從者況又以誅錯爲名耶

條侯平七國之難眞有功于漢者其諫侯王信諫侯降生俱得大臣風節無負文帝

文帝除肉刑景帝定箠令其用心一也然黥劓刖宮除而笞至五百則十死其九矣非帝用刑酷也深拱九重之中烏覩其笞死也景帝即位之初既減其笞數尋復定箠令令笞無更人帝亦仁矣哉今世猶有一罪更至六七人者矣

以亞夫屬景帝文帝已料其不負所託矣乃曰非少主臣而卒坐以葬器下廷尉景帝于是寡恩矣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亞夫即謝病免豈以能進不能退議之耶文帝將薨之戒凜凜在耳何得忘之即不然獨不可論功耶獨其待母至孝恤刑節儉然終難掩殺亞夫之失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尒謂文可方成景不足比康第其愛梁王恐傷太后之心終能致太后起立加餐而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可謂能權其視文帝薄昭之事似更得宜及梁王薨太后哭不食又終能致太后加一餐可見眞孝即此大節可爲君天下者法

董仲舒對策問云云仁人心也義者心之制仁義禮樂皆其具如云仁義中之禮樂皆其具耳性者生之質即形色天性之意兼精粗而言

平陽公主武帝姊也曹參曾孫壽尚之壽有醜疾而絕之帝求可以尚主者曰莫如衞青貴主曰青固吾家侍從兒耳然卒尚之不以爲恥然則賣珠兒稱主人翁不更醜哉

郭解任俠殺人彼實不知情有可原必欲加刑去其黨類可也族之何太甚魏信陵無忌趙平原趙勝齊孟嘗田文楚春申黃歇此四豪有扶六國鋤強秦之功置之俠客之首班孟堅過矣

一肉布被公孫弘之率性耳然人品之純疵不在是暗指爲矯是因其曲學而概擬之弟其長處亦是不掩按西京雜記故人高賀稱弘

下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是
弘無往非詐無事非矯雖欲恕弘亦無如之
何

武帝之獲一角獸也瑞耶么耶帝而化及草木
也致群生于春臺中也則以爲麟可也若猶
未也何遂侈然稱符而改元乎當時有司以
祥瑞進者多矣中軍復以同本應帝開邊欲
此時長孺宜諫乃不見諸書豈隱于田園時
耶抑方卧治淮陽耶吁諫臣衆而正臣獨汲

謂漢武得人之盛也

莊助稱汲黯招不來揮不去淮南王謀反興客
議漢廷大臣惟黯死義守節難惑以非誰謂
公論不在人心

汲黯諫上怒殺士上曰有才而不用與無才同
不殺何施甚矣帝非仁君之言也堯舜之世
庶頑讒說尚欲化之而與並生況賢才而可
輕殺乎不用其才退之可也抑或有怒按罪
而定其輕重可也焉用殺

卜式大都是个輕財負俠之人觀其輸財一節
可見未可輕短之也然助邊則進武帝窮兵
之惡君子所不取耳以之濟困則善矣今
時擁富者不少濟國家之急幾人哉

方士欒大既拜爲將軍已失其體又尚衛公主
耶武帝可謂穢惡彰聞高文之不才子也雖
竟坐腰斬何足以洗其羞

武帝北登單于臺向奴終不敢出雖曰勞民然
英略之主其所決心者正在此一舉差足驚

破單于之膽稍洗和親之羞藉令趙氏有此
等主決無二帝北狩矣

蘇建責衛青以不招士青弗納蓋招士者如四
君之侍客客有貞邪將還而招之耶抑無所
揀擇使雞鳴狗盜者出其門耶青不招士
是矣然進賢黜不肖乃人主事人臣奉法何
與此非也某人賢而我薦之薦在我而用之
權在帝也某人不肖我言而退之言在我
退之權在帝也烏在乎不奉法也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曰月正元日舜
格于文祖然則夏時者承唐虞之舊也商人
建丑周人建子正以天地人三統俱可以為
歲首而三代更用之秦人不知此義遂以
各向前一月亦欲倣之而以十月為歲首則
大謬矣蓋十月建亥卦為純陰正大忌而
賢人隱之時也其可以為歲首乎漢高不革
詩書故因循其舊武帝在是改之蓋合聖人
之意矣其命官造歷者是歲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正合算歷之源而司馬遷世掌天官
委其算歷可謂得人此舉亦足稱漢武盛典
矣

于賀捕盜縱舍活人以為後報夫有所為而為
非仁者之心也況發于一語關那後之禍福
不足論矣雖然猶愈于慘刻也按是時王溫
舒為河內太守夷族千餘家流血十餘里義
縱為定襄太守掩定襄獄重罪輕繫二百餘
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一日

盡殺之以王義比賀非大寒之陽春乎
公決獄寬平厥後有西平之相賀獨不可望
子孫豈有意為善者天未必從之可耶

人主之舉動其可草草乎漢武以北陵合生忠
之數未嘗有發揚意奈險惡小人多窺帝意
爭欲駕禍于太子江充發蠱太子宮實始于
此吾故曰虎毋門關啓思之臺也矣
江充非特太子族滅大快人心田千秋訟太子
冤所謂白頭翁者不知何人亦帝心之自與

翁耳歸諸高廟神靈是仁孝之思也嗣四年
征悖之悔豈自頭翁啓其思耶
武帝輪臺之詔哀痛千古乃英雄本色自不可
掩至若唐明皇奔蜀將亦知悔悟矣乃復捲
倦太真絕無罪已之詔二者度量相越豈不
遠哉李卓吾評史亦取唐無子孫亦知明皇不
足數矣

漢武立弗陵殺鉤弋其見信超出乎世世論者
謂帝不能以春秋之法制宮闈而自立子殺

母之名此亦老生長談耳假令鈎弋有武悲之才其可以春秋法制乎昔所慮者獨恐弗陵愛母致憂憤而死帝將如之何雖然弗陵既長多知則能體父而以天下之心爲心終不戚戚于兒女之戀矣

武帝遺詔以日磾光傑輔少主光與日磾不讓然帝以周公輔成之圖賜光而不及日磾則知意所屬矣日磾後以匈奴輕漢之語辭光見其慎密帝生平所用如買臣卜式偃丘之

徒誅滅殆盡獨以金霍屬大事足稱知人然以傑之涕泣爲愛已亦與此列差爲失之或以其付託光日磾傑皆將軍而不及丞相者只要付託得人何論文武何論丞相將軍何嘗以將軍受遺詔者爲令耶用千秋以一言悟主驟取相位帝或以其非相知之素相信之深故不大事託之爾非獨千秋一丞相

蘇武居北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去音舉亦藏也

成方遂詐稱衛太子儁不疑收縛識當然引聵輒事爲証而曰春秋是之則非也不疑亦嘗讀論語之正名乎輒之于蒯聵也父子也乃不可以拒父也昭帝之于戾據也兄弟也兄有犯于先帝弟可以正其非也不疑處變則是引經則非先儒已議之矣

樓蘭固嘗殺漢使傅介子數其罪而斬服矣正以堂堂之師可也乃賂以金幣誘與飲而刺殺之豈中國待遠夷之道耶介子信是貪功

帝與大將軍不宜聽其往也興師固多勞費詐誅亦所不宜必如先王待荒服責其來王可耳大宛不必使也

伊尹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博陸輔昭帝廢昌邑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矣宣帝既立國有長君光當謝政事角巾私第子孫親黨在朝廷者悉令補外以絕親連根據之嫌且帝留光固于辭讓可謂不亂舊政矣光不謝政得毋以寵利居成功乎霍

顯之弑后也光知而不寘其妻于法更非矣
尚可進其女于椒房乎吁光眞社稷臣一小
不忍至於覆宗絕嗣上臣始終如一難矣

史砭卷一終

史砭卷二

海陽程至善于止著
朱泰禎白岳較

有恩終不言殆有道者也漢廷諸臣如丙吉者幾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張安世此語豈淺夫所能道然非宣帝之明亦知其是哉

張安世辭祿秘政有功不居薦爲公舉不受私謝皆是奇行不減丙吉爲人論者以爲具臣焉得有此且政歸丞相權歸朝廷鑒霍光之專而謙退益力豈僅僅遠害全身尸素庸流哉

疏廣傳太子太子甫十二而廣用止足之計未老而乞身疏受奉叔之訓不自爲謀而陸流一轍果無心仕宦耶抑相機而動耶曰元帝庸愚二傅已逆料之矣肯待望之之禍及而後避乎明者遠見于未萌眞不待終日者矣觀其居鄉取樂不求田問舍以爲子孫累豈每事超出于常倫乎嘗爲薦紳居鄉法

趙充國至金城止兵渡河數語具見老成可謂
丈人之師矣然當孝武時不以為迂緩卽以
為久借豈能坐成其算哉宣帝三奏而三納
之用能持久優游以待其斃任將在君信矣
充國威德素行可見

張敞令入粟贖罪亦一時權宜計卽先年鼂錯
之說也蕭望之等群起議之其策遂寢豈宣
帝獨斷差遜于孝文耶然敞議未為不可也

蓋寬饒官天下之言忠臣有犯無隱亦不為過

彼有以桀紂諫其君者亦將族誅乎將以其
有弒君之心乎

丙吉為相見民鬬死卻是京兆當禁此言未為
失但因牛喘一節而恐氣失調似于迂緩不
思陰陽何以燮理氣節何係協和諒不在牛
喘問也刑政忠邪吉未嘗不慮但指牛喘以
為氣節乖和而曰職當憂時不切中肯綮耳
雖然有護主之功而終不言且與魏相同心
輔政稱一時漢廷之盛品量亦偉矣

免田租者有矣鮮能益吏俸者自宣帝益俸之
詔下而養廉勵官之法俱得之矣

自古王者不治夷狄非使貴中國之仁義不過
保養元氣恐黷兵之財耳蕭望之所言近迂

韓延壽取官錢假循安知非應變之策延壽何
不以此自明而部案望之為小人忿憤計乎
過不掩功帝當議有棄市之罰何太刻

黃霸以鶡雀為神雀欲以上聞固巳非矣又因
敞舍來乃止乎自開之隙敞因而中之又適

合宣帝惡聞教化之意安得不嘉納乎至薦
史高之失尤不可掩

常平倉古今第一美政耿壽昌奏之帝從而置
之仁人一言其利溥哉先儒稱三代之民受
命于君後世之民受命于天若漢文除田租
孝宣設常平尚可稱受命于君也

講經石渠千秋盛舉梁丘之易夏侯之書穀梁
之春秋至今傳不朽此一舉謂光祖宗昭來
禩疇曰不然

分卦直事如道家屯蒙之類其理甚奇宜天子悅之至盡言悟主陳考功法皆人臣忠直之常未可以利害爲進退議京房者以交淺深爲語嘿亦非是

詔教甘延壽陳湯矯制罪皆封侯勞衆傷財重損國勢矯之大者也不煩士卒因便成功矯之小者也心乎靖亂雖矯而功莫掩心乎喜功雖勝而矯難逃至于乘利擅興則罪不可言

谷永疏訟陳湯頗得御將之道且可定陳湯公案屈指對上不負此舉矣

賈讓治河三策鑿鑿可據然特就漢時而論耳自漢至今河不知幾徙其舊跡而可占法治乎宋之衰也河多北行勝國之際河多南徙就國勢以爲向背也河亦神矣哉順河勢相地形疏下流以洩其怒乃治河上策然偷安目前多爲抵塞之計終皆出于下策耳

董賢哀帝一頑童耳孔光爲相下車拜謁豈惟汚相位并汚乃聖哉豈曰明哲保身實乃患得患失後舉中國委之新莽光實罪首然張禹猶有朱雲之請劍光竟無而斥之直臣朝廷日趨汚下矣吁漢道至此可不深惜哉

奸而知者孟德也奸而愚者新莽也莽欲酖帝處天下之討罪預爲金縢以掩蓋之然終不免手足異處姬聖不可奸而及也愚也孟德竊漢相挾天子自謂天下無敵然終不能渾一區宇止于三分天下之廣不可以奸而取

也新莽每事必露至于金縢宛欲酷肖姬公何物莽奴敢于侮聖若此

英雄如光武反有厭倦思歸之意乃知舉大事必籍良佐鼓動精神始可共濟光武安緝之舉若非邳彤一言幾失河北河北失則三輔亦失大事去矣良佐其可少哉

光武王業造機于昆陽受命于河北邳彤過南之砥柱耿弇相北之主人功並威矣降精列宿感會風雲豈不偉耶

勑馮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

此語兵家至要收拾人心休養士卒保全威

重誠兼得之世之爲將者不先爲招諭討而

輒屠城殃民略地勞衆反阻其歸順之心者

有矣豈爲不戰之勝乎

攻戰之事不得已而用之喜功終未必成功此

鄧禹所以致敗也乃知兵以順應安靜爲正

馮異諳是爰有桑榆之收

馬援以恢廓大度稱光武是矣然云同符高祖

恐未必然高祖量弘而寛光武量淺而迫高

祖專委相國光武不任三公高祖知呂后不

賢而弗黜光武以麗華有色而廢更無論其

他即此三者猶天冠地屐謂之同符可乎

朱浮上疏論守宰宜久任始可責其成功此古

今不易之政也光武姿性嚴切當時令牧益

有不一歳而易者不一歳而易何以責其養

民乎厥後劉寵之一錢廉范之五袴統參之

馴雉卧野之庇蔭非久任其能致此耶朱浮

之惠普矣

什一而税先王之法也白圭二十而取一孟子

尚目爲小貊況三十而税一乎此特孝文恭

儉承累世之積故能行此今光武天下初定

遽行是部雖未准行亦足見其與民休息安

知後有西苑之開耶

前倫爲令叱延狀哉求中郎欲不負臣節尊嶷

有生氣

光武保全功臣之意遠踰高祖丁南湖不可執

一二而論在人主御之何如耳然二十八將中

原無淮陰黥彭之驍悍有此驍悍人我恐光

武亦未能高枕而卧

高帝至孝宜天下稱治者以君明于上臣直于

下也元成所以不治者以君昏于上臣諂于

下也梁統不原本求而歸咎于法安能使光

武納聽乎

韓歆自殺已非又何及子嬰帝豈罪及其子者

耶帝偶當有殺歆之心歆自殺耳値宜留其

之之後上疏自陳其罪待命闕下可矣然歆
非勇士何遽輕生自殺
歷木之果能保其成蕪乎光武廢郭立陰郅惲
之言婉而切矣又能喻彊使就蕃廢者安于
廢而保其身立者嘉其退而全其倫皆郅惲
之力也
佛教始入中國楚王最先好之未必能深領其
妙爲迎合上意乎抑粗得皮膚乎厥後逆謀
自殺遂見謂好佛之過縱不好佛寧終不逆

謀耶
百官以祥物顯應遠夷入朝而捧觴上壽乃謙
退不居歸諸高光帝誠不可及矣然帝亦有
所不背越裳重譯而至周公作操稱非旦之
力乃文王之德人主故可以不學哉
以皁爲不封外戚之故何物言事者敢于誣罔
若此向非太后聖明不幾貽禍且取笑簡冊
乎奇哉太后豈惟有光列祖抑亦冠帨古今
吕后有知曷不懷愧地下馬伏波何如人迺

有女如是有子如是耶
鄧氏檢敕之詔奇詔也足以矯前人之失矣馬
后而後可多得哉
陳忠上疏豫廣帝意真忠臣極思也愚謂毎帝
即位宜上此疏庶少悛諫之非仰不然亦决
不致箝結忠舌
東漢人物咸尚清議大都以名聲皎皎聞于人
者爲高叔度不求名聲人服其品想其德器
足以動人非時輩可及耳夫立功立言有跡

易見立德在我隱而難明就漢而論其叔度
乎何不藉著書不樹勳績而人稱之不朽也
楊震當上疏白耿寶之罪可矣即自訴其怨望
之非實亦可矣又不然棄印綬而歸何所不
得安用飲酖哉夫忠臣報國以伐奸爲期既
不得志寧死而已進退隱仕皆可俯逝非漫
然隨世者雖死傷于太激其有裨名教豈淺
小哉
周舉對出不御之女減重膳之費此古今公論

然難于必從者以備宮禁之員充大官之奉
其數定于累傳不可損耳獨不曰因革損益
皆自上裁斷斷必行孰能禦之
西京亡以外戚東京亡以閹宦外戚閹人交相
引重者也故有養子之襲爵始有后父大將
軍之擢豈不轉相容隱乎厥後竇武何進欲
誅宦官而竟爲宦官所戕豈不哀哉
蘇章爲朝廷執法可矣于法中稍寬其轢典則
故人之誼亦合雖私亦公矣如國儲獄訟軍

民大計奉若常法其餘悉從寬貸詎不兩全
先飲而後正法殊非善舉
大臣之主國柄譬猶奕之當局先後着不可失
梁冀酖帝李固已明知其姦所以隱忍不發
未敢輕動者以太后羽翼于内諸臣爪牙於
外無非冀之黨耳然冀所慮固將發已而斥
免之是固失着也固之死誠可憐也不如早
發其姦死于質帝之前尤烈
大有陽和肅殺君有德禮刑威剛柔並濟德刑
兼施因其時隨其人惡可偏用天下之内將
爲君子爲小人而朝廷之政或宜用仁運或
宜以威行又或仁威並出仁爲質而成以威
威爲用而乃以成仁曷有偏廢而適兩相厲
哉崔寔救世之權言非概爲從政者言也其
曰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則上德者
豈非寬嚴並用如所稱德禮者耶其以嚴寬
分治亂蓋有激而云耳但謂宣帝優于文帝
太露圭角然耳竟立言之旨謂寬不如嚴非

敢置低昂也
皇甫規恥不與黨陳太丘寔以弔閹二者並當
時名士規不當以好名目實不當以近閹稱
何也規之求入黨也欲以在黨皆賢悟帝也
實之弔張讓也欲以一身之屈釋閹人一方
之怒爲同類造福也規之用心也忠實之用
心也仁奈何帝竟不悟疏寢不報而株逮如
故帝亦不可藥之痼疾矣實之用心有同于
規是以得具論之

詔求黨人家至戶及吏弼獨稱平原無黨覩其對吏之言和而直公而有理不惟挫閹宦之鋒益以愧五郡之諛眞可謂歲寒獨秀之長松

趙苞之言非眞棄母也蓋效高祖分羹之故智以爲鮮卑諒可殺無用之母如項籍之免太公故爲是言以相欺耳豈知太公乃天授烏有眞命既脇其子而人猶得殺其父乎苞母福分視太公何如況項籍有人君之度婦人

之仁高祖且料其有項伯在故得脫耳寇之性乃貪暴而無所顧惜者也一拂其意輒爲加害惡知不殺無罪者苞之爲此危矣哉及至嘔血而死豈偷生以忍母者即平日之孝思與險難之忠義俱可想見母勉子以忠義則母無致恨于子矣死生命也孝子惟心可表于天地間而已范滂王陵之母皆含笑入地已有丈夫之識至于賊破而身亦死豈不忠孝兩全

置學盛典也鴻都之學何學哉閹宦所創也閹宦搜天下賢人君子于黨錮爰刱此學以收人心州郡所進薦皆阿權附勢之輩宜名流恥與其列也

楊奇對帝問諷語帝不悅曰卿彊項其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語大奇堪發長笑

自梁冀求專國柄立昏庸主而宦官得其窟歷桓靈二帝天下受其荼毒慘矣比初攻破朱雀捕宦官無少長皆斬之吾深快其洗蒙傑

無窮之恨雪海內四十三年之憤其他可無論也

伯喈以命世之才而王允謂其懷遇附逆是誣邕也蓋邕應命卓以威劫之雖三日間周歷三臺初未嘗有黨卓之心如有黨卓之心何待聞其死而始驚嘆耶且但聞之驚嘆而已何嘗抱不平之怒懷報復之舉有如傕汜輩者耶

文若漢之世家也乃以高光擬操賊豈眞以子

房自任耶何見之左也雖然彧但假操手以
解倒懸耳實非佐操簒漢也觀其一死足以
表明此心
昭烈困于呂布而歸曹曹非郭嘉之對備亦危
矣眞命正統延炎光之一綫豈無神哉嘉之
對操之從皆天意也
魯肅對孫權問計與諸葛草廬之對略相似豪
傑見識固多彷彿然孔明之論在于興復漢
室子敬之策在于割據江東藉臨以王法肅

亦簒漢之賊耳
昭烈平常身不離鞍數語向表發則可耳若使
操賊聞之能不起忌而生禍萌
孟子稱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袁紹兵敗憂憤
成疾而甍譚尚輩協力以禦外侮而乃兄弟
相屠乎且袁尚矯制奪嫡其負在尚十倍之
說雖善陳諸尚前可耳今陳諸譚前將使譚
終于臣弟耶此又說之不可行者也鷸蚌相
持漁人得利譚尚均爲曹瞞几上肉耳

孫權財力地利足當曹瞞不待明者而後知操
之責權任子爲質蓋欲虎視江東逞諸掌握
周瑜之論庸人皆能置喙獨權母女流能用
瑜言不惟已質子之舉又能委以兵權遂取
勝赤壁吳夫人亦奇矣
荀悅先屛四患甚切時弊然其旨渾而不露是
得諷體
李舜臣論乘赤壁之銳并力中原孫劉不當尚
事一荊州甚確要之鼎足之成天意與氣運

已默主之不然吳諸將勿論矣諸葛孔明固
在也豈亦不能料此歟
操得荀彧曰此吾子房也得許褚曰此吾樊噲
也識者已知其非分之心乃讓還三縣而自
言志將誰欺哉
劉焉久有不臣之心劉璋呆守偏安之策既勞
力不能東向則必有所輔而後安備若不取
操終能不取耶特介介于江東尚未暇及耳
備不過先曹操一着假令守硜硜之信不取

既不能存漢緒又以要地與賊啨雖之志乘
如蟻蠓向之間關險阻以圖王室者何在哉
故曰劉表劉璋劉備本同一姓俱係漢冑以
漢屬漢取與讓一也荊州既與吳共益州又
可使魏得乎況少給兵糧助備之取爲有名
而且處之得宜又何得刻責備也

焉使絕昏雖關侯造怨之端然凜然大節萬古
如新夫昭烈圖興復非尋常嘯聚之儔故其
輔佐之臣咸抱忠義慷慨爲漢賊者權在操

上操所挾山陽愚主權所折命世之雄所前
忠良爲善士憤怨操苟伏誅權且當披解矣

嘗閱通俗演義稱關侯擊呂蒙蒙嘔血立死其
說雖近荒唐然以理揣度亦或有之夫臣爲
主謀分也蒙巧謀害關雖曹瞞之詐殆不至
此其速死也豈天奪之魄乎且田份謀陷竇
灌二鬼共守于牀以雲長精靈祝蒙猶草芥
耳吾謂其不足誅非謂其不能殺也

忠臣報國不恤其仇雖有積忿大隙亦當以國
故置之況但輕巳而乃開門以降史士因厚
遇而無圖心是小人身家之謀固不足道若
與士仁何人敢懷私以賣國哉快意小人而
貽害忠良于鼓而下人人得誅之

丈夫在世亦盡其在我者而已致力報國者忠
之常開關赴主者信之常受恩必報者義之
常得賂不取者廉之常孤軍陷陣者勇之常
秉此數者而人道備矣況威震華夏尤人所
難至于死生利害自有國運自有天數君子

固不當成敗論定人品也

曹操漢之狡賊孫權兄弟以倡義誅卓扶漢爲
名然則操非卓耶先年降曹今又稱臣且以
天命相許爲賊發端權巳無人心矣尚欲圖
功業乎 、

曹操僭擬文王王莽僭擬姬公其妄一也其人
同則其擬議亦同然操奸而英雄莽奸而迂
惡故其歸結有異爾

遐蜀無路有死而已免死爲幸非忠也黃權以

為古人之可慕余以為今人之可恥

丞相以王業不偏安舉兵伐魏所謂仁義之師也天若助漢一統任必得人街亭之敗豈非天乎引咎責躬惟恐負國亮之忠義足以自見則延謖勿用可也亮豈不知漢祚難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其本志也

孔明之出將以扶漢也扶漢在于擇上擇主而得昭烈之英雄魚水合矣首取荊益者何荊為表所據表死而子降于曹義所當取者也

益為璋所據璋乃自守之虜常用五斗米賊以朋漢義所當取者也得荊益以為基業然後問罪于中原此在隆中之時卜諸天心合諸人事者也天不助漢而王業無成非孔明失着也子美有云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君父勞真知孔明之心矣

王祥恭謹篤至不避虐使亦云至矣抱樹泣奈剖冰出魚純朴之聲亦已遐布然至杖而後起非孝之過耶後母非能惜祥者也杖而至死毋意則懨為父者何心非所親于不義乎大杖則走著于篇籍祥獨不聞乎然祥一于孝而已歷仕魏晉可稱忠耶祥固質美而未學者也

易論變化詳矣未嘗剖別有無也有無隨物而生亦隨事而生譬之燈燃而明者有也滅而暗者無也有無其膠于一乎藏有于無非也無求有亦非也隨物變遷有無自見運諸理亂貴實賤虛不獨苟可鞭撻何裴抑可起王

衍排墻下矣

吝忌為德之賊亦曠達之賊也王戎至位三公委公事于寮寀料私事于錙銖運牙籌鑽李核吝忌極矣晉室用人大都如此安得不亡顏延之作五君詠與竹林中黜去濤戎余謂濤不能去戎則汙此六子不識渡江之後戎大許園田屬于何人

曹操之分鼎愛在吳蜀徙武都氏于秦川者所以備蜀也晉既一統宜嚴華夷之防江統徙

戎論已括處之之道驅漢北以分華夷實為萬世長策人主當書一通于座右者也晉不能用卒有五胡之擾使神州陸沈豈不痛哉

豐度無恥偷生反敢以天意人事為言誣天誣人真萬世罪人

幾諫事親之道劉殷移以事君且戒子孫永為法此禦戎狄暴君可耳苟用諸中國及賢卜式之流將從何處生活聖經有犯毋隱亦皆掃地耶雖然幾諫易入抗直難入此在事君者選權而施

衛玠以柔道處世未免囿于氣習然當何如宜情宜理可喜可怒發皆中節而已終身不見喜怒可乎無主乃亂即位無妨王乃處此殊為有禮舉哀三日斬縗居廬從容各中其度

帝之讓紀瞻之勸均得之

晉二帝俱以青衣行酒恬然作之差足以報漢後主天道好還其應如響丕廢山陽昭擒後主臣凌其君甚矣高貴鄉公之刃出于背懷愍帝之行酒張蓋辱不更甚乎吾獨怏北地王諶之哭廟殺妻子而自殺足以愧諸降主存漢風節亦藩王中一烈士也

古未有量狹而能有為者也石勒一矯羯耳其名李陽飲蓋欲去罪耻忿收歸附心終能拓地開疆全其首領以歿為五胡稱首其寬信能高出于人矣

勒備之矯矯者耳乃差遜高祖齊肩光武曾亦哉鄙起之猾往往自多其能此與尉佗誇詡

語略相似恨無陸賈折之耳阮嗣宗謂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正為此類

去惡莫如疾衰弱之後桓溫北舉差強人意及送勢及宗室于建康足以追拜表而行之罪且白其心之為晉也

蔡謨但料衰非恢復之人耳然不可謂不智特以憂國之義律之衰豈忿憤喜功者比一欲培國元氣一欲振國神氣兩人為國之心則一也

不閔言奉迎天子非其眞心但胡睦不逢惡則

其事未可知諛詞聳聽遂成僭逆睦小人哉

蔡謨不就徵無害于義詣闕待罪亦爲保全子

弟之計不得已也論人者當原心

西晉張華王衍之流咸以虛浮淪喪矣東晉一

隅正宜用質直老臣如王述者收之乃復勸

其父以克讓乎此中無主未免異日到持手

柄耳

周虓遜母妻歸晉身守孤城本期乘便以圖忠

孝兩全耳不幸母爲秦所獲虓將爲趙苞乎

徐庶乎料巳兵弱不足以當秦則雖欲爲苞

而不可得則不降之以全母尚不失爲徐庶

歸曹也虓若用于秦不忠之罪難免今終身

不仕亦足以白其心事不濟實抱恨以沒何

以反書之

人主以德御世便與天合符凝圖御籙聖德孰

彰于此何必詣壇受之太子晃言是正理惜

魏主不能用也

人臣愛君宜防其漸魏主圍棋未爲大失古弼

捽樹以諫防其漸也魏主卒能改容謝過已

超出十六國之主矣宜其渾一江北幾成正

統歟

人君多忌史官直書齊高乃命述其過惡此非

平日舉動寡過者不敢出此言第不知偷狗

兒之死作何書法

虞愿謂宋主湘宮寺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

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

有數語可破疑團亦可垂永鑒

原鄉令之坐誣虛實未可知吉翂不白父冤而

直代之死救父之心迫也對訊已足稱奇拒

舉更爲合道翂者男中之緹縈仕路之原憲

也

政治莫如因時魏當豐盛之餘故從璨議爲長

若國匱民貧時又宜别論

佛言捨身謂心不累于身中之愛欲不執于身

中之應迹有若舍置其身然者初非眷相之

謂也有一捨念則非捨矣不見有身故云捨身若有舍心卽見有身甚矣梁武之謬也

元氏之季也疆土列而魏有東西矣東則擅于高歡而積殺黃海西則制于宇文泰而屯田勸農各務脩政以圖并兼然不知一天下者已在北始于中生鱗甲矣爝火之光其能久乎

按王琳忠梁帝齊納之蕭莊卒無成功未若悉心武帝之孫昭明之子輔翼後梁豈不正哉

惜琳見不及此後之撰史者又不及此何也其後爲齊守壽陽而敗死于陳將吳明徹之手悞矣

光武中興乃高文景武昭宣之澤人不能忘元魏何故妄對以招滅宗族聽殘臣一言大恣屠戮高洋于是乎得罪于天矣

太上不學先東魏滅于高洋凡爲臣者咸當盡忠況同姓乎景皓義不改姓而死猶有生氣景安謝其兄而改姓以求生何以見元氏于地下乎夫虜無長狂之運孝文盛已極矣欲不衰亡誰能之

王琳勉演復辟故引周公覺爲言初未有逆其篡之心也天將人理之對亦若曰至此際則天時不得不然耳基演誤認其前言豈知規寓于頌耶

高熲取陳之策則善其如殃民何宜其爲文帝所黜而爲煬帝所誅也

秦銷鋒鏑隋毀兵仗用心一也二代果欲納天

下無事乎俱失其本矣故有西伯武王而後可倒置干戈民心未得乃欲銷兵甲爲農器亦沒沒也與民休息果在于兵仗乎

以德化民民必乎之公義所爲近于迂然其心已乎于七十人矣夫縱囚而加私恩感而不背約義苟可嘉赦其罪可耳乃納諸廷中而賜宴赦彼奉循良者將何以待之人上有是將何令衆

天下古今所難處之事非太宗于成吉耶得天

下者太宗也李淵據功而立爲太子則分爭息矣二王雖有管蔡之心將安所施淵既封世民爲秦王建成居其上安乎元吉之惡甚于管蔡者也意謂殺太宗而立建成已制建成猶匹離耳太宗之殺兄于倫則逆于禮則順

嘗怪王魏不當事太宗矣獨不曰魏徵嘗諫建成殺世民乎及對世民之言何其直而壯職分已盡何愧于建成何負于高祖管夷吾不

妨事桓公王魏不可輔太宗耶太宗功高勢逼王魏已料其必至于此但得此心不虧負于建成斯可耳天下皆唐之天下又未可以易姓謀奪者律之

帝自稱太上皇太宗即皇帝位父子却保全了妙妙

試備固不可廢也將吏固不可不訓練也然天子果較射之人殿廷果習射之所乎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寧則撫以息信亂則應以兵威兵出于農將選于衆安不忘危可耳縱使羽林之士盡化爲精銳我決不以殿廷習射爲良法

上皇此舉動何爲哉謂其厭倦耶則前年所屈多矣且以是爲付託得人豈訓後人之語哉

太宗必俟請而後視事未爲大失况有遺詔但服齊衰聽政而心喪三年哭踊祭奠如常儀即可耳

劉晏有佐國恤民之意非耑益上損下者胡致

堂之論守正而過又當別議

李勣一無賴賊耳太宗委任託孤阿諛逢迎卒立武曌聚麀倫旣喪抱蔓胤幾絕禍亦慘矣勣不足責我獨恨太宗不知人何不獨任褚遂良乎

嘗頓妻羣母夷狄誠有之高宗以中華之主知曌爲太宗之才人乃安然納諸宮中非千古之異禽獸不若耶王后引曌以奪蕭妃之寵而不知豺狠難制骨醉之殃自取之也雖然

女主之王已見諸緯象數豈可逃乎
涇原兵反乘輿布遷朱泚乘機謀篡引段秀實以爲佐秀實說以奉迎乘輿詞嚴義正及泚劫之使反則以笏擊賊視死如歸正氣凜凜堪泣鬼神孰謂其死之草草乎胡致堂之論背而板余以爲不然
史稱李泌不敢言非也君子不盡人之情況君上乎既勅諸道勿令宰相知矣復言之是許之也

宰相平章天下者也所論光明正直胡不可對人言其可對人言者未必光明正直也乃云語繫天下觀瞻而不敢泄豈晉語上前者皆否而皆危耶對子弟尚不吐眞心安望上前能吐眞心乎我謂晉一詭譎人耳
人主循禮斯能辨別賢奸不守經常而以意忖度未有不紊朝政者也宣宗據郡國所奏著之令甲名處分語自謂能明察四方殊不知天下之大牧守之多果皆尾生耶此語所載

適足爲奸僞之窟耳元首叢錯萬事必墮宣宗之謂也
李槃曰唐自高祖戊寅至昭宣丁卯二十帝二百九十年神堯之裔中絕而天祐五年以後正朔有賜同姓唐莊宗與岐吳猶行不改至二十年改元同光滅梁嗣唐以與憲宗嫡裔南唐三世相接宜削僞梁徑用莊宗以晉王先系唐天祐正朔下十六年如漢高帝以漢王先承大統五年焉以見唐家正朔血食臣

子未忘則統緒自存彼亂賊雖僭竊名號萬古人心終不與也
李介庵曰按宋太祖命薛居正以梁晉漢周與唐爲五代史舊矣文忠公又刪爲五代新史溫公修通鑑取歐陽薛氏二史仍稱五代今攷梁篡于唐天祐四年而滅于唐天祐二十年唐家正朔不泯不宜進賊父子而遐抑討賊復讐祀唐配天之主使唐中絕十六年也不然天下忠臣義士不忍絕唐之天祐而作

史者何獨忍乎

按後唐不絕天祐正朔復仇祀祖宜承唐統而南唐以憲宗之裔于石晉篡奪之日仰按正朔延唐血食三十九年視之篡偽無名之主石晉敬塘重貴爲契丹兒皇帝共十一年劉漢智遠承祐共四年北漢旻鈞繼恩繼元三姓爲契丹兒皇帝三十年周威榮宗訓二姓共十年者異矣宜繼唐統以見唐之子孫有人正朔相因則篡賊終不得竊據名號萬古

人心不與而後奸雄或稍知懼也自天祐戊辰莊宗封梁至潞王從珂丙申四主共二十九年而南唐繼與神堯之裔復續

宋祖受命有不順者三人韓通二李是也通首倡大節無可思議李筠借北漢以攻宋是謂以讐攻讐未爲合道然能爲周而死則亦韓通之亞也重進既受宋命乃據城而反則爲叛宋之賊耳烏可與二君同日道哉

宜將史珪石漢卿抵罪何徒責漢卿耶且瓊以身蔽帝此恩何得忘之解帶遺母家無餘財瓊于是乎不可及矣

宋主取天下不煩一兵不費一矢拱手而得者也齊賢先本之言非爲恩信未敷于天下欺緝安中國練士厲兵一鼓而取燕薊便成漢唐規模宋祖原無渾一天下之志而杯酒釋兵權爲保後世之不日削乎盧龍十六州所以未肯輕擧而不能及也

揚業北漢舊將也主降而降無害于義既爲宋

臣求忠于宋將不得爲良臣乎王侁妬業久矣是行也非不知衆寡之莫敵特欲借遼[illegible]以殺業耳故既激之使戰又離谷口何哉侁罪不可逭矣太宗不能斬侁以謝業何以責邊臣效命乎

甚矣寇準不學無術也真宗懦弱準豈不知乎以懦弱之主而强之親征孤注之謗其能免乎且是擧也戰而退狄尚可立威議幣而盟豈良法乎厥後寇日强宋日弱金帛絡繹而

遡北庭中國日耗遂有徽欽之北轅皆寇準
作俑也論者以準爲宋良相吾不以爲然
文命之治洪水也決流疏河使民得以耕種富
弼之康水災也竭公私粟而使流民得生其
用心一也然有心而無其政惠終不普㴱知
青州京東河北流人以五十萬計矣富公殫慮
舍以居之竭官廩勸民粟以給之監以前歛
之官吏使不得亂給行道之糗糧使終得全
可謂悉荒政纖微矣目爲宋室神禹可也

范鎮引周公不之魯爲詞鎮顯然以周公待琦
矣謂文忠公爲之是又流言于周公矣
安石行新法滿獻固嘗佐之矣非黨安石實謂
其法可行也及民不便而求改抹亦非因其
出而始發實悟其法之不善也不意天子持
初議益堅排則無可奈何而求去位矣目爲
無斷則可日爲小人則不可
神宗謀取燕薊求必有萬全之策曹后止帝數
語不徒造福當時實可垂訓萬世蓋創業之
主宜于并兼守成之君宜于養靜痛惜蒼生
仁者之心也雖昂藏丈夫謀慮未必及此太
后女流能出得之不過南面云云等言不可
謂賢乎
記稱七十致仕文彥博年尚壯而數求去人臣
致身于君之義安在藉以獻錦芥嫌何不明
白其心竊爲潞公不取
劉曜之虜懷愍未聞立帝而去粘沒喝之虜徽
欽立張邦昌爲帝者何金人之詭謀彼豈不

知邦昌不能君中國乎虛名在此潛構在彼
觀遣康王而納蕭王以微露其機矣
二帝既北轅矣高宗之一勝不足推齒牙其奸
相秦檜殺之何妨非我殺爲祖宗在天之
靈殺之及中國人民之仇殺之也當時雖真
詔不必奉況矯詔乎王元美所論迂小之談
以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恐檜以尺一削武穆
官使人代將則歸無以自處嗟乎此亦非權
吉也忠臣報國有死無二將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夫君命何命非尺一代將之命耶既受
高宗囑矣公當十二金牌至曷不據此爲奏
十二至而十二奏之豬令不可則屯兵中原
上疏自明卽矯詔而誅國者況以偁世之恨
十年之力一旦班師得無有趙高李斯之謀
行于君側者乎況奸檜罪狀歷歷有形必欲
鋤君側之爲斯高者乃敢奉詔檜不將懼此
而中息乎苟仍不然雖擁兵臨闕陳賊檜罪
必親誅之亦無不可檜賊既伏誅然後以頸

血濺地曰岳飛敢有異志但憂國耳奸人力
主和議皆其誤陛下者也今既伏戮飛獨敢
愛死哉願洞臣愚誠憐臣虜功賜臣一死以
贖震驚陛下擅殺宰臣之罪臣雖死卽以慰
太祖太宗及先帝于地下矣不亦君側肅清
國事猶存其猶愈于父子甘心就戮耶或曰
去奸得矣如挾君何曰是未達武王周公之
微旨也周公相武王誓師寧爾特不忍中國
之民遭荼毒耳高宗固無紂惡而檜之大姦

不減崇侯況兼列聖以來未報之大恥者、
以來中華之公憤以列聖挾高宗謂以祖父
挾孫子耳以公憤殺奸相何止以萬民之故
而清腹心之患哉或又曰商周之際聖人不
得已而爲是可以是方武穆耶曰紂之稔惡
天厭久矣周師一在天假是以息民使其自
焚而已武王何嘗親加刃于紂哉孟津之師
以誅奸相爲名縱八百歸心百姓稽首周師
固在于崇侯諸人不在紂也逮其自焚而勢

不可已乃始代而君之豈先有得國之心然
則去惡之心武穆可行于侯虎而公獨不可
行于檜哉雖然宋命之中噴古罪遺懷感憤
之思者終歸諸氣數焉可也
臣也報國死而後已全軀保妻孥豈所望于武
穆也觀國難而不救可稱丈夫乎惆悵帷云
云過隨之見況莫須有時韓世忠何不遂斬
檜何不事殺檜乃縱游西湖何爲哉
主和議者湯思退也金人因和而潛戢兵器以

原缺

逆檜爲名而襲我魏勝既知金謀則當先正
思退誤國之罪而斬之然後力戰扞敵身死
社稷可耳失此一着使議和者永享高爵深
足痛恨
魏杞正大宋守節稍足申氣使宋臣人如杞者
即恢復何難
劉珙與紫陽相先後其言泥泥已入道學法門
所論漢高一段實千古正論亦千古明鑑恨
偏安之君不足取法漢高耳

金主雍固嘗以唐虞自謂矣吾宋豈宜以此贊
之堯舜何人何號而可稱諸夷狄耶寡廉鮮
恥至於此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況夷狄之亂華知宋將
亡而金履祥遂絕意進取于道學有光矣
昏儒之主曾有未有如宋之人君一代不肖一
代忠讒無不斥盡奸逆無不信任也奸惡之
臣曾有未有如宋之賊臣一相強似一相忠
良不殺盡不已國家不傾覆不已也每觀宋

史砭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至善撰至善字于止休寧人是書所論上起
三皇下迄於宋然論兩漢者十之八餘皆寥寥數
則大抵迂濶之談其偶出新意則往往乖剌如謂
岳飛得金牌之召當還戈南指誅秦檜以清君側
是豈可行之事乎